

家鉉翁皆忠義士平江守吳瀾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祁之身後家無餘貲真金帶乃克葬子獻大理少卿

朱魏孫字與甫浮梁人治船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聞魏孫名欲致之館下以味未及親辭喪又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大全在臺勢敵頗灼天久陰雨魏孫貽書政府言河積陰之道去茲邪罷手實錫米稅茲邪指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督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龍幸用事魏孫發策試中子極論宦官專權之忠宋臣諷言者論罷之馬尤相辟諫若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擢史館校勘憲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諫論大全權竊試國之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冤又以翁琴人才疑國人心精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內郡遷全才以守江而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交至之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時有建議過都四明者魏孫承上疏言鑿鑿若動則孫之過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蟻起必不可遂止魏孫在講筵言及宋臣機政事作僣大罪少卿又還司農少卿兼太子右諭德詔許乘馬也諫魏孫論導得體衍說經義有關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教檢校宿衛或太子每為之改容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入院遷宗正少卿母憂服除授秘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改命浙西行田田史並錄為奏魏孫疏其弊推春秋對王紘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請嚴京師淫聲奇服之禁他所謂苗耗後皆及

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宋臣復出論略然魏孫因對力斥其姦卒奪祠升侍御史兼侍講長星出車方魏孫力諫外戚內臣及進奉羨餘失人心者且曰周天人心心始辭旨懇切帝為之感動升侍讀魏孫之再入臺屬編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賢似道似道擅命發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擬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魏孫謀求去

理宗崩及帝即位權石諫大夫以疾乞辭言職遺史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欲留魏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宣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至都宣布德意以嚴暴戾倉為先務郡倉受租稀除科面取贏之數許民自糶量興學校以勸士升數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於喪之郡治贈四官與恩澤二合所在給喪事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異自以更名應舉非是當禁必稱與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囑其每食舍肉密饋遺母為設二器馳送乃尚食內年未三十翁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進貢於鄉萬里獨異視之治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者當國惡穢規言者疑屬迂及其去位其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幸自效股動亦有病惡華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豈勝無章唱名徐偃夫為第一偃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授秀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贛州司戶萬里人為園子祭酒為史館檢閱召試能職授秘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昉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諱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異朝末之有

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禮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夷蠻言之則有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之常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存太所以別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遷校書郎兼景泰府叙授遷秘書郎對言欲家人足必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轅而已理宗遠詔聞與其徒相攜笑踵履奴孺子各為悲哀咸治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傅呂文德舉九十六人守道預薦差差連列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實貴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節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宜得而解頰仍賦詞錄定矣適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兼權都官郎官源廷所進皆切於當世務帝為動色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云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一

列傳

宋一百七

孟珙

杜杲

王登

楊拔

張惟孝

陳成

孟珙字璞玉隨州襄陽人四世祖安嘗岳岳飛軍中有功嘉定十年金人攻襄陽駐圍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敗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與日諸軍臨漢水陳金人果至半渡伏發礮其半宗政被檄東南陽臨陽營父子相失珙策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馳騎軍安蹄進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頤克步降二十萬分兩路攻襄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城祗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說葬趣就職又辭轉威忠郎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京湖制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勦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郭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眾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制平壤於襄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橋八十有三丈激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來自高馬官給餉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正將兼兩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兵

輸通志 卷四百三 列傳 宋

馬都監母憂起復京西兵馬鈐轄襄陽軍駐劄仍轉三軍六年蒙召將諾廷布展進金主完顏守緒通察制置司檄珙成鄂討金唐耶行首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鄂守伊喇環相犄角為金靈力欲迎金主入剽掠尤化鋒劉甚天錫者鄂之農夫乘亂聚眾二十萬為邊患珙退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乃投江陵府副都統制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盪雲呂堰等皆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於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向呂堰環攻曰吾計得矣命諸軍追擊呂堰進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伊喇環遣其部曲馬天章奏書請降珙入城伊喇環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資禮見初仙順陽為軍軍所擁五千餘之仙擊敗與數百人親去生擒其統制統史本傳所載與宋吳克馬殿金順陽令李英以華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民人而立之長少壯藉為軍律自新自守才能者七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司是之七月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獲九砦其砦石穴山以馬踏石窩峯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峯山沙窩其立三砦成擒矣珙軍日進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眾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盡晝夜壯士楊青等擄王子山砦獲輜軍糧王建入帳中新金將首善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踏遺樂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立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

獨天校營山積俾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弱萬餘人來歸歸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摩和爾砦珙召備曰此砦既破板礮石穴必虛汝能為我招之乎僕曰吾德與花龍王顯金旗無安成故招之必來適遇德行威恩德敘情好甚歡介徒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復復珙遣劉儀侯之顯軍約五千劉未解甲珙令作棹棹陣入陣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囊以牛酒皆解他歌楚珙料武仙將上峯山絕頂伺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遞歸路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平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藉崖谷山為之顛殺其將烏舍擒七百三十人鞞甲如山薄暮進軍至小水河儀遣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日進兵不可緩夜備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明日攻石穴九砦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濬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於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眾七萬人攜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兵遺宣撫王樞約其攻鄂制置使讓於珙珙請以一萬人行因命盡讓諸將金兵二萬騎擬資陽橫山南來珙設行而前金人戰敗都走追至高黃坡展展圍爾哈特砦和克齊爾實克三人來迂珙與射獵別鮮而飲馳入其帳布展喜約為兄弟酌馬酒飲之金兵萬八自東門出戰珙逐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民曰已嘗矣當防突關珙與布展約南北軍相犯決堰水布虎落

布展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納二卒以  
往柔中流矢如蟻旋斃先鋒救之挾柔以出黎明珙進  
逼石橋鉤致生俘郭山戰少卻金人突至珙躍馬入陣  
斬山以御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樂澤立柵翼日命諸  
將奪樂澤橋金人爭橋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樂澤橋蔡  
人持澤為固外即汝河漲高於河五六丈橋伏巨弩相  
逼下有鹿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欲再行曰樓  
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淵  
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擊珙曰擊其兩翼可也沮果決  
實以新葺漆清帥攻城納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右副  
點檢溫端輝之城下進逼土門端平元年正月黑氣壓  
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眾珙下  
令諸軍街枚分運雲梯布城下珙帥師向南門至金字  
樓列雲梯令諸將圍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  
說登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庫哩噶老殺其元帥烏疫  
阿及偏裨二百人門四開招布疑入江海執其參政張  
天綱以歸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寶  
小室環以草蕪泣自經曰死即火我珙遣軍襄陽特授  
武功郎主督侍衛馬軍行司公事擢建康府都統制兼  
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奏留襄陽襄陽北軍  
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  
餘人分屯湖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合赴樞密院稟議  
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督侍衛馬軍司公事時暫黃州  
駐劄劉彥昂曰彥昂之子忠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  
昭著珙對曰宗社威靈陛下聖德三軍將士之勞臣何  
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  
會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開寶甚

厚蒙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埭設邑蒐訪  
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  
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善安鎮准二營以居諸軍  
初章家山岬家山兩堡為先鋒虎翼飛營兼主營管  
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新光信陽四郡軍馬蒙古兵攻  
斯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圍守張龜壽金門守朱  
陽祖守壽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  
急路沿江淮西道援軍請無踰路者乃先遣張順漢江  
以全師繼之蒙古兵發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  
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載躬往節度破  
營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階州男擢高州制  
史忠州副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鄂州  
諸軍都統制張可大舒州李士建委郡去光州董堯臣  
入淮甸斬守張可大舒州李士建委郡去光州董堯臣  
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壘江帥萬文勝職  
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紮城樓指畫戰守  
卒全其城斬逗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將士彌月苦戰  
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授宜遠軍承  
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授樞密副都  
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管視行府參謀官  
升制置使兼知岳州通糧江陵節制司攝襄陽於是張  
俊復鄂州賈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劉全職家頌獎城郡  
神山屢建三年春舊文鎮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  
襄陽授樞密副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  
化軍息蔡隆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  
初詔收復京襄請必得鄂然後可以通使備得制

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揮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  
捷聞奏略日取襄不難而守為難襄樊為朝廷根本  
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  
分守乃置先鋒軍以襄鄧歸順人隸焉謀報蒙古兵欲  
大舉臨江珙策心道施於以透湖湘忠義數十萬石以給  
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元人歸州忠義將曾德自  
光化來歸珙獎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襄  
聲援遣千總與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蒙古兵自隨  
闖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在思智以千人屯施州蒙古  
大將塔喇海并圍歸師師入蜀蒙古十萬眾增置營砦  
分布戰艦遣張卓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蒙古兵度萬  
州湖施委震動珙兄瑛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  
急以書謀備禦珙請於督府師師西上環調金軍一軍  
迎拒於歸州大塔砦劉養捷於巴東縣之清平村瑛弟  
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進封子瑛係上  
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乙初制副司及移開外都統一  
軍於襄任沿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禦為第  
二層備長沅靖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  
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長沅靖各五千人村莊各  
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孫張捷往長沅靖三州  
同守俾曉諭熟諳講求思措施路支役以圖來上會議  
知蒙古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材於鄧  
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集進出襄分路  
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室武軍節度使  
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磯營公  
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宣武軍

令璋領之進討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回體  
爾巴圖爾帥壯士老種人馬來降騎飛鶴軍改爾爾名  
艾忠孝充總轄之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  
彭大雅不協文章於朝琪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  
弗克而兩司方勇於私國豈不悞廉廣之風乎馳書責  
之廉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日差除計屬曰功賞不  
明日減剋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下欺罔又曰不擇險  
要立若柵則難養兵以爲民不集流離安非種則難賣  
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奉行之兼蓋路  
制置大使兼范田大使軍無宿儲琪大與屯田調夫築  
鄉募農給種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勵  
治祐二年琪以京裏死節死事之臣請於朝建祠岳陽  
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准東受兵樞密俾琪應援  
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琪子之經監軍謀知京兆府  
伊克諾廷以騎兵三千經商州取將領則出房州竹山  
道王令屯江陵等進屯鄂州到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人  
自江陵門出屯黃陂劉全衛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襄與  
諸軍合蒙古兵至三州琪下令應出戌兵官不許失  
棄寸土權問州梁機之權請琪曰是襄城也樓至  
襄州使高遂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蒙古兵  
至濠珠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  
少保進討漢東郡公琪言抗之險不如反靖之險不如  
抗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糧米不足兵無所從  
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秣歸下至壽昌巨二千里  
自公安至峽州灘碇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  
諒備多此京湖之憂一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碇又守關  
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圍之藩表如其有虞

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  
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四  
年兼知江陵府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舉轉行兩官許令  
回授琪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  
變為菜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  
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迥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  
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於舊自城西入江因障  
而東之俾遠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  
為階蓄泄三百里開濬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  
不知役給國上之琪以身軀抗江陵而兄瑛帥武昌故事  
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之歸田不允元大將大納至江陵  
遣楊全伏兵刺門以戰琪先期謀知達於樞密檄兩淮  
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琪奏襄陽蕩析土無所  
歸蜀土聚於公安襄土聚於鄂藩琪作公安南陽兩書  
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馬馬初  
琪招魏北軍駐襄陽李虎王夏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  
之降者不絕行首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琪  
白於朝不從琪歎曰三十日收於中原人今志不克伸  
矣病遂革乞休致投檢校少師蓋武軍節度使致仕終  
於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卒之夕大  
風發屋折木特贈少師三贈至大師封吉國公諡忠襄  
廟曰感愛琪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  
朝曲論事言人異琪徐以片語莊重性忠皆儒士  
遊客老校退亭壹以惡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  
將更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建几危坐  
若蕭然事外遠氣色絕滋味其學遠於易六十四卦各  
繫四句名書心易費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景字子所部武人又領仕至江右提點刑獄景以父  
任投海門買納贖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彭壽據據  
開尉江准制置使李瑾羅致幕下潘州受兵糧景提備  
師往援南至民戰野求入避潘守固拒景欲納之全  
人圍城數重景登陣中矢益自鼓勵卒全其城謂江山  
丞兩部轉運使朱在監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  
與總領岳同議不合慨然引去瑛以質盧錢助朝廷察  
盧無虧三劫皆獲淮西制置留式申監盧州節度推官  
浮光兵變舉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  
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應守告成將尉屠軍情  
且為變帥欲討之景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卒往呼將  
諭之曰而果無他可吾書語制府將即日行一軍帖  
然知六安縣民有變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  
妾無分法果書其賄云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  
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  
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  
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全犯邊時為淮帥  
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景久習邊事權知濠州制置大使  
趙善湘謀復野暗密訪景景曰朕恃外援當斷野暗極  
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金取數萬駁輪林阜請降輻  
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景曰投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  
則有後患論而遣之召奏事差主音官院知安豐軍  
善湘與趙范弟英出師運淮西轉運判官認圖守禦  
策果上封曰沿淮早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  
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  
出師者惟果一人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  
嗣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蒙古兵圍城與果大戰明年

大兵復大至又大戰播州將監衛書對諭之丞相李宗勉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過社稷者詔以安撫兼廣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蒙古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權刑部尚書治祐元年乞去力權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泉有守有功若朕兵權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揮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郡復與蒙古兵戰於黃州進教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不許兼吏部尚書泉隨資格通其礙陸宗為橋梁成大子賂當國者求錄試泉曰昔沈繼祖論宋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召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進徽猷閣奉祀請老升賈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卒遺表上附開府泉淹貫多能為文麗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開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備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為文從父兵開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蒙古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成得其歡心卒協力捍禦泉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遷將作監簿泉在建康庶通判和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製後遷應司農丞知和州陸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等兼淮西提點刑獄浚城濠增守備修學宮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逾年進直秘閣移淮西兼應州安撫副使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賈文閣蒙古兵圍於望仙白沙城升華文閣開

慶元年進大理少卿准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淮制置使如揚州射陽湖漢民嗜聚庶曰吾赤子也遣將招刺得了壯萬餘數上首惡數人拔章自劾召赴行在導直賈文閣知陸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王登字榮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權知巴東縣數劾制置司登金齋自書生不拜竟棄功去治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樓憲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涇為制置使邊事甚急因憤第謂盛言王登才略其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弈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酒慨然曰事至矣奈何登曰重呼諸將其議敵至雖殲曰景宋在此謂曰汝輩欲西門去景宋欲從方城如何眾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遇焉試觀戰請五大師中擇一人為節制涇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賜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權牛醮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在不取私也眾服慨命竟立奇功於涇河趙葵為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俾登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參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餘恩忠及除制發議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馬出登屯鄂州後以幹辦鍾靈英調邊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河劾恩忠其黨過元龍沈翽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諍不合才略不能施

議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

理軍事忽犯柵五處出血蔣客唐舜申至登向燈日視凡上文書俄而卒他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畢卒

揚拔字純文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故人薦准閩杜杲幕景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否於換逾年安豐被兵掠俄然請行乃以奇策解圍奏補七官換念置身行伍開騎射所當工夜以吉布解圍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制置使孟珙辟於幕嘗用其策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換從容曰斷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非其地非其時也理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換為勳色因歎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史蓋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當客治進上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土壁守黃州檄入幕

以爲知言逾時士壁守峽州招之病不果行而卒贈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推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眾披靡遂以舟達鄧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為帥蓋臨諸湖不泄水惟孝合二人買服前行密窺隘兵日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敵兵日後陳庶至守隘四五百人悉贊舟趨蘓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眾舟大集不可涉頃有裝冠張蓋從者數十則

宣撫使希得之弟也日故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陣  
晚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眾船登岸母  
放亂次餘官鐘瑛英兒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  
故人也其言惟孝平生蓋英謂日今日正義舉事赴  
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蓋英得  
希得羅致之冀仲宣樓蓋英酒酣日有國而後有家天下  
下如此將交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  
三十以還逾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十至旅帳鮮明  
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  
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祿福易賜為君侯軒一  
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豐五州危甚於是擊鼓  
燻兵不數日眾至萬人敵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道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  
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順次子為叔父巨卿後登瀛  
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  
聞於部使者為下合縣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  
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咸早稅司免下戶  
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為鈔潛計咸白安節曰苟利於民  
違之不可因言今楷楷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苛增  
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遺請咸每裁  
損帥屬以為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財成收激  
賞權輸絹錢民以為病咸白安節罷入節出奏咸減二  
十餘萬備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師臣發粟二  
千餘石以賑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請民賦而  
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請議  
遂洪大修學宮政以嚴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

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時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  
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  
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  
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開探之遠出虛傳奇之策審於  
當用倖勝趨利之謀窳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不能  
用副使吳曦竟視松易置將兵不聞白正使松務為簡  
費成慶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養士為總益用據險開  
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選利路轉運判  
官及曦叛於金關外四州繼沒人情大駭咸留太安軍  
督軍權檢其守楊震仲賑流民備委監軍稍安交丙密  
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成蜀名  
士欲首叛之以合其餘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李  
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週一死耳必不為吾  
蜀累也語家子欲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  
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愈咸答書勸  
其棄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  
用矣還至后錄入帳中以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雲  
遣兵拘咸於岸囑囑怒甚吳晚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  
殺之安丙力為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  
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出上表自劾安丙揚翰等皆勉  
其出丙尋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情亂後帑藏赤立咸  
至武興與丙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規畫備至  
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  
總賦之始贍軍帑舉不過一千四百五萬餘糧不過  
九十一萬餘計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  
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楮撥  
二百一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不

一百一十餘萬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  
而布帛絲綿銅鐵錢與詞牒不預焉蜀錢引舊約兩界  
五千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三司增  
期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  
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  
十一界獲進九十三界以兌之於是引價復昂權傾  
誠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成疏而導之自益  
昌至於魚梁鎮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  
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高咸曰敵至而慮  
無及矣未幾金人攻上津守賴以固召為司農少卿卒  
丙列奏其功賜諡節初宣諭使吳玠當表其節詔進  
一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武定敏通志卷四百三



列傳

宋一百八

趙汝談

趙必鳳

趙汝濬

趙善淵

趙希範

趙與權

趙汝談

趙必鳳

趙汝濬

趙善淵

趙希範

趙與權

趙汝談

趙必鳳

趙汝濬

趙善淵

趙希範

趙與權

趙汝談

趙必鳳

趙汝濬

趙善淵

趙希範

趙與權

趙汝談

趙必鳳

趙汝濬

趙善淵

趙希範

趙與權

趙汝談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治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與之曰他日有大名於世謂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嘉慶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與其弟汝濬上疏按汝濬傳云汝濬言汝談汝愚是汝談汝濬與字之留汝愚斬侂侂兄弟羅羅禍斥去等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召為大社令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為王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改知無為軍與光州守崇中行安豐守陞峻州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宗沿邊諸郡權大削所言後皆有驗改湖北提舉常平賑恤盡力知温州改知外宗正運江西提舉常平處宗崩以哀痛得疾質理宗表力勸戒陳頌曰此諫書也數句詞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脫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趙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累弊之原詳取可行之策又言大臣似忠大姦似聖秘書

少監兼直學士院時鑾議出師汝談言反覆不可輕戰而和尤非計既而三京收復雖前言用兵不便者亦喜汝談獨有憂色未幾洛師收朝論始服其先見遷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以剛不克改明不能釋優柔不斷漢業遂衰權吏部侍郎升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院同修撰以所注易進講時胡澗獻劾稱權汝談言非便汪時宰意京師軍變宰相乞貶秩帝已允汝談奏恐失體持不可草答詔以為貶秩易書舉措難幸相滋不悅以言去國提舉崇政殿觀起知婺州召赴行在權禮部侍郎兼學士院力辭兼直時金兵新破三關增秩稱提官權四部獲汝談獨登對首疏言邊無可倚仗乞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魯肅晉任祖逖陶侃故事使之各分方面推轂授權巴蜀一人荆襄一人兩淮各一人一切便宜行事不復更從中御庶幾伸縮由己機用出心蓋推廣者術邊之策且日臣之此策行於閑幕未用兵之前決不至權今日之患其論格法尤中時弊權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及卒轉兩官遺表上又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沈思高識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稱其論易以為為占者作書堯舜二典宜合為一禹功只施於河洛漢絕非箕子之作詩不以小序為信禮記雜出諸生之手周禮直傳女主之書要亦卓絕特立之見為文章有技巧為於倫誼而忘仇怨嘗讀論韓非李斯皆有苟聽之才惟其富貴利欲之心重故世得而賤之惟卿獨能守其身不為希合土何可不自重哉

趙汝談字蹈中少敏備有秩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勸之學汝談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州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侂謀逐趙汝愚汝談兄弟曰言非是且上言汝談汝愚侂侂其詞直使其黨胡絳再改汝愚以汝濬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為之畫策斥使去國宗廢十年調華亭浦東監場兼築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發書取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張其不與誣以殺婢真走氏貪徐氏田田以反坐法擊慶幸氏籍其家幸氏走獄徐訴其冤汝濬以反坐法擊慶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於中宮徒汝濬湖南既至刑表直臣龔夫晏淵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濬復懲以法遂知温州按汝濬漳州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屬民為甚前守趙汝濬奏調五之二此事本傳不載是汝濬又曾知漳州矣卒汝濬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致

趙汝濬字履常生而穎悟年十五以大父恩補將仕郎登治熙十一年進士第丞相周必大得其文與之曰他日有大名於世謂汀州教授改廣德軍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數條嘉慶異之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與其弟汝濬上疏按汝濬傳云汝濬言汝談汝愚是汝談汝濬與字之留汝愚斬侂侂兄弟羅羅禍斥去等調安慶府教授添差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丁母憂免召為大社令以參知政事李壁薦召試館職擢正字是時吳曦叛上下束手或請就以曦為王汝談詰之曰孰欲王曦者可斬其人不能對遂以言去主管崇道觀添差通判嘉興府改知無為軍與光州守崇中行安豐守陞峻州稱循吏時金人內變有旨令獻料敵備邊二策宗沿邊諸郡權大削所言後皆有驗改湖北提舉常平賑恤盡力知温州改知外宗正運江西提舉常平處宗崩以哀痛得疾質理宗表力勸戒陳頌曰此諫書也數句詞授江西轉運判官辭不獲命之官一月以言者罷先是汝談因疾去官言者謂其傲脫軒冕不樂為世用至是彌遠不與祠趙杜門著述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入對言倚用老成廣集忠智訪求累弊之原詳取可行之策又言大臣似忠大姦似聖秘書

趙汝濬字蹈中少敏備有秩材智略出人上龍泉葉適嘗過其家勸之學汝談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天下稱為二趙以祖遺恩補承務郎歷泉州州舶務利州大軍倉屬從臣薦宗室之賢者監行在右藏西庫韓侂侂謀逐趙汝愚汝談兄弟曰言非是且上言汝談汝愚侂侂其詞直使其黨胡絳再改汝愚以汝濬兄弟受汝愚厚恩私屬為之畫策斥使去國宗廢十年調華亭浦東監場兼築去辟浙西安撫司幕官調發書取慶軍節度判官皆不赴以前官改鎮東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為大社令遷將作監簿大理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改湖南提舉常平張其不與誣以殺婢真走氏貪徐氏田田以反坐法擊慶幸氏籍其家幸氏走獄徐訴其冤汝濬以反坐法擊慶幸氏籍其家幸氏走告急於中宮徒汝濬湖南既至刑表直臣龔夫晏淵陽有豪民羅氏奪民田汝濬復懲以法遂知温州按汝濬漳州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緡屬民為甚前守趙汝濬奏調五之二此事本傳不載是汝濬又曾知漳州矣卒汝濬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致

趙希範字君錫錫希范登慶元二年進士第改賜今名少扶父喪歸適遇寇左右該敵希范拊棺慟哭不攝寇寤而去學於陳傅良徐誼既舉進士調汀州司戶朝寇李元孺方起汀人震懼郡會縣臣讓守城希范下坐無一語守異之曰不言得無有所見乎希范曰守城非不足慮矣守以付希範希範得諫請之縱其舉火相分畫相定賊已遣謀窺圖希範得諫請之縱其舉火相示而賊師以談之夜半賊數百銜杖突至希範嚴兵以待賊且至始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像黨聞風而遁事聞詔升州推官治疑獄決滯訟攝下邑要亂卒調主營



秦州路轉運司帳司疏大憲墮并利病使者上請朝民便之改知玉山縣末行召對首言民力困於食吏重力困於饋師國家之方則外困於歸附之卒內困於浮冗之費次論四蜀鈔科弊之弊次論大監鹽井木末窳宗嘉納之授大理寺丞遷大宗正丞權工部郎官會朝議燕邸近屬赴朝參者少命者館易班希第力辭弗克特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於是希第大對時首論今日多事之際未有辦事之人朝紳以城賦為清軍以刻薄為舉職以無所可否為謹體國寄以大言為有志以使過為知恩臣非敢厚誣天下為無人患在選擇未得其道器使未當其才衛授成州團練使進和州防禦使理宗即位進涪州觀察使以公族近邸恩特加厚又進安德軍承宜使引對言初政急務莫先於明道總治統收人心帝為動容慰明年論劇緊不謀養衛不肅慈明宮上壽升節度封信安郡公卒希第風資斐重有抱負委揚人之善不記人之過急人之難不忘人之恩居官祁寒盛暑未嘗調告衣食取裁足而已進封信安郡王趙彥呐字敏若居彭州被宋末傳彰州人彥呐查四川類試第少以材稱吳曦致以解編為守彥呐結襄上殺之遂顯名嘉定十二年關外西和州新被兵制使安丙欲使經理金人再至職卻之因請德州北水關募民耕戰以守又勸丙盡開關外四州租若民兵使各自為守皆不行在州五年得軍民心轉運使利獄尋師兩時曷長都及權與之代丙始察其大言無實謂他日誤事者必此人請廟堂母付以邊藩尋奪其節制寶慶元年乃移帥興元三年命節制兼四州邊保三關彥呐

力乎不勝罷歸家者五年嘉定四年桂即調代損起彥呐於副使更李真黃伯固皆彥呐副之綱平元年遂升正使丞相兼諸之選其出兵以應人洛之役不從秦王之蒙汪世顯久求內附至是彥呐力請數四清之亦不從三年金人入內至三泉聲响大敗貶衡州其子沈夫用事亦寬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兩年卒趙善湘字清臣漢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嗣不願從高宗渡江聞明州多名儒徒居焉湘以恩補保義郎累轉忠訓郎慶元二年舉進士以近屬轉秉義郎換承事郎調金壇縣丞五年知餘姚縣開禧元年雄差通判義州嘉定元年以招某寇功赴都堂審察提轉文忠院出判無為軍十三年應遷直寶文閣以平固始寇功賜金帶許令服繁十七年拜大理少卿進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封祥符縣男賜食邑百餘戶二年進封子加食邑昭定元年以朔防江軍置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等功皆升其官三年進檢校開直學士仍任進封伯加食邑以李全犯淮東遷熒文閣學士江淮制權使乃命專許許便宜從事四年進封侯加食邑及戮全裔湘遣使以露布上乃進兵部尚書仍兼任以平闖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使五年復泰州淮安州鹽城淮陰縣四城及應寧京湖功進瑞明殿學士與私政恩例仍任升留守加食邑以受全權密副使納哈塔遇殊陞復時助軍泗壽二州功進寶政殿學士加食邑遣使賜手詔金器等物九疏句歸皆不許請食力進大學士提舉制府宮封天水郡公加食邑監察御史劾奏善湘獨筆以善湘有討逆復城之功賜其妻嘉熙一年長治海制置使兼知慶元府即句祠改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三年兩

請休致因乞歸田復提舉洞霄宮信點二年帝手詔求所解春秋進職文殿學士守本官致仕卒嗣少師贈加等趙與偁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七年進士調會稽財改運司戶參軍中明法科稱精城異遷大理評事轉對言天機民情國威三事又言死囚以取會鞫動涉歲時頻赦死而干證者多製逆旅官權擇憲臣使評覆果可疑則親往鞠正必情法輕重可開始許審奏遷籍出合歷遷宗正丞兼權都官郎官改會稽度支以直寶章閣知安吉州郡計仰權酷索網密與權首捐以予民設銅鉗門欲照者擊之冤無不直處母朝廷屢起之不可讓使守邊長淮西提點刑獄弗能奪再期以刑部郎官召乞終禮奏祠復半載乃趨朝自恢復退師又議納使與權言在朝卿合政出多門必得留選氣節之士布列中外兼權使同評定劾快明暢罪侍郎得兼知陳安府浙西安撫使同評定劾快明暢罪者咸服郊祀之夕大風雷電言國本未定又陳明益固本之策有以刑罰衝實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人心本善有威必從從則衝實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論且言明令夕改非以示作新旁蹟曲裡非以肅紀綱帝為懷然明年改元嘉熙賜蜀殲破或望風棄地召見便殿言韓琦當仁宗朝猶晝夜泣血今主憂臣辱矣因具言防邊之道其後多見施行與權招制三千人為忠數軍又言禁衛虛積及京口諸郡悉宜募兵統以郡將財先贖軍餘給上供乞省不急之費賜文武士四十八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請議事至為深切星變上章請罷大火力言災變之烈請臣罪獲髮莫數猶欲以

去國爲言少悟上聽顧戚畏天威思以實德及民始自  
上躬痛加節約廣推拔世五請願於是中書方大琮言  
與權素白潔修政財輕儉人所共知不幸遇此觀其待  
罪之意懇切至未嘗不歎其知義也乞命所請使小  
大之臣又皆難得乃收一階尋復之與權請先敘復同  
降官恩又言難得不可爲之時當懷憤激主深爲人才  
兵力思慮戶部尚書兼權吏部郎中不許論權時自  
嘉定以一易一失信天下當出內帑收換廢廟提而拆  
闢益甚實請兩界並展十年勿議進新貴州縣毋以損  
污押沮至是遂請不立界限以絕其疑所以區畫者甚  
備其後詔宰相獨侍從與權又以前說陳之有欲以  
端平幾當五行使與權謂開幣當以一萬三何致於精  
且曰士大夫不潔白奉法恪意扶持雖日易一法無採  
於楮而國非其國矣每言端平以末腐賊吏禁包直戾  
奔斃敢橫傲而風俗沈疇自若謙之則邪正警偷腐喪  
用恬選實直之士以絕詭譎浮靡之習內廷有關於除  
授者必斥暗室有涉於誘議者必思又言軍政弛而尺  
籍不明總兵者或緣功賞開墾墾內則班行推求連化  
守收類多貪庸幣幣日非浮冗不節指陳無虛日大風  
震雷數見因兵擾邊事且言人才國用民力兵威廢棄  
此機加意根本遷吏部尚書力求歸出會湖沙掘隄疏  
政道帝意留治之授端明殿學士知鄞安府浙西安撫  
使江隄政事欽空力句罷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  
觀出關遣使進進會儀民相携涕死帝仍付歸安府事  
恩例視執政與權並奉詔上則新哀公朝下則推誠  
勸分日雨隨至米商來集流移至者有以濟之力求納  
祿授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與權三爲府尹盡力民

事都人稱趙端明必以手加額曰趙佛子也久之以舊  
職知溫州政事必親吏不敢欺期水營修醫院以侍讀  
召辭不許入對言晉祿之濫因及國本事五旬歸又不  
許升大學士萬士六十八人史書之將復入相人言不已  
帝以問與權言萬之老師費財私啗富當過立名譽必  
不宜復用時萬之子子理題請言其過忽變而杜絕劉  
涇獨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萬之致毒與權請備恤  
涇獨元杰家帝從之又請以兵財分任輔臣在講筵言  
以壞證付庸儒係支錢息徒運巧心天下事尙堪再議  
即時相忌之尋授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  
觀使日食應詔言事益切建儲未定乃申言之又言人  
才乏使賦吏不悅民皆流而南今流而北蓋首伏於遠  
今伏於近體認不負賢古無別國將誰與立邪願富一  
代之仙使小人無間可投以絕隱伏之禍帝爲改容哀  
士宋城少花黃鞋李燾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器放困  
沮年且八十與懷廷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  
事死葬西湖上歲一祭焉帝遂二諫臣與權力爭之五  
乞免朝請三乞致仕但不允賜奏封忠節其自是國  
事皆權總言之有不能勝書蓋其忠君愛國語天性非  
少傅卒遺棄猶不忘清正賄賂有加謂有司治舉郡少  
師還封奉化郡王諱清敏敏贈太師與童謂士大夫  
有貪聲則雖奇才與舉徒以黨國害民爾故歛之少而  
金幣猶質錢民家云

之未足者竟以進之踰期不納者里胥程督之民皆咸  
慚願輸革街吏鬻鹽之弊推發光化社會活饑民節怒  
逮吏欲應之必恩曰毋牧職也吏何罪東據快使帥無  
以詰而止僧有均惠合無所儲必恩捐僧增糴至二  
千石力主義役之法都選善士任以推排入資買田助  
役則免有產之家有虛化者出己田以償運運行一邑  
上下便之臺府以闕下其式八都四十八縣秩滿授湖  
廣總所幹辦公事丁父憂始書同學於黃餘服除差充  
兩浙運司主管文字再考特差充提舉安邊所主管文  
字差知全州陞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周致願之後知  
常州改知處州陳折帛納銀之皆皆得請移泉州罷白  
土課及免差吏榷鐵課諸邑行義後秋旱力請行荒政  
乞擴永備廣儲一倉米賑救差主察官告院越五日詔  
依舊差兼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政教兼舉端平元年  
以直祿開知婺州至郡免催緡定六年分小戶緩糶錢  
三萬緡有奇立涪良頑權二籍勸懲人戶措置廣惠倉  
及諸倉積糶奏乞寬減內帑緩糶申省免用舊例預解  
諸色粟名錢開化稅場遷大府寺丞尋遷度支郎中  
詔以汝愚配享宗從必應請也兼右司郎中引見疏  
言陛下英明奮運新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朝廷  
除按軍國實則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還  
權忽出於中斥逐乃至三衛竟不指名與此時論儘之  
弊之心而動步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言十事下哀痛  
京兵敗邊事甚重詔條上守禦財用之宜廣議和之  
之認合江淮之兵秣江陵之急節財用之宜廣議和之  
使撫無歸之民處北來之取置鎮撫之使擇帥簡之代  
拔未用之財皆切於邊要政府議權幣日輕欲合諸州

再印及使爲稱提之法。其建及以朝野朝記。或曰  
 爲四川官。應副使。命益。梓。利。三。州。茶。鹽。酒。課。及。悉。歸  
 官。田。應。輸。錢。者。每。下。別。輸。三。十。萬。爲。本。縣。是。三。路  
 每。歲。共。得。錢。四。十。三。萬。千。緡。爲。本。又。得。其。贏。十。八。萬。緡  
 文。以。其。二。十。四。萬。七。千。緡。爲。本。又。得。其。贏。十。八。萬。緡  
 有。奇。以。助。軍。食。必。愿。力。爭。不。可。嘉。熙。元。年。貽。書。政。府。論  
 邊。防。事。宜。授。右。司。郎。中。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又。論。漕  
 王。及。國。本。事。遷。左。司。郎。中。又。遷。司。農。少。卿。兼。左。司。轉。對  
 言。正。氣。日。消。月。沮。毋。令。人。臣。以。指。斥。假。疑。毋。致。陛。下。以  
 厭。言。得。諂。時。直。上。相。繼。去。故。必。愿。及。之。兼。敕。合。所。明。修  
 自。拜。司。農。卿。兼。職。如。故。累。遷。宗。正。少。卿。詔。依。舊。太。府。卿  
 仍。兼。職。且。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轉。對。言。今。日。之  
 事。動。無。良。策。惟。在。制。身。修。行。祈。天。永。命。而。已。遷。起。居。舍  
 人。兼。職。仍。舊。大。水。上。封。事。請。宜。合。眾。議。屈。辱。策。上。而。摺  
 紳。下。而。芻。蕘。各。陳。所。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  
 庶。幾。千。慮。一。得。暫。兼。權。右。郎。官。言。財。不。可。輕。施。妄。用。長  
 此。不。已。必。至。顛。覆。權。吏。部。右。侍。郎。兼。國。史。修。撰。時。邊。事  
 急。必。愿。應。詔。言。宜。敕。彭。大。雅。自。重。慶。領。王。甫。之。兵。東。下  
 以。復。夔。資。李。安。民。及。歸。峽。二。守。以。自。效。調。一。將。君。中。流  
 之。師。以。伐。其。順。流。之。謀。調。一。將。自。開。道。出。鼎。澧。之後。以  
 折。其。掃。虛。之。鋒。調。一。將。助。芮。典。之。勢。以。備。江。陵。之。急。又  
 宜。下。湖。南。遣。飛。軍。及。關。結。民。兵。之。類。守。沅。江。益。陽。江。以  
 防。衝。突。長。沙。盡。收。江。上。民。船。無。資。敵。用。區。畫。皆。中。事。機  
 遷。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連  
 年。喪。失。郡。縣。去。冬。安。豐。危。而。復。安。特。天。幸。爾。君。臣。動。色  
 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宴。之。先。期。蜀。壽。於。大。宴。之。助。命。戒  
 心。一。魂。赫。鑿。已。隨。之。矣。又。乞。瀾。太。府。丞。驛。戶。部。收。支。數  
 目。庶。見。多。寡。溢。虛。之。實。有。餘。則。備。之。以。待。朝。廷。之。取。損  
 闕。則。助。之。以。示。宮。府。之。一。體。疏。進。承。相。史。嵩。之。乞。免

官乞祠皆不許以司諫鄭起濟論列以實漢陽直學士  
 奉河辭職名不許酒祐五年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福州  
 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聞人聞必愿至欣然歎美必愿  
 平易近民忠信厚俗惻怛動政行舉飲酒差退士獎高  
 年裁僧寺實封之數尤留歲武事甫入地即以軍禮見  
 戎師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修水教士卒知  
 勳居官四年累乞歸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遷表上  
 贈銀青光祿大夫必愿才周器博心平量廣而又重闕  
 家庭忠孝之訓師友正大之旨故所立卓然可稱云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



非宗室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校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貪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歲後為製碑銘以公忠

之無咎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聚聚橫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為兵緩急可用炳亟召募之號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

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公事見皇子或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說書帝問外人因關子進深疑履有誘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深者帝曰故事月進履數兩朕非

下雖盡考故倫德難苦宜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漸革易展補今欲倫德者聞須過於密考方可帝嘉納賈慶元年遷起居郎二年進給事中紹定元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讀詩兼修國史賈錄院修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補遷卒命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帝既親總政務然獨斷而清之亦

樞密使端平元年帝既親總政務然獨斷而清之亦

既然而天下為己任欲活道蓋難矣其引聖學字故中前此之謂夫既多即欲斷請未復何及且鄭明立乃晚也天下為己任者君臣之宜也安寧其有臣其君其君其臣之甚矣召還與德秀秀了翁兼與之季舉徐備趙汝談尤煇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範杜範徐清復兩季昭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宰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適遇如劉宰趙善皆見旌異是時金難亡而入浴之師大潰二上疏乞罷不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晝句去九月

禮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讀國公濟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讀國公濟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讀國公濟祐四年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讀

依前禮泉觀使兼侍讀讀國公進讀仁聖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

帝嘗論之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治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刹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首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乃退則中使接踵而至帝以邊事為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謙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還會清

之再相力主之於是戰于泗水渴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傅每

謂天下之財因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週調成防邊命幅屬嚴遠近以便其道塗時錄急以次其遠安又詔移成調兵屯以成進面併軍分項目以節

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雖天怒可愛而天休可喜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以太傅保軍節度使充禮泉觀使

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開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諡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中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復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彌勞陛下

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子而開廢之人或因

史嵩之字子由竊遠從弟彌忠之子嘉定十三年遷太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歷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

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糧知襄陽軍二年遷  
軍器監丞兼權知襄陽軍尋奉制置司參議官三年襄  
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鄧縣男賜食邑以直祕  
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  
卿兼權判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五年加大理  
卿兼權判部侍郎仍舊職端平元年破蔡賊金獻序上  
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邑書廟堂乞經理三邊  
不合封詞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陽協謀劫荆  
蒨之力陳非計疏為六條上之詔合高之籌畫權兩蒨  
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制襄連年災患極力賑  
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僅命其勢必至於戶業  
業逃亡役夫中道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機噤之卒  
未戰先潰若夫和好之與連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  
適當事會交至之衝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  
守不移之恩上迂丁密之旨罪亦當誅臣則止於一  
身該國則及天下丞相劉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蒨  
之力求去朝殿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  
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  
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登興府兼江西  
安撫使帝自帥濱始悔不用蒨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  
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嚴實理財等事且言今  
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  
府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  
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內引賜便宜指  
揮兼湖廣總領兼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  
士京西荆湖安撫制置使依沿海制置副使兼節制

光黃新舒乞免兼總領從之蘆州開解詔獎諭之以明  
望恩進封伯加食邑係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言  
江陵非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高之帥師發  
江陵奏該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黃  
州圍解降詔獎諭拜瀋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數觀祇  
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部人親拜參知政事督視京  
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軍馬兼督視淮南西路  
軍馬兼督視光新黃蕪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黃州復光  
州潯州三年授宣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  
州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  
都督督江淮湖四州軍馬馬士時有二人其後輩  
槐吳潛皆就買相被劾之高相一時正人如杜範游  
去史但稱其善上而不言復信歸以督府米拯淮民之  
饑復襄陽蒨之言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  
聞降詔獎諭四年乞祠起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  
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資無虛日久早乞解機政地震  
屢疏乞罷免皆不許治祐元年進武彥安南入貢不  
用正朔高之議用范仲淹邵而夏書例以不敢開于朝  
還之二年進高孝光宣帝紀孝光宣書略略宗實錄  
日歷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緒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  
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手  
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登伯等武學生翁日善  
等京學生劉時舉等宗學生與義等凡三百餘人及建  
昌軍學教授盧欽皆上書論蒨之不嘗起復不報將作  
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頌上封事帝意頗悟初蒨之從子  
環贈嘗以書誦曰伯父此行疑不克終用人之法不  
待舉刺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

丁難未幾而遂被起復者有之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  
帷幄馳身鞍馬而得之乎抑亦獻賄募資效駑奴僕而  
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服私昵狼狽萬狀  
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  
州縣倉卒償於應辦釐金帛稅芻粟絡繹道路不知所  
幹何事所成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讀者多歸退師於鄂  
之失盡損藩籬深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  
如天下蒼生何萬一不長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  
其討賊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  
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  
副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  
於地下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  
君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  
榆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天下大勢駸駸  
日趨於危亡之域矣居無何瑛相傳蒨之致毒  
云蒨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間十有三年實祐四年春授  
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卒遺表上附少師安德軍  
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諡忠簡以家諱收諱莊肅祐初  
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諡  
董槐字廷樞涇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誦孫武書操之  
善日使吾得用將汎汎中士以遺天子槐親其律廣類  
豐隨又美每論事慷慨自方請為疾周喻父承遇槐嚴  
聞其自方怒而嘻曰不力學又喜大言此狂生耳吾  
弗顧也槐心愧乃益自推折學於永嘉葉師六年聞  
者朱熹之門人復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  
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  
誣富人李構私鑄兵結寮樣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

槐察其枉以白守不聽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卒  
 脫槐獄昭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入為主督刑  
 部架閣文字遷攝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會全判涉  
 淮臨大江槐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道去嘉熙元年遷  
 宗正寺簿出知常州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  
 而謀槐騎從數人於火所問亂賊者曰將軍馬彥直  
 奪吾成請吾屬將責之憤不為亂也槐馬上召彥直  
 新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數首亂者七人而歸彥  
 直之家差充歸咄嗟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  
 軍器少監依折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實諷聞知江州東  
 都督府奏謀賊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  
 軍與國無益請棄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糶粟  
 振之胡不可當是時宋與金為鄰國而義漢揚楚之關  
 衆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為羣盜浮光  
 人崔全黃黃破有眾三千餘請出擒掠陳命客說下全  
 從之陽為湖決碑耕斬春聞又享賜之謂為得將於是  
 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之閣知潭州主  
 督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撫日夜徵發  
 民且因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清詭  
 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  
 州主督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放曰吾  
 泣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  
 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大計  
 軍實常若敵至再將盧潤因得不受命新以拘軍中肅  
 然累進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副使江東安撫使兼知  
 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為賞三等以教射  
 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除盡為精兵六

年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  
 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  
 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趾及得奴月烏流賊之  
 屬數寇邊境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  
 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一歸我侵地三還擄掠生口四  
 奉正明五道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蒙賜方悉定  
 七年進寶章閣侍制八年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  
 運使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兵部侍郎兼給事中  
 上疏請即頒威里恩澤以慰天下士大夫羣臣奏事少  
 與法違權輿不敢上進封事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為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  
 知政事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  
 官詔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  
 尚可坐而觀乎上疏請行贖重兵變門以固荆蜀轉車  
 之勞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其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  
 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  
 為攻立者苟以臣為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  
 軍旅之事願上官不許進封潭梁郡公帝曰卿用槐  
 槐言事無所設帝問羅民粟積邊對曰民兵困甚有司  
 急難不復省民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修太乙  
 祠對曰土工游起民羅于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過  
 事對曰外有敵國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  
 又言敵國在前宜拔財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  
 吏所刺劾勿矜身預費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森嚴督願  
 為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遺誦之臣入墮還方稍稍內徙  
 令得生還賜費用可矣槐每奏帝祖福善三年拜右丞  
 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

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改善之在疏遠者在官  
 者率滿處而遭墮進者始不說矣又言臣為政而有善  
 政者三威里不奉法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皇  
 威司不檢士三者弗去政且廢願除之於是賊之者欲  
 甚帝年沒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新喜押佞人丁  
 大全高為佞稱弄威權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遭  
 公私白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  
 私結約大全佞法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知劾勿疑槐入  
 見極言大全佞法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知劾勿疑槐伏  
 進書稱贊 如此大全到京來惟知絕不一露詞語只  
 好侍槐之舉動槐與入秀果極言其罪槐不覺已歸其  
 好中向安望能聽語乎理宗未嘗知其罪何物疑之語  
 者止誤其曲事謂等不知理宗亦為大全所愚迷而不  
 悟意中固已輕重而重丁故於進言之時不復能察其  
 曲直一語之蔽不見柔山小人巧偽百出理宗烏能以  
 此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知大全姦  
 姦而嗟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  
 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即且陛下下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  
 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  
 書末下自發省兵迫進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  
 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  
 加食邑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卒遺表上贈太  
 子少師諡文清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畫海人本陳特聘子後於母族少  
 從直龍圖閣鄭憲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太學上舍試  
 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議敘事講荒  
 政遠太學錄治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八才戒嫉近  
 明年論對言君子直言軍制精幣任官分闢六事召試  
 館授秘書省正字四年升校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五年  
 遷秘書郎轉對言定國本求首輔專閣帥費用介直雷

變上言按唐康澄五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何隙之巨姦奇妾操縱於宮闈肅厲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孽易掃竊竊養於財賦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羅米三萬斛夢開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羅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從之十一年本生母憂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論對言陛下或於左右之謀說制視言者為奸名近處以來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聽不久外則投開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驅斥兼王琛檢討官以直視閭提舉江西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食義會平反李養山受賊之寬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考試集英殿授政殿說書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部侍郎諫幸西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尋兼侍讀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開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慶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縣決疑獄累定元年召為太子詹事遷吏部侍郎賜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編修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臨海伯七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送國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開以為屬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移罷又以為屬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遷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行里出夢開言政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不許奏免

浙西經界宗廟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開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遂參知政事加食邑夢開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開門封還奏疏理宗復土攝少傅夢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蕭清海寇罪首首惡裁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賑歲造驛舍以待黃旗成滄三年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誠與台州守項公丕趣行拜時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乃與似道分任州州轉運使王侂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及死其子想求遷葬至是夢開明其無罪似道為思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開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渠承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大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求解而夢開屢上章乞開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場如宰相無拜禮史贊拜夢開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開言祖宗諸事敢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察察其人品及而論以廉律已愛有百姓其至都廷見吏民宜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見其甚非立法本意又乞容受重里而後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禮部觀使及不拜七年再充禮部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立辭宰樣即再書乞進行扶病至嶽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疏奏願上風情竊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因邦本願將帥飭州

縣重振楫舟楫程歸過伏請通鑑輪輸得無以大臣分乃來之士大夫皆舉相得在政事不得志往往不體注謂已不可尚時之計更不止輩爾自了矣使者注謂已不可尚時之計更不止輩爾自了矣以禍福告夢開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憲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不請祠祿德祐初召訪故老夢開上封事曰敦敦道訓廉德厲官節拯民瘼重士選勳吏廉懲吏養廉軍鑄授度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舊禮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子闓召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運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潮突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大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成軍馬應有朝請郡太社令

馮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杓之子繼杓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食輒則念母黎雀不給為之食不下咽登第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以禮師諸生資祐三年遷大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薦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四年尤稱提舉事史事降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華廷鸞備欲鉤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侍星往謁馬廷鸞尋厚持星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大意侍星始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得一見之遺其何敢不力持星以告大全及復對殿門格不得一見鸞曰以監察御史朱熹劾罷宋臣廷鸞奏奏蔡葉雖焚聞者深慮息着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浙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





列傳

宋百十

傅伯成

黃鳴若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遠

葛洪

曾三復

范穉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舉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謙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改知開清縣丁父癯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二千餘頃隄壩即下流南港為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為將作監遷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偽學目之又言朋黨之弊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為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以濟民病革歲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為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為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尙秘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望若緊賊歲月既久神滿寤多苟安且夕猶懼覆敗乃欲徵倖國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與同列相率唱丞相或以爲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親時也不相色勃遂陳三事一日失民心二白蠶軍政三日放邊費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濁者皆噓拒之出爲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劾伯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和小使難返要求尙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

則虛帑賦以資敵人驅峰附以絕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亦宜密爲戰守之備權戶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民命元龜之語聞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適當者再對曰思固適當但恐權抑太遲遂奪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湯亞底雖無以思爲或李嵩尚居撫州伯成言倪胃之謀壁與有功不酬進功乃追前罪他日貝果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倪胃事不迷則其家先破倪旨誅而彌遠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兼與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樂英殿修撰知建康府禁元定請私進權吏部侍郎乃雪其寃於朝建康府禁元定請私進權吏部侍郎乃雪其寃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開山石碕伯成謂虛此費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山之中不若兩營之兵迭迭碕開山皆兵乘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都試捕而鞠之無一遺去獄具請貸其死釋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閩病不能進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字嗣進昭明日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等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心不少袁闓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感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謔吾爲小臣嘗嘗抗論今象國恩切竊至此而不自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

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空乏外無明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衰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爾宜君臣上下憂懼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其工墮克之刑加之矣不報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兩人善不害如已出語及森人誤國耶人嘗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舉戶諫藎草畢命命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明府權司三司端平三年賜諡忠簡葛洪字魯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嘉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初爲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守尙書工部員外郎兼樞密院檢討請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所須所不可離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附庸士卒訓齊戎旅帥之職也乞罷防前帥上下振厲申職軍實常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學士兼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拜工部尙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寶慶討平李全之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諡端獻杜範稱其倪保身正有大臣風云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直昭未爲主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歷作大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紹熙初出知池州改管州召爲御史檢法拜監察御

史稱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  
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夙疾故位  
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  
惜之

真瑞若字伯康興豐城人治熙五年舉進士授都陽  
縣主簿邑長有詐僞為盜員殺人移勸治鳴若疑其無  
證以白提點刑獄大同且爭之甚力已而得真盜大  
同屬之調湖州教授又調靈川令會萬安軍察察察  
經略司選鳴若為書寫招捕事宜鳴若謂須積原始亂  
區處之方再任獄外用事致知成慶縣州常以六月  
督時零稅時若念民力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千餘  
為民代輸兩年請司舉為邑最官召赴都堂審察差  
行在都進奏院開嘉元年都城火鳴若應詔上言曰當  
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  
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歷選著作郎拜監察御  
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監御史又言善為國者必  
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  
事告於上韓侂胄敗鳴若上章言去帝批其奏曰卿懷  
忠盡朕周知之鳴若遂疏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  
淮督府既開功罷不更置鳴若奏以為和戰未決不遺  
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詔大臣科條人才為宣撫  
使帝即日以邱衍為江淮制置使尋遷鳴若殿中侍御  
史兼侍講朝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而致侂胄首詔令  
臺諫侍從兩省雜議鳴若與章燾等奏乞早為然後南  
送敵國人讖其有失國體又奏今精誠無餘誠帝必聘  
配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為樽節逐年椿  
檟遂置安邊所鳴若乞今後省額兼更化以來臣下章

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都城鼓踴黃詔減價  
樁管米十萬石於是浙淮被民交乘臨安府按籍賑濟  
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募然罷為限各給糧道歸時  
若令賑濟近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  
者更賑濟兩月世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無贖資  
必難運去仍與賑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賑濟至六月  
乃止帝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鳴若同臺監察  
上之又言湖廣歷風明寇黃由官不為決訟所致宜戒  
湖廣諸司申明法禁平心決訟勿令各官巡尉侵漁權  
戶部侍郎自軍興費黃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  
甚朝論頗危稱提民愈不售鳴若奏曰物少則費多則  
賤理之常也曷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  
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  
令少寬又乞撥買官田充糶本以廣常平之儲會早登  
又奏官吏苛刻科役煩併賦徵繁重刑罰淹延四事進  
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避諱改實誤閣待制凡屬軍  
民刑吏更治威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略  
若至命榜九巨盡錮之考官吏冗員非致命差注者悉  
罷之為民代輸六年布帛錢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  
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糶米  
十五萬石有奇足賑惠倉之儲又減賦之重者民力  
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至則饋榜曉以禍福吉兩南羌  
遂乞降四年釐盡合其部族入寇捷為利店亟調兵且  
設方略捕之皆遁夫先是鳴若廉知嘉定邊備廣地而  
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不戎莊是年夙估  
麻租令莊子弟即日入邊為守備會嘉定關守張飛利  
店無備遂入寇時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拓陳轉運司

折支不報盤再犯龍堡轉運司貽頤從所請發復到  
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連龍關閣待制依舊知成都府大  
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三垂告警敘南之報復  
急兩路震動時若或移書兩軍俾速還師守險為後圖  
西師遂退守沐川既而時若兼制敘州兵甲公事既得  
專行益嚴守備儲官首章竟降明廷實平蠻功建時若  
一秩時若留蜀四年斧根峽穴得楊疑補乞棟留移  
屯西兵義勇以防竊賊以救偏軍更用東軍賢士使蜀  
四路而拔蜀守之有治功者為東南監司庶杜州縣鄉  
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請於朝  
乞力行之復念大元城乃張儀所築高駢所修圯壞歲  
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為修城備召對  
廷和殿運糧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年四月不雨詔  
求直言鳴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撥幣州縣率行切  
迫故因坐減陪被估籍者取乞與給還乞獨閣下戶  
零稅賦乞賑恤雄進軍之乏尋首行之落權升左庶子  
仍兼修中權太子詹事時若引范蠡故事乞歸田里十  
年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遂進章閣學士  
知福州力籌乃改提舉海陵宮闈外軍演言者論及時  
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  
吏詔字彥洙慶元府人治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為兵  
江丞蘇師旦侍韓侂胄威福德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  
詔殿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惡黨黨相容當  
為為京朝官詔不聽是歲更定戶籍承循賦皆師旦  
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五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  
師旦敗改知州應縣相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  
詔始至絕私漏莫敢掩錢塘岸處為潮濬率取石相壓

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勞取郡都達得求寬免定四年  
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旅戢江以饑至于富陽泣謝  
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  
歲幣語侵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使使  
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情簡道不拾  
遺里巷爭呼爲佛子平反冤獄甚多留定元年拜參知  
政事胡夢昇論濟王事當遠竄韶獨以夢昇無罪不肯  
置文書李全叛揚州告急飛檄截道都戒爭有違逆者  
乃拜韶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系相史彌遠惡  
韓侂胄用兵事不欲贊討韶與范杗言於彌遠曰揚夫  
守則京口不可保惟將如十整崔備皆可用適屬至韶  
夜與同見彌遠言獨言可用獨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  
言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  
贈太師越國公韶之文爲郡小吏給事通判肥勳謹無  
失因致豐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往韶安置妾既得妾  
察之有憂色麻東髮外以宋條問之爲故越知府女家  
四川父殺家貧窮以爲歸舉計卽送還其母財相本  
聞其家尙不給粟中資盡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  
安在告以其故妻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  
生韶

危稹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清熙十四年舉進士  
孝宗更名頌調南康軍教授歷遷諸王宮教長稱謂以  
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  
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其教養之規積所論  
建遺書那著作佐郎兼吳益王府教授并著作郎兼  
屯田郎官極進對請改復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按試  
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

賞以稽問厥成論却職守利害而請願意於守是歲春  
至慶不再頌應韶言安邊所征徵之害與無罪而籍沒  
之書格節之改以一善一惡鈔之更以折廢舊至於祖  
格軍賞散死士皆足以召惡而致早又論謀國者欲  
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爲安靖自一議不合  
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諸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  
欲下南淮帥臣請守禦多備又言事無成規者皆不  
可爲意向不明無以一舉無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難  
應不亟無以趨事後實詞不果無以作士氣揚易柴中  
行去國權賦詩送之遂幸相出知湖州尋以通全華徐  
僑書論程提舉千秋鴻臚觀久之知漳州漳俗陋不雅  
親爲常往住棧寄信利權命高峻地爲義塚三約期  
責之葬其無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  
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勝漳舉郡西山殿時處作  
龍江書院其上既成橫觀自謂人用款勸邑令有贖聞  
者勸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郡有極總制無名號成五千  
緡屬民爲甚前守趙汝漢奏五之二歲歲于朝悉罷  
之會常平使有言積不欲詳卽自請以歸久之提舉崇  
簡觀與鄉里善又七人爲員率會辛年七十四極性至  
孝父疾願損己算益現年疾尋與吳德秀登從進舉積  
自代沒又爲銘其墓弟和字仲開禧元年進士爲上  
元主簿大同初守祀程頤與德秀爲記知德興賑荒有  
惠政

廖公許字季與一字希預汝州宜化人少知孝敬大母  
候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  
制嘉定四年舉進士湖湘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  
陽尉再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

崇寧縣既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蘭州改隴州  
未上會金人侵間中制置使桂如淵遣三川震動朝廷  
擢李聖代之許公許通判施州戶房公許當兵將奔  
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戶原民不惰賦大將  
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昭結專府大將  
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節之吳彥威歸職於書  
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節者畏服有獻議招秦  
鞏大姓於專者眾多從吳獨公許謂山東權極不遠及  
覆論難從從之其後趙彥明開復行其策未幾金人  
搆成都大姓者黃誨之始服公許先見端平初授大理  
司直遠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政事鳴復  
不行從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論對  
高志士仁人嬰逆斃買取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  
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促其  
還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誠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  
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  
恐自此同類沮失各起起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  
愈孤立無助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將嶸達君希  
寵勸爲那說禁錮吉者公許應卽曰擊臣忠告君罪而  
聖意確不可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  
以大鑪無藏怒宿愆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  
厲王我太宗待秦昭之故事以召和氣弭膏肓特在一  
念轉移之頃耳遂祕書丞兼考功郎官寬爲勸去差  
主曾雲觀親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寬權前住郎  
官兼直舍入院遷著作郎時諱官郭嘉卿以論事不報  
出開徐樂受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官俾安職位  
既而史嵩之自上入相臺諫謝方叔王萬及嘉卿相

廖公許字季與一字希預汝州宜化人少知孝敬大母  
候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毀踰  
制嘉定四年舉進士湖湘江尉未上丁母憂服除授華  
陽尉再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賞改秩知

繼他徒公許又奏外難悉隨國勢安若旋旛朝廷上自  
 為弗請賜為遷除險言職此中外所以快懷遠將作  
 少監大率慮疏時事四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  
 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易格利害尋降旨以新選十  
 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省謂廟堂決意更革木欲重  
 十八界亦當合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  
 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  
 楊若將十七界且以三覓一使民間尚知實此一界不  
 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界各有等第庶幾公私兩便儲  
 之格不行徑得黃榜公許謂不經風聞驚憂不得為政  
 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被垣可磨累上奏願徑  
 欲引去宗勉及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  
 實錄檢討范詒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  
 直學士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為右正言進斗南論罷  
 尋以直實讓開知袁州請議和釋之半改命都吏部總  
 所綱運而厚其賞免昇平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君  
 張叔書院瞻宥情胡安定為諸生講說以杜範薦召拜  
 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獲斗南繼選疏有臣等恥與  
 為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皆  
 與汝為伍耶退處二年召赴行在屬當之以父憂去位  
 程營起復益贈公許密東韓祥喉殿中侍御史王賈奏  
 礙召命帝雖曲從而意不悅及遂不才臺諫權公許起  
 居耶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不堅疑者七帝語之  
 曰相一去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既命下尚之罷  
 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為之兼權中書舍人  
 時一相尚選權務多壞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遜形  
 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

若頤場之事帥才不置一旦欲曠曠置茫然莫知所付  
 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朋為欺之舉察充其選同  
 時任言責者雖心迹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  
 議則同一人技拭之驟若是三人者豈不引頤以望玷  
 缺之復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邪起潛漢斗南三人  
 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  
 改紀之初所為錯總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以帝  
 見公許誅術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  
 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奏置獄鞫勸當  
 於朝中選公許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益其事盡情研  
 究務使得實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應奏乞置獄  
 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應乃腐之死黨乞改送大理  
 寺命臺臣精之詔殿中侍御史鄭案案回情首鼠事竟  
 不白然公論莫不備公許權禮部侍郎那那起潛到晉之  
 及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論公許諫其附下問上之罪  
 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那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韓中  
 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養行在所蓋士昌  
 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選開號泣請于帝  
 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積森允雜糕恐  
 其積習沉痾重為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  
 詞待養之命宜與收殺帝密遣中貴人以公許疏示清  
 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致官復職公許敬奏命  
 遂格還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賜之免喪以觀文殿大  
 學士提舉兩霄宮臺諫給合章章論奏公許致乞嘗斷  
 丞下明詔正邪與殿中侍御史章致正言李昂英以論  
 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白繳上具  
 之命清之日夜於懸廷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

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實章閣待制知建  
 寧府議大夫鄭某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  
 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王厯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  
 為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蔡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樸刑  
 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上疏言實財興繕遂詔臣聞邊  
 釁時弊之事慮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  
 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未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  
 申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  
 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  
 肄習其開京邑四方之極而岸岸一空茲滿寂寥非所  
 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投兼殿中侍御  
 史陳瑛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史謂奏留之帝夜半遣小  
 黃門取瑛疏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  
 院徐清叟上疏論瑛太學生劉數等百餘人布衣方和  
 卿伏闕上書論瑛朝廷尋投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  
 公許已死矣遺表上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資奉大夫  
 官其後公許神滿寡欲晚年惟一儉侍食無異味一裘  
 至十數年不易家無僕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  
 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成德尉  
 撫州司法參軍崇仁丞復攝司法員德秀入參大政必  
 元移書曰老醫當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  
 活者十無二三先生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  
 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菽友園必元直之過為言官以私  
 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驍橫前後宰貳多為擠陷  
 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為直之言于州曰區區  
 小官罷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治節中通州贛州賈似

道憲領京湖剋制至甚必元上疏以爲齷齪傷傷民命似道術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拔去後起幹行在樞密院雖有海峽爲惠澤民居詔方士治之郡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度宗卽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種包選孕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頌叔樞密副使邵之玄孫後爲顯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惡官差碎辦諸司善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南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卽遺金爲歸資從者如布至郡撫摩創歲竊平囚孽民特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白標致楚善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遂固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風俗息胥議又言朝廷謂史構之小語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倖倖焉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或焉勢甚遠凜也遷右正言詳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囚之罪上通於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准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覈合在邊關者六惟歸附精簡謀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甯府以歷遷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

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辯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慮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六



列傳

宋百十一

吳淵

向士璧

曹叔遠

王萬

馬光祖

冷應激

余玠

汪立信

吳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淵字道父

兼知鎮江加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糧工部兵

部戶部侍郎再為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

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致擊之舜蓋淵所薦者也遂仍

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實章閣待制再起知鎮

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

實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

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慰撫調濟使之什伍令土著

人無相犯劣部流民莫敢無慮日獨太平境內肅然升

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

大疫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加敷文閣

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運副使故改知鎮江府兼

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州軍許浦激浦等處兵船歲亦

大殺因淵全活者六十五萬八千餘人丁母憂服除進

龍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為沿江制置副

使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都制置黃州安慶府屯田

使湖南嗣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黃洪太靈淵命將

調兵生擒其魁賊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

西兩淮發運使時兼知平江府歲亦大殺因淵全活者

四十二萬二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舉刑獄知太平州

兼提舉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

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

軍安慶府兼三都屯田使朝廷以光豐新黃之事

凡初司空山燕山金剛臺三大岩岷峨山廬山什子

山等二十二小岩圍丁杜置軍分立隊伍星羅棋布派

員員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以調輿利害所立二

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

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空忠勳樓大學進爵為公

從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

元龍劾淵帝疑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其辭免且召祠以

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太平兼提鎮江淮茶鹽所轉刑

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襄陽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

大使帶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

舊兼總領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淵

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于白河沮沮玉泉寶祐

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淵少師淵有

材略廷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與羅織

之隙籍入豪橫故時有報怨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

余玠字義夫新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為白鹿洞諸生常攜客入茶肆殿賣茶翁死脫身走襄

州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

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將擢將官監主簿權發遣

招進軍充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

兵戰于泮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

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議官治祐元年玠提兵應

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

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幸乎天人感格又言陛下親文

武之士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國之

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可常獨當一面乃授樞密部

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其功日月

可冀玠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

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

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置人終無成績

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邊民咸不聊生監司或帥各專

號令擅辟守宰簿無紀綱蜀日益壞及闕珙入蜀人心

始定

始定

始定

始定

始定

始定

始定

始定



祖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吏徵政選守宰招買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遺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土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諸之播州冉氏兄弟瑤瓊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聞帥召堅不肯起聞玠賈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調玠索閱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內安之若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說言所長瑤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徵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爾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望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眾人也為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從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地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從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賈于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上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取密以其謀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玠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玠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譊然同辭以為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額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石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八十餘城皆因山為巒巒布星分為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為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成于大獲以護蜀口移衙戎於青

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其備內水移利戎于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命興與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搦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強悍驍王夜叉功驍志恣驕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毒虐以賂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成都將停馬以自入將戰適高其佑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慮分少不嘆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為玠至嘉定藥師所部兵迎討才贏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對曰養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佛豈止圍陣即合旗幟精甲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悼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賈有差玠退謂人曰儒者中適有此人亦久欲誅夔獨思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于親將楊成成曰變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變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待郎為文臣必不肯甘心從合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久欲誅之獨患其黨與未發耳成曰侍郎以養在蜀久有成名黨與吳氏夔固弗若也天吳氏富中與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得之四世思成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曠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輪奕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恃人之固也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憐以成代領其眾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貽相

顧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臂晚之遂相率拜夔至新之成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屬成爲文州刺史或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代世安世安聞不納且有危言常驚疑夔固已屬不相謝方叔家子性自承康地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借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且夕有變又陰囑世安密求玠之短璫于帝前于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因藥死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使又連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等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于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實處以來蜀間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運以太平自託遂蜀歸蜀遂過于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于勇退運來護賊之口而又置機捕首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奇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成名頓挫蕭志以沒有子曰知孫取富如孫仲謀之義讓論政師忠應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汪立信徵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徵宣諭湖北權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信元年立信舉策招安慶尉賊胡興劉文亮等借稱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順侍臣曰此關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范

江制幕荆湖制司仲禮通判建康府荆湖制置趙葵時  
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謀官葉去馬光祖代之立信是  
時猶在也鄂州開濟似道既而上奏功惡關外之  
臣與已分功通行打算法子語略且欲連合似道即召  
物爲罪學夫之光祖與葉素有隙且欲連合似道即召  
更楫句簿書不能得其直道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  
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裝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  
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益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擢  
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  
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立信遂投劾去  
初立信通判江陵府葵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勅立信及  
在沿江府亦謀議算諸立信于葵蓋未嘗有一日之驛  
也擢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果官升江西安撫使  
乞祠祿差知鎮江尋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贖  
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歲代納潭民夏夜貧無告者  
子錢粟病者加藥餌雨雪早潦軍民皆有給與學校士  
習爲變以譚爲湖湘重鎮賴成軍所募精銳數千人  
後來者賴其用權兵部尚書判湖安撫使置江陵府  
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  
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夔孫善與志弱廷宜防之還  
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爲今日之計者其  
策有三夫內那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于以實外禦  
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  
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遺七千里若庶百里  
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密處輻輳  
倍其兵無事則泛兵長淮往來游獵有事則東西齊奮  
戰守並用才才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

因遵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  
府以擔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抑聘使使元  
本紀中統元年夏四月辛丑以卞位信天下丁未以  
翰林侍讀學士補爲烏魯使使於宋先是真兀道遠  
趙德麟等公使使於其國元京師無益于我徒使  
趙德至誠德使使於其國元京師無益于我徒使  
敵得以爲難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  
年邊邊稍休潘垣稍固生兵日增可威可守此中策也  
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吾衝輿輿之難則請備  
以快以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略賊狂言敵爾蓋以  
立信曰微眇云等中以危法廢斥之咸謂十年元兵大  
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端明殿學士  
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募兵以援江  
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道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  
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  
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  
平章平章暗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  
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尸趙家地上死第  
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  
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  
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欲引淮  
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濟蘇州江漢守臣皆望風  
降迎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適置酒召賓  
佐與決手爲表衣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  
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  
而卒以光祿大夫致仕遺表聞贈太傅元丞相巴延入  
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恐立信於巴延以其二策及  
其死且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  
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

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書寫機  
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眾降時麟走聞以死初立信之  
未仕也家裏甚會歲大疫吳潤守鎮江命爲粥以食流  
民使其客黃旗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  
常人言于潤潤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帳服視禮爰  
爲有加應炎甚快悅潤解之日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  
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豈少下之是年  
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護應略如潤而卒于  
難人謂潤能知人云  
向上壁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  
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言罷起爲淮西制置司參議官  
又以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邱密又論罷起知安慶  
府知黃州累遷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  
南平軍紹慶府兼撫使遷太府少卿大理卿連直龍圖  
閣合州省急制置使馬光祖命士壁赴援數立奇功帝  
亦語壁臣曰士壁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資百萬  
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遂詔閣權撫副都承旨仍舊  
職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壁往援北兵夾江爲營長  
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揚州移兵似  
道以樞密使直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壁以軍事付臣  
文德士壁不從以計斷樞奏捷具言方略未幾文德亦  
以提關土壁還嶺州方檄傾軋之疑辭辟爲宜撫司參  
議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  
撫司參議官加右文殿撰授權兵部侍郎湖南安  
撫使兼知潭州頃之夙朝軍制置副使將烏蘭哈達  
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壁極力守禦聞  
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視之以易正大監其

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遷州開運解事開賜金帶令  
服繫連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似道入相疾其  
功非獨不加賞反讓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  
再劾罷之送澧州居住又稱守城時所用金裝連至行  
部責債幕屬方元者極意逢迎以遺意士璧坐是死復  
拘其妻妾至獄之後元善改知吉水縣抵歸得狂疾  
常呼土壁時輔佑亦遠誦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講  
所則死矣德祐元年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  
渾州明年太府卿胡岳乞鑲用其子孫從之

胡穎字叔獻渾州渾源人父奕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  
長日顯有李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穎  
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成童即能信誦諸經中童子  
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日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  
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  
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軍志謂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  
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即授京秩慈官知  
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  
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  
風俗衡州有鹽刺史民風所畏事穎微之作來論堂堂  
母居之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  
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頌至廣州  
聞其事檄潮州僧僧蛇至至即其大如柱而黑色載  
以圍檻穎令之日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惟過三日則  
汝無神矣既及期雖然猶眾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  
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泊閑宰贈四官穎  
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強記吐辭成文書刻下筆千言援  
據經史切當事情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在浙西築王府

十二人行劫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日間卿好殺意  
在浙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  
帝為之默然

冷應激字公定隆興分宜人寶慶元年進士調盧陵主  
簿即以廉能著有意事臺府者必曰願下盧陵清主簿  
為以楊長孺所識故調靜江府司錄參軍召激秀治  
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  
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賑該滿道乃下令  
民收糶所糶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眾夢得列其行  
事風厲餘邑通判道州人監行在權實務遷登聞鼓檢  
院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  
擬家更漁獵調撥遂大為變區城六十里而營應激未  
入埃馳檄諭之日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  
為福一機也苟從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瘴  
感悟欲自歸或謀主不果眾稍引去應激知其勢解即  
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千餘人乃請請  
監司歸郡之避糧留幕府者誅袁吏之激源者屬庶根  
賦減道阻久不至郡應激為之期日首論者與減分末  
至則憤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凡諸湖官廉稱軍  
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期年報政奏罷抑配鹽法  
及其用楮券折銀兩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道提  
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首勸守令貪橫不法十餘  
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秘閣時略使陳宗禮人為參  
知政事帝問誰可代者宗禮以應激對庭召為都官  
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東路經略  
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廣如故五司叢劇應  
激即分時理務不擾不僭常日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

物當知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警外虞吾等受上厚恩  
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壘之吾師也自開襄  
樊受圍日籍器械財賦以備倉卒後辛賴其用屢平  
大寇未嘗輕殺笞杖以罪亦加審慎至其臨事斷難  
勢不為挽奪後卒于家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  
年進士第元之李壁薦為國子學錄進韓侂胄罷通判  
涪州後守遂寧縣卒莫簡吉總領所授判相率輒亂勢  
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耳也  
入朝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  
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諡文肅嘗稱永嘉  
講識者謂其有史才子或角孫部皆登進士第族子嗣  
嗣字西士少從錢文字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  
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謝曰  
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歡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  
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揮毫書丞兼官部郎官出為  
浙西提舉常平陳和權折納之弊建康邱書院以祀  
尹焯移浙東提點刑獄奏貪食囚歸死其先因竄泣如  
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壽郭詒徐清叟俱負直聲當  
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火災又論  
余天錫李鳴復之過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那不拜  
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  
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諡文恭子  
愉老亦登進士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開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抗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

志五六九八

開文字遜國子學錄明年添送通判嶺江府鄭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因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成人心為條具沿邊事宜備告大臣要官論兩淮形勢用兵屯田又謂戎可伺分地戍守宜與邊遠舊制及請寬邊民諸國民兵請援淨光請邊民之能捍邊者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興用容屬款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令民更化可反為故相之所不為乎其勉數陳往往累數萬言其自任之勇切於當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慶六年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凡惻然有獨於心而未安者皆心之未能平乎天者也天人合一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徇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於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還向右郎官詩謙崇政殿說書四年權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葉者弄權不當復玷從帝命丞相再三論旨遂不奉詔帝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其事體迫速氣象傾搖太學生欲邀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其族人發其私事建為確證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選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奉天郎守大常少卿致仕卒嵩之遂相雙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賜札謂萬立朝寔誇古之

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遭愛聞其母老家貧族基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贖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願行言然而行未然而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然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願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云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滿新翰主簿已有能名從真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運軍器監主簿累進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漢謨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直進實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再遷司農卿

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罷下海米禁歷陳京師糧食和種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部屯田使加煥章閣尋

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錢二十萬緡支備軍民減租稅資察寡孤疾無告之人召兵置若給錢助諸軍督糧屬縣稅折收絲綿絹帛尚除免以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瑞

明殿學士荆湖制置知江陵府去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問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思恩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為講除前政通員錢八百萬裕魚利稅課悉罷減子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導節費用建平糶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糶本二百餘萬修飭武備防拓要宮邊嶺以安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買似道言

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

大學生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虞傑榮王府積粟不發虞光祖

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業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業活民甚多運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

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撫使知建康郡民為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成道三年拜參知政事五年拜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曾淵

子言罷給事中盧鐵復繼奏新命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莊敏光祖在外練兵糧財朝廷以為京尹則制治浩穰風積凜然三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按宋史汪立信傳有光祖欲借趙葵除趙不無從謂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七

志五六九

列傳宋

卷四百七



列傳

宋一百一十二

喬行簡

趙葵兄弟

謝方叔

范鍾

游似

喬行簡字壽朋婺州東陽人學于呂祖謙之門登紹熙四年進士第歷官知通州條上便民事主管戶部架閣召試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官升秘書郎為淮西轉運判官知嘉興府改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點刑獄提事常平言金有必亡之形宜靜以觀變因列上備邊四事會近臣有主戰者師遂出金人因破斬黃移浙西提點刑獄兼知鉅川府遷起居郎尋遷宗正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皆仕兼職理宗即位行簡貽書丞相史彌遠請帝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上疏曰未賢求言二詔之誦果能確守和意深求實益則人才振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不然蓋以所召者非久無宣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持正不阿廉介有守臨事不撓者論萬難多固未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哀賈者往往皆未節細故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有聽受之意其間亦豈無深憂遠慮高出眾見之表忠言至計有補聖德之聽者固未聞采納而用之也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升侍讀兼國子祭酒史部侍郎種禮部尚書樞密院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統有壅蔽千求之心猶有所忌

恒而不敗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思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又論火災求言乞取其切者付外行之又論許國不當撰文資其當處者有五鄭損不當備蜀又言時青者以官則國家之節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日違為李全所賊是必疑其終為我用慮生肘腋故先其未發驅除之竊意軍中必有憤激思奮之人莫若義勢就淮陰一軍拔其尤者以護其節然後指授青者之姓名以制之可以折其姦心而存吾之大體不然賊愚者專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勸則所當慮者不獨李全一人而已又言山陽民散財釋罪因賊久安之地當日夜為購張之計揚州城勢壯足以坐制全淮此曹未必無宛伺之心或為所入則淮東俱非我有不可不先為之慮也又請屯駐重兵海道內為吳越之捍蔽外為南北之限制又論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論人未必有長算深謀直則捍勇快能長雄於其羣耳況其守泗西城則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齊社則失齊社既又降北此特敗軍之將十年之內自白了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此天理人心之所共憤惟決意行之後皆知行簡所料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疏言所憂有三願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絕粉飾之旗不果從進知樞密院事時議聞閣不果反駁決之殿司軍閭為之翻主帥罷都司官給黃榜撫存軍愈呼樂行簡以

聞敵為首者二十餘人眾乃歸息尋拜石丞相言三京撲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諸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師得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雷而行簡與鄭清之並乘免既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丞相接韓琦故事乞以邊陲財用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事十上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國公每以上游重地為念請建節度宣撫使提兵戍邊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軍軍節度使禮泉觀使封魯國公清祐元年二月薨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厲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

范鍾字仲和婺州蘭溪人嘉定二年舉進士歷官調武學博士添差通州太平州知徽州召赴闕遷刑部郎官又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於今日帝悅尋遷吏部郎中兼說書又遷秘書少監國子司業遷兵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四年授參知政事治祐元年乞歸田里不許四年知樞密院事五年特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再乞歸田里不許六年復請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九年卒鍾為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解而清德雅量杜範李宗欽齊名昭少師諡文惠

游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

士隱官為大理司直升大理寺丞遷太常丞累遷軍器監宗正少卿權禮部侍郎有學於明堂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敬天之心在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兩賜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禮部尚書言軍賞宜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候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朝廷立名給告則督軍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書又遷吏部尚書入侍經筵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新開運而王道運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局背不速一念有時開新則無以復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切切而依理非人亦何以布宜九重之實乃德太宗事以陳且讀太宗停心易政漸弗克終保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捷相越乃爾意者親厲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起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其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拜參知政事四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公五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禮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轉兩宮政仕卒特贈少師

趙葵字仲南京湖制置使方之子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供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鄧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熾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能悉失制置子

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實將士恩不償勞軍為變葵時十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類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年金兵侵襄陽聞警時邊烽久熄金兵猝至人情震懼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冠再興攻金至高頭高頭金人必守之處也出動兵拒戰葵先鋒奮擊再興馳進賊之翼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擊楊葵請繼至金兵亦大出合戰大破之俘斬及降者幾二萬獲萬戶而下十數人奪馬八百逐北直博城下而還十四年金人侵新州葵與范攻唐鄆方命之日不克敵無相見也三月丁亥至唐州薄城而陳金大將阿哈引兵出戰葵帥精騎赴敵再興從之大捷斬賊萬餘時金人陷新州者至天長數十騎出山椒葵帥楊大成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遂破之而金步騎大集會范再興軍合戰至夜分始解庚寅官軍分二陣范將左再興將右葵帥突騎左右策應金人青山亦分為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擊鼓聲始動若彼未至五十步內而輒動者斬不樂金兵稍下山再興進街之果為敵所乘遂逼范范舉鼓應軍突騎葵繼進鐵金兵數千敵併力向再興葵率士眾文尉等以精騎衝之金人僂尾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聲微而陣即散范葵急會將校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呼聲震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都統投戈降援所掠子女萬餘得糧重器械山積積葵承務郎知襄陽軍范授安撫司內機方卒十五年起復直視關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進西安撫兼護官十七年季全往

吉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樞葵讓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向賊奔中悔已無及惟有重戰前兵精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請視兩路兵別其精規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圍而君遣之既足示恩亦可選銳矣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翼壯遣老弱以備敵木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恩適示單弱徒致我心國不聽卒敗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強勇雄邁軍五千屯寶慶備賊寨在蘆州數費私錢會諸將射昇制置使留式中不合葵去之者以為損奉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人浙西告羅買欲規窺伺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況包藏禍心不止告擢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至淵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隄武不少暇命葵守清不趙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母疾滿告省侍不得割股藥業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矣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季全既破鹽賊又稱陳知縣自棄城豈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搗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賊失守日夕憂顛以俟制帥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人鹽賊所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于賊婦堂堂制閩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天下又聞張國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華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言更從潤略則自此人了解體萬事渙散葵非

欲張皇生事啟孽李全洪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蔡  
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  
蔡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  
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  
知死所不復可懼君相之恩矣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討  
叛與不討爾又言於朝曰蔡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  
盜賊侵侮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還視朝廷  
負君相即賢之恩無如李全前此許逆未彰猶可言也  
今已被薄城邑略無忌憚君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  
欲望特發斷斷明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  
鑄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蔡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  
或不然乞將蔡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爾遠猶  
未欲與計參知政事鄧清之贊決之乃加蔡直寶章閣  
進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蔡蔡帥理勝監淮  
武定張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以胡顯等將之以蔡  
兼參議官顯頌之兄也奉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  
使顯及蔡各領精銳分兵赴戰推壓附陣聚散離合前  
無勦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出全攻揚州東門蔡親出  
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友及全在隔濠立馬相  
勞苦左右欲射全蔡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  
猜疑今復視我擲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延見  
汝錢糧罷汝官職待汝以忠厚孝子而乃反戈攻朝廷  
已明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  
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焉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  
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伏誅通鑑載此  
事甚詳其詳見通鑑卷四百八

蔡元長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  
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  
知死所不復可懼君相之恩矣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討  
叛與不討爾又言於朝曰蔡父子兄弟世受國恩每見  
盜賊侵侮未嘗不為忠憤所激今大逆不道還視朝廷  
負君相即賢之恩無如李全前此許逆未彰猶可言也  
今已被薄城邑略無忌憚君更從隱忍則將何以爲國  
欲望特發斷斷明其爲賊即日命將遣師水陸並進誅  
鑄此逆以安社稷以保生靈蔡雖不才願身許朝廷如  
或不然乞將蔡早賜處分以安邊鄙以便國事爾遠猶  
未欲與計參知政事鄧清之贊決之乃加蔡直寶章閣  
進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蔡蔡帥理勝監淮  
武定張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以胡顯等將之以蔡  
兼參議官顯頌之兄也奉力絕人方在襄陽每出師必  
使顯及蔡各領精銳分兵赴戰推壓附陣聚散離合前  
無勦敵以功至檢校太尉已而出全攻揚州東門蔡親出  
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蔡友及全在隔濠立馬相  
勞苦左右欲射全蔡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  
猜疑今復視我擲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延見  
汝錢糧罷汝官職待汝以忠厚孝子而乃反戈攻朝廷  
已明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切  
責之言甚多全無以對焉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  
皆捷四年正月壬寅遂殺全伏誅通鑑載此  
事甚詳其詳見通鑑卷四百八

任牧養則正者特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用之  
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乞亟與宰臣講  
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  
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善策則治功可成外慮不足畏  
又乞初辦軍車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拜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又特授樞密使兼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  
湖北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  
撫使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  
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  
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  
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三年改鎮荆湖城荆門  
及鄖州改授湖南路安撫使判潭州再辭依舊職醴泉  
觀使五年進少保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醴泉觀  
使四辭免開慶元年判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尋授沿江  
江東宣撫使又授江東西宣撫使制置使尋陞信安  
便宜從事景定元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  
公尋奉祠咸淳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  
安軍節度使進封萬國公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一是  
夕五洲星隕如箕剛太傅諡忠靖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藏金人  
千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襄  
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汝攻唐鄧何也  
范曰不然微襄陽之備以救新黃則唐鄧必將蹂躪吾後  
且蘄黃之寇正銳易若先掃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  
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敵在蘄黃節日以老然後  
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天長與弟葵





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卒復視事又爲  
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嚴沿江制置司謂王明  
本軍駐襄陽以扼秦州下江之捷徑一請嚴射陽湖  
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  
一請速調淮西兵合臨陽六合諸軍圍敵江面朝旨乃  
許嚴制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壽節制范又遣蘇鼎  
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  
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計  
賊之謀遂決遂遣全進范兵部侍郎惟東安撫使兼知  
揚州兼江准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加東部侍郎  
兼工部尚書沿江制置副使移權司兼知黃州尋兼淮  
西制置副使未幾爲兩淮制置使節制巡邊軍馬仍兼  
沿江制置副使又進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  
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准制置使人格之師大演乃授  
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至則倚王長葵文彬  
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附押了無上下之序  
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夫於無聊於  
是北軍王晏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  
李虎不救焚不定變乃因之劫掠城中官民尙四萬七  
十有奇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二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  
四庫皆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  
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至慘也言者劾范降三  
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  
官送建寧府居住嘉熙二年敘復官職與宮觀四年知  
靜江府後卒于家

或者猜忌前習便嬖之人有以私陞下之職而悅陞下  
之心則前日之畏者必驚者喜慮者玩矣左右前後之  
人進憂危恐懼之言者是納忠於上也惟燕安逸樂之  
言者是不忠於上也凡有水旱盜賊之奏者必忠臣也  
有謁諷蒙蔽之言者必佞臣也陛下享玉食珍羞之奉  
當思兩淮旌李轉擊之可矜聞管絃鼓之聲當思西  
蜀白骨如山之可念又言崇德僉以契天理備人才以  
供天職懷遠略以備天討行仁政以答天意帝悅差知  
衡州除宗正少卿又除太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時劉漢術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  
下既爲命官猶欲立賞捕殺罪人未得忠寬未伸陛下  
苟不始終主持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遽廢  
中侍御史進對言操存本於方寸治亂係於天下人主  
宅於法宮蠅虻之運朝夕親近者左右近習承意旨言  
之徒往往視上之所好不遵保恩寵希貨利而已而冥  
冥之中或有游揚之說潛伏而莫之覺防微杜漸實以  
是心主之又言今日爲兩淮謀者有五一日明開謀二  
日修馬政三日營山水管四日經理近城之方田五日  
加重巡趕造騎及故舊摘掠之責謂請行限田請錄朱  
嘉門人胡安定呂癸蔡棧詔皆從之權刑部侍郎兼權  
給事中升兼侍講正授刑部侍郎權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熙九年  
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特授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尋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勳帝以  
愛身育德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官者虛允升董宋臣  
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閣寺騎  
恐特甚守執不聞正教彙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  
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責備宰相不然倉卒出御筆某人  
授少卿亦必無可過之理矣丞相不可謂非我輩也丞  
相得君最深名位已極備言之勝宗社頌之言之不勝  
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况未必  
去耶方叔得書有數色翼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  
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璠  
左史李師英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議者又曰天錫之論  
方叔惡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  
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  
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方叔且  
曰乞諒方叔使天下明知字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  
內侍初無預焉書既上學舍惡自養黨相與鳴鼓攻  
之上書以聲其罪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復以監察御史李衡兩劾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  
居郡召澤中書舍人林存勳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  
與降制置黃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敘復官職度宗卽  
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負似道恐其  
希望疆權右司郎官盧越左司諫趙順孫孫事中馮夢  
得右正言黃鏞相繼請奪方叔官職封爵制置使呂文  
德願以已官贖其罪成淳七年詔敘復致仕八年卒特  
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干政若讓余玠之類是也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八



列傳  
宋一百十三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煊 章鑑 陳宜中  
文字詳

吳潛字毅夫宜州靈國人詔開修撰柔勝之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書軍節度判官改簽書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諡差通判嘉興府權簽書嘉興府書判朝散郎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災異之由願陛下齊戒修省恐懼到越閣室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為首嚴之區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又言重地要區當擇畜人才以備患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格君心二日節奉給三日賑恤都民四日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日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日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改吏部員外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兵事一開調度委廣百姓狼狽何所取資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潛之率率驗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議襄之策防襄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願天命以新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為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服五曰廣畜人才以待之絕六曰實恤民力以寬寬舒七日邊事當嚴前敵以圖新功八曰格

續通志 卷四百九 列傳宋

幣儲權新制以解後憂九日賊盜當探禍端而圖要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祀開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權太常少卿奏遷科斗輸諸郡租寬值人戶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右文殿修撰葉英殿修撰權密都承旨督府參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義勝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既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江州辭不起請養宗子以保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弊以為襄漢潰決與河破亡兩淮板蕩三川陷沒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靜事察郡情以明消惡懲警于有位各屬至公毋以街數相高而功事功相無母以陰謀相許而以謙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責證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王楚爭論利害投質讓國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改玉隆萬壽宮試戶部侍郎兼總領權知鎮江府書邊備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興閣直學士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關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修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職臣塞關之時非反身尚書之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遷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生帝嘉納以羣臣徐榮受論列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母憂服除轉中大夫試兵部尚書改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從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人對

言國家之不能無弊猶人之不能無病願陛下薦任元老為醫師博采眾益為醫士使臣輩得效牛溲馬勃之助不特陛下知人之明治祐十一年人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修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以久任勾剗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對慶國公判資國府還家以禮泉觀使兼侍讀召人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各陳所見以決虛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濟泰今鄂清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為慮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愈酷附和迷迎險阿陷緝積至于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踰資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餒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弊誤倭成風天怒人怨給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幸盛高錡當興天下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蹠進趨蔡來等舉小唱否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毋使小人翁舉以貽善類之禍沈沈災異應與應之腹心爪牙而任臺臣甘為之博擊姦姦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錡竊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命遠之材忠人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災論劾落職命下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請建昌軍尋徙潮州黃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復潛預知



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聞之積怒謀逐之萬里因勾留使不拜子嗣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鎮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連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詞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漳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子嗣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爲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馳池芝山後屬扁其序曰止水人莫論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人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錫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獨人王樵子爲後卽錫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諡文忠萬頃應守大郡爲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鄖城破時彬州守趙崇禧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煥字仲潛一字伯海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知常樂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奉州五年差知婺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熙元年提轄左藏東西庫兼提轄封樁下車二年遷籍田令兼督視辦辦公事活活二年或監三省樞密院乞免所居官詔從之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書丞戶部郎官准西總領主管右曹六年爲尚書左司員外郎賜對乞詞不許七年遷祕書少監以待御史周坦言憂爲福建提點刑

御史知温州十年差知宣國府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樞密部侍郎試司農卿疏奏願詔大臣相與慶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何嘗省修德行政權抑羸陰之氣謀保護微陽之根本使內治明如天日外治助如風雲則精神運動顯靈昭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以上選續天命於隱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經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爲判官開慶元年召赴行在授兼某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樞密部侍郎景定元年爲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帝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樞密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知平江府浙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進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元年拜黃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兼樞密知政事二年以疾乞祠不許帝遣尙醫視之復兩乞歸皆不許拜參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官不許乞祠祿仍投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治海創置使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宮兼侍讀部選刑部郎官董樞起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年以煥爲左丞相董樞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授煥特進加食邑乞致仕煥乞辭煥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又再乞以舊職奉章嗣待讀皆不許右丞相董樞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論留煥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煥兩請移署省院公積不許又奏乞將臣先朝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殿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嘗招募忠義共圖興復董宜中又奏煥軍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使置司在京以備

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遂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樞密諸路軍馬舉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憾塞責詞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由大明賞罰勸令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尙可爲也因言買似道謀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實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煥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外籙諸侯皆其職也氣祿充塞而未滅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覆思之咎實在臣乞罷職以答天譴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大夫而已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夢爇出督火門否則臣避老無能爲若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煥或謂京學之論實煥嘖之詔煥與宜中必難共處兼論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氣不平遂罷煥平章依前少保待授觀文殿大學士充禮泉親使煥爲人清修剛直似道歸天台葬母適新昌煥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國勢危亡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平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宜人以別院官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進黃書樞密院事兼樞密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煥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明年元兵逼臨安鑑託故逐去遣使亟召懇朝既至罷相子嗣殿帥韓良之死鑑與會涓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劾其算黃課價有違謀鑑與個子曲庇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匪

賢者而處震方誰敢舍兵士至大空其室惟做  
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歎其精約鑑在朝日號  
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歌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拔有賈人  
推其生時以為富大貴以女妻之既入太學有文譽  
祐中大全以成里婢婿事權備虛允董宋臣因得  
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鑑劉

夔林則避陳宗曾雅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  
史史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  
帶送之橋門之外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矣  
幸善諸職宜中等六人以甲辰長史留之起復宜中論

建昌軍大元既寤丞相吳潛奏選之買似遺入相復為  
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  
中第二八六人中宜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數年

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  
首劾元鳳縱大全肆惡甚宗社之禍命格除太府卿  
宜中亦自請外為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咸淳四年

改浙西提刑五年召為崇政殿說書累遷禮部侍郎兼  
中書舍人七年閏開帥以華文閣待制知福州在官得  
民心歲餘入為刑部尚書十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樞

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假道喪師  
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翬龍自  
軍中歸宜中問假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假

道已死即上疏乞正假道誤國之罪假道行時以所規  
信驚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  
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假道誤國也  
元或江上似有匪徒即與戰賊帥賈元曾曾子約

及師黃龍口殺通以曠書總覽宜中本為知道所引  
至是一反實政以觀會漢差天府增城鎮信等數人擬  
之及至擊殺之後北軍入宜 時石丞相章鑑官道留溫

中乃挾二王航海去附議 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詔以王倫為左丞相拜宜中  
特進石丞相四月倫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臺臣孫

岷慶請竄籍潛說友吳玘李珏宜中以為薄錄非盛世  
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珏方召入朝遂加重刑恐後  
無以示信竭力爭以為當如曠曠會留夢炎自湖南

入朝倫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為相太皇太后事  
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相倫進平章軍國重事

倫拜命即日服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為  
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

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  
督諭請以一丞相建國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

宜中魏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遷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  
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輪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

建都督府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此者六月出師滿將無  
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為此諸者蓋大敵在  
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聞管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  
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  
言乞罷免不允倫子乃歎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  
失數十事其略以為趙潛與章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  
使過之說以報私恩孤策謬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  
包且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讓而沮挽之似  
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長編猶豫第令集  
議而不行臣恐變戾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  
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

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於一假道也書上宜中竟  
去遣使召之不至其後罷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  
之亦不至太皇太后自為書遣其母楊使馳諭之宜中

始乞以祠官入侍乃拜禮泉觀使十月王寅始逃朝壽  
為右丞相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為兵民年  
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舍尹

王麻士龍兵援常州王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天奔  
還文天祥請誅宜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

閭邵邑望風皆逃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羣  
臣入宮請遷太皇太后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  
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得宜中不入太皇

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願欺我邪脫  
替理擲之地遂閉閣擊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  
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元丞相巴延明會

軍中既而悔之不果待巴延將兵至舉亭山宜中背逆  
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溫州而其  
母死張世傑昇其柩舟中運與俱入闕中益王立復以

為左丞相并漢之敗宜中欲率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  
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二王果使召之終不至至元  
十九年元軍伐占城宜中走遷後沒於暹宜中為人多

術數少為縣學生其父為吏受賦當黜宜中上書溫守  
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為黜吏卒實之法其後宜中高  
浙西提刑克愚德迎宜中報禮不書街亦云部下民陳  
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滿之宜中賜禮之而陰誣其  
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賣徒生借信官木事許假道廢  
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合章監  
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為多





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拜右丞相尋與  
宣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  
汀州十月進參謀趙時賞誅趙孟傑將一軍取寧都  
參贊吳浚將一軍取等郡劉誥陳子敬皆自江西  
起兵亦會都憲以招諭副使聚兵寧都元兵攻之  
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郭華叔顏斯立顏廷巖皆死武岡  
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  
祥開禮死制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元兵入汀  
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傑亦提兵獨渡海兵  
不至未幾投降來說天祥天祥謂復縱殺之四月入梅  
州都統王福錢漢英破冠斬以徇五月出江西入會昌  
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進參謀張持監軍趙時賞趙孟傑  
等盛兵蒲城鄒鳳以謙請舉兵持示豐其副黎貴達  
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入縣復其半惟讀不下臨洪諸  
郡皆送款遣潘張虎張唐蔣桂劉斗元吳希夷陳子  
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開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  
天祥分監武軍建昌三縣嚴保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  
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運兵援福州而自將兵攻天祥於  
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鄒鳳于永豐鳳  
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蒙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  
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  
兵問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擒之而歸天祥  
以此得逸去孫卓彭廣龍張汴死於兵終朝宗自縊死  
吳文炳林棟劉誥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馬不顧有傷  
累至者輒罵去云小小翁屬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脫  
者甚眾臨刑誅頗自辯時賞死曰死耳何必然於是種  
文炳蕭敬夫蕭灝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

黎賢賈邊謬謀降賊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連屯甌  
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祖術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  
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亡  
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  
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為潮人害天祥攻走懿  
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  
來再攻贛縣鄒鳳乃潛遁元帥張弘範兵濟湖陽天祥  
飯五城嶺張弘範兵窮至京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  
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膽子不死鄒  
鳳自頭照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  
子俊陳能復蕭明哲蕭善皆死杜許被執以憂死惟道  
孟深通張唐蔣桂吳希夷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馮唐  
廣漢張斌後也天祥至湖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  
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崖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  
祥曰吾不能拜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誓  
所過奪了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弘範美而置之崖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  
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  
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  
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  
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入日不死即復食至  
燕館人使張甚盛天祥不履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  
卒以守之時元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如  
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僅欲  
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儒顧問可也若遽  
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國存舉其平生而盡棄  
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

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  
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世祖知天祥終不屈  
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  
至元十九年有間信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  
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  
名書言其日燒蕪城軍師命數兵為文丞相可無憂  
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哈瑪特命撤城葺遷濶國公及宋  
宗室開平疑丞相天祥也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  
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  
然猶不忍遽屠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  
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誅從容謂吏卒曰吾事  
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  
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  
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雖行者委社絕其請其繳勸彈柱者疾速行之蓋都計  
 實則民力裕利嘗常相關故也聞屬聞旬外知信州成  
 卒行掠境內從罷實字法索得婦人衣命棄于市召權  
 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論德徽還奏徽復官  
 詞頭以鑑抑令姪女馮資財結誼蘇師旦之子故也高  
 吏部侍郎仍兼職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之放  
 緊因進對言修德政蒞人材防邊備帝善其言七年知  
 貢舉成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博善以觀其通  
 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異時謀士  
 斷國者緣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小振學不務根  
 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羅繁氣象著  
 驚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  
 進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參知政事疾  
 胡棠愉王排沮正論陳其奸罪棠喉言者劫罷以前職  
 撫安喇察威惠並行與學養士湖人犯之石改知興隆  
 府後提舉河管宮改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諸平元年  
 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  
 守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  
 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利輿軍馬疏言邊邊遠聲援  
 不接請並建二關詔許之再界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  
 朝論邊用不給詔從罷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  
 師弟用虎天麟治風哲應繼任

制知建康府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人對言陛下大  
 開言路以通蔽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  
 感動譬即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  
 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於  
 詞色則諫諍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明詔百辟  
 澆去舊汚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  
 謹方防以微以保終善毋招誘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  
 矣又曰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不陳  
 堯舜之道則無遠猷羅大言蓋臣文章互詆  
 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  
 以處之通得其當況大器言之適宜以事觀若言果有  
 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適激夫亦何傷波  
 雖朱名我實有益性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激者自平  
 矣拜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實貳二年卒  
 諡文忠宋史此下有李鳴復傳  
 全余天錫字純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為躬子  
 師性謹愿絕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  
 久皇子竑深羣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  
 借是除立為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  
 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江與越偕同舟舟  
 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  
 過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具雜黍甚蕭須臾有二子侍  
 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宮言一兒後極貴問其姓長  
 曰趙與宮次曰與為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  
 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與醫治衣冠心以為沂耶

後可冀也集觀繁且詳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  
 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速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鄰人亦竊  
 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  
 遺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  
 錫母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閎習未幾召入嗣沂王迄  
 即帝位是為理宗天錫嘉定六年舉進士監臨慈利  
 縣稅籍田令起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王慶所  
 檢稅籍田令起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王慶所  
 安撫使試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升兼  
 詳定教令官以資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為吏部尚書兼給事  
 室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召為吏部尚書兼給事  
 中兼侍讀諫議臣荷國恩起家分闈旋蒙觀職玷遷  
 聯時權禮部侍郎書實任諫者蓋督抗疏謂用臣太  
 驟臣與爾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  
 善之教友朋有責善之道而爾遂遷官臣竟汗憂踴  
 以不得其言累疏行去夫或用善人而遂退亡莊士則  
 將謂之何哉爾老成之望直多益實之近班可以正  
 乃辭可以僅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  
 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嫌帝  
 從之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同書樞密院事尋拜  
 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資政殿學  
 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  
 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期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天  
 錫卒贈少師詩加太師諡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書兄  
 弟友愛方資時率吏衣以出寮處同舍從子時應官尙  
 書出帥全蜀常置義莊以贖宗族然在蜀以違言論知  
 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泰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自坐客日小兒  
氣食牛應龍應聲丈夫才吐鳳爲對四坐嘉歎入太學  
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授浙東宣撫司探差戶  
部架閣選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軍歸附應龍  
入對有弄蝶是養養虎遺思之說後首如所言遷國子  
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首厲正心爲治  
國平天下之綱備通祀書郎兼權左郎官遷著作郎  
付外知湖州盜復三槍起歸州出沒江閩廣開勢熾甚  
而盜鍾全相挺爲亂極密陳禪帥江西召招捕三路調  
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應龍血調水軍禁卒士兵弓級  
分扼要害明開諷守關隘斷橋開整斬木塞塗禁集民  
兵徵勸開總論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殖補視兵日  
加訓閱旣而橫閩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道統鎮官  
齊敏率師由漳趨潮賊竄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  
戰今雖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賊則陣不戰擒矣敏  
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偶總搜  
其袋中金銀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  
泣始人疑應龍備者不聞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別  
齊民靜練雍容莫不歎服聲屬請上功德龍曰守疆捍  
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日山斜喇嶺所聚谷  
耕士田不輸賦兵兵與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悅率父  
老鳴笛擊鼓踊躍詣郡謝去之日聞都送道擊送瑞平  
初召爲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聲與李  
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願牧民者如  
何耳臣治州幸免曠曠者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日龍之  
兼梁文恭王府教授力節遠國子司業蔡清徐備誦學  
校蒸感徵先善學應龍以爲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

則傳梓之門杜而遠請之風息僞以爲懋時有憑勢干  
職者力卻之遷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兼學士院權直  
是日罷應龍之舊行備制應龍所草也翼日文德殿宣  
布舉帝遣中使召應龍論之曰草制甚善應龍復謝曰  
臣聞替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惡人若將學諸國今  
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眾大臣之意兩盡其美可也  
帝善之就令草敕書戒諭諸閣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  
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升侍讀權兵部尚書時精簡  
虧甚行備主行稱提之說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猶懼應  
龍從從民便備用二說行備然之兼吏部尚書遷兵部  
兼中書舍人三上章旬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  
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  
會正言郭絳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卒  
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應龍不謙  
不說不瀆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潮州  
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温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應饒州大  
監監教授神農四川茶馬司公事推與之帥擊目之  
曰此臺閣之端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  
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尋遷左  
司諫兼侍講于帝曰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  
承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議大夫嘉  
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  
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治禧三年卒特贈宣奉大  
夫

徐梁現字茂翁興寧閩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  
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遷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祿

書耶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爲江東提點刑獄直  
祕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  
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召爲行在司諫復兼說書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議大夫夫人對言自積幣不通  
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觀而民益怨  
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徵無所不有嚴  
刑峻罰所不施和權則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  
搜利逃亡強令代納誘放忍重備犯私販者不同多  
竄棄遺跡徒通官課者不惟有無動輒監繫固充兵  
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  
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族族宗宗宗半民庶窮竟者  
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  
所以爲沴也遷樞密院事治禧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治禧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諡文忠

運使以實章閣重學士知太平州召為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清寧四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樞密院副使兼知政事真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子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祭御史蔡大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節重鎮存不求名善善其用云按宋史此下有金剛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受恩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質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遂武學博士尋為太常博士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官遷起居舍人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親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載百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羣臣詔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遵喪二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而烈有尤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遂起居郎權刑部侍郎遂禮部侍郎以臣僚言權等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監國府再知饒州復以言罷召為兵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吏部尚書臣假論資臣立廟封爵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瀆祐四年權禮部尚書五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事未幾落職於鄴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陳諱字子華福州侯官人父孔頊為朱嘉白祖漢門人

韓讓父恩恩弟基基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從業遠學嘉定十四年貢涉開津聞辟京東河北幹官韓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內郡之貧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以內郡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二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開田俾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擢士豪統軍丁又別募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韓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下整張惠李汝舟范成德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彥捷新勝於潼關東寇意欲嘗時久困之不遇十日必逼設伏進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韓金人深入以輕兵擄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侵安豐韓如盱眙韓師改淮東制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璋調下整張惠范成德夏全諸軍應援搆虛皆行韓策遂有堂門之捷俘其四騎馬者適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興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章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實德州進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改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區虛構無不事姑息思專幕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賞罰而已昭定一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屢彈提舉四隅保甲解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

史彌忠告忌于朝謂非韓莫可乎明年以資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州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其措置招捕盜賊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韓籍士丁壯為一軍沙縣紫雲堡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

武勇益熾時有諷當招不當捕者諱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可屬萬全詔韓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漳縣韓帥制中調轄兵二千五百人由泉漳開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韓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滑流宜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營平十一月破潭瓦礫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論降連城七十有二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壘張原若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首曼彪迎降韓以其力屈乃降卒諒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點刑獄招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祿來一破常山開化勢張甚韓命准將李大登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營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衝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賊寇陳三槍據松梓山岩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滅韓遣官吏諭降賊亂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劫其尤者二人

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誣事權濫散所致若決計掃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韓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福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捕賊巢穴十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制江西安撫使二月至贛新將士張思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登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乘崖而遁韓親督諸將乘春燈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銳下山迎敵旗幟服色甚盛韓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土皆擊崖上賊巢為燬燬賊首張蘭王自焚斬于五百級

擒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計  
 三樁中節與敏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黃又敗  
 之餘眾尙千餘班獨略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  
 就擒樞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  
 六十若至是悉平詔稱神忠勳德圖計慮精密達權工  
 部侍郎仍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才幾爲工部侍郎改  
 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  
 其平寇功碑頌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孤忠仗陛下威靈  
 苟逃曠敗耳何功之有遷樞工部尙書又權刑部尙書  
 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巡視  
 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嘉熙元年進  
 煥章閣學士四年拜刑部尙書辭免加徽猷閣學士知  
 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爲兵部尙書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  
 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建  
 五上章辭以舊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落致  
 仕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  
 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  
 三屬少師譚忠肅禮者故幕監嘗爲官軍所捕逸去  
 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禪  
 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從後禪留隆興既而禪移金  
 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開福志其不  
 見招道遇民惡寃者福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  
 理民事應請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慚恐竄去莫敢嬰其  
 鋒禪知之遂檄建康署爲公範福又奪執制官王明鞍  
 馬及迫逐總領所監酒官親屬禪戒諭之不聽命淮兵

有警步師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雖因厚遺之福不樂爲  
 鑑用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  
 遂白其前後過惡請必正其慢令之罪會禪亦厭忌之  
 遂坐以軍法然後覺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之罪下詔  
 獎諭免其罪福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  
 時諺以爲良將難得而禪以私忿殺之然福跋扈之迹  
 已不可掉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一

列傳

宋一百十五

王伯大

鄭棠

應輝

徐渭度

李曾伯

王壘

蔡抗

馬天驥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簿戶部  
架閣通國子正知臨江軍威嚴肅有法通國子監丞  
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直祕閣  
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右  
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將作監兼右  
司郎中進直寶閣閣事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中進對  
言陛下親政五年千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  
天下之謗議者藉藉未已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無非  
有招至人言之道誠能布所失於天下凡人言所不貸  
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  
下之謗自息矣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以直實諷聞知  
發州遷祕書少監拜司農卿後為祕書少監進太常少  
卿累官至刑部尚書治祐七年拜朔明殿學士發書樞  
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八年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  
陳瑛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祐元年卒  
鄭棠不詳何郡人初歷官為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  
郎兼權侍右郎官陞著作郎兼侍講拜右正言言事相  
史嵩之以父憂去遷欲起之意甚厚也奈何謗議未息  
事聞名教有尼其行帝召曰卿言雖切事理遲退大臣  
豈易事也罷殿中侍御史諫言嵩謙以糾察官邪為職

國之紀綱係焉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遂陸下已行  
其言矣未及兩月忽復徵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  
可廢臣非為漢弼惜為朝廷惜又奏劾王濟吳某先朝  
清獻獨秩應制皆從之三人者不才寡諫也適侍御史  
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廢散外而諸閫不問勤勞之有無  
而符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  
位皆可以例遷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  
凡補外者皆長之矣故自公僕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  
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為甚遷左諫  
議大夫治祐七年拜朔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  
察御史陳求魯論罷治祐九年卒榮之居言路嘗按工  
部侍郎曹剛主贊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楊公論云  
應輝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試  
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為臨江軍教授入為國子學錄兼  
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太子入  
對帝問星變歸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縣  
曰貪贖由褐色而起成湯制官刑釐有位首及於巫風  
淫風者有以也帝問祕書郎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  
程迥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  
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  
以言罷治祐二年敘復奉朝議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  
官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遷祕書少監仍兼  
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  
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尋草麻皮四鼓五  
制告就帝奇其才也遷吏部侍郎仍兼職進翰林學士兼  
中書舍人八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九年拜  
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

江府提舉洞霄宮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  
尋卒德祐元年詔復元職致仕  
徐清度字真簡懷章開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士  
歷主管戶部架閣通籍田合疏言遷者江右閩越盜賊  
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  
事而已而偏州僻縣習無見聞輒相傲傲亦皆不俟論  
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鈔臣下嗜殺希進之心  
以無罪罹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主簿入對言太  
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後服下同廢妾令別置大補一嬰  
文思院觀望欲知如飾再迭其一以進詔詔之此真知  
痛惡之辨者請宣付史館以垂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  
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脈未復條目畢  
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  
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  
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羣惑  
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大義者是已  
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  
復皇子竑王簡我抑史彌遠慎與召用真德秀魏了翁  
也兼崇政殿說書遷祕書郎著作佐郎兼權權司封郎  
官遷軍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  
兼侍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兼侍講三疏均外  
給事中洪若巖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  
侍郎以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靜江府廣  
西經畧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贊臺觀召赴闕遷戶  
部侍郎再為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温州改知  
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煥章閣直學士知泉州辭  
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改



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總略安撫使召赴闕嚴兵部  
尚書兼侍讀治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  
吏部尚書遷通都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  
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  
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改洞霄宮復以監祭御史朱熹  
論罷久之以舊職提舉洞霄宮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  
職提舉神觀殿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神觀殿景定  
三年轉兩宮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節簡清父子兄弟皆  
以風節相尚而清更勁能震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陽軍儀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漳州通軍  
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  
宜文字過度支鄧官授左司郎官兼西德領等運右司  
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教令所制修官運太府  
卿准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  
疏奏三事答天心地勢險人謀又言邊備貴於廣積  
將材貴於素儲貴與不不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備又  
條上淮而舟楫之所當戒湖而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  
閣待制又加食曹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書治祐六年  
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歷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  
帥材乞早易閣寄放臨田里又請修浚福州西城加燧  
臺開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靜江府廣西  
經畧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徵猷  
副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  
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  
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鑄租三

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兼總路策應東閣進資政殿  
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淵授長四川宣撫使特  
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  
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  
知潭州兼節度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  
士以議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  
沿海制置使成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劾職職  
德祐元年追復元官曾伯初與員道俱為廣帥邊夷  
之事知無不言以道卒嫉之使不責其用云  
王堃字子文寶章開待制介之子也以父廡補官登嘉  
定十二年進士第仕瀘時帥與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  
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堃曰所以求學者義  
理之奧也詞科惟深記者能之德秀益加器重紹定初  
汀邵盜作堃議募參贊攝部武應後復攝軍事盜起唐  
石親勒兵討之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兼蜀事急議  
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堃  
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  
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准東西夾攻不然則害  
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閩諭旨嘉熙元年輪  
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武武推說復  
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啟發帝意治祐初自  
江西赴闕奏新天永命十事堃之起復國爭之基上  
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堃之當顯絕而終兵之嚴君子小  
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堃十事終之日陛下一心十事之  
綱紀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懇懇可行其為兩浙轉  
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  
兵船守險備具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

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船倉諸事舉受代知鎮江  
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  
江九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  
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  
艦發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  
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諒祐未還沿江制置使江  
東安撫使節度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都屯田行宮  
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輜輳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  
考求山川險阻請要務與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  
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發衝衢鎮江上晏  
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  
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舉主督洞霄宮卒贈七官  
位特進堃因德秀知朱熹之學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  
祠畧以德秀配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

堃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  
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選秘書省正字賦  
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授奏  
權姦不可復用闕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  
編修官兼權屯田副官遷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江東  
提點刑獄加直視閣特授尚書司封員外郎進直寶章  
閣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召為國子司業拜宗正少卿進  
直龍圖閣知隆興府試國子祭酒拜太常少卿權工部  
侍郎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加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差兼同提舉編修經武  
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尋罷祠起居鄞林  
存請加寶削從之未踰年復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卒諡文簡以犯龍譴更

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船倉諸事舉受代知鎮江  
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  
江九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  
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  
艦發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揚子橋有警  
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諒祐未還沿江制置使江  
東安撫使節度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都屯田行宮  
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輜輳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  
考求山川險阻請要務與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  
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發衝衢鎮江上晏  
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  
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舉主督洞霄宮卒贈七官  
位特進堃因德秀知朱熹之學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  
祠畧以德秀配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

諫文肅無事蹟足贊今從刪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三年進士遷祕書省正字

校書郎陞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名條上時

弊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當天下午四分

五裂之餘一全振刷猶能轉弱為強陛下有能致之責

乘可為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祕書省直祕閣知吉州遷

宗正少卿以祕閣修撰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

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慶元

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改知廣東兼廣東經略

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侍郎拜贈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熹石正

言戴處河監察御史史行翁應淵等論罷依舊職提舉

洞霄宮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鑑論罷認依

舊職子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軍事修舉陞大學

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

霄宮祕職罷祠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送信州居住

四年放令自便後卒於家

按宋史此下有朱熹傳虎臣

從

三傳無事蹟足贊

從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活祐四年進士

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小學

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遷化之名

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通經書即陞著作

郎入對因及賈德秀崔與之廉福榮曰今天下豈無廉

奮願陛下崇慶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威嚴帝

以爲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遷侍右郎官

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入對言忠王

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

官祕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禮待左

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遷集賢

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召見遷刑部侍郎加資章閣

待制荆湖南路轉運使權刑部尚書兼湖善景定元年

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兼參知政事

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賓客封壽沙

郡公三年罷爲湖南安撫使利澤州四年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洞霄宮以石正言曹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

舊職奉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

劾削一官它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

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

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

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衡州

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

致仕二年大府卿柳岳乞加贈諡未及行而宋亡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縣主簿廣西

經畧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有功

改知金華縣權爲監察御史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

史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兼太子賓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三年進大學士致仕

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觀文殿

學士李留伯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劉子澄左丞相吳潛

然論罷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爲公論也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一



列傳

宋一百十六

楊棟

姚希得

包恢

常挺

陳宗禮

常樞

家鉉翁

李庭芝

楊棟字元極眉州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一授簽書劍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下母憂服除陞荆南制置司改辟西川入爲太學正父愛服除召試授就書省正字兼益王府教授授校書郎樞密院編修官入對言飛蝗蔽天陛下始終一德庶幾感格天心消弭災眚又言邇來中外之臣如主生理財聽其言無非可用跡其實類皆欺誑上下相蒙無一可信陛下先之以至誠而後天下之事可爲也又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固結而已願陛下常有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齋有居高頭黻者煥爲建廟開田訓其子弟還福建提點刑獄等如直院閣兼權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遷都官郎官又遷左司郎官尋爲右司郎官除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止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湖郡察獄獄至爲簡易時有女冠出入宮禁頗通請謁外廷多有以爲言者棟上疏曰陛下何惜一女冠天下所側目而不亟去之乎帝不謂然棟曰此人密交小人甚可慮也又言京裏兩淮四川殘破郡縣之吏多是兵將權攝科取無藝其民可矜非陛下哀之誰實哀之帝從之遷大常少卿起居郎兼知滁州以殿中侍御史周坦論罷起直龍圖閣知

建寧府不拜提舉千秋鴻禧願遷居居郎兼權左侍郎繼遷吏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出知太平州以右補闕齋奏來論罷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婺州召奏事以舊職奉祠度宗立爲太子帝親擇棟太子詹事遷工部侍郎仍爲詹事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權判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遷禮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樞密知政事拜參知政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奏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于台尋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不拜以舊職提舉洞霄宮復依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以監察御史胡用度言罷仍奉祠加觀文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又不拜仍奉祠乃以資政殿學士充萬壽觀使卒遺表上帝特贈少保棟之學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買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暮早見棟乃言望九鼎非慧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是言諛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懼之遂棄疑而去云

姚希得字遂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授小溪主簿待次三年朝夕討論六經諸子百家之言調盤石令會局有兵難軍需調度不擾而樂更調嘉定府司理參軍改知浦江縣巨室挾勢巨跋難治希得按強扶弱聲問著聞同知樞密院事游似以希得名聞召審察遷行在都進奏院通判太平州改福州徒步至候官吏不知爲通判也召爲國子監丞遷大府寺丞時帝斥逐韓侂胄召名德舉朝相慶希得以爲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賊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一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

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顧曲避之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議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之此臣之所甚懼也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燦燦月過邁未視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彥定事出倉卒或官闕出令或官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今女冠者流其所指目近希小臣時竊威福國有善類着人有元氣善類一敗一消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隨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奪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遽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李韶以病告十上疏欲去希得言韶有德望難以病告局若留奉內祠待經年亦足爲朝廷重又言用周錫民生慎惇移此不急之費以資軍儲以厚民生敬天莫大於此豈在崇大宮宇莊嚴設像哉又條救錢楮三策請權惠民局帝皆以爲可行進說書丞尋遷著作郎授江西提舉嘗不役法久蒙臨川富室有賄吏求免者希得竟罪之遂提點刑獄如直院閣未幾加度支員外郎尋直寶章閣移治贛州盜有偽號崔太尉者據石壁連結數郡劉老能等聚眾焚掠一方釋駭希得指授方畧不五旬平之以直寶章閣廣西轉運判官兼權靜江府等授直徽猷閣知靜江府主管廣西經畧安撫司公事兼轉運判官母喪免召爲祝壽少監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對言君子小人邪正之辨且曰君子犯顏說掃陛下之意退甘家食此乃爲國計非爲身計也小人自植朋黨擠排正人甘言

候語一切順陛下之意遂取陛下官爵此乃為身計非為國計也遂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侍郎時西方用兵有為驚之復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辦帝有意再用之希得必執之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獻郭泳子祠之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史行殿中侍御史朱相繼論罷久之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千秋鴻禧觀未幾依舊職兩淮宣撫使司判官俄加齊諷閣待制移京西湖南北四川詔敘復元官遷江陵有功召為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帥師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繼世數次開待制詔增沿海舟師希得為之廣募水軍遠戍艦艦糧食調米一萬二千石舊連一百萬去官庫餘羨悉以代民輸召為工部尚書兼侍讀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以華文開直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得按行江上慰勞士卒軍皆歡悅深陽饑饉原勛分全活者取賦益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別峯置屋二萬餘間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褒諭加賞章閣學士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掣定五年召為兵部尚書乃言用人才修政事治兵甲惜財用四事拜瑞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會星變上疏引咎乞解機務兼權參知政事度宗即位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授參知政事以言罷投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以疾甚辭乃仍舊職奉祠請致仕詔不許力請以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進川郡公致仕咸淳五年卒遺表聞則少保希得忠亮不賈清檢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諷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廣西官署以錦為帶

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網羅易之獨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家希得廉之終身皆喪悉捐已方晚年計口授田各有差

包恢字安文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遷從朱熹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嘉定十三年舉進士調金谿主簿御史王遂辟光澤主簿平寇亂建寧守袁南鶴為府學教授監虎與軍募士寮討唐石之寇授章改治海制置司幹官會嚴備盜起金瑄深陽開恢部諸將為十誅夷之沿江制置使陳韓辟為機宜復有平寇功改知吉州示豐縣未行差發運使官福建安撫使陳燧舉平寇還武學論宗正寺主簿徐差通判台州徐鹿卿計溫賢尉兼提點刑獄司主管文字諫收捕改通判臨安府遷宗正寺主簿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為姦利豪貴風靡慨詠其僧進左司郎官未行改胡北提點刑獄未行移福建兼知建寧開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靡金帛傾市奉之恢曰彼非大家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非不祥者乎而尊畏之若是眾感悟為之衰止兼轉運判官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流之耳又四年起為廣東轉運判官權經學使遷侍右郎官尋為大理少卿即日除直

顯文閣浙西提點刑獄見時海寇為亂恢單車就道請許敵前分屯連岩一旦集諸軍討平之嘉興更因和權受賂百萬恢被旨慮囚曰吾用此消滄氣乃滅死斷其手進直龍圖閣權發運經閣修振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有母顯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子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及得其情母媿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

之狀則僧為之也因責子侍養跣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饑盛衣自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償贖公庫逾旬吏報糧中與遂於外恢命沈於江語其子曰為汝除此害矣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數家貧不能償婦懇子恢依怒買一棺給其婦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使罷景定初拜大理卿樞密都承旨權禮部侍郎尋為中書舍人林希逸奏恢守法奉公其心如水權刑部侍郎進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即位召為刑部尚書進尚書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郊祀禮成還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歷任所至破棄捐去姦吏治蠹探謀盜理獄欠政弊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為陛下告者陛下憫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日近習曰外戚

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愧色矣他日講官因稱恢政詞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其言甚直朕何懼恐直言經筵奏對實實懇懇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恢為程頤程頤依恃其父疾灌漑掃除之役不命值僕年八十有七臨終舉履憤臥窮窮約事戒諸子敏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遺表聞則少保議文肅

常筵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進士歷官為太學錄召試館職遷秘書省正字陸校書即輪對乞以李若水配享高宗改祿書郎兼考功郎官出知衢州拜監察御史疏言邊聞三事曰辟實才奏實功招實兵朝廷二事曰選良吏遷正人又言願陛下深思遠慮之規模舊發清明之志氣立綱陳紀必為萬世之法程昭德憲遠以示

百官之憲度憲大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郎禮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選工部侍郎給事中右議大夫陳堯道論罷以資章閣直學士知漳州改知泉州權兵部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咸淳三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并參知政事四年致仕尋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少貧力學袁甫為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淳祐四年舉進士調邵武軍判官入為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國子監丞祕書省著作佐郎入對言火不彌歎帝以星變為憂宗禮曰上天示戒在陛下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又曰天下方事於利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遇之兼考功郎官隱著作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活乎陸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母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貞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顧入達以求正人毋但旁觀曲運類引貪濁拜太常少卿以直實諫開廣東提點刑獄進直學士開選祕書監以監察御史慮虛言追兩官送永州居住景定四年拜侍御史直隴關陝西轉選判官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罷度宗即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親自官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踐陸之私獻者必誅以詩諷諫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至古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進讀孝宗聖訓因奏安危治亂常起於一念慮之閒念慮少差禍亂隨見天下之亂未有不起於微而成於著又言不以私意害公法道國家之福帝曰孝宗家法

續通志 卷四百十二 列傳 宋

惟賞善罰惡為尤謹宗禮言有功不賞有罪不問雖獲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誦也遷禮部侍郎尋轉禮部尚書乞奉朝帝曰豈朕不足與有為耶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再辭依舊職與侍次差過逾年依舊職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疏奏國所以立曰天命人心因其心而加教使天命未有不可回也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也卒遷表上廟閣府儀同三司貯江郡侯益文定

常楙字長孺顯慶閣直學士同之曾孫入太學治祐七年舉進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不強張璪臨安府尹馬光祖又薦於朝辟差平江府百萬倉檢察不受和贖事例賊吏卒苟取發運使趙興憲兼提點刑獄屬楙檢覆雪無錫羅氏冤獄監江淮茶鹽所無楙局不受商稅羅光祖益敬之改知嘉定縣廣大水勳分和羅按籍均敷發運使王煇提點刑獄孫子秀俱特薦于朝奏書臨安府判官不為權勢挽有為淮東提舉常平辟楙提督楙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楙行遂携友去主管城南廂憲訟嚴明蒙右權城火後瓦礫充斥差民船徒運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有五家應役餘率為勢要官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楙子他所無不聽命又力拒戶部科員葉夢鼎陳深期葉馮添差臨安通判朝命鞠封楙軍吏范成獄不肯承廟風風旨無辜者悉出之知廣德軍即有水災發社倉粟以活僉民官史難之楙先發而後請命之罪置憲劫局立先賢祠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異似道家爭田事論糧臺子竝嗣獨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為

兩浙轉運使禁散吏姦不以急符督當風海鹽成為嚴湖去稼楙請于朝捐金發粟復楙已幣大加修築新塹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莫居唐復告檢運戶部侍郎受四方民詞務過下情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刑部侍郎極論檢覆之弊士進故故事首論當非時之變帝意不悅句詞不許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值早苗百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又請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及境疾風驟入太湖師浮費修府庫既代有送還事例自給士卒外餘金積楙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愛錢果然改浙東安撫使值水災捐萬楮以賑之復請糶于朝得米萬石儲新苗三萬八千又以諸暨被水尤甚給二萬楮付賑折運民食不至乏絕民各祠千家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為殮者過以十萬楮置善庫取息造棺以給之尋以刑部侍郎召申明期赦教改法與廟堂爭可否辨偽屬獄教八倉虧欠免罪平反天并巷殺人獄全活者甚眾兼給事中封還陸國夫人從子黃進觀察使錄黃帝怒似道以御書合委曲書行楙送不奉命以寶章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以老病罷累召不許專官遂行其峻楙入見首言魯川之變非其本心國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貴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劇憤難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與故以開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特與執政恩數楙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讓事不

志五七二五

合以疾調告二年拜參知政事爲夏士林徽駁非疏出  
閣後六年卒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  
東提點刑獄入爲大理少卿直學文閣以謫開修撰充  
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丞旨知建寧府兼福建轉運副  
使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  
權侍郎仍兼樞密都丞旨賜進士出身拜朔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玠賢餘慶徵  
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綬  
鉉翁曰中書省無納執政之理堅奉表請于元以鉉  
翁介之禮成不待命節節中開宋亡且夕哭泣不食飲  
者數月元以其節高徵鉉翁之以示南服鉉翁養不二  
君辭無詭對宋三宮北遷鉉翁再率故臣迎謁伏地流  
涕頓首謝使無狀不能感動上衷無以保存其國見  
者莫不歎息文天祥兄弟故擊吳官鉉翁領案中  
裝顯出之以歸其足跛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  
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改德河開乃以春秋教  
授弟子鉉翁爲諸生謀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  
息元成宗仰仿放還歸號處士錫資金幣皆辭不受又  
數年以壽終

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制節孟孫請自劾善相人且  
夜夢中騎鶴李向書謁己明日庭芝至其見其魁偉顧  
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李生者其名位當過我時四川  
有僑師以庭芝權施之建始縣庭芝至訓農治兵遣壯  
士雜官軍教之明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無事則植文  
而屏兵至則悉出而義勇節下其法於所部行之酒禧  
初始大舉進士中第許祥幕中主管機宜文字共卒選  
表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知己扶  
其輦許之興國印兼官爲興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  
起爲制置司參謀移鎮兩淮與似道議稱清河五河口  
增淮南岸百二十繼知滁州復城制山以備淮南皆切  
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以  
元兵在蜀奏知夔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憲爲淮  
南制置李應庚爲參議官應庚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  
中喝死者數萬李瑄窺其無謀薄連水三城渡淮轉南  
城鄂兵解庭芝丁母憂去胡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  
庭芝之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瑄兵殺瑄  
將闕元帥屯南城南而歸明年復敗瑄于喬村破東海石  
圍等城又明年瑄降徙三城民於通泰之閒又破縣縣  
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瑄新遁火慮倉盡州賴鹽爲  
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通負假錢使  
爲軍卒或又免其服役凡一歲官民居皆具縣河四十  
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軍運兼浚地運河故亭戶負鹽  
二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遺者皆來歸  
鹽利大興始平山室撤場成元兵至則構檣樓其上張  
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中募江南流民  
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爲武銳軍又大修學爲詩書楮

豆與士行習射禮部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  
財賑之揚民德之如父母到黎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  
樂對曰李庭芝老成謀國軍民安之今邊鄙不警百度  
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道五年北兵圍襄陽  
急夏貴入援大敗虎尾州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文  
虎以輕初遣兵亂士卒溺漢水死者甚眾冬命庭芝以  
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  
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無使聽命于京闕  
事成則助歸恩相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  
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攜姜美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  
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  
得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謀文虎似道庇之止降一官  
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勳范友信廣南庭芝  
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  
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  
之十年築清河口認以爲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  
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  
潰無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  
部郡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  
榜獲俊五人於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鞏其  
北姜才施忠職其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  
之死關朝廷亦以督府金勢之加庭芝參知政事七月  
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徒夏貴知揚州貴不至事遂已  
十月元丞相巴延入臨安留元帥阿珠軍鎮江以討淮  
兵阿珠攻揚久不按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盡死者  
滿道明年二月餓益甚赴濼水死者日數百道有死者

眾爭割喉之立盡宋亡謝太后及少帝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也已而兩宮北遷至瓜洲復語庭芝曰此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惡吾意尚欲固守耶今吾與爾君旣已臣服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徐若退去姜才出兵奔兩宮不克復開城守三月夏竦以淮西降阿珠驍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幕客有以言規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問驍爲使者斬之焚詔牌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雞牛皮麪糜以給之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珠請赦庭芝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熈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珠將兵追圍之朱熈候以城降擊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陳將孫貴胡榘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運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熈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侯於是斬之死之日揚之民皆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諸議官奉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諱議緒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三

列傳

宋一百十七

林獻

劉才邵

許沂

應孟明

曾三聘

徐備

度正

牛大年

陳仲微

林獻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獻  
 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幸因唐末之故今廢  
 貨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僣民寬卒類為盜賊  
 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  
 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未作者皆墾之使為隸農  
 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十一之稅末一稅之  
 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  
 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  
 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  
 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  
 為四番以直官衛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  
 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  
 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  
 絹三尺綿一兩百里的歲賦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  
 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  
 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醋與凡茶鹽香藥之權皆  
 可弛以子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勸為桂州節度掌書記  
 其後獻又獻比較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  
 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  
 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  
 米二十四萬八千斛麻鄉大夫以下四千人兵兵三十

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  
 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計五萬二百斛有奇  
 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游  
 手未作之人眾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  
 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獻為此書考古驗今  
 思慮周密可謂勸矣世之為井地之學者孰有加於獻  
 者乎

劉才邵字美中吉州贛人以大觀二年前上舍釋褐為  
 贛汝二州教授復為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  
 年中宏詞科遷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和  
 位以親老歸侍居間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還  
 秘書丞歷駕部員外郎遷吏部員外郎與侍右選事先  
 是宗室注官職岳廟例須赴部遠者或難於行才邵言  
 許經所屬以關於部依條注擬行之遷軍器監既而遷  
 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  
 文時宰忌之出知漳州即城東開學十有四為廂與斗  
 門以滿匯決漕田數千畝民甚德之兩奉祠紹興二十  
 五年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權權吏部尚書以疾  
 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夫才邵氣和貌恭  
 方權臣用事之時雍容通達以保名節焉

無期絀屈己以就而遣使報聘茲事體大固已詔侍從  
 憲讓各具所見聞矣不知侍從憲讓皆以為可乎抑亦  
 可否難進陛下未有所擇乎抑亦金不復惠我以難行  
 之禮乎是數者臣所不得而聞也請試別白利害為陛  
 下詳陳之夫金人之始入也固嘗言講和矣靖康之初  
 約蕭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迄無音耗河朔千  
 里焚掠無遺老稚係繫而死者億萬計復滅威勝隆德  
 等州瀋聖皇帝嘗降詔書謂金人又渝盟必不可守是歲  
 又復深入朝廷制置使宜都城遂陷敵情懼我百萬之  
 眾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  
 邀淵聖出郊次遂徵宗繼在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瀾  
 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  
 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  
 所親見今徒以王倫釋愆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  
 必不可行之禮陛下遂已屈己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  
 橫流也夫彼以詔諭江南為名而來則是飛尺書下本  
 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真為臣妾矣臣竊料陛下  
 必不忍為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獲置吾之大臣分部  
 吾之諸將遂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從之無  
 以立國不從之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脫或  
 羞忍恥受其詔論而彼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其辱  
 而貽萬世之讟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  
 而奉敵人矣祖宗在天之靈以為何如徽宗皇帝嘗  
 贈皇后不其感天之恩遂不可復也豈不痛哉陛下審  
 思之斷非聖心所能安也國家兩嘗得勝於淮何雖未  
 能克復中原之地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祖國  
 勢粗安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吾否從其

請正竄其計不從其欲且復攜我之金幣而去亦何適而非彼之利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以收人心謂祖宗陵寢廢祀徽宗皇帝顯皇后梓宮在遠母后淵聖宗族屬未還故遣使迎請冀遂南歸今敵未遑朝廷以必不可從之禮賈王倫賈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詳謀邊鄙無墮敵計運用忠正馳遠義衷振紀綱修政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虛朝議以圖興復意乎可矣今金使既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在廷諸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今日之舉存亡所關豈感威發不能自己望鑒其遠倦之忠特垂采納更與二三大臣議就其便社稷天下幸甚唯人不肖後忤托故乞從外補乃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請居無州乞知邵陽卒

應孟明字仲賢婺州永康人少游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試中教官調臨安府教授權爲浙東安撫司幹官樂平縣丞侍御史爲都監察御史王簡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制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而可以一日忽乎食殘苛酷之吏未去吾民得無不安其生者乎賢士匿於下僚忠言塞於上聞無乃取正之門未盡闢而兼聽之意未盡乎乎君臣之閒或懼而不自持勤勞而不自塞進君子退小人以民隱爲憂以進德爲警則政治自修紀綱自張矣孝宗曰朕早夜戒懼無頃刻忘退朝之眼亦無他好正恐臨朝或稍失則萬幾之曠自此始矣乞乞申嚴監司庶民吏之禁焉京甸私情之禁帝嘉獎久之他日宰相進擬帝出片紙於堂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

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故大理李顯忠之子家儻溺死有司誅以殺人逮繫幾三百家孟明察其冤白於長官釋之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陸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蠹吏事有不便於民宜悉意以聞因問當世人才孟明對曰有才有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性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同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帝曰誠爲人上者之真孟明至部具以臨道之意咨訪之帝一日御經筵因論監司按察綱調講官曰朕近日得數人應孟明其長也尋除浙東提點刑獄以鄞部引嫌改使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曰朕熟思之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相半卿到任自可詳究其事進直祕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畧安撫初廣西鹽易官般爲客鈔客戶無多折閱逃避遂抑配於民行之六年公私交病追逮禁捕民不聊生孟明徐具驛奏除其弊詔從之禁卒朱興結集黨侶弄兵雷化開聲勢漸長孟明遣將緝致械門斬之光宗卽位遷浙西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改左司選右司再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宣宗卽位拜太府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以儒學奮身受知人主官職未嘗待遷轉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俸誣趙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曾三聘字無逸臨江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調贛州司戶參軍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不朝重華官中外疑懼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未及言會以他事不合求去

三聘謂丞相今恨誤而退耶亦將取今日所難言者別白言之而後退凡今朝廷之內閣門庶府之閒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書郎帝欲幸玉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小大之臣震怖請命而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袁宏竊聞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亟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未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曲直以動眾至此而後悔之則恐無及矣帝意爲動及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洶三聘謂今日事鈞莫若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請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選煩言也竊宗立兼孝功郎後知鄂州會輪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嘗辭不赴侂胄誅諸賢遺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開三聘已卒有旨特贈三官直龍圖閣賜諡忠節

徐備字崇甫婺州義烏人早從學於呂祖謙門人葉邦涪熙十四年舉進士調上饒主簿始登朱熹之門熹稱其明白剛直命以報名齋入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直貫議閣江東提點刑獄以忤丞相史彌遠劾罷實慶初爲洪秀行儻代爲請嗣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歸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趨入親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劾主闕下逮羣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慨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食陛下乃貧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四

列傳

宋一百十八

吳泳

王遇

趙與憲

楊大異

徐範

史彌章

李大同

黃帶

李韶

陳琪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爲軍器少監行太府寺丞行校書郎升秘書丞兼權司封郎官兼樞密院編修官升著作郎時暫兼權直舍人院輪對言願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己以恭儉進德以剛毅教強母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孽嫉壯士毋以靡曼之色悅天性杜漸防微澄源正本使君身之所自立者先有其地夫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當官之浮費以備邊上久戍之士則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攘除姦凶移滅外患雖以是建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但車馬器械之謂也衰壞之關所當修也官師之曠所當修也出令之所弗精所當修也本兵之地弗嚴所當修也直言敢諫之未得其所當修也折衝禦侮之弗堪其任所當修也陛下退修於上而百官有司交修於其下朝廷既正人心既附然後申警國人精討軍實合內修外攘爲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矣火災應詔上封曰京城之災京師之所見也四方有敗陛下亦得而見之乎夫慘莫慘於兵也而連年不戢則甚於火矣醜莫醜於吏也而頻歲橫征則猛於

火矣閩之民困於盜浙之民困於水蜀之民困於兵橫斂之原既不澄於上包直之根又不絕於下彼彼壞木疾用無枝而內潤之形見矣運使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疏言世之謙治體而變時者以爲天運將變矣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齊人將登用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茲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使廉通敏慈者專治財賦慎曉暢者專御軍旅明清敏諸者專與刑獄經術通明使道訓典文雅難則使作訓辭乘節堅厲使備風憲奉法循理使居收守剛直有守者不聽其引去恬退無競者不聽其里居功名慷慨者不悅之以祠庭言論闡真者不寘之於外服隨才器使各盡其分別短長小大有不適用者哉又言議政體正道揆屬臣節提舉太平興國宮進寶章閣學士知密國府徵至處州乞蠲租科降稅者四萬八千有奇放夏稅一十二萬有奇秋苗二萬八千有奇病者復與之藥事開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

商相驚一夕乘燭招刺千餘人踰躍爭奮差主督戶部架閣改太學兼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滿載節制多事之秋所貴全萬民之命紆一時之急獨奈何坐視其無救而以虛文自蔽哉願懲既往之失廢無用之文一意養民以培國本旬外添差通判漳州湖湘大旱振救多所裨益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遵德刑罰不若恩厚難伯不若純王異端不若備衛該後不若直諫便嬖不若正人若侈不若詩書遊藝不若節儉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顯不若偃兵息民是非兩立明白易見幾微之際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鮮矣遷國子監丞徙太常寺丞權都官郎官改祕書丞著作郎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以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李紹字元善彌遠之曾孫也父文饒爲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異者部五歲能風梅花嘉平四年與其兄靈同舉進士湖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船卻之調處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謙詔不與袁變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變以此更數船以廉勸薦遷主三官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茲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又救太學生雷式廷學官勾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與顧顯改知州蓋周惇頤故居錄其子孫於學官且周其家綿定四年行都災詔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入爲國子監丞改知泉州兼市舶副平元年召明年轉太府寺丞遷都官郎官遷尚左郎官未幾拜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一事專委丞相鄭澥之裔行簡各任責論

汰兵節財及襄陽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嚴異議乞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湯之於邊而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部率同列一再劾之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聞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諭月徐清叟去末三月杜範吳喬免獨臣尚欲列清叟昨言三漸臣權其說李宗勉又繼之陛下初不加怒而清叟竟去猶曰清叟倡之也今臣與範昌裔言未嘗不相表裏一臣出塞臣留留登臣言不加切於二臣邪抑先去一臣以賢臣使知擇而後言清叟所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柄有陵夷之漸士氣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防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龍督子祠詔訟曰了翁刻志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論議載在國史去就出處具有本末端平收召論事益切去年督府之遣體統不一議者逆知其無功了翁迫於君命應勉驅馳未有大闕襄州變出肘腋未可以為了翁罪極庭之召未幾改鎮改鎮未久有旨了翁不知國家四十年來收拾人才如了翁者幾人願亟召還處以臺輔又劾秦陳洵益刑餘腐大相通文墨掃除賤秩竊弄威權乞了翁益外祠劾文冠吳知古在宮掖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部還物殿陸乞歸會祝明堂雷電免一相詔權工部侍郎正言遷起居舍人復故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題詔上封事幾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朕憂國之心凡三辭不獲以生死祈哀乞去帝感額謂韶曰曲為朕留復得累疏乞補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職權半制廷分遣部使者諸路稱提官權部議極言其弊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廢召命云端

平以來天下之患莫大於敵兵歲至和不可戰不能植勢日輕民生流離物價踊貴遂至事無可為臣竊論以為必自上始九重非衣粟食薪薪膏恩使上下改慮易聽然後可圖今一患益深雖欲效忠他莫有以為說此其不敢進者一史宅之故相子子都外議皆謂援援之徒將自是復用故嘗論列至再今聖斷赫然用舍由已人才一變矣實視前日在廷之臣流落播棄臣雖欲負進未知所以處其身此其不敢進者二始臣為郎獨受兵方亟廟堂已遣小使至特起嵩之於家而言者攻擊不已臣安論以為講和固非策而首兵亦豈能無罪故居言路首乞出高論者付以兵事使相知敵情者嘗試其說於閫外不知事勢推移遂竟廢廢而款敵無功者白麻揚廷矣或者將議臣前日有所附會此臣重不敢進者三又臣昨彈內侍文冠不行還權聖主高明必不容其干政然未幾首相去位臣亦出察傳聞其人謂臣受廟堂風旨故決意劾外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竊恐或者議臣向何所聞而去今何所見而來此臣重不敢進者四四年部趨赴開辦盧戶部侍郎再辭不允五年改禮部侍郎詔不允今臣言迄不行苟貪君命竊恐人謂部曰毋言濟部宮嫗國本部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治熙初猶及見度江盛時民生自樂史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絕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豈不其美國事日蹙其人或罷或死莫有為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為乎左氏載史遷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勳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慮感福自己謹得盜之害此不為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

失者蓋以世勳風尚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在列二人乘直中外稱為李杜處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清祐元年疏言猶王國本宮殿三上疏乞歸以興寧宮直學士知泉州辭乞界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舉提舉鴻臚學士知泉州辭乞召再辭書本州通判勸赴開辦禮部侍郎再辭三辭還權禮部尚書復三辭不許人見疏曰陛下所謀者曠也近習所信者貴戚近親按政和合諸國威命歸若女冠尼不因大禮等輒求入內者許兼諫覽察彈奏乞申嚴禁廷之籍以絕天下之誘也臣實感率連進進何示人以不廣也借曰以才運他時萬一有非才者按是以求進將何以抑之耶又曰問之道路德音每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於一枯蒿感斷出自公卿大夫莫敢後先合獨不行於一老嫗小大之臣積勞受爵皆得以延於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早計而預定又疏乞還不許兼侍讀三辭不許又三疏乞歸時游似以人望用然有牽制之者紹泰云始而授之如不得已既乃疑之反使不得有所為是豈專任責成之體罷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不拜詔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錫用之意殿中侍御史章璠正言李昂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殿詔落職子祠詔同從官抗疏引有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言陛下不能正養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大臣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乞斷以春秋之義亟賜處嵩嵩之勒合致仕既而嵩之連職文殿大學士部上疏爭之甚力未幾段瑛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詔復上疏留之七年詔上十疏乞去以端明

駁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中書舍人趙汝  
嚴拜疏留部內祠未報詔辭疏甚切謂中書之手  
可束臺諫之口可幹朝廷之事所當力爲不可收舉皆  
莫有任其責者甚非所以示四方一體統改提舉萬壽  
親兼侍讀印出國門力爭道次三衛趨部受命再辭仍  
奉祠玉隆八年被召辭不許再辭仍舊職奉祠萬壽兼  
侍讀令守室以禮趣行又辭不許九年仍奉祠玉隆十  
一年祠滿再任卒年七十五詔忠厚純實平粹簡澹不  
滿於登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

王遇字貫之興化軍仙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漳州觀  
察推官調浙西安徽司幹官考廷試評定官王元春欲  
私所親賈高第題題其謬元春怒譴諫官李知孝遂  
遇在殿庭語登高免官湖南外睦宗院教授與德秀方  
守福州遇竭忠以律部政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  
學官掌故不足泥吾貫之儀召試學士院策以格幣遇  
援據古今考究未謂國貨積多弊始於兵乾治初行  
格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也開陳兵興增至一億  
四千萬矣絕定有事山東增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  
患格窮而弗懲兵禍始以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  
十八萬八千有奇用算錄之人試直室之說能發而不  
能收能取而不能守今無他策核軍實空邊費練精實  
第一義也又言修內可營繕廣內帑宜參多厚地編實  
遣子婿御若此未嘗裁抑徒聞有括田推鹽之議者向  
使二事可行故相行之久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所不  
屑行者而行之乎與德秀病危聞過所對善之相再相  
喬行簡或傳史嵩之復用遇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  
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爲之地者且舊相森煥

刺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  
陳洵益搞政輪對言君不可欺天大臣不可欺君厚樸  
臣而薄同氣爲欺天之善遇由疏道見帝空騰無帝席  
爲改容言者勸遇論邊事過實贊了翁侍經筵爲帝言  
惜其去改通判漳州鹿比雷南遇應詔言天與與考之  
怒久矣難驟致疾治伐性初秋諭句囑不視事道路  
憂疑此天與與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穢故韓尊寵細  
論法教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狴迭起此天與與考之  
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想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羣  
願在廷莫知所付遂相推與之臣愚與之不至政柄他  
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  
李大同言遇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  
秩免薄規勸遇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  
削一秩久之復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  
治勝政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疏疏榻前曰遇之  
才可惜不卽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  
遂止却邵武軍在郡詔以元早求言遇舉奏七事而以  
徽龍翔宮立濟王後爲先時滿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  
召力辭以直職聞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  
官焦煥奏論罷子祠卒聞司農少卿遇以學問詞章發  
身尤棘世務易戒戒滯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目占  
田數百畝以遺民李宗忠嘗論過然遇評近世幸輔至  
宗絕必曰賢相徐清與遇有違言過晚應詔謂清與  
有人望可用世服其云云

史彌暉字南叔福遷從弟也好學強記紹熙四年入太  
學升上舍時彌遠相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  
年始登進士第時李事聞郭聞知彌遠持論不阿辟諸

幕府事書昌戊辛失律欲盡誅其亂者乃清誅倡者一  
八軍心誠服改知深水縣首嚴岸序之教滿平初入監  
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獲矧保江之  
奏嘉熙元年都城火燭舉應詔上書謂修省之未至者  
有五又曰天倫之變世執無之陛下支愛之心亦每發  
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雪川之變非彌卿之  
本心濟卿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確有以契聖心耳  
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  
豈不千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歲大旱饑倍  
南康三郡大饑謂賑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甲乙以等  
第賑糶丙爲自給丁糶而戊濟全活者口一百一十四  
萬有奇蠲之休宥有淮民三十餘輩操戈劫人財逮捕  
法曹以不傷人論罪彌章曰持兵爲盜貨之是盜盜也  
推情重者懲數人一道以宣饒州兵籍盜數供億不繼  
請汰冗兵令下登門大譟乃呼諸校謂曰法不當許自  
陳政諫者斬咸叩頭請罪諸營帖然廉給亦大省召爲  
司封郎中以兄子構之入相引嫌句何遂以直華文閣  
知藥州時年已七十句何提舉樂善觀里居絕口不道  
時事卒年八十真德秀賈曰史南叔不登宗室之門者  
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奇理已仕則爲其排擠斷然不污  
有如此五子長官之終判部郎官能之有之胥之俱進  
士官之子蒙卿成清元年進士調江陰軍教授丞受業  
色川陽俗爲學淹博善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頊字和仲慶元府鄞人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  
死論哭之頃繼四歲出拊如成人論指策中銀杏使屬  
對頊慶曰金桃開何所據對以杜詩鴉鳴啄金桃  
誠然曰亡友不死矣長受周官於劉善頃刻數千百言



輒就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為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定時祭儀制祭器行之忽數日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百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思數論等盡合百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頃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頃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士論高之理宗即位詔求言頃上封事曰今日之弊莫大於人心之不合紀綱之不振風俗之不淳國敵人偷而不可救願陛下養之以正勵之以寬佐之以明斷之以武而頃直聲始著於天下與郡守高以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名為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始之貌久則怠始之明久則昏垂拱抑成盛心也不可因以負有為之志遵養時時至德也不可因以失棄時之機帝嘉納之遷大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頃步往玉露所盡獻玉璫於石室部選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富有非常之舉動應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為袁宏議望餘皆聞罕因歎曰爾風聲百世不改豈有美惡豈豈越比哉會朱熹常子乞諫頃曰熹常居臺諫則逐善類為善政則落刻削宜得惡諫以戒後來乃遂曰榮應議出宰相而下皆懼熹容容功即陳者覆議合官者陳而益欲改頃終不答李全在楚州有異志頃以書告備遠痛加警備以同羣心熹正典刑以肅權綱大明黜陟以飾政體不納未幾賈貫如入內頃又言乞去君側之蠱蠱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頃問之曰吾甥始好名邪頃曰好名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

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句去添差通判嘉興府衛遠卒召為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兩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死所任不過方侯尚沈該耳倪偶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日所當慮也次言內廷當嚴官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兩益監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頃出知常州改衡州寇卜日發祭坑遵江山縣而東頃獲諜者即遣人致牛酒諭之曰汝不為良民而為姦盜不事不祀而弄甲兵今享汝牛酒莫汝改業否則殺無赦於是自首者日以百數獻器械者重酬之遂以潰散改提點都大坑治徒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蕭規常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歲旱盜起捕斬之盜懼徙去安吉州俞棖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顯貴頃裁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為副尉宗勉倚之為心腹盜橫食害頃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頃治福所以報丞相也傳聞賈走丞相賢輔強不宜有此宗勉答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森凶惟君留意及獲福章宗欲殺之頃曰若是則刑濫矣乃加墨徇於市囚之園土以吏部侍郎召及為國子司業諸生咸稱處以為得師未幾兼玉璫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明用舍以振紀綱躬節儉以汰冗濫屏姦妾以勵將士抑貴近以寬羅縹結鄉社以防竊發點增帑以培根本乞補外不許又辭免和釋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頃家居時自歎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或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

於辛丑歲頃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數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買以道為相時國政闕失為惟東總領以道遜以貪行貶建昌軍節錄其家惟青蓮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追與憲字德湖太祖十孫居湖州嘉定十三年進士積官至吏部尚書以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復為淮浙樞密使差知平江府特轉兩官致仕景定元年卒特贈少師與憲所至急於財利幾於聚斂之臣矣

李大同字從仲婺州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為秘書丞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疏言趙與分野乃有榮或之變則我師之出豈無當長慮而卻顧者陛下勿以星文為小異而或加忽語言政事必求有以格於天心而弭災異至於進兵攻討尤切謹重遷太常少卿又遷起居郎拜殿中侍御史權刑部侍郎遷吏部侍郎進工部尚書以寶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乞致仕不許後卒於家

黃善字子耕興分人善從郭雍朱熹學熹深期之而善亦以道自任反復論辯必無所疑然後止舉太學進士為瑞昌主簿兼文思院知盧陽縣五溪蠻獠悍習為詩論之聲感悅有公事莫敢違通判處州經總制有饋無貨俗就股最綱管會十年中成賦酌取之關免逸承歲餘三邊營乃不樂聞行西湖慨然曰昔吾在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邪旬外知台

州謝廷任子孫居台者既揚越流者猶求之民間收而  
被之勤苦夙夜先勤後樂訟讎勸諭都稱洽平爲濟甯  
官爲抵當庫葬民之槩寄舉爲者爲棺千五百置費濟  
院又柳安濟坊以居南因築造備醫條目建置登民如  
家遷袁州哭從弟哀甚得疾卒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世祖祥選  
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亡哀毀泣盡繼以血應墓  
終身有白芝白烏白兔之瑞事聞於朝遂封至孝公賜  
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大義登嘉  
定十三年進士第授爲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臧邑  
令逸遠微提刑司遺史和鄰米二萬石於邑米價頓增  
民乏食大異卽以提刑司所繕者如傾發糶民甚德之  
提刑趙與權大怒挾其罪弗得坐以方命移安遠尉邑  
有兩寇屢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權大異往治之大異  
以一機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陣呼尉至賊斃刃成  
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改過自新留告身  
爲質權其妻姪數輩出降以賞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  
幹復以強盜賁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  
異從制置使王夔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關門皆遇難  
諾且其部曹續往座之大異復蒸貢以逃獲免連朝奉  
耶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深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日老弱攀轡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推知登聞鼓院遷大  
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連宰相意  
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  
則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人尤長於治民命  
子節兼吏事連直祿關提點廣東刑獄兼吏事時常平  
司通貢山積械繫追索姦竄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

之類者如期舉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強九齡曲江故宅  
建曲江書院以祀九齡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廣二司  
所至姦吏屏息盜絕迹凡可以爲民興利除害者必  
奏行之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備員數千  
里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卽丐致仕不允章四上  
除祕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禋觀禮殿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  
薄肆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祿祿者二十四  
年卒年八十二子楚霖爲在忠義傳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四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五

列傳

宋一百一十九

陸持之

徐鹿卿

趙逢龍

趙汝騰

孫夢觀

洪天錫

黃師雍

徐元杰

孫子秀

李伯玉

陸持之字伯微知荆門軍九淵之子也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之上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數釋之荆門郡治火持之倉卒指授中程九淵器之韓伯內將用兵持之憂時不憚乃應聘時賢將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時議防江持之請擇瞭東察地形險隘而守執易而戰執堅而伏毋專為江守其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為親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宋一車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為之難也讀惓惓又之鄂調辭叔似項安世之荆調吳猶爭欲留之譯皆謝歸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使哀愛薦於朝謂持之議論不為空言緩急有可倚仗不獲既至十六年宣宗特詔持之秘書省讀書固辭不獲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乞歸不許理宗即位轉修職郎差幹辦浙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

徐鹿卿字德夫隆興豐城人博通經史以文學名於鄉後進士師宗之嘉定十六年廷試進士有司第其對居二詳定官以直道著居鹿卿據其言刻諸學以訓先是九成當以直道著居鹿卿據其言刻諸學以訓先是周仲頤程顥與其弟頤皆講學是邦鹿卿申其教由是

續通志

卷四百十五

列傳 宋

禮義之學復明立養士綱條學田多在漢陽興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無恤無通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機惟學宮免日是無捷我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會訂邵寇作鹿卿責備禦動中機會避寇者八城多方賑濟全活甚眾鄒多火災救護有方會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為火指言或變詭譎燕私用小人三事尤切真德秀稱其氣平論正有憂愛之誠心改知尤溪縣德秀序泉辟守南安鹿卿以不便養齋德秀曰道同志合可以拯民何懼不來鹿卿入白其母欣然許之既至首罷科徵之無名者明版籍草預借決舉滯達實抑邑以大治德秀等帥閩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富者樂分民無死徙最聞令赴郡堂審察以母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精督主管官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故相子以集英殿修撰食祠廩又幫司農少卿米麥鹿卿曰奈何為一人壞成法持不可選國子監士簿入對陳六事曰沈凡陋以起事功昭勳懲以收主柄清班著以儲實才重補以蔽郡邑用闕越舟師以防水合東南全力以守江帝皆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費歲二府通而守法會右史方大珠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罷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即建昌軍末上而崇教罷會兩保與建黎原城之民修德交兵鹿卿馳書諭之欲主德命既至則寬賦徵禁培克沃賊懲抑強禦極厚賜點點吏訓戍兵初百丈時澤兵官城屬縣治行大字田里承誦府檄取秋苗前面建昌為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諭之以其命鹿卿曰民為守計則善矣守獨不為民計乎卒爭以

免召赴行在將行蓋訪捕南嶺斬首二十八條不問廉度支耶官兼石司入對極陳時嘆改侍右耶官兼敕令明修官兼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弊宰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寵也吾不能為宰相私人言者以他事誅鹿卿主營雲雲觀越月起為江東轉運判官歲大饑人相食留守別之保諫不詰鹿卿命捕拾食人者尸諸市又奏援饒德秀為漕時撥錢以助賑給不報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價以體及減抵當庫息出糴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勸居民收字遺孩日給錢米所活數百人宴集不用樂會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論興利橫徵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于初命鹿卿駁之吏爭寬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鉤考盡得其實珂辟置貪刻吏問告計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罷以鹿卿兼領太平仍暫挑舉茶鹽事雖苦征錫米石羅湖南務蘆稅江東諸郡飛蝗蔽天入當塗境鹿卿密書狀請忽颶風大起蝗悉獲之使密請移鹿卿浙東提點刑獄直道聞奏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錢界地地先推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獨遠之弟通判温州利覽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奏劾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委狼狽惟說素廉平至則辨曲直出海禁大家不悅其為會鄉人居言路迥屬劾惟說州奏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鄉遠辰以饗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寵自劾且其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及知泉州改轉州皆辭遂浙西提點刑獄江淮都大坑治皆以病固辭遂主管玉局

志五七三九

觀及召還又辭改直寶章閣知宣國府提舉江東常平  
又辭酒誦三年以右司召酒辭丞相杜範通書曰直道  
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  
命矣鹿卿迺出擇太府少卿兼右司入對請定國本正  
紀綱立規模時事多艱人心易搖無獨力任重之臣無  
守節仗義之士願蚤決大計帝嘉納之兼中書門下省  
檢正諸房公事兼崇政殿說書過年兼權吏部侍郎時  
議使執或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句祠還右文  
殿修撰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句祠帝諭丞相挽留  
之召權兵部侍郎即辭帝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  
極言君子小人切于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  
耶鹿卿言增閣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  
得知請復舊制從之帝嘗過深寓而思者復多有異備  
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詔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  
遂力辨帝前因乞去帝曰去則中森人之計矣令聯安  
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竟竟連禮部侍郎累疏告老授  
寶章閣待制知宣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舉鴻  
禧觀遂致仕進文華閣待制卒遺表聞贈四官鹿卿居  
家孝友喜怒不形思恩俱混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  
廉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盧僅庇風雨諡清正

趙蓬龍字廉甫慶元之鄞人刻苦自修為學博覽  
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太學博士歷知興國  
信衝衛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  
例設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  
還為政務寬恕無懈惻怛一以天理民彝為言民是以  
不忍欺居官自常率外一介不取民賦有遺負悉為代  
輸尤究心荒政以羨餘為平糶本運將作監拜宗正少

卿奉侍講凡道性命之蘊禮樂刑政之事據為上  
開陳疏奏甚眾嘉泰末年八十有八於家遂龍家  
居講道四方從遊者皆為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  
慶元修弟子禮常謂門摩傾欲市其鄰居充拓之蓮  
龍曰鄰里相安一旦驚擾後雖從從我無嫌於心遂  
龍嘗嗜欲不好名譽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  
何以裕後蓬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慮其儂寒  
也

趙汝騰字茂實宗室子也居福州寶慶二年進士選籍  
田令種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  
撰寶輪對言節用先自乘輿官被始又奏言前後發諫  
之臣傷善害賢自取穹官要職何益於陛下而深損於  
聖德與利之臣移東就西履運宮禁自送給擊無厭之  
歌何益於陛下而深成於國脈則陛下私惠羣小之心  
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實兼  
直學士院拜翰林學士兼知制誥兼侍讀歸故里累  
召力辭以龍圖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至闕  
以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翰林學士承旨知泉州  
知州南外宗正事復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兼翰林學士  
承旨景定二年卒遺表上特贈四官

孫夢觀字守叔慶元府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桂陽  
軍教授浙西提舉司幹辦公事差主管吏部架開文字  
為武學論輪對言人主不容有所憚九不容有所玩擇  
則有言而不能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  
差通判嚴州主管崇道觀召為武學博士太常寺丞兼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  
知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

之也未聞有十人敢攻一嫌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金  
人不肯革制者道揆不明法守滋亂天下之權將所有  
寄而制持之患作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  
舶改知宣國府通緝減賦無算入者盡籍于公帑戶  
部邊官曾賦急若星火關郡皇駭莫知為計夢觀曰吾  
嘗委官以去母室病民以留力句祠且將以府印牒所  
遺官所遺官聞之夜過他日夢觀去國國人之為之  
流涕丞相權瑞石環帝問江東廣東使權首以夢觀對帝  
說乃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資讀論對謂今內外之臣  
特陛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為寒心次  
論郡國為斯民計朝廷當為郡國計乞命大臣廉自前  
主計之臣每州縣之利而歸版曹者復歸所屬庶幾郡  
國蒙一分之實則斯民亦受一分之賜帝善其言遷太  
府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  
免以監察御史史燧論罷龍圖閣與祠授秘閣修撰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即復召為起居郎  
兼侍右侍郎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切以龍彰彰仁  
賢地貨物獨聚為言且謂宋易相之前弊政固不少既  
易相之後弊政亦自若在廷之士皆危之夢觀曰吾以  
一布衣蒙上恩至此雖捐罪無以報利純非所計也力  
求補外以葉英殿修撰知建寧府編租稅省刑罰備得  
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帝悼惜久之夢觀退然若  
不勝衣然羨所當為舊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  
食而重名節云

洪天錫字君嘯泉州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授廣州司  
法訓潮州司理勢家奪民田天錫言於守運之帥方大  
琮辟真州判官留置幕府改秩知古田縣行鄉飲酒禮

邑劇難惡獲多天錫剖決無留難有倚王邱勢殺人者誅之不少實謂通判建寧府大水撥發常平倉賑之播諸司糧料院拜監察御史累疏言天下之患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幼童宋臣謝堂厲文翁理宗力護文翁天錫又言不斥文翁必為王府累帝令吳燧宣諭再三天錫力爭謂實作姦犯根柢蠶固乃遂回護惜不欲繩以法勢讓愈張紀綱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帝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飾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飾則惡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為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為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所以辨又言修內司之為民害者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嫉獨貴戚巨聞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恐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劾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御前擬舉所移文謂田屬郡莊不當曰蠶備駕司亦難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之則內外豪可廢猶為國有紀綱乎乃申劾宋臣并盧允升而枚數其惡帝猶力護之天錫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日御前奏賊之老史跡捕之兇案一竄名具則則有司不得舉手役者歐謀舉者助磨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願毋使史臣謂之曰內司之橫自今始訟上至六七最後請遣御史印謂明君當為後人除害不當留患以遺後人今朝廷輕給舍彙議經百司應府而北司獨重倉卒之際臣實懼為言雖不果行然終宋世聞人不

能獨弄主威者皆天錫之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改大理少卿再遷太常皆不拜改廣東提點刑獄五辭明年起知河州久之始至官嚴盜賊尊先賢論年大治直諫諷聞廣東轉運判官挾疑獄劾貪吏治財賦皆有法召為祕書監兼侍講以贖罪升秘閣修撰福建轉運副使又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在道聞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開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懼之士何以廢姦謀過事無敢諍之臣何以臨大節進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加顯文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改漳州皆力辭又明年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學士賈璽至破家限身者天錫首罷之罷荔枝貢召為刑部尚書詔憲守之臣遂行無虛日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諭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宮觀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特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天錫言動有準履宦官清介節事是非不可回折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韜學入太學寶慶二年舉進士認為楚州官屬出盜賊白刃之衝不畏不懼李全反狀已露師雍密結忠義軍別部都統時青園之謀泄全殺青師雍不為動全亦不加害殊滿朝謀害異師雍取出史彌遠門不往見之調婺州教授學政一以呂祖謙為法李宗勉遺心願道汝談皆為之師雍善徐備有清望欲錫之會具有召命師雍曰今不可往也備聞而賢之至闕以其學最聞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選之罷漢轉運使王伯大上

其已最行簡罷宗勉與史萬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萬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運糧料院又曰科既與相府密通所以相居師雍亦不為萬之獨相權勢侵盛上下懼禍未有發其甚者博士劉應起首疏論萬之帝咸悟思遂當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萬之疑師雍左右之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為監察御史師雍遷宗正寺簿學亦拜監察御史百疏劾金淵秩送外居在再疏斥趙綸項容孫史官之藹之終喪正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棖共疏乞寬斥之師雍亦上疏請列帝威節即其日詔勒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界嵩之以貼職如宰臣去國故事遂得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讀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元降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敗之朋邪顧望不可故師雍遂勒克莊歸事失身犯義免所居官授亦繼勒克莊師雍又乞籍藹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勒歸安尹趙興憲及執政攻亦勒執政帝怒昂英并及攻鄭榮乘間勒攻昂英又囑同列再疏以昂英屬某人毀屢師雍理雍毅然不從獨擊菜園乃與盛腹心攻昂英去國來於是萬岡坦葉大有入臺首劾程公許江萬里善類日危矣未踰月坦攻參政史潛去陳瑛為監察御史時宋與忽坦瑛大有合為一師雍獨立宗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早求言應詔者多指來坦等為起災之由年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誣三士師雍獨前辨謂匿名書係令所禁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師雍來乃以鉞附師雍帝不聽覆

師雍左司諫未幾采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案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以劾劉用行觀望皆清之規故清之不樂相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趙其婦曰是清之妻壽曰彼去用行嗚呼夫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為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即力勾去清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質又開奉祠陳瑛又職同列寢之清之卒起師雍為左史既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面卒於江西官舍師雍闕沒欲款清厚有守言若不出口而於正之辨甚明視外物輕甚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徐元杰字仁伯信州人幼穎悟誦書日數千言每寘思精素問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黃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著書頗多東軍節度判官經公事嘉熙二年召為秘書省正字遷秘書郎奉詔泰制復之理因及右轄久虛非肯綮者又身足負荷斯世者不可輕異又言皇子欲當置後及早立太子乞早定大計時諫官蔣峴方力排議置後之說遂力請外不許即謁告歸向章十二上三年遷著作佐郎兼兵部郎官以疾辭差知安吉州辭召赴行在奏事辭益堅清祀元年差知南劍州會候陽寇作擒渠魁八人斬之餘釋不問父老或相語曰侯不來我輩魚肉矣都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為講說民訟率呼至以理化誨多感悅而去輪苗聽其自樂聞郡德之丁母憂去官眾道遺留既喪授侍左郎官言敏聞外患乞以宗社為心言錢塘肆誣宜即文尙買兼崇政殿說書每人

請必先期齋戒當運仁宗詔內降旨揮計執奏及袁諫察舉故事為戒語多切官登拜將作監巡撫雄大匠篤陳古節儉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古今遇災修省之實辭益忠懇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即力爭元杰時適輪對官臣前日晉侍延經親承聖問以大臣史嵩之起復臣奏陛下出命太輕人言不可阻抑今觀學校之書使人感歎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臣竊料其何至於忽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士論所以懷懼者實以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綱常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誰實無之臣懇懇納忠何敢詆訐特為陛下愛惜民隱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帝亦察其忠亮每從容訪天下事

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中國子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諸軍國事為書無慮數十所言皆朝廷大政邊鄙遠慮每執書至宗社隱憂輒輒舉揮涕書就隨朝宴雖子弟無有知者六月朔輪當侍立以暴疾謫告非工部侍郎隨乞納禱轉一官致仕夜四鼓遂卒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滿左丞相范鍾錡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翼日奏事是夕俄然大作詰朝不能進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明神及三學諸生往弔相顧泣位帝震悼曰徐元杰前日方侍立不聞有疾何死之遽耶重遣中使問狀已而太學諸生伏闕怒其為中書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蠶蠶煎煎之鄉今

蟹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至善賢斃齊斷大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叩闕訟冤屢諫交疏論奏監學官亦合辭聞于朝二子直諫方乞以恤典充賞得旨付臨安府建醫者孫志宜及常所給使初治既又改理寺詔駁中侍御史鄭秉重之且募告者賞緡錢十萬官初品大理寺正黃清請伏罪置二乞乞斬謝先臣然獄迄無成海內士人傷之帝悼念不已賜諡忠愍

孫子秀子元黃越州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王廷將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焚其廬碎其象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日詣學官與諸生討論義理辟陳東總領所中酒庫撤書宜與縣圃田租既還白水災總領悲曰軍餉所關而敢若此獨不為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為身計蓋罪去兩力爭之遂免調滁州教授至官改知全項縣嚴保伍釐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齋服自詣里正并鄰諍求然後行不實者在往往自匿其慳惟家點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惟民流入以萬計賑給無恤樹舍括田使耕技其能者分治之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禮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先是以待選方遊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提督東鹽事先是諸漢軍百袋附五袋名五袋鹽未幾提舉官以為正數民困甚子秀奏鑄之辟耕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衢州寇作有司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謂捕賊之責雖在作有司亦必習土俗之人乃能對其憑仗載其奔突乃立保伍選用土豪首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運清等捍禦之勞具表子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盜復起江山玉山開甫七日而眾禽四十八人以來終子秀之

任賊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垣補城壁破水原助拜民慮賑以錢米招通鄰鄉奏調秋苗萬五千石有奇盡代納其覓稅井除公一切之負野漢沙壘之田請於朝永滿其稅民周復蘇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新學奉祀因預論年無事慶之廟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開里既成行釋粟禮以政最通太常丞以言罷未幾適大宗正丞透全部郎官全部書賣州郡以必不可漸之泛數吏頌倒爲盜欺子秀日夜討論給冊導送以均其輸人如債切身不遺一字而輸足遷將作監准東總領解改知宣國府辭爲左司兼右司再兼全部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擢龍時驛侍朱熹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子民鹽本錢充獻菜之數不足則估籍虛雜一路騷動子民多流亡子秀還前政鹽本錢五十萬員奏省華亭茶鹽分司官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徙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淮兵數百人浮寓民院給餉不時死者相繼子秀請於朝削名忠衛軍置若以居截撤上供贖之盜劫吳大椿前使者諱其事遂大椿與兄子熉爭財自劫其家追毀大椿官編置千里外徙歸其賊獲子秀廉得實乃悉平反之尋以兼都則行部非便得請專舉事擊貪廉廉風采凜然狂狷爲害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奏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贖勢家以爲厲已嘆言苦罷之尋遷湖南轉運副使以迎養并便辭移浙西提點刑獄子秀冒署周行八郡三十九縣獄爲之清安吉州有婦人惡人殺其夫與二僕郡守捐賞賈籍建繫孝旌十餘人

終其得其實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賒宰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口一閉即伏誅又釋僞會之違違者遠近稱爲神明初獄惑之辯皆由期限之不應使者下車或親書戒州縣勿違而違如故則怒之怒之改更又違則又重怒之至再三而專卒四出巡尉等司權限抱匪費不實則其勢必違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廳下吏不得要索亦無違者其後創循理廳屬各州主管官凡管內諸司報應皆併入一匣一日遺公移則又總實於匣以往於是事無大小堪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謂專卒凌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移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即位遷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上處到漢游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與人交久而益親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間一善則手錄之

李伯玉字純甫饒州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諱更名授觀察推官太學正兼莊文府教授太學博士召試館職歷試貴戚大臣直聲暴起改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煇楊棟盧鉞三人忠義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瑛連劾罷之奉雲臺祠差知南康軍遷著作佐郎兼浙時惠王府教授兼考功郎官兼尚書右司員外郎引故事彈臺臣蕭泰來遷著作郎帝怒降兩官罷敘復知都武軍改湖北提點刑獄移福建遷尚右郎官侍郎史何夢然論伯玉道吳潛之死黨奉同還福建提舉常平准西轉運判官召赴經筵遷考功郎兼太子侍讀拜太府少卿秘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實似道當集百官議事忽

厲聲曰諸君非但道權安得至此眾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侍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石論罷召入觀攝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柄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立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罷童子科以爲非所以成人材厚風俗趙汝騰嘗罵八士各有品目於伯玉曰綱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十六

列傳

宋一百二十

劉應龍

趙景韓

徐宗仁

楊文仲

潘坊

馮去非

危昭德

謝枋得

洪芹

徐霖

陳垵

到應龍字漢臣瑞州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授杏陵主簿饒州錄事參軍有毛隆者務剽掠後八州民被盜遙呼盜曰汝毛隆也盜亦曰我毛隆也既訟於官捕逐置獄應龍曰盜賊毛隆其肯自謂因言於州州不可乃委它官隆誣伏抵死不幾盜敗應龍怒是著名改知崇仁縣淮西失守江西諸州有殘破者縣佐貳聞變先遁應龍固守不去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丙之子為皇子丞相笑酒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連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為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速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為張邦昌潛不取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羣臣曰吳潛履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讓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聲獨論事失當臨變寧斷宗法以來大臣有罪未嘗輕肆誅戮欲望姑從寬典以全禮親帝大怒追外劾劾於計軍實以振國威又言時政四事廣發庫以振民饑通商販以助民食勸分室室以助官糴嚴等第以嚴民數稍檢放以蘇民窮嚴賊盜以除民害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為勸籩詠官者取以上問帝問知應龍所

續通志 卷四十六 列傳 宋

作問似道米價高當虛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右諫議大夫孫附風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陳起提舉常平以球荒功遷直寶章閣與前東路轉運判官選秘書監兼國史編修黃錄檢討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奏免和糶二十萬石權樞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靖恭自守者以論事為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驗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得意連其畏歟朝廷清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畏畏臣恐正臣寒氣斃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忤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至解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為江東轉運使解前海寇作朝廷慮之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寇聞應龍至遁去應龍則遂之南海大治特旨屢召拜戶部侍郎仍兼侍讀七上奏辭免德祐元年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兼江西兵馬鈐轄南海軍節度使力辭建九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侯官縣設洪天錫狄日朝廷失一御史矣

潘坊字庭堅福州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坊對曰陛下承休上帝取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家奴悍婢為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髮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間未能親睦是以備僕疾視鄉里生侮宜厚東海之恩發淮南之士以致人和時對者數百人庭堅語最直會殿中侍御史蔣觀勅方大璋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誣坊姓同逆賊策語不願諸官論以

漢法飭調鎮南軍節度推官衢州推官恩浙西提舉常平司遷太學正旬日出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食詔郡縣掩飾者為合故王一抔漢土其為異骸亦大矣滿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取用之而坊卒

洪芹尚書右僕射趙之曾孫以大夫父澤入官甫更調登進士第自南平司法改欽州教授部使者疑其才先後並萬之有旨召審察丁內外親入主省深聞澤太學博士論對發明鉅細之遺擢國子博士出通判南劍入為太常博士累遷將作少監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厚言當今地望無幾洪芹者進業翰林權直視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悟柄任非人自貽國禍詔書所至聞者奮激登拜所草也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遷禮部侍郎兼奏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賢過塞言路亂朝綱乞遣從諫臣所請遣官還置以伸國法以謝天下沈次乘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獲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為多一旦視為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子乎陳慨敢言天下義之還禮部侍郎帝銳意綱用而以論去退萬承嘉伯然自適咸猶初起知憲國府卒

趙景韓字德父臨安府於潛人少勤學弱冠得周頤稱願兄弟讀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高本由是往來味道度正之間研索益精入太學登酒祐元年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丁母憂以母不逮養服

志五七四五



為舉檢冠不宜久長竊讓乞斥去不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譏者思以中傷而帝亦不悅乞補外知無州祠先賢寬租賦賑賑窮誅悍將建宮堦殿一月而政舉化行以言去士民追道不得行及嘖始由徑以出寶祐元年差知衢州三年當之官遂辭差知袁州五年丁外艱明年開慶元年差主營崇禎禮景定二年知汀州明年卒尚書省請加優異詔與一子思澤度宗賜祭田百畝以旌直臣

徐宗仁字求心信之天豐人治祐十年進士歷官為國子監主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今天下如器之欲而未墜於地存亡之機固不容髮環視四境類不足恃而所持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自幹腹之兵越江踰廣以來凡閱數月尚未聞有死職陣死封疆死城郭者豈賞罰不足以勸懲之耶今通國之所謂供需者不過丁大全袁琦沈嘉猷張天衍翁應礪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廷紳抗疏學校閉至有欲借向方餉為陛下除惡陛下乃釋而不問彼方捷厚賈換聲色高臥華屋三軍之在行者捐軀兵卒百姓之罹難者流血鋒鏑陛下亦當一念及此乎又極論邊事謂患憂而威不振又請使有言責者皆得以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遷國子監丞祝書省著作佐郎考功郎官太府少卿又遷太常少卿知吉國府監察御史郭國論罷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郎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賞誥衛益王走海上崖山兵敗死焉

危昭德昭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官為史館檢閱校勘武學諭宗正寺簿兼崇政殿說書遷說書郎孫言國之

命在民之命在士大夫上大夫不廉股民膏血為已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察利害之實究安危之木凡荒政之當舉者不可一日而置念又言願陛下舉考課之事內以資諸卿之職外以責諸監司御史之計進兼生講又言民者邦之命脈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屬民四弊又言願陛下為萬世根本之慮為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毋招不節之咎又乞察欣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遷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寶錄檢討釋選殿中侍御史侍御史諫議宗陽宮樞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寶錄院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子徹孫咸治元年進士

陳坦字子夷嘉興人慈京湖制置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差知德安府思遷太府卿司農卿工部侍郎入奏言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為重利祿為輕久去國以恬退聞者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甘言容悅者必斥其情勾聞者勿留如此則君臣上下皆以真質相與四維既張士大夫難進易退之風當見於世世以言能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請國放諸郡災傷加戶部侍郎兼東提領提領江淮茶鹽所兼知太平州發公帑代三縣輸折絲帛錢五十萬九千三百六十餘貫又作泮泮書堂以處兩淮之民而教之積官加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敏贈禮部尚書諡忠節

蘇客盛多而壇又樂鶴士焉  
楊文仲字時發眉州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質其母喜曰

汝家至汝三世以是經收效矣酒祐七年文仲以貴選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蹙

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關極言時事有曰天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為西歸學錄丞相謝方官問文仲曰今日何事最急對曰國本未建莫大於此上意未喻當以死請可也寶祐元年登進士第調復州學教授轉運使印應飛時入幕明發歸獄獄悉從文仲諫且薦之荆湖宜撫使趙葵署文仲佐分司幕蔡希得江萬里合團文仲學為有用辟四川宣撫司準備差遣差游海制軍司幹辦公事召為戶部架閣選太學正升博士時從叔父棟為祭酒請學益疎精選選國子博士旬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試尚華修正月差取糧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為吾然一燈也矣勸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即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牙契舊額歲為錢四萬緡景政廟

至十六萬聞告許以求羨文仲曰希賞以擾民吾不為也卒增十八界一而已制置使李廷芝檄主管機宜文字時有沙田使者欲舉行之文仲力爭以為事不可矣興辦與民之患有有限不擾之患無窮事遂不行行為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思翰對言皇天眷命垂四百年天命久熟之餘國脈衰老之候此豈非一大膏肓之交乎願陛下內擴聰明自作主宰又曰春多沈陰豈但春秋之憂於時為夫尤鈇寬陸之慮天目則洪水發焉蘇湖則昇兵興焉義冠于子而每見大夫之乏使印印繫而常慮貪瀆之無厭將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亦藉掛座之冗輩重編張得以輕統府項項等運載以憂朝廷設不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帝聽雖頗問甚至遷



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冷病民顧以我輩侍養邪及見  
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強之而  
北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  
瘠所及少帝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惘忠寺見壁間  
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  
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生我邪棄之  
地終不食死伯父徽明以特奏忠為當陽尉攝縣事於  
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一子趨進抱父  
屍亦死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六



列傳

遼一

耶律赫魯

耶律質納齊

廣科 佛徒

耶律允

耶律哈里

耶律達喇

蕭振鷲

康默記

韓延禧

韓知古

耶律迺里

耶律都沁

王和

耶律圖勒

耶律嘉理

高模翰

趙思溫

耶律烏魯斯

張纘

耶律赫魯字庫們一字洪隱德呼勒部人祖實克兒簡  
 獻皇帝兄父烏燕約尼時為本部額爾奇木赫魯性質  
 厚在警營與太祖遊從父舒魯奇之曰與我家者必二  
 兒也太祖既長相與易表馬為好然赫魯事太祖頗諱  
 會華格弑其父舒魯太祖頗赫魯曰華格弑父料我必  
 不能容將反噬我今彼歸罪特順為解我姑與之是賊  
 吾不忘也自是赫魯常佩刀從太祖以備不虞居久之  
 赫魯父烏蘇魯召赫魯曰按巴堅神略天授汝非諸弟  
 赤心事之太祖來問疾烏蘇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  
 兒赫魯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論之矣太祖為塔瑪精實  
 時參預部族事赫魯領數騎召小黃室牽來附太祖素  
 有大志而知赫魯賢軍國事非赫魯不進行會討裕爾  
 庫與烏爾固部赫魯為前鋒戰有功及太祖為德時勒  
 部額爾奇木討突部其長珠爾備隘而暴攻莫能下令  
 赫魯持一箭往諭之既入為所執逸說笑曰契丹與奚

言語相通實一國也我額爾奇木於奚豈有岐嶷之心  
 哉漢人殺我祖奚首額爾奇木怨刺骨日夜思報難刀  
 前使我求報於奚傳矢示信耳額爾奇木受命於天憑  
 下以德故能有此取也今奚殺我違天背德不祥莫大  
 焉且兵連禍結當自此始豈爾國之利乎珠爾威其言  
 乃降太祖為裕悅乘國政欲命赫魯為德時勒部額爾  
 奇木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太祖討黑車子室羣幽  
 州劉仁恭遣養子趙霸率軍來救赫魯伏兵桃山侯霸  
 眾過半而要之與太祖合擊斬獲甚眾遂降室羣太祖  
 命李克用於雲州赫魯倚克用願而壯之曰偉男子為  
 誰太祖曰吾族赫魯也會約克用哈陶汗汗奴羣臣率遺  
 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額爾奇木雅里官以不  
 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為是言何欺赫魯進曰獲吾祖之  
 辭遺命弗及符瑞未見第為國人所推戴耳今先若言  
 猶在耳天人所與若合符契天不可逆人不可拂而君  
 命不可違也太祖曰遺命固然汝焉知天道赫魯曰爾  
 裕悅之生也神光屬天異香盈帳夢受神壽龍錫金佩  
 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則壽日久天生聖人以興起  
 之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約尼九營幕布非無可立者  
 小大臣民屬心裕悅天也天時人事幾不可失太祖猶  
 未許是夜獨召赫魯實曰以遺命迫我汝不明吾心  
 而亦慢聽耶赫魯曰在昔額爾奇木雅里雖推戴舊眾  
 解之而立赫爾威為汗相傳十餘世君臣之分亂紀綱  
 之統委實他國若經符瑞然羽檄盡午民疲奔命與王  
 之運實在今日應天順人以答顧命不可失也太祖乃  
 許明日即皇帝命赫魯總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圖用  
 未充履從未備而諸弟珂克等往往觀非望太祖宮行

營始置腹心部選諸部豪健二千餘充之以赫魯及蕭  
 達魯總焉已而諸弟亂作太祖命赫魯總領軍事討平  
 之以功為德時勒部額爾奇木時民吏兵契割日以玩  
 敵赫魯撫輯有方奇收盛徵民用富庶計島爾固部破  
 之自是慶備不敢復叛迨清制朝權建元率百官上尊  
 號太祖備禮受冊拜赫魯為阿勒達爾裕悅阿勒達爾  
 者遠言盛名也後太祖伐西南諸部數為前鋒神冊二  
 年從通幽州與唐師度使用赫魯威拒斡汗州西敗其軍  
 遂圍幽州未下太祖並師留赫魯與盧國用守之俄而  
 救兵繼至赫魯等以軍少無援退為李嗣源等所敗乃  
 歸去通靈亦云真乃大敗後三年七月皇都成燕羣  
 萬計此云兵少無援退諱詞也

臣以落之赫魯是日得疾薨年四十七既葬賜名其阡

首德山曰裕悅略詔立石紀功清宮間命立祠上京初

赫魯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赫魯曰陛下聖德寬仁

羣生成遂帝業隆興臣既蒙寵遇雖瞑目無憾惟析德

呼勒部讓未決願巫行之及棄太祖流涕曰斯人若廷

三五載吾謀茂不濟矣太祖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

赫魯為心云子塔喇囉爾俱不仕

耶律質納齊字赫喇六院部錫里尼固察之族始字堆

音早隸太祖幕下嘗有疾賜酒飲而愈還言酒醇曰

確喇改詔易字焉太祖即位李服心部天贊初分德時

勒部為北南院質納齊為北院額爾奇木帝西征至流

沙諸部潰散命質納齊進築之及討渤海聞輝罕城大

譴讓降已而復叛諸將分地攻之質納齊感勵士伍鼓

謀置陣敵驚擾莫敢進遂破之天顯中卒年七十居佐

命功臣之一 經歷科佛德

隆科字薩蘭其母首欽皇后姊也隆科幼養宮掖既長



沉殺有勇略赫太祖復下既即位屢有戰功竭克之亂也欲乘不備為掩襲計給降太祖將納之命陸科耶律允勒士卒以防變逆黨知有備懼而遁以功授右皮室詳表與宿衛太祖復燕趙遇唐兵雲雲陸科特勇輕敵直犯其鋒歲久之被戮創歸營而卒太祖深悼惜之佐命功臣其一也

佛德字烏庫哩弱冠事太祖天顯初為左皮室詳表與宿衛遷南院額爾奇木治有聲石敬瑛破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時佛德勒兵為援救遠遁避至晉安塞圍之佛德領輕騎襲遼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敬達遂以降會同初改德時勒部額爾奇木為大王即拜佛德既而加採訪使舊制遺祖以下宗室稱院德祖宗室號三父房稱橫帳百官子弟及諸役人稱善噶耶律實地言橫帳班列不可與北南院並太宗諸在廷諸哲曰然乃部橫帳班列居上佛德曰橫帳始圖爵位之高願與北南院參任茲又與同列夫橫帳與諸族皆臣也班列美以異帝乃仍舊制其強直不撓如此佛德狀猷秀健初太祖見之曰是子骨特異常兒必為國器後果然

卒年四十九後漢宗本紀載和元年賜佛德等賜號固安城和去天顯六年十月封德宗號德宗年廿四十九安能建事宗本紀所載當別是一人宏簡詳錄未詳考耳

耶律允字錫里推圖魯卜部人祖塔雅克約尼時為北邊伊喇簡獻皇后與諸子之權難也肯倚之以免太祖思其功不忘又多允嚴重有治世志乃命與可近部以遇諸族親視之想允既見喜重益感着恩親太祖始置宮分自衛允率門官百兩宮帝益慕其忠諫以塔雅克配享廟廷及平時克等風以功遷美德時勒部額爾

奇木從征渤海有功天顯初卒後諸帝以太祖之器尤也往往取其子孫為女官分中稱八房皆其後也弟耶律哩終奚六部團理

耶律哈里字魚爾昆約尼光國汗之裔太祖傳位哈里與有力焉時屬籍比局萌覬覦而約尼故族九缺望哈里多先帝知人之明又素服太祖威德獨歸心焉以故太祖托為耳目數從征討既靖內亂始置約尼詳表令哈里領之天顯初征渤海哈里將約尼紮破輝罕城連師卒

耶律達喇字和掄約尼森濟汗之子太祖踐阼與詳表哈里同心輔政太祖知其忠實命率禮儀且委以軍事後以平內亂功代禮哩為奚六部團理卒達喇善騎射頗好禮文

蕭痕篤字裕勒哈德時勒部人其先相約尼氏痕篤少慷慨以才能自任早隸太祖帳下數從征討既踐阼除北府宰相痕篤事親孝為政尚寬簡

康默記本名黑少為朔州街校太祖使朔州得之愛其材隸麾下善謀相涉事屬默記折衷之悉合帝意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默記推折律意論決重輕不差毫釐拜左尚書卿再三年始建都默記軍役人咸勸懲百日期而訖事五年為皇都伊勒希巴太祖出師居庸關命默記將漢軍進逼長蘆水寨存賊甚眾天贊四年從征渤海後大誦讓叛命諸將攻之默記分薄東門率騎勇先登復與韓延徽下長嶺府後時時為默記所攻長軍還已下城邑多飛默記與阿固察平之破輝駘城歸營太祖山陵畢卒依命功臣其一也孫延壽少個備善騎射嘗謂其所親曰大丈夫為將當效節垂垂馬革裹屍景宗

特授千牛衛大將軍宋人攻南京延壽奮擊陣前敵遂大潰以功遷授保大軍節度使乾統三年卒年長延壽乾統三年卒景宗本紀乾統二年宋主陳南

韓延徽字蓋明幽州安次人父夢殷累官朝儀三州刺史延徽少英敏善騎射仁恭奇之召為幽都府文學平州錄事參軍授幽州觀察度支使及守光為帥延徽來聘太祖怒其不屈留之使牧羊馬好嚼嚼曰彼乘節弗撻賢者也奈何因辱之太祖召與語合帝意即命參軍事攻克項室羣服諸部落延徽之壽居多乃請樹城郭分市里以居漢人之降者又為定配偶教懇懇以生養之故逃亡者少居久之慨然懷其鄉里賦詩見意遂亡歸唐已而與他將王絳有隙懼及難乃省親幽州行過常山匿故人王德明舍德明問所適延徽曰吾將復走契丹德明不以為然延徽笑曰彼失我如失左右手

見我必喜既至太祖問故延徽曰忘親非孝棄君非忠臣雖挺身逃臣心在陛下臣是以復來帝大悅賜名曰伊時伊時遠言復來也命為守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中外事悉令參決天贊四年從征渤海以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府拔之太宗朝封魯國公仍為政事令使舊還改南京三司徒世宗朝遷南府宰相建政事者設張理具稱盡力吏天禧五年後漢宗本傳作三河東東請行冊禮帝召延徽定其制一遵太宗冊帝禮應

思中致仕于德樞鎮東平詔許每歲東歸省九年卒年七十八贈尚書令拜幽州之壽郭世為崇文公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喉中出比還復夢鶴入喉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太祖初元庶事草創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并延徽力也

為任命功臣之一子德樞自幼器宇不凡年甫十五太  
宗見之謂廷樞曰是兒卿家之福朕國之寶與英物也  
未冠守左羽林大將軍運侍進太尉時漢人降真轉徙  
者多爾車平丁茂吳備獲漢德樞請往撫字之授遠  
興軍節度使登封勳恩昭信字勳農桑興教化期月  
民獲蘇息入為南院宣徽使遂授天平軍節度使平深  
營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門下平章事已而加開府  
儀同三司行侍中封趙國公保寧元年辛孫德勳移芳  
紹勳仕至東京戶部使大廷樞被執不屈賊以蕪解  
之憤屬至死節芳即泰九年為樞密都承旨據百官志樞太  
平四年為樞密直學士據聖宗紀重熙間參知政事加兼  
侍中時廷樞征李元昊力謀不聽出為廣德軍節度使  
聞敗驅血卒曾孫黃讓大安八年參知政事為中京留  
守聖宗紀壽隆初知樞密院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坐  
事出為崇義軍節度使聖紀改鎮遼興卒

韓知古龍州玉田人善謀有謀量太祖平薊時知古六  
歲為瀛欒皇后兄尤所得后来韓知古從高久之未得  
省兒快快不得志挺身逃歸保以供資用其子匡嗣得  
親近太祖因言太祖召與語賢之命參謀議太祖破  
劉守光軍詔赴龍化州建碑以紀功德據太祖紀神冊初  
遷授彰武軍節度使信任益篤韓知漢兄用事兼主諸  
國禮儀時俄法疏濶知古據故典酌國俗與漢儀雜款  
之使國人易知而行頃之拜左僕射之二年知古已為  
左僕與康默貳將漢軍征渤海有功進中書令天顯中  
卒為佐命功臣之一子匡嗣

匡嗣以善醫直長樂宮皇后視之猶子應歷十年為太  
祖廟詳表宋王喜隱謀叛解引匡嗣帝置不問景宗在

通志 卷四百十七 列傳 七

藩邸耶爾圖即位拜上京留守加封燕王改南京留守  
保寧未以留守攝樞密使時耶律和克使宋還言宋人  
必取河東台先事為備匡嗣沮之已而宋人果取太原  
乘勝過燕匡嗣與南府宰相特哩哀休格侵宋軍於  
瀋城方陣宋人請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軍氣甚銳  
疑誘我也不聽俄而宋軍敗謀以進匡嗣倉卒論請將  
毋當其鋒軍既奔逃伏兵扼要路匡嗣棄旗鼓遁其眾  
走易州山帝怒數之曰違棄謀謀深人敵境爾罪一也  
詔令不肅行伍不整肅罪二也棄我師旅挺身鼠竄爾  
罪三也偵候失機守禦弗備罪四也指東旗鼓損威  
辱因爾罪五也促令誅之皇后引請內戚為解軍重違  
其請良久乃杖而免之既而遷授晉昌軍節度使乾亨  
二年按景宗紀改西南面招討使乾亨後進爵尚書令五  
子德源德讓後賜名隆運德威德榮德誕德源德凝附  
爵各有所傳

德源性愚而貪早恃景宗及即位列近侍保寧間據  
德源為文作城和興德源以乾亨初乾亨高麗宗年  
弟城和為聖宗年號不在先任反在後者德源父子兄  
弟皆早侍聖宗其弟德讓德威德榮德誕德源德凝  
德源為長兄不應如仕於聖宗宗朝為保寧之說無疑  
德源官崇義與國二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以贈名德  
讓論書謀之終不俊後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遷攝保  
寧軍節度使乾亨初卒

德讓謙遜廉謹保寧中遷軍司徒統和中據和原  
老聖宗紀統和三年德讓由彰武軍節度使為崇義節  
度使由其名去統和十九年西南面招討使乾亨宗年  
則開奉為統和之謀德讓請改果遷機衛太保都宮  
使崇義軍節度使移填廣德秋滿部民請留從之改西  
南面招討使乾亨項歷伊特罕平之遷大同軍節度使卒  
於官子果桑桑天德軍節度使孫高嘉野於南院宣徽

使果實終遠與軍節度使  
耶律迪里字烏瑪清裕悅赫魯之弟初太祖為裕悅迎  
里以謹應寬恕見器使既即位入侍帷幄與聞政事神  
冊二年特魯斃命迪里為德時勒部額爾奇木屬以南  
方事會討克項皇太子為先鋒迪里副之軍至天德雲  
內分道並進迪里率偏師渡河力戰斬獲甚眾天寶初  
大元帥略地迪里徇山西所至城堡皆下從伐渤海  
拔扶餘城留迪里與伊德實守之天顯二年留守東京  
十年卒年五十六弟伊濟  
伊濟小字烏里字伊德森幼豪爽不羣長嗜學通諸部  
語太祖經營之初多預軍謀天顯元年渤海平立皇太  
子為東丹王以伊濟為中書省右次相時人心未安伊  
濟在事勤恪威信並行太宗即位上表曰渤海昔畏南  
朝阻險自衛居想罕城今去上京遠惡既不為用又不  
罷戍果何為哉先帝因復離心乘費而動故不戰而克  
天授人與彼一時也遇種實以番息令居遠境恐為後  
患梁水之地乃其故鄉地行土沃有木蠶鹽魚之利乘  
其舊約往還其民萬世長策也彼得故鄉又獲木蠶鹽  
魚之饑必安居樂業然後遷徙以實吾左突厥克項室  
牽夾輔吾右可以坐制南邦混一天下成聖祖未集之  
功貽世無疆之福帝嘉納之是歲詔徙東丹國民於  
梁水太祖本契丹東平按邊史地里志謂西四年拜遷  
國民居之升為南京人皇王奔唐伊濟鎮撫國人一  
切如故以功加守太僕進中書省左相會同初以冊禮  
赴闕加特選卒子和爾其東京留守  
耶律都兒字達年六院部人祖博果翁約尼氏時再為  
本部額爾奇木耶律明德等既害元祖羣橫肆博果

志五七三

以計誘其黨悉謀夷之都沁幼有志節太祖為裕悅  
常居左右後即位梁人遣使求輻輳材太祖難之都沁  
曰梁名求材實規吾輕重宜吾曰材之所生必深山窮  
谷有神司之須白鼻赤鬚神祠然後伐如此則其語  
自塞矣已而果然天贊三年將伐渤海都沁諫曰陛下  
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讎吾後請先西討太祖從之及遣  
欽皇后稱制惡都沁囚之誓曰鐵銷朽當釋汝既而召  
之使者欲去鎖都沁曰鐵未朽可釋乎后聞嘉歎遣召  
釋之天顯二年卒弟古國魯卜

古字蕭爾民初名賈默克太祖為裕悅嘗從略地山石  
會李克用於雲州古特克用異之曰是兒骨相非常不  
宜使在左右太祖顧忌之時方西討諸弟亂作問變太  
祖問古與否曰無喜曰吾無患矣應召古議古陳珍誠  
之策後皆如言神策末南伐以古佐右皮室詳袁隆科  
與唐兵戰於雲碧店隆科中流矢傷甚太祖疑古陰害  
之古知帝意請遣使問之太祖使問隆科對曰臣於古  
無可疑者帝意乃釋隆科卒遂以古為右皮室詳袁既  
卒太祖謂左右曰古死猶長檢自倒非吾伐之也  
圖魯卜字托輝幼聰敏學事太祖見器重及製契丹  
大字圖魯卜贊成為多末幾為文班林牙領國子博士  
知制誥明年受詔撰快隸法太祖略燕蓟與皇太子及  
王都攻定州師還至順州南州馬步軍指揮使王千率  
眾來襲圖魯卜射其馬頭擒之天贊二年皇子釋摩質  
為大元帥圖魯卜為副既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  
北平至易州李景章出降言城中無圖志大元帥將修  
攻貝圖魯卜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  
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悅賜資從車馬賜

征復與大元帥為先鋒伐項有功太祖稱師水精山  
大元帥東歸圖魯卜留屯西南部討項多獲而還太  
祖伐大誼圖魯卜先登渤海平承詔銘太祖功德子  
承與殿壁渤海州都復叛從大元帥攻破之清欽皇后  
稱別有飛語中傷后怒圖魯卜懼而亡太宗知其無  
罪召還天顯三年討烏爾固部俘獲甚眾伐唐以圖魯  
卜為左翼攻唐軍覆沙寨降之十一年送晉主石敬瑭  
入洛及大齊地禮儀事加特進檢校太尉會同五年卒  
王郁京兆萬年人唐義武軍節度使處直之學子伯父  
處存顯義武卒三軍推其子都處直為都知兵馬使  
梁王朱全忠攻定州部遣處直拒于沙河兵敗入城逐  
部亂兵推處直為留後部之亡也郁從之晉王克用妻  
以女用為新州防禦使處直陰使部北突契丹入塞以  
牽晉兵且許為嗣神冊六年奉表送款舉室而降太祖  
以為養子未幾郁兄都因父自為留後帝遣郁從皇太  
子討之按五代史王處直傳都及康通王曼球討之都  
所敗與都復招契丹為援契丹遣使與都為婚  
本傳與至定州都堅壁不出掠居民而還明年從皇太  
子攻獨州遇唐兵于定州破之天贊二年秋郁及阿因  
齊略地燕趙攻下磁寨務從太祖平渤海戰有功加同  
政事門下平章事改崇讓軍節度使太祖崩都與妻會  
葬其妻泣訴於清欽皇后求歸國圖魯卜之妻曰臣本  
唐王之婿王已被執此行夫妻豈能相保願當侍太后  
后喜曰漢人中惟王耶最忠孝以太祖嘗與李克用約  
為兄弟故也尋加政事合選宜州卒

耶律圖勒錦字顯理音肅祖子學順之孫幼善騎射勇  
而有謀略嘗侍從惟肅太宗立晉之役其父德里古為  
五院領南奇木受於兵帝即以職授圖勒錦會同元

年改北院大王嘗屏左右與諸大夫對合帝意從討  
石重貴杜重威降十萬餘眾拒澤州柁力戰數日不得  
進帝曰兩軍爭渡人馬疲矣計將安出諸將請緩師為  
後圖帝然之圖勒錦馬邑避日陛下樂於安邊則謹守  
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遠討臣能無聖慮若  
中路而止適為賊利則必陷南京夷曷邑爭奪未已吾  
民無棄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何應不克如邊輕騎先  
絕其餉道事獲不濟矣帝嘉從其言重威果降明年春  
卒軍中

耶律嘉理字布當圖魯卜部人世為小吏嘉理且隸太  
宗麾下擢為軍校天顯間唐攻定州既陷嘉理為唐兵  
所獲晉高祖立始圖國太宗實其罪拜御史大夫會同  
九年伐晉師次澤州河所中渡橋降其將杜重威嘉理  
與降將派澤澤率騎兵趨河南所至無敢當其鋒既入  
汴嘉理等遣晉王重貴於開封唐澤悉殺叛亂宮掖  
嘉理不能禁軍萬至京斬嘉理亦被誅賈誅釋之  
天福間加守太子太傅應應初置本部令嘉理世其  
職卒

高模翰一名松渤海人有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  
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  
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賞之天顯十一年唐遣兼敬邊楊  
光遠攻太原石敬瑭求救太宗許之徵兵出太原模翰  
與敬遠軍接戰敗之太原圖解帝召賜酒饗日復戰  
又敗之光遠斬敬遠帝論模翰曰朕自起兵百餘戰  
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乃授上將軍會同元年晉  
禮成宴百官及諸國使於二儀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  
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力也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

為統帥副使與領新而舉技赤城級德員請兼遂兼總  
左右總領子軍下開南城邑數十明年較度官楊景赴  
乾寧軍為涪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樓與趙廷壽聚  
議往救俄有光自模輪目中出紫旗旗子俄俄如流星  
模輪喜曰此天贊之祥遂迎兵殺獲甚眾以功加侍中  
略地鹽山威德安督人震怖不敢接戰加大傅晉杜重  
威領兵三十萬來把模輪謂左右曰軍法在整不在多  
以多股少不義必敗其言之謂乎詰且以麾下三百人  
逆戰殺其先鋒葉漢璋餘兵敗走手詔褒美頃之杜重  
威等復至涪州河模輪守中渡橋復敗之車駕入汴加  
特進檢校太師封忠郡開國公賜璽書劍器為汴州巡  
檢使平汜水諸山土賊遂鎮中京天祿二年加開府儀  
同三司賜對衣鞍勒名馬應歷初召為中書省右相時  
北漢為周所侵遣使求援命模輪赴之模輪以善械護  
胡盧河攻冀州周人莫敢應獲丁壯數百人而還宗本  
通鑑增入九年正月遷左相卒

趙思溫字文美處龍人少果儼警力兼人隸燕帥劉仁  
恭幕李存勗問罪於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  
裳潰血戰猶不已為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  
之且見信用與眾戰於莘縣以驍勇聞授平州刺史兼  
平營制三州都指揮使神冊二年太祖遣馬略燕地思  
溫來降及伐渤海以思溫為漢軍都團練使力戰拔扶  
餘城身被數創太祖親為調藥太宗即位以功擢檢校  
太保靜軍節度使天顯十一年唐攻太原石敬瑭求  
救帝命思溫自嵐塞開出兵援之既罷兵改南司留守  
盧龍軍節度使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兼  
侍中賜諡諱諱亂聖功臣尋改臨海軍節度使會同

初使行行而禮亞加檢校太師二年卒贈太師魏國公  
子延昭通鑑州起聖為延請官手使相

耶律烏魯斯六院額爾奇木博果濟之後負勇略每戰  
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間伐晉帝至河而獵縱  
海東青鶴捕獲晉人隔水以鵝引去帝顧左右曰誰為  
我得此人烏魯斯請內駝馬酒河擒之并殺救者數人  
還帝大悅優加賞賚既而晉將杜重威逆於京都據水  
勒戰烏魯斯介馬突陣餘軍繼之破圍眾言陣薄處可  
出烏魯斯曰恐後有他備黃引兵衝堅而出遇戒眾所  
指皆大壘也其料敵多此類是年總領德里皮室單坐

私免部曲奪官卒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為掌書記遷翰林學士會石敬瑭  
起兵唐主以礪為招討判官從趙德鈞獲靈敬瑭子河  
東及做達敗礪入契丹太宗見礪剛直有文彩擢翰林  
學士礪事必盡言無所避帝益重之未幾謀亡歸為追  
驗所獲帝責之礪對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  
營營鬱以是亡耳帝頗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  
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杜彥英而謂礪會同初恩翰林  
承旨兼吏部尚書從帝伐晉入汴請將蕭翰耶律嗣鄂

滿達輩肆殺掠礪奏曰今大運始得中國宜以中國人  
治之不可專用國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  
不服雖得之亦將失之帝不聽改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按遠史百官志門下侍郎兼門下  
侍郎兼官原著作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省  
章事者誤也漢五代史改正帝在汴將視朝有司給  
礪三品冠履礪曰吾在上國時晉來冊北朝養二朝冠  
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服之今其可降服耶

卒冠貂蟬以朝按五代史增入車駕北還至梁城崩時礪臥病

恆州蕭翰等以兵圍其第數之曰汝何故於先帝言國  
人不可為節度使使我以國勇之親有征伐功先帝留我  
守汴汝獨以為不可又譏我掠人財斃子女今必殺汝  
應礪之礪抗聲曰此國家大體安危所繫善實言之欲  
殺即殺矣以礪為滿達以礪大臣不可專殺乃救止之  
是夕礪志憤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七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八

列傳

選二

耶律烏哲 唐古

耶律厚 初勳

耶律安圖 蕭塔喇噶

耶律塔喇 耶律伊勒哈

蕭和斯 高勳

耶律薩哈 耶律賢遇

室昉 班哩

劉景 郭冀

耶律蘇色 耶律阿穆爾

邢抱朴 馬得臣

耶律和克穆爾古

耶律烏哲字達年系出孟父房姿備靜有辭議重然諱

遇事遽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博學知天文會同開闢

特理袁太宗崩諸大臣立世宗太后問之怒甚遣皇子

魯呼以兵逆擊敗於泰德泉魯呼盡執世宗臣僚家屬

謂守者曰我賊不克先殛此曹人皆悔悔軍次潢河橫

渡麻岸相拒時烏哲從太后世宗以烏哲善講欲行問

乃設事奉書以試太后太后得書以示烏哲烏哲曰太

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欲

盡忠得乎為今之計莫若以言和解事必有成否抑宜

迷戰以決勝負人心一搖國禍不淺又曰魯呼永康王

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王

和議太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萬一

承康王見聽廟社之福太后乃遣烏哲授書于帝帝遣

宣徽使耶律哈斯復書辭多不遜烏哲諫曰書意如此

國家之憂未艾也能釋怨以安社稷則臣以為莫若和

帝曰彼眾烏合安能敵我烏哲曰即不敵奈骨肉何况

未知孰勝借曰幸勝諸臣之族執於魯呼者無幾類矣

左右聞者皆失色帝謂之曰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

后烏哲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輕付故如是耳諱又在

康下今依負久帝問曰若何而和烏哲對曰與太后相

見各存慈惠和之不難決戰非晚帝然之遂遣哈

斯謂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乃定始相見懇言交讓殊

無和意太后謂烏哲曰汝當為我遺之烏哲進曰太后

與大王若能釋怨臣乃敢進說太后曰汝第言之烏哲

借謂者謂執之謂太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

后曰立嗣聖者太祖遺旨又謂帝曰大王何故置立不

襲尊親答曰人皇王當立而不立我正當立烏哲正色

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適富如是耶大王見

太后不少遜謝惟恐是尋太后率于偏愛託先帝遺命

妄投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職擲機而退太后泣

事昭格自誓帝復不問烏哲奏曰當使昭格與質喇對

狀不可輒怨帝曰卿為朕勸之烏哲率即士訊之大德

等皆伏罪三年為石皮字詳義按通史傳輪之五年考

成時已為石皮字詳義而察克魯克傳烏哲別察克魯

在五年察因事歸屬而誤報請改正 表列察高王察

克隆謀事帝不聽五年秋察克魯克帝烏哲聞有言衣

者不可失乃易衣出產遣人召諸王及哈喇衛長皮

室等合力討賊時壽安王歸帳烏哲遣弟冲迎之王至

尚猶偉烏哲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察臣將

誰事社稷將誰賴萬一落賊手悔將何及王始悟諸將

聞烏哲出相繼而至運明整兵出賊不意蘭之謀謀察

克亂既平穆宗即位謂烏哲曰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

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烏哲固辭應懇五年為北

院大王魏山西事保固初宋圍太原以烏哲率兵往援

至白馬嶺道勁卒聞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

以為大軍至懼而宵遁按太原之阻道紀不載通鑑宋

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按太原之阻道紀不載通鑑宋

兼放遣通南大王者將兵來救會其丙午太原既圍

時遠保德元年也意所云南大王者即係烏哲乃通鑑

失其以功加裕悅四年漢劉繼元遣使來貢致幣於烏

葛烏葛以聞帝命受之五年 據通鑑作是 五年堯年

五十七子唐古

唐古字敵院廉謹善屬文統和二十四年遣烏哲安民

治盜之法以進補小將軍遷西南面巡檢歷慶州刺史

唐古部詳察嚴立科條禁奸民騰馬於宋夏界因隴頭

私販安邊境之要太后葬之部邊境通行善爲令朝議

欲廣西南封城黑山之西綿互數千里唐古言成龜太

遠卒有警急赴援不及非良策也從之西蕃來使詔議

牙標計命唐古勸耕稼以給西軍田於臚胸何朝是

歲大熟明年移屯鎮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斗米



細故殺人有監雖者因鬱懣而亡獲之欲誅伊勒哈謹  
曰是罪不應死帝寬殺之以屍付伊勒哈曰收汝故人  
伊勒哈終不為止復有監庶詳喪亡一鹿下獄當死伊  
勒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違法  
慶殿角者惟天子得射會林獵善為鹿鳴者呼一鹿至  
命伊勒哈射鹿而帝大悅賜金銀名馬及黑山東  
惡辰之地後穆宗被試守衛不嚴被誅

謙和斯字延德世為北院吏累遷御史中丞總典舉  
部籍歷歷初遷左客省使未幾拜御史大夫時諸王多  
坐事繫獄帝以和斯有才幹詔治稱旨改北院樞密  
使仍命世預宰相選和斯辭曰臣子孫賢否未知得一  
客省使足矣從之帝晚飲酒用刑多濫和斯居要地

謙和斯自保未嘗一言匡救議者以是少之五年五十七卒  
高勳字鼎臣晉北平王信賴之子性通敏任首為閩門  
使會同九年與杜重威來降太宗入汴授四方館使好  
結權貴能服勳大臣多推舉之天祚聞為樞密使捷漢

軍事五年來使冊劉崇為帝應歷初趙王出為以授  
留守尋移南京會宋欲城益津動上書請假還徵以還  
之帝然其奏未遂不果城十七年宋略地益津關勳擊

敗之拔益津之役宋史不載遼紀應歷十三年命勳還  
取之宋而勳之請刑繫之十七年與韓五與富以本傳  
為知南院樞密事景宗即位以定策功進王泰保密等  
以南京郊內多隙地請疏畦種稻帝欲從之林牙耶律

昆宜言於朝曰高勳此奏必有異志果合種稻以水為  
畦設以京叛官軍何自而入帝疑之不納尋遷南院樞  
密使以毒藥僞賜馬都尉蕭卓林事魯流劍州尋又謀  
害尚書令蕭遜詔誅之沒其產賜遷家  
耶律薩哈字薩蘭伊賈都人南府宰相烏魯斯子天祚

開始仕應歷中拜伊賈大王兼知兵馬事乾亨初宋來  
侵詔以本部兵守南京北院大王希達等敗走獨薩哈  
全軍還帝論之曰拒敵當如此卿勉之無憂不富貴加  
守太保統和開卒

耶律賢通字阿克展裕悅羅卜科之子嗜學有大志滑  
稽玩世人莫之知惟裕悅為哲器之齊謂人曰是人當  
國天下幸甚應歷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通樂於靜退

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會討烏爾固還權石皮  
室詳察景宗在藩邸常與韓臣副總理等游言或刺譏  
賢通勳宜早絕由是穆宗終不見賢通之力也景宗

立以功加檢校太保尋授監江軍節度使賜推忠協  
力功臣帝初踐祚疑諸王或萌非望陰以賢通為腹心  
加特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保寧二年秋拜北院樞密

使兼侍中賜保節功臣三年為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  
通忠介肅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務以故百司首  
職罔敢惰累年肅感悉決之時高勳總理席罷放恣

及帝疑母保母勢薰灼納賄賂諸門若買賢通恩之  
言於帝不報以病解職又不允合鑄手印行事乾亨初  
疾篤得請明年封西平郡王薨年五十三子觀音大同

軍節度使  
室昉字夢奇南京人幼謹厚篤學不出戶外者二十年  
雖里人莫識會同初登進士第為盧龍巡捕官太宗入  
汴受冊禮詔防知制誥禮儀博士天祚中為南京留守  
判官應歷開閣遷翰林學士出入禁闈十餘年保寧開  
兼政事舍人數延問古今學士出失奏對稱旨改南京  
副留守決訟平允人皆便之遷工部尚書尋改樞密副  
使參知政事頃之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

下平章事乾亨初監修國史統和元年告老不許進尚  
書無恙為以諫太后聞而嘉獎二年秋詔修續路訪  
發民夫二十萬一日舉功是時昉與韓德議耶律色珍

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弊弊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  
以故法度修明朝無異議八年復請致政詔人朝免拜  
賜几杖太后遣開門使李從訓持詔勞問常居南京

封鄭國公初晉國公建佛寺於南京帝許賜額防奏  
曰詔書悉罷無名寺院今以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  
此風愈熾帝從之表進所撰寶錄二十卷手詔奏之加

政事令賜帛六百匹九年賜韓德讓自代不從以年老  
賜貂皮裘許乘輿入朝病劇遣翰林學士張幹就第  
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年七十五賜尚書令遺言戒厚

葬恐人喪過情自志其墓  
紐理字熊圖昆逸其氏族補橫慶宮人應歷初為習馬  
實達爾以母憂去一日至雅伯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

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拜爾母於斯當選詣闕必貴  
紐理從之累遷馬羣侍中時景宗在藩邸以紐理出自  
本宮侍遇殊厚紐理亦傾心結納及穆宗選試紐理奔

赴景宗集禁兵五百以衛既即位以翼戴功加政事令  
契丹行宮都部署尋加守太尉北漢主劉繼元聞紐理  
信任遇其生日必致禮紐理素貞同僚嚴安巴達亦好  
賭二人相善人有積妻為案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遇  
紐理安巴達必盡取之傳以為笑保寧未坐私藏甲屬  
有司方案詰于紐理袖中又得殺樞密使蕭遜賊賈賜  
死紐理善識馬常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  
也己馬易之果然  
劉景字可大河開人四世祖忭即朱滔之甥唐石僕射



庶罷軍節度使父守敬南京副留守景端厚好學能文燕王趙延壽辟為典都府文學應歷初遷右拾遺知制誥為翰林學士九年周人侵燕留守道邇上急變帝欲俟秋出帥景諫曰河北三關已陷於敵今復使燕安可坐視不聽會父憂去未幾起復舊職一日召草救成留數月不出景奏曰唐制救書日行五百里今稽期弗效非也亦不報景宗即位以景忠實權禮部侍郎還尚書宣政殿學士帝方欲倚用書其劾曰劉景宗為宰相頌之為南京副留守時留守韓匡嗣因武定京上景宗其子德讓共理京事俄召為戶部使歷武定開遠二軍節度使統和六年致仕加兼侍中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師子慎行孫一德一玄三塚四端五常六符皆且六符傳

郭襲不知何郡人性端介議治體久淹外調景宗即位召見對稱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萬十旬未足繼上書諫曰昔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萬十旬未足為樂高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創業艱難修德布政宵旰不懈祖宗遂其無厭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怨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開征伐未已而寇賊未弭年穀難登而瘡痍未復正宜戒懼修省以懷永圖側聞恣意獵獵甚於往日萬一有衝壓之變播噓之虞悔將何及况南有強敵伺隙而動問之得無生心乎伏望陛下節從禽離飲之樂為生靈社稷計則有無疆之休帝覽而稱善賜賜贊功臣拜武定軍節度使卒

耶律蘇色字阿敏性忠直勇毅練武事歷歷初為侍從累遷圖魯卜節度使歷霸濟順聖五州都總行俄

為敦睦宮太師保壽三年改九都部詳責四年伐黨項屢立戰功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西邊甫定蘇色安集諸蕃利害屢具以聞太后益信任之凡臨戎與士卒同甘苦所獲功賜將校賞賚逆威信大振在遼二十年卒耶律阿穆爾字在耶納尼其固汗之四世孫幼聰敏保幽中為南院宣徽使統和初皇太后稱制與耶律色珍參預國論為都統以征高麗功遷北院宣徽使加政事令四年春宋將曹彬米信等侵燕從帝親征為都監屢破敵十二年行在多邊阿穆爾立禁捕法盜始息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穆爾諫曰夫兄弟離父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為令致仕卒阿穆爾性好聚斂每從征所掠人口聚而建城請為營州就以家奴閻貴為刺史時議鄙之子醫格左伊勒希巴

那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性謹慎好學博古保廣初為政事舍人知制誥累遷翰林學士加禮部侍郎統和四年山西州縣被兵命那抱朴鎮撫之民始安按大志勳學士那抱朴建請賜加戶部尚書遷翰林學士承旨與室助同修實錄決南京帶鐵還德詔襲美十年按聖宗紀拜參知政事以樞密使韓德薦按察諸道守令能否而黜陟之大協人望以母憂去官詔起視事表乞終制不從宰相密諭帝意乃視事及耶律休格留守南京又多謂獄復詔那抱朴平決之人無冤者改南院樞密使卒贈侍中初抱朴與弟抱贊受經於母陳氏皆以儒術顯抱贊亦官至侍中時人榮之

馬得臣南京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保寧開崇

遷政事舍人翰林學士帝傾朝議以正直稱乾亨初宋師屢犯邊為南京副留守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聖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兼宣政殿學士考聖宗文宗時諸王作請而無爵請學帝問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紀得臣乃錄其行事可法者進之及扈從伐宋進言降不可殺亡不可追三其德者別議詔從之俄兼議大夫知宣徽院事時帝擊斃無度上書諫曰臣謹觀房玄齡杜如晦隋李書生向不遇太宗安能為一代名相臣雖不才陛下在東宮幸列侍從今又得侍聖陛下嘗問臣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臣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夏澤則掩籬至內殿玄宗與兄弟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莊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足首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於日昃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深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難致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讓之玄宗贊鷹隼林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種馬為樂聖臣思之有不宜者三竊以君臣同體不免相爭君下之分爭先取勝失人臣禮二不宜輕萬乘之尊圖一時之樂萬一有衝動之失其如社稷天下之福孽臣之願也陛下不以臣言為近上賜省監天下之福孽臣之願也書奏帝嘉數日未幾卒贈太子太保詔有司給葬耶律和克字海蘭六院額爾奇木迪里之孫少穎悟重然諾保監初補御妻耶律十使宋還以宋取河東之意聞於帝燕王韓仁嗣曰何以知之克和克曰諸僭就之國宋皆併收惟河東未下今宋謀武臣戰意必在漢匡

嗣力沮之明年宋果伐漢帝以和克能料事器之授涿州刺史統和初皇太后稱制召赴京師與韓德讓以事相韓德讓怒取護衛所執戎仗擊其腦卒子穆爾古穆爾古字遙隱有智識善射統和初拜南面林牙四年宋侵燕太后親征穆爾古爲前鋒手中流矢拔而復進太后既至穆爾古以劍不能戰與北府宰相蕭繼先巡邏境上累遷北院大王七年伐宋爲先鋒與耶律諾賽破其將李忠吉於定州按遼聖宗統和七年宋太宗崩事道統統和六年宋定州守將李興以兵來拒耶律以疾卒於軍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八

續通志 卷四百十八 列傳 道

志五七六一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九

列傳

遼三

耶律休格 瑪格

耶律色珍

耶律學古 蕭布勤

耶律沙

蕭幹 托果

蕭達林

蕭觀音勞

耶律托色

耶律德哩

蕭柳

和碩爾

耶律幹拉

耶律世良

張儉

蕭朴

耶律巴格

耶律好嘴 烏魯斯

王繼忠

陳扎表

蕭和卓

武白

高正

大康文

耶律休格字遜祖實贈陪國王父烏蘇南院額爾奇

木休格少有公輔辭初烏爾古室章一部叛休格從北

府宰相蕭幹討之應歷末為特哩我乾亨元年宋侵燕

北院大王希達等敗績南京被圍帝命休格代希達將

五院軍往救遇敵于高粱河精進處作與耶律色珍

分左右翼擊敵之追殺三十餘里斬首萬餘級休格被

三創明旦宋主遁休格以創不能騎蹇車追至涿州

不及而還九月原文作是年冬漢景宗命韓匡嗣耶

律沙伐宋以釋圍城之役休格率本部兵從戰于滿城

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格曰彼眾整而銳必不肯屈乃

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格引兵憑高而視

東兩兵大至匡嗣敗績休格整兵進擊敵乃卻詔總南

而戍兵為北院大王明車駕親征圍兀橋關宋兵乘

殺守將張師突圍出帝親督戰休格斬師餘眾退走

入城宋陣于水南將戰帝以休格馬介獨黃盧為敵所

乃賜玄甲白馬易之休格率精騎渡水擊敵之退至

州橫屍滿道敵矢俱罄生獲敵將以獻帝悅賜御馬

孟勞之師還拜裕悅聖宗即位太后稱制令休格總

南面軍務以便宜從事休格均成兵立更休法勸農桑

修武備邊境大統和四年宋復來侵其將倍密聖宗

紀備作楊繼業時賜姓劉名繼業遷宋後仍其舊名

曹彬米信等四出時北院院突部兵未至休格力募不

敢出戰夜以輕騎出兩軍聞殺其單騎盡則以精銳

其勢又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退保白溝月餘

復至休格以輕兵薄之伺彼得食擊其難伍單出者

由是南軍自救不暇太后軍至彬等遁太后益以銳

卒追及之乘勢圍之至夜彬信以數騎亡去餘眾

潰遁至易州東宋師尚有數萬湖沙河而饑饉之

宋師望塵奔竄岸相蹂踐死者過牛沙河為之不

流太后旋崩休格收屍為京觀封宋國王又上言

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為界唐吳不納及太后南征

休格為先鋒敗宋兵于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

數萬騎卒並海而西出約會太后軍至殺聲言

可殺休格謂之先以兵扼其要地與太后軍至殺

敬源廷讓走瀛州執知雄州賀合圖遂昭那深德

三州歲通七年宋復遣廷讓等乘善放易州休格

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可

計許末人欲止兒啼乃功詔免拜不名自是宋

不敢北向時宋人欲止兒啼乃曰裕悅至矣

戍兵無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

邨以安十六年嘗詔立同南京休格習智宏遠料敵

如神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身更百戰

未嘗殺一無辜二子果巴官至節度使果實裕悅

孫瑪格瑪格字類特塔與宗時以敵職入見帝問

禮佛乎對曰臣每日誦太祖太宗及先臣遺訓未

暇奉佛帝悅清聖中靈唐古節節度使威城中

累遷匡義軍節度使太康初致仕卒

耶律色珍字韓隱裕悅孫性明敏不事生產保

靈元年樞密使蕭思溫薦色珍有經國才帝曰朕

知之第俟礪登可羈屈對曰外雖佚游中未可量

乃召問以時政占對剴切帝器重之妻以皇后之

姪命節制西南面諸軍及援河東改南院大王

乾亨初宋再攻河東從耶律沙至白馬嶺沙等

戰不利色珍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氣沮而

退是年秋宋下河東棄勢襲燕耶律希達逆賊

積屯滑河北色珍取希達計得勝口以誘敵果

爭赴色珍出其後奮擊敵之及高粱之戰與耶

律休格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統和初皇太

后稱制益見委任為北院樞密使太后親帥師

救燕以色珍為山西路兵馬都統色珍至定安

遇賀合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殺明

日至蔚州敵不敢出乃伏兵險阨城守萬餘

級取蔚州賀合圖潘美等復以兵追至飛狐斬

首萬餘級取蔚州賀合圖潘美等復以兵追至

飛狐斬首萬餘級取蔚州賀合圖潘美等復以

兵追至飛狐斬首萬餘級取蔚州賀合圖潘美

以功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庶子果勒官至小將軍

耶律學古字伊賈揚裕悅幹之庶孫穎悟好學工課程及詩保寧中補都監耶君乾亨元年宋侵燕學古受詔往接始至京宋師圍城三周穴地而進城中懷懼二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官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卻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以功遷授保靜軍節度使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二年伐宋乞將漢軍從之改彰國軍節度使時南境未靜民思休息學古禁寇掠以安之宋將潘美來侵學古以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黃為疑兵是夜適獨虎帶舉烽火遣人偵視見敵停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額白是學古與潘美各守邊約無相侵軋民獲安業以功為特理殺卒弟額布勒

額布勒字留隱嚴軍有膂力善屬文統和中伐宋屢任軍事嘗與楊球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楊球訟于北院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額布勒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德讓恆德伐博囉備邊部以功為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為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額布勒善不遜於如何善而薦德讓奉曰臣奉相位於臣猶不屈況於其餘若任使之必能顯無語番太后從之加金紫崇祿大夫檢校太尉而果囑以罪亡額布勒及其母俱下吏恐禍及母陰使人召果囑給曰太后知事之謀汝第來勿畏果囑至遂有司誅其後退歸田里以疾卒

耶律沙字安隱其先嘗相約尼氏應密開累官南府宰

相景宗即位德鎮南面邊事保區開宋攻河東沙將兵救之有功加守太保乾亨初宋復北伐沙將兵由開道至白馬嶺阻大淵遇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至而戰蕭王迪里監軍耶律穆濟等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迪里等以先鋒渡澗未半為宋人所襲兵潰迪里及其子幹格沙之子德里合公圖散詳奏唐古等五將俱沒會耶律色珍兵至敵始退沙勒兵還未乘敵伐燕沙與戰于高梁河相御遇耶律休格及色珍等邀擊敗宋軍以功釋前過是年復從俸匡嗣伐宋敵潰帝欲誅之皇后營救得免晉皇皇后稱制賜几杖復從伐宋敗劉廷讓李敬源之軍賜寶儀凝統和六年卒

蕭幹小字精理字博迪北府宰相達魯之子性質直初察克之亂其黨和克齊與幹善使人召之幹曰吾豈能從逆臣稱其人送詩安王賊平拜擊牧都林牙復以伐烏爾古功遷北府宰相改圖魯卜部節度使乾亨初宋侵燕詔幹拒之戰于高梁河幹與耶律休格等併力敗之自是每征伐必參決軍事加政事令二年宋兵圍瓦橋夜襲營幹及耶律允古戰卻之時皇后以父呼幹及后為皇太后稱制幹數條奏便宜多見聽用統和四年卒姪托果

托果字括憲性忠隨應歷初始入侍會曩王迪里宣徽使哈斯謀反托果密以聞帝嘉其忠詔尚樸敬公主孫王友不威監保室末為南京統軍使乾亨初宋侵燕托果與北院大王希達拒之不克退屯清河帝聞其敗遣使責之托果懼援兵至奮力以敗宋軍遂釋其罪降為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四年卒

蕭達林字馳監斯溫之再從姪父珠塔哩善相馬願歷

開為馬擊侍中達林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保寧初為宿直官累任總制統和四年宋楊繼業來侵達林以諸軍副部署從樞密使耶律色珍敗之擒繼業于朔州六年秋改南院都監從駕南征攻沙堆力戰敵劄太后親臨視明年加右監門衛上將軍檢校太師遷授彰德軍節度使十一年與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破之高麗稱臣奉貢十二年夏入遷遼皇太妃受命總高麗古及承興宮分軍討之達林為軍布都詳表凡軍中號令太妃遺委之師遂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遷略師人殺詳表叛遁于西北荒達林將輕騎逐之因討準布之未服者諸蕃貢方物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馬因賜詩嘉美仍命林牙耶律昭作賦以述其功達林以諸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俄召為南京統軍使復伐宋擒其將王先知宋史及遼本忠破其軍于遂城下神州後宋史是年達林供作王繼州皆為州兵所敗與本傳異手詔美論進至置嗣宋主軍于城中未接戰達林出按地中伏斃卒子讓古南京統軍使

蕭觀音字伊羅奚王達哈之孫統和十二年為右祇候郎君班詳表遷奚六部大王先是佛祿外給撥鹿百數皆取於民觀音奏罷之及伐宋與蕭達林為先鋒降神州下德清軍乃加德實同知南院事卒

耶律托色字勝隆北府宰相烏里之孫善射工畫保寧間為御蓋郎君九年奉使于漢深加禮重統和二年與西邊詳表耶律蘇色討圖勒錫大破之四年托色從北院樞密使耶律色珍敗賀令圖於定安投西南面招討都監宋兵守蔚州意召外援托色伏兵道旁候援兵遁

志五七六四

未半而擊之城中軍出色復獲之兩軍俱潰奔飛狐地險不得進殺傷甚眾分圖復集敗卒來襲許州逆戰破之應州守將白道進開雲州自矢石登城宋軍大潰色珍擒繼業于朔州托色功居多是年冬復與蕭達林由東路擊宋俘獲甚眾後聞宋兵屯易州率兵逐之至易境而卒初托色破合剛宋將有因傷而小托色槍其狀以示人咸嗟神妙

耶律德惠字烏庫哩謂古部人統和四年宋將楊繼業攻山西西樞哩從耶律色珍擊之常居先鋒偵候有功是歲伐宋宋人拒於浹池河平精騎便道先濟獲其將張保威以功詔世預節度使選太平元年前遣本部節度使六年從蕭惠攻甘州不克會率布攻固三創軍使馬名蕭三創軍官與都監耶律尼嚕因往致至哈屯城西南遇敵不能陣中放矢卒

蕭柳字圖們高欽皇后弟阿古齊五世孫幼養于伯父巴雅爾多知能文臂力絕人統和中叔父恆德賜終應其才詔入侍倫十七年兩伐宋將范廷召列方陣而侍時皇弟隆慶為先鋒問諸將誰敢當者柳曰若得驍馬則願為之先隆慶授以甲騎運擊而前敵少卻隆慶席勢攻之南軍遂亂中流矢斃劍而戰皆披靡時巴雅爾留守東京來柳為四軍兵馬都指揮使明年為北女真詳察攻齊寬猛部民畏愛遼東統軍使秩滿百姓願留許之從伐高麗師還攻仕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詬謔無所忌諱經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故以諧進冀萬有一種俳優名何須項之被疑衣而坐呼曰吾夫矣言訖而逝

和碩額字魯靈突汗之裔保寧中為美六部長統和初

皇太后稱制以耶律休格領南邊事和碩額為南面行軍副部署四年宋曹彬米信等來侵與休格破宋兵于燕南軍還休格獲無罪人李浩至死帝以其功擢之冬南征將本部軍由別道進擊敵軍於狼山俘獲甚眾八年表正奚王府官制從之十二年遷都部署伐烏舍利其俘掠請降不許城中皆死戰和碩額知不能克乃掠地東南循高麗北界而還地遠糧絕士馬死傷詔降封爵皇子烏高麗耶律班詳

耶律幹拉字斯圖靈德呼勒部人趨捷有力善騎射保密初補遼肅軍駕領頭山有豪猾伏叢莽帝於中猶突出御者拈機而避幹拉復射斃之及獵赤山奔鹿突前路隘不容避垂犯彈幹拉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謂曰朕因獵兩頭于危頓卿以兔始見爾心遷護衛太保從樞密使耶律色珍破宋將楊繼業軍于山西統和十三年為行軍都監從都部署王和碩額伐烏舍數月不能下蕭復德欲深入大掠幹拉曰恐所得不償所損德不從擊地東南人馬多死詔蕭將官幹拉以請蕭得免尋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為東京留守開泰中卒耶律世良小字幹六院部人才敏給使連達因朝典故及世譜北院樞密使韓德讓帝問孰可代卿德讓曰世良可北院大王耶律舒輿復問北院之選德讓曰無出世良統和末為北院大王開泰初加檢校太尉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時邊部拒命詔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將兵以世良為都監往禦之明年華格還蕭罷兵世良上書曰華格以為無事而還不思師老罷之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帝命華格益兵與世良遣之至安貢河大勝而還白是邊境以寧以功王岐拜北院樞

密使三年命馮馬駿于烏爾古部會德時勒部人伊喇叛攻陷白穆古城世良率兵壓境招降之復復放地四年伐高麗為副部署都統劉慎行返還失期執還宗師世良獨進兵明年至北都護府破追兵于鄂州以罪疾卒

張儉宛平人性端慤不事外飾統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故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親雲中節度使遣曰臣境無他產惟麻帳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帝夢劉及世務食人二口至問姓名始悟召見存此樸野訪及世務劉泰三十餘年由此顯遇特異寵榮情華號稱明幹開泰中累遷同知樞密院事世宗本紀以開泰二年為政太平五年出為武定軍節度使移額大同六年入為南院樞密使帝方嘗倚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帝怒出叔達為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受遺詔輔立太子是為興宗賜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舊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徒王陳重熙五年帝幸禮部貢院及親試進士皆儉發之進兒不名賜詩羨美儉衣唯袖食不重味月俸有餘餽給親舊方冬奏事使歸帝見衣袍敝嚴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舊弊故以此微瀆論之帝憐其清貧命悉取內府物餼率謂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第五人帝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復益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職家人訴冤儉三乞申理帝勃然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俸收葬足慰存沒矣乃從之儉在相位二十餘年神益為多致政歸第會宋書辭不如禮帝將親幸儉尚食先往

具俎節之進羹菜乾飯帝食之美徐問以策檢極陳利  
害且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遣勞車駕帝悅而止徐  
從長編云河北賊賊曹兵建州治威靈不耀王問徐徐  
曰南朝尚修城備毋遺舊俗以知建州李尤明其人  
長者不足疑不傳其人其第賜宴群臣悉與之十二  
年癸亥九月十一日葬葬宛平縣

蕭朴字延賓國舅少父房之族父魯康以其屬文為聖  
宗詩友朴幼如老成人及長博學多習開泰初補牌印  
郎君為南院承旨權知轉運事尋改南面林牙帝問以  
政朴具陳百姓苦國用豐耗帝悅曰吾得人樞左伊  
勒希巴時蕭和卓為樞密使朴知部院院事以酒廢事  
出為典國軍節度使召為南面林牙太平三年守太子  
太傅明年拜北府宰相遷北院樞密使時太平日久帝  
留心輪鑿始置諸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朴有吏  
才知人主意敢奏稱旨朝議多取決封蘭陵郡王進王  
恒加中書令及大延琳叛召安撫東京以便實行事興  
宗即位皇太后稱制國事一委弟孝先仁德皇后被誅  
朴屢言其冤不報每念至此為之嘔血重祓初改王韓  
拜東京留守及遷太后于廣州朴從王楚升南院樞密  
使四年王魏癸亥年五十辭齊王子道拉國詳表  
耶律巴格字烏庫理五院部人幼聰慧書一覽輒成誦  
統和中以世業為本部東未幾拜扎薩克轉轉樞密院  
侍御朱將曹彬米信侵襲巴格以恩從功擢上京留守  
開泰四年為北院樞密副使頃之留守東京七年東平  
王蕭巴雅爾伐高麗巴格為都監至開京大掠而還濟  
茶陀二河高麗遣兵至諸將欲俟敵旆河擊之獨巴  
格不可曰敵若渡河必殊死戰乃危追也不若擊於  
兩河之間巴雅爾從之敵積明年還東京奏渤海承奉

官宜有以統領之帝從其言置都知押班後以茶陀之  
敗削使相降西北路都監巴格復為東京留守  
耶律舒魯字伊實揚大院部人魁岸美容儀聖宗同年  
生帝愛之甫冠補祿祿郎君未幾為宿直官及出師伐  
宋為隊帥從南府宰相耶律汝敦統軍使蕭達林略地  
趙魏有功加檢校太師為北院大王按聖宗紀舒魯自  
陝西北院也攻拔通利軍未和議成特進王府監軍南  
陽推誠竭節保義功臣以本部俸羊多闕部下平章事  
以羸老之羊及皮毛讓易南中稍彼此利之拜北院樞  
密使封韓王自韓德讓知北院職多廢舒魯拜命之  
日朝野相慶祝駕獵松林至沙嶺卒年四十四副守司  
徒政事令二子賈紳勞烏魯斯賈押勞南院大王  
烏魯斯字留隱少有大志未冠補祿祿郎君開泰初為  
本部司徒秩滿開居徵為耶律班詳表遷右皮室詳表  
將本部兵從東平王蕭巴雅爾伐高麗至茶陀二河戰  
不利烏魯斯獨全軍還帝嘉其忠西南面招討使  
王繼忠本宋之開封人以任仕宋為郟州刺史殿前都  
虞候統和二十一年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規  
軍遇南府宰相耶律汝敦等獲之太后知其賢授戶部  
使以康默記族女妻之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宋以  
繼忠先朝舊臣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  
年宋使來聘遣繼忠孤矢兼策及求和釧子且日如許  
通和即當歸使住清涼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按  
通和即當歸使住清涼繼忠與宋使相見仍許講和按  
時薛魯守吳州與繼忠善乃致書于薛魯其書云宋和  
之信繼忠書後至薛魯切實吳州軍深入乃遣薛魯  
自繼忠歸吳宮三日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攝中京留  
守檢校太師增封

耶那部王六年進楚王賜國姓帝嘗宴飲議以蕭和卓  
為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和卓雖有刀筆才庸於大體蕭  
迪里才行兼備可任不納費用和卓及道和卓伐高麗  
繼忠為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帝謂明  
子知人拜樞密使太平三年致仕卒子懷玉宋史繼  
忠傳懷玉時所生而復仕於遼者然止上防禦使  
陳孔衷字旺吉雲州人工諳機勇而善射統和中補  
祿祿郎君為奚伊喇詳表累遷致職宮太保兼葦園場  
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  
奮怒將犯躍左石辟易孔衷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驚  
且逸帝命衛士追射孔衷大呼止之虎離執山孔衷終  
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蓋至帝前慰勞良久即日設  
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特加飾絨運園場都太師賜  
國姓命張儉曰德懋賦以美之遷歸義軍節度使同知  
上京留守歷西南面招討都監卒  
蕭和卓字和倫國魯卜部人始為本部東統和初以議  
格補南院侍郎十八年韓德讓舉為中丞奉太后遺物  
使宋還遷北院樞密副使開泰三年為左伊勒希巴和  
卓久居近職明習典善古對以是尤被寵隆歷北院  
樞密使時議以為無不行不可大用南院樞密使王繼  
忠又議其短帝頗不悅六年遣伐高麗為都統無功而  
還時求進者多附之然其服食僕馬不加于舊帝知其  
廉以族屬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餼資費奔趨于門太  
平五年有疾帝欲臨視解曰臣無狀獲蒙重任今形容  
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帝從之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  
和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為樞密使慎勿舉勝已舊朴  
出而鄭之子烏爾古終本部節度使

武白不知何郡人爲宋國子博士差知相州至通利軍  
爲遼軍所俘詔授上京國子博士改臨潢縣令遷廣德  
軍節度副使先是有許宰相劉慎行陰事者有司出其  
罪聖宗詔白鞠之白正其事使新羅還權中京留守時  
慎行諸子皆處權要以白斷百姓分籍事不直坐左遷  
尋遷尙書左丞知樞密事拜遷興軍節度使致仕卒  
高正不知何郡人統和初舉進士第累遷樞密直學士  
帝將伐高麗遣正先在諭意及還遷石僕射高麗王詢  
表請入魏詔許之遣正率騎兵千人逐之館于路爲高  
麗將卓恩正所圍與麾下壯士突圍出士卒死傷者眾  
帝悔輕發釋其罪明年遷工部侍郎爲北院樞密副使  
開泰五年卒

大康又渤海人開泰間累官南府宰相出知黃龍府善  
經撫東部懷服額爾德尼部長布延與伊勒必來附送  
于朝且言博囉滿達界多渤海人乞取之詔從其請康  
又領兵至大石河圖卜準城掠數百戶以歸未幾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十九





欽定綱通志卷四百一十

列傳

選四

耶律隆運 德威 遼穆 耶律巴因壽

蕭塔喇嗎 夏行美 蕭迥里 巴拉

蕭必塔 耶律揚珠 耶律古果

蕭華善 蕭敷 蕭博若 耶律古裕

耶律都沁 劉六符 耶律杜幹理

杜防 耶律哈爾吉 楊哲

楊佑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西南面招討使匡嗣之子也統和十九年賜名德昌二十二年賜姓耶律二十八年復賜名隆運運厚有智略明治體高建功立事侍景宗以謹防間加東頭承奉官補樞密院通事轉上京皇城使名上京皇城使通授彰德軍節度使代其父匡嗣為上京留守權知京事甚有聲譽復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宋兵侵燕五院札詳奏北院大王希達統軍蕭特庫等敗歸宋兵圍城隆運日夜穿窬援軍至則解及戰高粱河宋兵敗走隆運擊文敵之以功拜遼興軍節度使徵為南院樞密使景宗疾大漸與耶律色珍俱受顧命立梁王為帝皇后為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太后益寵任之統和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按宗統統和三年以隆運兼政事令元四年宋遣曹彬米宗範等方丁文茂來通運通使宗範封楚國公信來使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宗範封楚國公師還與北府宰相宗範共執國政上言西州數被兵加以歲歲宜輕稅賦以來流民從之六年太后總擊弱呼曾蘇突運運馬命立斯之詔率師伐宋剛沙堆敵夜

襲隆運嚴軍以待敗走之封楚王九年復言燕人疾疫

符免賦役貧族因為饑饉可遣使成諭從之十一年丁

母憂隆運起之明年室昉致政以隆運代為北府宰相

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賜興化功臣十二年六月被室

文所云明年室昉致政是也此五字疑誤三京諸朝

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榜笞乞行禁止帝

可其奏又奏請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退大臣

之職優加賜費服閣加守太保兼政事令會北院樞密

使耶律色珍奏請隆運兼之久之拜大丞相進王齊懿

二樞密事以南京平州歲不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及成

平諸節商賈價並從之二十二年從太后南征許未成

而還從王晉投何書令據突丹賜出宮籍隸橫帳季

父房後乃改賜今名位親王上入朝不拜上殿不趨突丹

丹志賜田宅及陪葬地從位高麗還竟年七十一賜爵

書令諡文忠建廟乾陵側高麗三年以魏王塔卜

子貞魯為嗣天祥立以皇子額增溫繼之弟德威姓制

心

德威姓制介善馳射保運初歷上京皇城使備州防禦

使改北院官徵使挾和初丁父喪按本紀聖宗即位之

前按宗範宗思後服繼西南招討使克項遠遷一職御之賜

劄許使宣行事領額魯卜德呼勒二軍以討平蕭車

赫功與授招討使夏州李懷遠內附德威請納之諸部

皆從懷書褒獎與特聖宴耶律善補敗宋將楊繼業加

開府儀同三司政事門下平章事尋以山西城邑多陷

奪兵柄李懷遠受宋賂潛懷二心奉詔率兵往論繼運

託以西征不出德威至靈州俘掠而還十五年河西克

項敏復詔討之奏捷于朝聖宗未幾卒年五十五贈

兼侍中子帕克俄於彰德軍節度使早孫色寶達魯

色寶達魯特理奏

達魯字邊功養官中投小將軍車廉初歷北院宣徽

使石林牙副都檢拜特理奏改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

郡王諡誠軍籍三千二百八十人從以私取回鶻使者

贈毛裘及私取庫布賈物事覺決大杖削爵免官俄越

西北院官使十九年改烏爾圖德喀都都詳奏尋為

東北路奏詳封毘同郡王高麗初從王撻擢拜南府宰

相以年老乞骸骨更王漢太康中薨年八十達魯神贊

秀微聖宗子視之與宗特以兄禮贊貴意謙初為都野

檢歷從獵黑龍護德帝因飲飲謂達魯曰汝有未平對

曰臣富貴論分不敢他望性臣先朝優遇身願之後

不肖子坐罪籍沒諸孫中得救一人以主祭臣願舉矣

詔免籍復其產子燕五官至南京步軍都指揮使

制心小字汗努父德崇善醫視人形色輒決其病藥官

至武定軍節度使制心善騎鷹隼統和中為歸化州刺

史開秦中拜上京留守進漢人行營都都署封漆水郡

王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樞密副使蕭和卓用事制心

奏和卓草謀廢無行檢帝默然每內憂欲治繼之皇

后不悅曰汝不樂耶制心曰龍貴能長保以是為

憂耳太平中歷中京留守特理奏南京留守從王燕遷

南院大王按聖宗紀係作佛制字也或勸制心奉佛對曰吾

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

人聞絃竹聲往而入視則已逝矣年五十三贈政事令

追封陳王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補獲私釀者一飲而

盡笑而不語卒之日部民哀慕父母

耶律巴固濟字保諾延六院額爾奇木博果濟之後勇

悍善治生保靈中為天德軍節度使歷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討平克項光阿里沙密不勒布密遷馬院大王聖宗即位太后稱制會擊臣議軍國事巴固濟上疎陳便宜數事稱旨兼領山西路諸州事統和四年宋將曹彬等侵燕巴固濟擊之甚力賜勳忠保節致主功臣賜知山西五州會右巴固濟曲法唐民者按之有狀以大杖決之八年為南京統軍使卒子雅里官主詳奏

蕭塔喇噶字雄豐五院部人八世祖珠噶約尼氏時嘗為成人唐安祿山來攻珠噶戰于黑山之陽敗之以功為北府宰相世預其遺骨喇噶仕開泰開累遷西南面招討使重熙十一年使西夏論伐宋事約元昊出別道以會十一年改右伊勒希巴同知南京留守轉左伊勒希巴俄授東京留守以世選為北府宰相二十一年復為南京統軍使詳奏

夏行美渤海人太平九年大延琳叛時行美總領海軍于保州延琳使人說與俱叛行美執送統軍使耶律布庫又誘賊黨百人叛聖宗 殺之延琳謀且遣要城自守數月而破以功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錫魯厚明年擢忠順軍節度使重熙十七年遷副都督從點檢耶律義先討富珠哩獲其首托多羅以歸致仕卒

蕭迪里字尼嚕突辛相塔喇四世孫議度弘遠為鄉里推重始為平黎使史帝問其賢召入侍遷國舅詳奏統和二十八年將伐高麗迪里諫曰國家征討連年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諒陰年數不登創痍未復焉夷小國城廢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狀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闋歲舉兵未晚時

今已下旨雖未行識者慮之明年同知左伊勒希巴事改右伊勒希巴開泰初卒兵巡西邊時獨爾奇木部下扎薩克帖布喇奇質卜克率部民遠遁里追擒之令復業遂國舅詳奏從樞密使耶律世良伐高麗遂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拜上京留守迪里為人寬厚建禮延臣皆謂有王佐才王繼忠薦其材可為樞密使帝疑其黨而止為中京留守卒族子開克有傳弟巴拉巴拉子布哩音多智善騎射開泰間以兄為右伊勒希巴始補耶律聖遷突六部副都太尉太平末大延琳叛巴拉將北南院兵往討遇于蒲水南院兵少卻至手山復與賊遇巴拉乃易南院旗幟力戰破之手部獲美賜內殿馬重熙中遷四院軍詳奏謝事歸鄉里數歲起為昭德軍節度使尋改國舅詳奏卒

蕭必答字蘇隱一名昌裔騎馬都討恆德之子生未滿月父母俱死育于禁掖既長向秦晉王公主拜騎馬都尉殿前副點檢統和八年改北面林牙太平四年遷必塔先率本管及家兵擄要害絕其西渡之計聖宗 紀聖宗謂與南京留守蕭奉穆往討策重城圍之遂擒延琳東京平以功封蘭陵郡王十一年聖宗不豫先是欽哀與仁德皇后有隙以必塔嘗為后所愛忌之護衛豐嘉努上變誣珠卜與必塔謀逆公主竊問其謀謂必塔曰爾將無罪被戮與其死何若奔女直國以全其生必塔曰朝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寔死弗逾他國及欽哀攝政殺之

耶律揚珠字布爾備積慶宮人父海古勒率軍節度使使揚珠為學廉介有經世志統和十年累遷至積慶宮

使聖宗嘗論揚珠曰國稱正直是以進用國有利害斷言宜無所隱由是所陳多見善納遷征高麗破康舉于銅州揚珠之力為多王洵乞降舉臣皆謂宜納揚珠曰王洵始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許其野之必覆其姦計待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討果實清野無所獲其阻險而擊攻之不下揚珠以計降之罷拜四番部詳奏時招討使耶律德魯為總管揚珠貽居其上表曰臣先朝舊臣今既垂老乞還新命使得常侍左右帝曰朕不使汝久處是任且命無君招討得專奏事到部據舉懷善政續舉善卒于官

耶律鴻果成此與前發一人字巴爾諾延約尼森齊汗之後統和初嘗以軍事任為伊爾詳奏尋從南京統軍使十三年向地南陲克敵於四岳擢斬首百餘級攻宋以職功遷東京留守封楚國公後伐高麗副先鋒耶律博誥擒康肇于銅州三十年西北部叛從南府宰相耶律詳奏討之及典禁軍謀令整肅諸部多降尋遷侍中卒

蕭華善字洪盧國舅大父房之後忠直多志略開泰初補御蓋耶律尊為內史太醫等局都林牙使宋賀正將宴與儀者告班節度使下華善曰班式如此是不以大國之使相禮且以錦服為恥如待蕃部果如是吾不預宴宋臣不能對易以紫服位視執政使禮始定八年秋為唐古部節度使卒弟特歡

特歡字何靈為人機辨任氣太平中累遷安東軍節度使有能稱十一年召為左監候耶律班詳奏未幾遷左伊勒希巴重熙十年聖宗 紀聖宗親作累遷北院宣徽使與劉六符使宋歸稱旨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詔城西西南進底甸還復為北院宣徽使卒

志五七七〇

蕭博諾王留寔美王楚卜密之後幼孤負備于蕭家牧  
牛術人數數適管每其備主見博諾熟味有與兆遂收  
獲之教以讀書禮儀略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皆曉射  
冠意氣豪邁開察閱選充護衛稍進用俄坐罪謫流烏  
爾固部久之召還累任副達美六部大王治有聲太平  
九年大廷旌叛博諾為都監肅右翼軍戰補水中軍軍  
博諾與左翼夾攻之據高麗女直要衝使不得求援又  
敗賊于山手延旌走入城博諾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  
大軍圍東京博諾討諸叛包平吼山賊延旌被擒以  
功加兼侍中重熙六年改北庫布副都督署再授美六部  
大王十八年史傳作十五年今據與宗紀及西夏傳或為西南而招討使西  
征夏國博諾以兵二千據河橋敵巨艦數十艘仍作大  
鉤人莫測戰之日布舟于河編互三千餘里大軍既失  
利適大水奔流而下勢將覆浮乘斷歸路操舟者鉤  
致之橋得不壞明年復西征懸兵深入大掠而還復為  
美六部大王致仕卒

耶律古裕字穆爾沁北院林牙國魯卜四世孫有膂力  
工馳射開泰間為烏爾固德呼部都監會部人叛從縱  
密使耶律世良討平之以功授千牛衛上將軍統軍  
鎮撫西北部教以種樹畜牧不數年民多富實中京盜  
起命古裕為巡邏使悉擒之從征渤海有功累遷御史  
中丞尋授開道軍節度使從鎮歸德重熙十一年改  
天成軍節度使卒於官年七十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子伊蘇鄂摩伊蘇重監開從蕭惠討西夏惠敗績伊  
蘇一軍獨全拜北院大王鄂摩太康三年為漢人行宮  
副都督伊蘇源害太子詞連鄂摩帝釋之是秋伊蘇復  
奏其與蕭楊結私竊盜事被書乾統開閣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  
耶律都沁字達年積慶宮人仕統和開性疎懶不顧小  
節人初以是短之後侵宋分總麻師以從及戰取耕田  
被介胄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眾太后望見  
喜厚賞之由是多以軍事屬任俄授東北德軍節度使  
平討率布克之重熙間東路統軍使天德軍節度使  
十七年城西寇命都沁相地及造戰艦因成樓船百三  
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稱旨及西征都沁由別  
道會於河黃敵兵阻河而陣帝御營處絕河擊之必捷  
殺虜酋酒仍問所欲都沁對曰臣幸被聖恩得効驗驚  
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帝愈重之手書都沁衣襟曰  
勤國忠君舉世無雙卒於官年七十子迪里歷觀察節  
度使

劉六符父慎行聖宗朝由膳部員外郎累遷至北府宰  
相監修國史時帝多即宴飲行誅賞慎行諫曰以善惡  
加威福恐未當帝悟諭政府自今宴飲有刑賞事翌日  
稟行為都察院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貴乃免出為彰  
武軍節度使關保節功臣順義遠興節度使詳見前  
子六人一德二玄三殿四端五常六符德早世玄終上  
京留守常歷三司使武定軍節度使般端符皆常進士  
般端俱尚主為駙馬都尉三般獻聖宗一矢獲鹿賦  
帝嘉其體龐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四端以衛尉少  
卿使宋質生辰方宴大張女樂竟席不顧人懼其嚴道  
拜福密直學士權知宣徽南院事詳見前六符有志操  
能文重熙初遷政事舍人權翰林學士十七年參知政事  
重熙十一年與宣徽使蕭特默使宋索十縣地還為  
漢人行宮副都督會宋遣使增歲幣以易十縣復與耶

律仁先使宋還如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宋幣至命六  
符為三司使以受之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有隙防白  
六符嘗受宋幣出為長蘆軍節度使俄召為三司使還  
宗即位將行大冊禮北院樞密使蕭裕曰行大禮備儀  
物必澤廣地莫若黃川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  
王之業不奏于野今中京四方之極朝觀各得其所宜  
中京行之乃從其議尋以疾卒按契丹志六符遷至中  
京六十餘年

耶律紐幹字海蘭六院額爾奇木博果濟之後風神  
爽秀工於畫重熙間累遷同知樞密司事駙馬都尉蕭  
呼敦為夏人所執率認案之三返以歸轉永興宮使右  
衛候耶律班詳奏紐幹理將聚案晉長公主孫其母與  
公主婢有隙謂紐幹理曰能去婢乃許爾婚紐幹理以  
計殺之婚成事覺有司以大辟論為聖宗真以獻得誠  
生長流邊成復以為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  
正寫宋主容以歸清寔聞復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  
未得其真陸離僅一視及境以象示饒者取其神妙聞  
重元亂不即勤王賊平入賀帝賞識之咸雍中加太子  
太師卒

杜防涿州歸義縣人開泰五年擢進士甲科累遷起居  
郎知制誥人以為有宰相器太平中遷政事舍人拜樞  
密副使重熙九年夏人侵宋遣郭頑來告請與夏和  
議宋史仁宗紀康定元年遣使以討元昊告契丹並  
與夏宗及西夏配亦遣郭頑以復夏宋報無請和之  
說與本 命防使夏解之如約罷兵各歸侵地拜參知政  
事韓紹芳劉六符忌之防待以誠十二年紹芳等罷愈  
見信任十三年按史傳作十二年拜南府宰相防生子帝  
幸其第賜名王門奴以進奏有誤出為武定軍節度使

十七年按察宗紀重熙十六年出訪焉武定防度復石  
為南府宰相二十一年秋察仁德皇后詔備臣賦詩防  
為冠冕金帶道宗諒陰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清寧二年  
諭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  
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卒贈中書令諡曰元肅  
子公謂終南府宰相

耶律哈爾吉字特們六院額爾奇木博果齊之後重熙  
中累遷西南面招討都監充宋國生辰使館於白溝驛

宋宴勞優者胡諸惠西之敗哈爾吉曰勝負兵家常  
事我副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典中有石家寨處之一

敗何足聖哉宋人備服帝問之曰優伶失辭何可傷兩  
國交好獲二百免官清寧初起為懷化軍節度使七年

入為北院大王按通宗紀重熙七年卒爾吉自東北封  
器詳良人為南院大王與本傳異國國公歷遠典軍節度使東北路討奚加兼侍中致仕

卒哈爾吉明達勒恪懷柔有道置諸賓館及西邊營田  
皆自哈爾吉發之

楊哲字昌時安次人幼通五經大義聖宗聞其穎悟詔  
試詩授秘書省校書郎太平十一年擢進士乙科為著

作佐耶重熙十二年累遷樞密副使歷長寧軍節度使  
山西路轉運使知興中府清寧初入知南院樞密使與

姚景行同總朝政請行柴冊禮封趙國公以足疾復知  
興中府咸雍初徙封齊召賜同德功臣尚書左僕射兼

中書令拜樞密使改封晉給宰相樞密使兩廳儀從封  
趙王屢請歸政益賜保節功臣致仕大康五年例改遼

西郡王薨

楊佖字正叔南京人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  
奇之弱冠聲名籍甚統和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一歷校

書郎大理正開泰六年轉儀曹郎典書命加誡諫大  
夫出知易州治尚清簡徵發期會必信入為大理少卿

累遷翰林學士文章號得體八年燕地饑疫民多流殍  
以佖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賑乏絕貧民孺子者計

儲而出之未幾梅詢賀千齡節詔佖迎送多唱酬詢每  
見佖賁復為翰林學士重熙元年度翰林學士承旨丁

母憂起復工部尚書使順軍節度使朔武等州觀察處  
置使天德軍節度使加特進檢校大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復拜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十五年出為武  
定軍節度使境內亢旱苗稼將槁視事之夕雨澤霽足

百姓歌曰何以蘇我上天降雨誰其撫我楊公為主澤  
陽水失故道歲為民害乃以已俸創長橋人不病涉及

被召郡民攀轅泣送帝清涼殿宴勞之即日除吏部  
尚書按通宗紀重熙十一年佖自宣武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論曰卿今日何減呂望之遇文王佖  
對曰呂望比臣遭際有十年之晚帝悅其居相位以進

賢為已任事總大綱責或百司人樂為之用三請教政  
許之月給錢粟備蒙四時遣使存問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一十

列傳

遼五

耶律仁先 托卜嘉

耶律義先 信先

耶律罕巴

蕭球展 兼師勞

耶律玦

耶律布勒圖

蕭布達

耶律浩善

耶律圖丹

蕭烏真

蕭迪里

蕭貞嘯

蕭托輝

蕭罕扎

蕭阿魯岱

耶律納延

耶律辰嘉努

蕭蘇色 穆喇特

耶律大悲努

蕭罕嘉努

蕭約音努

蕭惟信

姚景行

耶律迪里

耶律仁先字扎林小字扎拉孟父房之後父貴官南府宰相封燕王仁先魁偉黃秀有智略重熙三年補護衛帝輿論政王之仁先不世遇言無所隱投宿直將軍累遷殿前副檢校和拉魯古部節度使俄召為北面林牙十一年陞北院樞密副使時宋請削威肅銀病以領十縣地產仁先宋史誤作仁先與劉六符使宋既還同知南京與宗範留守事十三年伐夏留仁先鎮邊未幾召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奏復王子班耶君及諸宮雜役十六年遷北院大王 按契丹宗十五年前都部署為南院都部署今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從之十八年再舉伐夏仁先與皇太后弟重元為前鋒蕭惠失利於河

南帝猶欲進兵仁先力諫乃止復知北院樞密使遷東京留守文直恃險倥倥不止仁先之開山通道以控制之邊民安業封突王清靈初為南院樞密使以耶律華格請出為南京兵馬副元帥守太尉更王隋六年復為北院大王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兄時北院樞密官尼嚕古蕭呼都克等忌之請以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伊蘇奏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補外復拜南院樞密使更王許七月帝獵太子山重元謀逆帝赴仁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謀為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難帝欲幸北院仁先曰陛下若舍庭從而行賊必蹶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也仁先子托卜嘉曰聖意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折行馬作兵仗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交戰賊眾多降尼嚕古中矢被擒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喇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塔喇兵至仁先乃背營而陣乘便奮擊賊潰重元與數騎遁去帝執仁先手曰平亂若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末王為北院樞密使詔盡蠲河戰國以旌其功威難元年加稅改封遼王與耶律伊蘇共知北院樞密事伊蘇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虛孤懷養意來聞風震服舉布達爾罕叛命仁先為西北路招討使錫騰紐印及劍許便宜復來定仁先嚴斥埃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邊備罕復寇仁先先逆擊追殺八十餘里大軍繼至又敗之別部巴爾斯土默特等來救見其屢挫不敢張而降北邊遷安八年卒年六十遺命家人薄葬弟義先信先俱有傳子托卜嘉

托卜嘉字和爾古滿德二年補武候郎君累遷承與宮使以平重元之亂遣授忠正軍節度使賜定亂功臣同知殿前點檢司事高陽節度一軍節度使左皮室詳表太康六年授西北路招討使率諸部酋長入朝加兼侍中自蕭達魯為招討朝廷務姑息多擇柔順者用之諸部漸跋扈托卜嘉含容尤甚邊防益廢尋改西南面招討使率酋長默古斯來侵西北路招討使和囉木薩鳴戰不利詔托卜嘉代之默古斯之為酋長也托卜嘉有力焉至是遣人誘致之默古斯始降托卜嘉逆於鎮州西南沙道開禁士卒無得妄動敵至裨將耶律烏蘇徐烈見其勢銳不及戰而走遂被害年五十八贈侍中諡曰貞愍

耶律義先裕悅仁先弟也美丰姿舉止嚴重重熙初補祇候郎君班詳表十三年車駕西征為十二行扎都監戰功最改南院宣徽使時蕭格同知樞密院事席罷擅權義先疾之因侍宴言於帝曰格校後喜亂一朝大用必謀國家言甚激切他日侍宴帝命羣臣博賢言詞一巨賦義先當與格對懽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解美義先厲聲訴不已帝大怒欲加之罪賴皇后救得解翌日帝謂格曰義先無禮當黜之格情以自飾故對曰義先天性忠直今以道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帝轉請格忠直益加信任義先鬱鬱不自得然敢憤之氣未嘗少沮十六年為殿前都點檢討高陽理未所招降獲其酋長托多羅以歸以贖改南京統軍使封武昌郡王奏請統軍司錢營忠以贖貧民未期軍務完整民得休息二十一年拜特哩表進王富春養年四十二義先常戚其族人曰國中三父房

皆帝之昆弟不孝不義尤不可為其接下無貴賤賈否皆與均禮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遇中表親非禮賈不見故內外多化之清簡而追贈許王弟信先

信先與宗以其父貴音為利血友幼養于宮善騎射重熙十四年為左護衛太保同知殿前點檢司事十八年兼右護衛郎君班詳奏帝問所欲信先曰先臣貴音與陛下分如何氣然不及王封備使家恩地下臣願事矣帝曰此朕遺忘之過追封燕王是年從蕭惠伐夏敗於河南破黃清初為南面林牙卒

耶律罕巴字喇隱備有大志北院詳表古之五世孫太平中遊京師寓行宮側惟囊衣匹馬而已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為何人罕巴初不識得應曰我北院部人罕巴來覓官耳帝與語知有長才陸識之命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帝詔罕巴馳驛審錄果朝言罕巴屬情處理人無冤者帝嘉之稱罕巴為國其二同事者多恒獲罕巴略不加詰即先馳奏帝益信任景福元年為左伊勒希巴從北面林牙晉遷優異重熙六年改北院大王政務良仁復為左伊勒希巴十二年再為北院

院前殿大王入朝帝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賞賚府庫振費之以報朕既受詔意竭忠謹知無不言益為多卒年五十五死之日無無蕭蕭無新衣罕巴不居不勝稱善喜恨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僕以同巴者代之數月不覺

蕭珠辰字錫倫李德弟果濟之子以戚屬加監門衛上將軍重熙十三年將衛兵討李元昊有功遷興聖宮使高珠理部長托多羅珠辰為統軍都監從都統耶律義先擊之擒托多羅珠辰與義先不協義先罪免官

稍遷西南而招討都監坐事下獄以太后言杖而釋之清蓋初為國舅詳表西北略招討使私取官粟三百斛及代商產令主者繫之以債候族弟呼都克判部候其事帝怒欲以大杖免官尋起為昭德軍節度使徵為北院宣徵使九年復為西北略招討使訓士卒增器械首追呼脫說令人不敢犯邊境晏然十年卒增器械郡王咸雍二年拜北府宰相為北院樞密使耶律伊蘇那

出鎮鳳軍道宗紀作武卒追王晉宋梁三國姪藥師努藥師努幼穎悟謹禮法補祇候郎君太康中為興聖宮使累遷同知殿前點檢司事遷右伊勒希巴夏王李乾順為宋所攻求解帝命藥師努持節使宋請罷兵通好宋從之拜南面林牙改漢人行宮副都統乾統初出為安宋軍節度使及夏而後說此名以龍之職使卒

耶律決字烏辰約尼羅濟汗之後重熙初召修國史補符寶郎累遷知北院副都事入見太后后顧左右曰先皇謂決必為偉人果然除樞密副使出為西南面招討都監歷同簽南京留守事南面林牙兄弟奉國王為選興軍節度使以決同知使事多所匡正十年復為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都事及泰國王為西京留守請決為佐從之歲中獄空者三召為孟父房詳表決不喜賀帝帝知其賢賜官戶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決者漢人則劉仲而已然熟察之決優於仲先是西北諸部久不能平帝遣決問狀執弛慢者痛繩之以酒疾卒

耶律布勒圖字燕隱大陳林牙圖魯卜四世孫開泰間為本班郎君有捕盜功樞密使趙朴圖之遷率府率選名錄太子率府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徵事累遷彰聖軍節度使重熙十四年十六年知興中府以獄空問十八年伐夏擢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夏入侵金肅軍敗之新百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時近邊羣牧散被寇掠遷倒塌級級以治之楛鼓不鳴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獨乘請貳帝命布勒圖副之以稱職聞清蓋初歷長安區義二軍節度使致仕咸雍間卒子阿固營終倒塌級都監

蕭布達字彈隱統和初為南院承旨開泰六年出為烏爾固節度使七年迪里部叛討平之徙烏爾固德呼勒部都監取北準布台馬以獻賜詔褒獎太平十年為伊實部大王重熙初改烏爾固德呼勒部都詳表討諸蕃有功布達深遠事能以悅使人有所俘獲悉散麾下由是大得眾心歷西南面招討使克項叛入西夏布達討之中流矢歿於陣

耶律浩善字托紐北院額爾奇木博果濟之後祖徽珍北院大王父和克黃皮室詳表浩善初為西南面邊官以廉潔稱尋為北院大王遷南京統軍使按與宗紀浩善文善謀略重熙十一年克項叛浩善受詔巡西邊沿河要地多建城堡以鎮之徙東京留守十三年與知府蕭烏魯斯討博羅薩達部有功加兼侍中致仕卒

耶律圖丹字和爾沁太師古裕之子重熙初為左護衛將禁兵從伐夏有功授十二行札司徒再舉伐夏圖丹括山西諸部馬還遷伊喇詳表西南未平命圖丹同知

耶律布勒圖字燕隱大陳林牙圖魯卜四世孫開泰間為本班郎君有捕盜功樞密使趙朴圖之遷率府率選名錄太子率府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徵事累遷彰聖軍節度使重熙十四年十六年知興中府以獄空問十八年伐夏擢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夏入侵金肅軍敗之新百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時近邊羣牧散被寇掠遷倒塌級級以治之楛鼓不鳴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獨乘請貳帝命布勒圖副之以稱職聞清蓋初歷長安區義二軍節度使致仕咸雍間卒子阿固營終倒塌級都監

耶律布勒圖字燕隱大陳林牙圖魯卜四世孫開泰間為本班郎君有捕盜功樞密使趙朴圖之遷率府率選名錄太子率府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徵事累遷彰聖軍節度使重熙十四年十六年知興中府以獄空問十八年伐夏擢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夏入侵金肅軍敗之新百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時近邊羣牧散被寇掠遷倒塌級級以治之楛鼓不鳴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獨乘請貳帝命布勒圖副之以稱職聞清蓋初歷長安區義二軍節度使致仕咸雍間卒子阿固營終倒塌級都監

耶律布勒圖字燕隱大陳林牙圖魯卜四世孫開泰間為本班郎君有捕盜功樞密使趙朴圖之遷率府率選名錄太子率府太平中同知南院宣徵事累遷彰聖軍節度使重熙十四年十六年知興中府以獄空問十八年伐夏擢西南面招討使十九年夏入侵金肅軍敗之新百萬餘級加右武衛上將軍時近邊羣牧散被寇掠遷倒塌級級以治之楛鼓不鳴二十年知金肅軍事宰相趙惟節總領邊城橋道獨乘請貳帝命布勒圖副之以稱職聞清蓋初歷長安區義二軍節度使致仕咸雍間卒子阿固營終倒塌級都監







永州事禁盜有功改北面林牙承旨九年重元作亂進里赴援力職平之遷授臨海軍節度使十年從武安州觀察使咸雍五年累遷長安宮使檢括戶部司立出納經畫法公私便之太康四年爲南院大王秩滿部民請留同知南京留守事有疾命乘傳赴闕遣太醫視之遷上京大安中改塔布城節度使以疾致仕加兼侍中賜一品俸八年卒

挑景行始名景禧祖漢英本周將應歷初來聘用敵國禮帝怒留之隸漢人宮分及景行既貴始出籍貫與中縣獄行博學重熙五年擢進士乙科爲將作監改燕趙國王教授不數年至翰林學士權密副使參知政事性敦厚廉直人望歸之道宗卽位多被顧問爲北府宰相九年秋告歸道間重元亂收集行旅得二百餘騎勸王比至賊已平帝嘉其忠賜以逆人財產咸雍元年出爲武定軍節度使明年拜南院樞密使帝有意伐宋召景行問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對曰自聖宗皇帝以威德懷遠宋修職貢迄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帝然其言而止致仕不踰月復舊職丁家艱起復兼中書令帝問古今儒士優劣占對稱旨知與中府改朔方軍節度使太康初徙鎮遼興以上京多滯獄命爲留守不數月以獄空聞累乞致政不從復請乃許之加守太師卒追封柳城郡王諡文憲壽隆五年詔爲立祠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十一



列傳

選六

耶律頡特琦

哈里

賈景庸

耶律音濟

楊績

趙徽

王顯

耶律吉遜

耶律阿蘇

耶律儼

劉仲

耶律呼哩

楊道勛

王榮

牛溫舒

耶律達魯

蕭道拉

耶律唐古

蕭德勤岱

蕭醇哈

蕭揚阿

耶律珠畏

蕭托斯和

耶律阿息保

蕭伊蘇

蕭呼敦

李處溫

張琳

蕭烏納

耶律實魯

耶律伊都

耶律頡特琦字伊實音許國王伊德實六世孫初補本

班耶君時耶律伊蘇權殘害忠良頡特琦恐禍及深

自抑畏大康中為宿直官歷左右護衛太保大安初升

燕王傅從左伊勒希巴四年改北院樞密副使遷知北

院樞密使事賜翼聖佐義功臣北軍布酋長默古斯叛

頡特琦進討會天大雪默古斯四別都斬首千餘級

壽隆初拜西北路招討使封漆水郡王賜宜力守正功

臣帶拜南府宰相討扎口呼喇巴部破之召為契丹行

宮部善善先是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被非

奉樞密微不得鞫問故訟者趨領特琦請如舊從之

五年復為西北路招討使禁軍都統累奏尼都格爾捷

六年擒默古斯加守太保賜奉國臣化功臣乾統初乞

致仕不許止罷招討使仍為南院樞密使封同郡王

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師賜推誠贊治功臣致仕薨諡

曰敬憲

哈里字呼紐回鶻人其先太祖時來貢願留任用之

重熙間哈里恩近倚長清帝九年討重元亂有功加金

吾衛上將軍賜平亂功臣累遷殿前都點檢以宿衛嚴

肅稱太康初加守太子太保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三年改同知南院宣徽使事會耶律蘇出守中京

哈里入賀及議復召陳其不可伊蘇再入樞府出哈大

為廣利軍節度使皇太子被誣哈里當連坐詔勿問大

安初歷丕勒達嚕噶部節度使壽隆五年卒年七十七

賈景庸中京人中書令振之子聰敏好學清室中第進

士授祕書省校書郎累遷少府少監咸雍六年授樞密

直學士尋知漢人宮副部署事大安初遷南院樞密

副使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同德功臣封陳國公有

疾請致仕不從加太子太保授武定軍節度使審快翼

滯輕重得宜以獄空聞七年拜中京留守九年薨諡曰

肅憲子喻三司副使

耶律音濟字阿古丕勒部人父雙車頗西遷二十餘年

治尚嚴肅不殖貨利時多稱之音濟質良好義以廉補

官累遷東京副留守北樞密院侍御時格蕭特古斯

等以佞見任罷將病歿音濟以直道處其間無所阿唯

改客省使時朝廷遣使括三京墜戶不得以音濟代之

得數千餘戶昭懷太子知北南院事遷音濟為轉運樞

密使伊蘇將領太子惡音濟在側奏出之為羣牧林牙

太康元年伊蘇請賜牧地音濟奏曰今牧地漸限畜不

蕃息豈可分賜陛下帝乃止伊蘇由是益嫉之除使德

軍節度使從漢北府水馬驛太保卒

楊績作馬績通考夏鄉人太平十一年進士及第累遷南

院樞密副使與杜防韓知白等撰給進士堂帖降長監

軍節度使徙知涿州清寧初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為南府宰相九年聞重元亂與姚晃行劾王十年

知興中府咸雍初入知樞密院事二年乞致仕不許拜

南樞密院使帝以績舊臣特詔嘉見論古今治亂人臣

邪正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身聖則兼

濟天下陛下隸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

不許封趙王太康中以例改王遼西致仕加守太保薨

子貴忠知興中府

趙徽南京人重熙五年擢甲科為太子中舍賜緋衣銀

魚與字累遷大理正清寧二年銅州人妻毀三教徽

按劾之以狀聞稱旨惡煩劇有能名累遷翰林學士承

旨成雍初為度支使三年拜參知政事出為武定軍節

度使及代軍民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兼南府宰相門

下侍郎平章事致仕卒追贈中書令諡文憲

王觀南京人博學有才辯重熙七年中進士乙科與宗

朝充夏國報良使還除給事中咸雍初遷翰林學士尋

兼乾文閣學士七年改南院樞密副使賜國姓參知政

事兼知南院樞密事坐虧制修私第削爵為民卒

耶律吉遜字盈隱永興宮分人與宗在南宮書居左右

輔導聖宗大漸吉遜與豐嘉努吉仁德皇同幸相蕭

珠卜等謀逆及欲哀為皇太后稱制吉遜允龍任重熙中其子尼格為近侍坐事失誅帝以吉遜有翼戴功且愷其子罪死欲世其官吉遜無所出之部因見馬印文有不勒部號使隸其部拜南府宰相尋出為東北路詳表卒

耶律阿蘇字薩巴北院樞密使伊蘇之弟通宗紀耶律阿蘇其弟清宣初補派候耶君以善射掌獵事進海濱近侍詳表重元之亂與護衛衛蘇射殺尼魯古賜號靖亂功臣從契丹行宮都部署大安初兼知北院大事封漆水郡王壽隆元年原傳作十一年為北院樞密使監修國史道宗崩受顧命加裕悅錄伊蘇黨人阿蘇受賂多所寬賈蕭赫魯言當修邊備阿蘇力沮其事後以風疾失音致仕加尙父封趙王堯年八十追封齊國王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本姓李氏父仲禎東原中始仕清宣初同知南院宣徽使事四年城鴨子混同一水間拜北院宣徽使威雅初坐悞奏事出為榆州刺史俄復舊職遷漢人行宮都部署七年原傳作六年賜國姓封韓國公改南院樞密使時樞臣伊蘇等誣陷皇太子詔仲禎借伊蘇之夏引無辜未嘗雪正伊蘇萬仲禎可任拜廣德軍節度使復為南院樞密使卒諡欽惠儼備親秀整好學有詩名登成寶進士第守著作佐那補中書省令史以勳稱太康初應都部署判官將作少監後兩府奏事論羣臣優劣惟儼不俊改少府少監知大理正賜紫六年遷大理少卿奏議許平明年陞大理卿丁父憂奪服同發部署司事大安初為景州刺史繩晉徒禁索府撫老恤貧未數月善政流播郡人刻石頌德一年改部史中丞詔接上京滯獄多所平反同知宣

徽院事提點大理寺六年冬改山西路都轉運使到剔垢弊奏定課額益州縣條給事皆詳 壽隆初授樞密直學士按道宗紀舊在大以母憂去官召復舊職宋攻夏李乾順求和解帝命儼如來之拜參知政事帝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屬儼以采勝者官之儼嘗得勝宋帝曰上相之徵也遂知樞密院事賜總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按天祚紀統緒三年與本帝大漸儼與北院樞密使阿蘇同受顧命統緒三年從封秦國六年封漆水郡王天慶中薨贈尙父諡曰忠懿儼廉潔一介不取於人經籍一覽成誦又善伺人主意其妻嘗出入禁中由是權寵益固三子處貞太常少卿處廉同知中京留守事處能少府少監

劉仲字濟時宛平人少穎悟長以解輪聞重熙五年登進士第應彰武軍節度使掌書記大理正因奏獄帝適與近臣語不顧仲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心重民命願陛下省臣奏帝大驚異推樞密都承旨權中京留守詔從富民以賞春秦二州仲以為不可奏罷之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寬大理卿改西京留守以父憂終制為三司副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寺仲明法而恕案寬獄全活者眾從南京留守俄改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改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拜南院樞密副使道宗嘗謂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劉仲而已拜參知政事論之曰卿弗稱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伊蘇劾方範仲奏曰臣於伊蘇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蘇之相與排抵出為保靜軍節度使帝欲欲大用加守太子太保遷上京留守伊蘇以事徙鎮雄武復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肅民饑仲與致仕趙徽韓遠

日濟以廣術所活不勝算大安二年卒耶律呼哩字蘇色弘義宮分人其先允佐太祖有功夫揚鄂特左監門衛大將軍呼哩性謹於事無過莫重熙末補宸殿實達爾以善戰廣興華要遷千牛衛大將軍大安中以北軍首酋古斯叛為招討都監與耶律納延討平之有功為漢人行宮副都督兼知太和宮事致仕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

楊遵勳字益誠涿州范陽人重熙十九年登進士第調儒州軍事判官累遷樞密院副承旨咸雍三年為宋圍賀正使遷還都承旨四方之事體于樞府簿書填委遷勳一日五行俱下詞決如流數奏詳報帝嘉之奉詔徵戶部通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改樞密副使太康初參知政事徙知樞密院事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拜南府宰相耶律伊蘇誣皇太子詔遵勳與雅克按其事遵勳不敢正言時議短之尋拜北府宰相大安中某年五十六贈守司空諡康懿于晦終昭文館直學士王家涿州新城人博古善屬文重熙十五年遷進士卿官禮部廷試對皆第一累遷上京鹽鐵使或誣以賄錫狀釋之遷東京戶部使太康二年遷東興民多死請振恤從之三年入為樞密副使拜南府宰相大安卒案續達朝政臨事不忘在政府修明法度有聲牛溫舒范陽人剛正尙義有違辭咸雍中擢進士第博小官大安初累遷戶部使轉給事中知三司使事國民兼足帝以為能加戶部侍郎改三司使壽隆中拜參知政事兼同樞密院事攝中京留守部民詣闕請真拜從之召為三司使乾統初復參知政事知南院樞密使事五年夏為未所攻來請和解溫舒薦蕭德魯魯使

宋方大宴倭人為道士裝素土泥藥燬燬曰土少不能和溫符遽起以手籍土懷之宋主問其故溫舒對曰臣奉天子威命來和若不從則當卷土收去宋人大驚遂伐夏和還加中書令卒

耶律達魯子保濟清初為本班郎中稍遷宿直官乾統中從伐律甫有功加奉宜應護衛太保改弘義宮副使時上京舉賊趙輝哥威逐善濟之加泰州觀察使為達魯噶節度使使天處中知興中府加金吾衛上將軍為賊所殺

蕭道拉字緩約尼溫汗宮人祖尼魯古北院樞密副使父薩爾子綏沁重熙初補祇候郎君累遷北面林牙十九年從耶律伊蘇蕭博活伐夏至蕭惠賁之地人烟聚落多國人陷沒而不能還者盡俘以歸拜大父詳突知山北道邊境事清幽初歷西南而西北路招討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道拉體貌豐偉射絕人由祇候郎君陞漢人行宮副部善後為烏爾固德呼統軍使克敏有功加龍虎衛上將軍授西北路招討使因陳北邊利害請以本路諸部異例頒統軍司連兵屯戍再表不納改東北路統軍使乾統元年復為西北路招討使北率布額都格爾率驍部來從道拉逆擊追奔數十里二年乘其無備以輕騎襲之獲馬萬五千匹牛羊稱是先是有詔方面無事招討副統軍都監內一員入覲是時同僚皆謂道拉以軍事付幕吏而朝坐是免官改西京留守復為東北路統軍卒于官

耶律唐古字富信額六院郎君鳴拉之後太康中補本班郎君累遷至大將軍性坦率好別白黑人有不善必盡言無隱時號強唐古在朝數論事相得失由是久不得調後出為西北戍長乾統三年蕭德劬為西北路招討使以後族懷恨唐古不憚乃罷之唐古訟之朝不肖天慶初烏爾固德呼叛召拜烏爾固節度使部論降之天非紀作保大二年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德劬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唐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願為國破敵不納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祥出奔唐古謂于倒塌兒帝流涕帝慰止之復拜烏爾固節度使及至部德時以五十人來攻唐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師年七十二卒

蕭德劬字紇都首王孝先之孫父陳布應官使相德劬信短而儀外謹內豁太康中補祇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德劬以犯叔改歷宜遠軍節度使長宜宮使壽隆二年監討達勒達博索摩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乾統元年為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治伊蘇餘黨阿蘇納多出其罪德劬岱不能制亦附會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主李乾順為宋所攻遣使請和解德劬與牛溫哥時不見齊宋既許德劬岱受書之日乃以奉命取約歸不見齊辭登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謂既還朝議為是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金兵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德劬岱阻之至以敢歸天祥以德劬岱不合人望出為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為北院樞密使龍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德劬岱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強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闕志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耶律薩巴等謀立晉王事

得調後出為西北戍長乾統三年蕭德劬為西北路招討使以後族懷恨唐古不憚乃罷之唐古訟之朝不肖天慶初烏爾固德呼叛召拜烏爾固節度使部論降之天非紀作保大二年遂出私財及發富民積以振其困乏部民大悅加鎮國上將軍會蕭德劬以都統率兵與金人戰敗績唐古請以軍法論且曰臣雖老願為國破敵不納保大元年乞致仕明年天祥出奔唐古謂于倒塌兒帝流涕帝慰止之復拜烏爾固節度使及至部德時以五十人來攻唐古率家奴擊破之加太子太師年七十二卒

蕭德劬字紇都首王孝先之孫父陳布應官使相德劬信短而儀外謹內豁太康中補祇候郎君稍遷興聖宮副使兼同知中丞司事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德劬以犯叔改歷宜遠軍節度使長宜宮使壽隆二年監討達勒達博索摩二部多俘而還改同知南京留守事乾統元年為北面林牙同知北院樞密事受詔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蘇治伊蘇餘黨阿蘇納多出其罪德劬岱不能制亦附會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主李乾順為宋所攻遣使請和解德劬與牛溫哥時不見齊宋既許德劬岱受書之日乃以奉命取約歸不見齊辭登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謂既還朝議為是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金兵初起廷臣多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德劬岱阻之至以敢歸天祥以德劬岱不合人望出為西南面招討使八年召為北院樞密使龍任彌篤是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德劬岱不即上聞有功者亦無強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闕志保大二年金兵至嶺東耶律薩巴等謀立晉王事

泄帝召德劬岱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復安德劬岱唯唯竟無一言申理王既死人心益離金兵諭天祥率衛兵西還元妃蕭氏德劬岱之姪謂德劬岱曰爾任國政致君至此何以生為德劬岱但謝罪不能對天祥怒逐之及其子穆爾薩德劬岱既去為耶律高善勢執送金兵脫身歸後為耶律斜堅所得送之耶律倍時倍已信德劬岱自知不免詭曰吾不能事爾爾之君不食數日卒子穆爾薩為金兵所殺

蕭綽哈字額勒本國舅少父房之後祖阿拉格孫方使父必塔哩以後父封趙王綽哈雄偉性烈易年十四向返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祇候郎君班詳表該道宗封綽哈王時官年十八封蘭陵郡王遷漢人行宮都部署兼知樞密院事紀道宗時帝欲立皇孫為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綽哈為國舅詳安降皇后為惠妃遷于乾州初綽哈母入朝擅取驛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與妹魯姐為巫蠱伏誅詔綽哈與公主離巖巖與聖宮謀烏爾固德時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后紀綽哈為南

女直詳表遷任東副統軍時廣州潰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罕嘉勢按此與前卷以後文完得脫其不捕平之復敗政將侯榮于川州是歲東京陷綽哈率麾下力戰沒于陣追昭能虎衛上將軍按蕭綽哈與公主蕭揚阿字栢臨端設開誠謙遜通天文相法父卒自五部營鐵林鐵鶴大厲三領詳表乾統元年由烏爾固德時部屯田太保為所州刺史幸臣劉彥良以事至州怙寵恣橫為揚阿所阻彥良歸安加慶嘗導人代揚阿州民千餘詣闕請留授武安州觀察使歷烏爾

固德時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后紀綽哈為南女直詳表遷任東副統軍時廣州潰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罕嘉勢按此與前卷以後文完得脫其不捕平之復敗政將侯榮于川州是歲東京陷綽哈率麾下力戰沒于陣追昭能虎衛上將軍按蕭綽哈與公主蕭揚阿字栢臨端設開誠謙遜通天文相法父卒自五部營鐵林鐵鶴大厲三領詳表乾統元年由烏爾固德時部屯田太保為所州刺史幸臣劉彥良以事至州怙寵恣橫為揚阿所阻彥良歸安加慶嘗導人代揚阿州民千餘詣闕請留授武安州觀察使歷烏爾

固德時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后紀綽哈為南女直詳表遷任東副統軍時廣州潰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罕嘉勢按此與前卷以後文完得脫其不捕平之復敗政將侯榮于川州是歲東京陷綽哈率麾下力戰沒于陣追昭能虎衛上將軍按蕭綽哈與公主蕭揚阿字栢臨端設開誠謙遜通天文相法父卒自五部營鐵林鐵鶴大厲三領詳表乾統元年由烏爾固德時部屯田太保為所州刺史幸臣劉彥良以事至州怙寵恣橫為揚阿所阻彥良歸安加慶嘗導人代揚阿州民千餘詣闕請留授武安州觀察使歷烏爾

固德時部天慶中以妹復尊為太皇太后紀綽哈為南女直詳表遷任東副統軍時廣州潰作亂乃與駙馬都尉蕭罕嘉勢按此與前卷以後文完得脫其不捕平之復敗政將侯榮于川州是歲東京陷綽哈率麾下力戰沒于陣追昭能虎衛上將軍按蕭綽哈與公主蕭揚阿字栢臨端設開誠謙遜通天文相法父卒自五部營鐵林鐵鶴大厲三領詳表乾統元年由烏爾固德時部屯田太保為所州刺史幸臣劉彥良以事至州怙寵恣橫為揚阿所阻彥良歸安加慶嘗導人代揚阿州民千餘詣闕請留授武安州觀察使歷烏爾

因暹呼順義彰信等軍節度使權知東北路統軍使事  
耶律洪布都勒幹等叛獨引麾下三十餘人追捕之身  
被二創生擒十餘人送之行在坐不獲首惡免官未幾  
權南京留守卒

耶律珠展子能登發悅博果濟之後孽孽繼作統統初  
補祇候郎君六年加觀察使天慶五年受詔監都統耶  
律鄂魯多戰及敗左遷銀州刺史徙咸州糾將官與耶  
律章勞謀立魏國王滔及聞章勞自鴨子河亡去引麾  
下數人往會之按天祥北天慶五年州刺史耶律本  
下數人往會之者恢復張家努官職復舊均與本傳  
道為游兵所報送行在殺之

蕭托斯和字伊實音魯特卜部人祖聖巴阿爾威部節  
度使托斯和謙忍不安交幼如成人補率硯賞遼爾果  
遷祇候郎君轉樞密院侍御咸雍五年遷崇德宮使會  
有訴北府院聽訟不直者事下托斯和悉救正之為耶  
律阿蘇所忌帝欲召用輒為所沮歷恩羣太保久不調  
乾統九年徙天壽殿宿衛明年發價備備宿衛多不  
給托斯和出私購備之召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天慶四  
年為漢人行宮副都督時金兵初起攻陷靈江州天祥  
召羣臣議托斯和曰金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  
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測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為今之  
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服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  
蕭德勳曰如是徒勞耳不用其計數月間邊兵屢  
北人益不安棧州渤海結構投下賊以叛有步騎三萬  
餘招之下托斯和帥兵往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  
耶律章勞叛托斯和與留守耶律大恭勞為守禦章勞  
既不托斯和請曰今邊兵懈弛若稍懈西則漢人墮  
聚民心益播臣愚以為宜罷此行不納乃命控扼東路

招集散卒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字達爾丹五院部人祖呼囉大祖時從居  
西北部世為招討司使阿息保慷慨有大志年十六以  
才幹補內史天慶初轉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  
遣往詰之金人曰若歸阿蘇敵不聽命還具以聞金兵  
陷靈江州邊兵屢敗遣與耶律章勞等齊齊而東阿息  
保曰臣前使依詔開諭略無所屈將焉謂臣曰若所請  
不違無相見今臣請往不聽將行別圖德勳曰臣不  
肖過矣國心無生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果見執久乃  
還歸還都巡捕使六年從阿蘇討耶律章勞加領軍衛  
大將軍阿蘇將兵而東阿息保送至軍乃還天祥怒其  
專權之三召尋為奚六部圖理太尉阿蘇反阿息保以  
偏師迎擊阿蘇降馬被擒因阿蘇有舊得免時阿蘇奸  
殺屢勸止之全活者眾阿蘇敗乃還囚中京數歲保大  
二年金兵至中京始出獄尋為德哈勒皮至詳盜是時

魏王清僭號屢招之阿息保封其書以獻因諷曰東兵  
甚銳未可輕敵及貴納諫按實請國原文作石擊奔通  
罪又脫石為石今併改之敗天祥奔殺召阿息保不  
時至疑有誠心并怒為宿所招殺之初阿息保知國將  
亡而後諫甚切及死以非罪人尤惜之  
蕭伊蘇字特默圖屬少父房之後性謹慧騰騰累任  
制官天慶初耶魯圖詳奏事遷殿前副點檢金兵起為  
行軍副都統往援賓州據天祥以戰失利罷職六年出  
為武定軍節度使遷西京留守明年討制賊董慶兒戰  
易水西大破之以為北府宰相加左僕射兼東北路  
都統十年金兵陷上京詔為上京留守知鹽鐵內省兩  
司東北路統軍司事據天祥為政寬猛得宜眾咸愛之

保大二年金兵大至伊蘇軍潰走遷西南而招討使以  
部民流散不赴及天祥播遷給侍從不聞拜殿前都點  
檢凡金兵所過諸營散卒復聚四年上京遺伊蘇為上京留  
守以安撫之按天祥記保大四年伊蘇遺伊蘇為上京留  
守以安撫之事知北院樞密使事明年處彥倫以城  
叛伊蘇被執數月以居官無過得釋後為耶律達實所  
殺

蕭呼敦字哈準其先蘇克濟太祖時顯隸官分遣為太  
和宮分人曾祖達噶明醫世預太醫選子孫因之入官  
香軍呼敦為人便伎與物無件清直初補近侍大安元  
年為彰德宮太師壽隆二年轉承興宮太師天慶初累  
遷至殿前副點檢五年從天祥東征為先鋒都統臨事  
猶豫進至拉林水與金兵戰敗績及討耶律章勞以籍  
私奴為軍運知北院樞密使事卒呼敦長子騎射見天  
祥好游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達其意天祥悅而從之因  
政壞廢自此始云

李處溫折津人伯父鳳陽姓耶律雅與北樞密使蕭奉  
先友善奉先薦處溫為相處溫心阿附以固權位  
而貪污尤甚凡所接引頗多小人保大初金兵陷忠京  
天祥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處能計棄外假恐  
軍聲擾結都統蕭幹立魏國王滔稱天賜皇帝以處溫  
守太尉處能直樞密院處能為少府少監左企弓以下賜  
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處溫番漢馬步軍  
都元帥意將屬以援事及魏國王卒蕭幹辭兵立王妃  
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以命召處溫追追毀元帥  
刺子處能權及禍蕭長為相處溫營道易州富民趙規  
仁書達宋海軍翼欲拔處溫納土歸宋事報後執處溫  
問之處溫曰臣父子于宣宗有定策功宜世蒙有后日

志五七二

向使魏國王如周公則享親賢之名于後世誤王者皆父子何功之有並數其前罪辱處置無以對乃賜死夷亦伏誅

張琳潘州人幼有大志為隱士中允天祚即位累遷戶部使頃之擢為南府宰相天慶六年渤海叛遣琳討之以敗免官

天祚之敗于金也意謂蕭奉先不知兵乃琳付以東征事琳奏曰前日之敗失于輕舉若用漢兵二十萬分道討無不克者乃許其半仍詔中京上長春返西四路計產出軍時有起至二百軍者生業蕩散民甚苦之四路軍南集等謂蕭去及中京陷天祚幸雲中留琳與李處溫佐魏國王道守南京處溫父子召琳欲立洵為帝琳曰王雖帝自初無上命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人

所與豈可易也琳雖有難色亦免從之洵既稱帝諸將咸居權要琳獨守太師十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關以元老尊之實則不使與政琳由是憂懼而卒

蕭烏納一名托卜慕子達敏六院部人其先嘗為西南面伊喇烏納魁備重善騎射清室初兄托多以事入見帝問族人可用者托多以烏納對補厥後耶魯遷近侍敏史護衛太保太康初為北院宣徽使時伊遜已害太子因言宋魏國王和囉之子洵可為儲嗣聖臣莫

敢言唯烏納及伊勒希巴蕭托輝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帝猶不決五年帝出獵伊遜請留皇孫帝欲從之烏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有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乃悟命皇孫從行由此始從伊遜頃之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出伊遜高等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授殿前都點檢帝謂王師備即律

固等曰烏納忠純雖秋仁傑輔唐烏哲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速燕王知之自是令烏納輔導燕王益見寵寵大安初詔尚越國公主烏納固辭改南院樞密使奏請採史宜以歲月遷敘從之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初

天祚在潛邸烏納數以直言忤旨及納位出為遼興軍節度使守太傅佛殿實達爾王華誥烏納備內府犀角詔鞠之烏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為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嘗借犀角乎天祚愈怒太傅官降靈邊州刺史尋改臨海軍節度使烏納上書曰自蕭哈里亡入女真波有極朝廷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

天慶元年知黃龍府事改東北路統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真接壤觀其所為其志非小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應及金兵來侵戰于靈江州其孫伊德潛死之烏納退走入城留官屬守禦自以三百騎渡混同江而西城遂陷復與蕭迪里拒金兵于長洪軍敗

免官五年天祚親征烏納復敗績後數日乃與百官入見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努叛攻城烏納發府庫資士卒諭以順逆完城地以死拒戰章努無所得而去以功授副元帥尋為契丹都宮使天祚以烏納先朝重臣有定策勳每延問以政烏納對甚切上雖優容終

不能用以疾卒耶律贊善字楚音六院部人祖都丹南院大王父愛實仕至統軍副使實善秉性剛直有經世志始為輝即耶君太康初為伊勒希巴耶魯時樞密使耶律伊遜誅殺

皇后謀殺太子斥忠賊進奏實善惡其所為伊遜贊之太子既廢以實善附太子流羅州天祚即位召為御史中丞時方治伊遜黨有司不以為意實善上書曰伊

遜身出寒微位居樞要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構害忠謀欺罔罔自古所無賴庸社之休陛下獲戾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成李道之林如蕭德勳告伊遜之黨耶律綽魯亦不

可順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事為實則伊遜為功臣陛下豈得立即先帝寵逐陛下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詔可忘文豐不報實誣黨不誅令靈符未獲而求之不切逆黨未除大冤不報上無以慰順帝之靈下無以釋天下之憤怨

氣上結水草為陰臣願陛下明詔求順帝之靈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謹別錄順聖升遐及伊遜等事具疏以聞書奏不報聞者莫不歎惋乾統中遷授靜海軍節度使卒子瑪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耶律伊都一名伊榜古國族之近者也慷慨尚義氣保大初應官副都統其妻天祚文妃之妹文姬生晉王最賢國人皆屬望時蕭奉先之妹亦為天祚元妃生素王奉先恐素王不得立深忌伊都將潛圖之適耶律達哈拉之妻會伊都之妻于軍中奉先派人誣伊都結駱馬蕭豆達哈拉謀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天祚殺登及達哈拉妻娶文姬死伊都在軍中聞之繼即引兵千餘

並骨丹軍帳叛歸金會大霖南道途留阻天祚遣知索王府蕭錫欽北宰相蕭德恭等追捕甚急至闕山及之請將讓曰蕭奉先恃寵殺害官兵伊都宗室雄才素不肯下若擒之則他日吾輩皆伊都矣不如縱之還給云

追與不及伊都既降金為其國前鋒引羅素貝勒兵攻

志五七八二

轉運志 卷四百二十一 列傳 道



昭州郡天祚大驚知不能敵率衛兵入夾山伊都在金  
爲監軍久不調意不自安乃假游獵遊西夏夏人不納  
卒

列傳

金一

錫馨 和諾克薩克達烏春都布拉克  
拉必馬察 博克 阿蘇

錫馨烏凌阿部人昭祖以條敦約東諸部錫馨陸梁不可制及景祖為諸部長山貞赫圖人扎蘭托卜古倫各國皆從服烏靈使赫爾林牙來索通人錫馨拒不聽命景祖攻之不能克遂以蒐計取之乃以錫馨阻絕海東路請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爾路無他意道其酋長來錫馨使其長子頗克綽克入朝遼人厚賜遣還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錫馨信之明年入見於春蒐頗克綽克還而流錫馨於邊地頗克綽克蕭懇未發會哈勒車水赫合哩部拉必瑪察起兵頗克綽克往從之及敗於穆稜水瑪察先逃去頗克綽克與拉必瑪察及其黨與皆歎之還主久之世祖復使人言曰頗克綽克不還其部人疑懼且亂遼主以為然遂遣頗克綽克及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

和諾克薩克達烏春之子也居完顏部伊敦村雅達補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於雅達得國相以命肅宗和諾克兄弟嘗事景祖世祖初季父伯赫有異志陰誘和諾克欲與為亂會世祖從昭肅皇後往伊敦村與和諾克薩克達被酒紛爭自是謀益甚聞數年烏春叛世祖親拒之和諾克兄弟遂起兵肅宗拒以偏師世祖戒之曰可和則否否則戰至烏嚕斯哈珠水既陣肅宗使富魯貝勒讓和諾克侍烏春之在

北也無和意富魯來報或請還軍誘之實地肅宗戒之乃令軍少卻未成列和諾克薩克達乘之肅宗遂敗和諾克乘勝大肆抄略世祖聞之引經金庫特克兩水取和諾克薩克達之家焚其所居殺略百許人而還未至軍肅宗又敗世祖至責讓失利之狀使罕都伊克以本部七穆昆勒之復還人讓和諾克薩克達欲得英格之大赤馬希卜蘇之紫鬃馬世祖不許遂與博都哩部布呼富察部薩克蘇及混同江左右布克坦水北諸部兵皆會厚集為陣鳴鼓作氣和諾克恃其眾有必勝之心下令曰今天門開矣悉以爾車自隨烏古諸夫輸寶貨財產資爾取之有不從者皆時之而去和諾克至北隘旬世祖將出兵聞伯赫已死乃遣肅宗求援於蕭戒希卜蘇豐軍速進使待於托果原將俄世祖屏人與穆宗私語兵敗則乞師以報讎仍令穆宗勿預戰事介

馬以覆勝負先圖去就乃棄旗提劍身為軍鋒盡銳搏戰和諾克步軍以千盾進世祖之眾以長槍擊之步軍大敗希卜蘇從後奮擊之騎兵亦敗盡獲所乘車甲馬牛軍實頗於將上和諾克薩克達遂以其屬來降呼噶保薩喇村招之不出薩克蘇據烏魯斯哈珠村世祖遣人與之讓和諾克蘇謾言戲答有人從道傍射之中口死市呼之屬舒噶亦殺市呼而降

烏春阿卜薩水溫都部人以殿鐵為業因歲歉聚杖負歸與其族屬來歸景祖與之處以本某自給既而知其果敢善聽命為溫都部長遣其甥完顏富德送歸世祖初廟節度使叔父伯赫陰使讓和諾克薩克達及烏春烏木罕等為獎烏春由是頗忤於世祖而處用其眾部人來訴世祖使人讓之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

舊人汝為長能幾日干汝何事世祖內畏伯赫恐羣朋為變曲意懷撫烏春欲發兵無以為詞瓜爾佳部鄂博台亦繼工也以被甲九千來售烏春聞之使人來讓曰甲吾甲也拉林水以南布克坦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取取吾甲其亦以歸我世祖曰夜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意沮流言必欲和解則使伯赫之子色克及色塔來世祖度其意非真不得已而遣之乃謂色塔曰色克無害汝且執汝矣宜辭疾勿往既而生否則死世祖烏春果厚禮色克而執色塔曰得甲則生否則死世祖與以甲色塔乃得歸烏春自此益無所懼後數年烏春舉兵來戰由色辰嶺涉和倫拉林水舍於珠格部阿勒哈村時十月中大雨累晝不止冰漸澌地烏春不能進乃引去沃噶部人博諾賽事景祖至是亦有他志與烏春烏木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溫開村以待將戰命肅宗自上風縱火擊之烏春大敗復獲博諾賽助拉必以古哩阿兵百七十七人世祖擒拉必獻於遼并言烏春助兵之狀仍以不修國道罪之遼主使人問狀烏春為謬言答之拉必既敗世祖盡得古哩阿兵乃便罕都為都統威烏春烏木罕於質都而自將過沃濟嶺至烏木罕村和倫瓜爾佳部要覓貝勒居烏雅都富哲固納以所部與烏春近請分一軍由所部伐之乃使色塔擊雅爾蓋以支軍道其所居世祖自將大軍與罕都合至阿卜薩水嶺東諸部皆會圍美亦以所部兵來是時烏春前死烏木罕聞知世祖來伐訴於遼人乞與和解使者已至其家世祖軍至烏木罕請殺師盡以前所納亡人歸之世祖使烏凌阿果多歌貝勒往受烏

本罕以三百騎乘衝來攻世祖敗之遣使絕其無信不復為主和乃進軍圍之太祖衣短甲行圍諸令諸軍鳥木罕使托雲潛出城攻之托雲馳馬携槍將及太祖和爾初擊斃其槍太祖乃得免色存默至色長水用固納計取鳥春軍二十人益以土軍來助鳥木罕自知不敵乃遁去遂克其城盡以資產分賞軍中諸部皆安報烏穆宗常嘉固納功後以色博默之女守室妻其子呼爾罕鳥春之後為溫都氏裔孫曰布拉

溫都布拉始居長白山阿布爾河從降州額勒勒河初從希尹征伐備明安陸昆事遇賊突出力擊敗之手段二十餘人權修武枝尉大德初充護衛遷宿直將軍海陵以其善射賞以玉鞍銜往海陵路邊可充護衛者使還稱旨遷伊囉幹擊收使改道州刺史正隆伐宋召為武翼軍副都總管將兵二千至汝州南遇宋兵二萬餘邀擊敗之手段將士十餘人時為汝兩州百姓多逃去布拉招集使復其業改莫州刺史徵為太子左衛軍府率再遷龍州防禦使歷鎮西呼爾哈顯德軍節度使致仕卒

拉必瑪察者哈勒渾水赫林鄉赫舍理部人也兄弟第七人素有名聲人推服之及烏春烏木罕等為難乘機結屯水之民浸不可制其同里中自避之者徙於必罕村野居女真中拉必怒將攻之乃約烏庫哩部薩爾貝勒高哲達爾呼實默貝勒和羅貝勒湯額貝勒勒和羅溫緯歡問使人告野居女真為備拉必等敗歸復由南路襲野居女真勝之俘哈格基亞和羅溫緯歡呼實默拉必求援於世祖命色博默以輕兵邀擊於特默圖村敗之盡得所俘拉必瑪察羅拉林水牧馬世祖至混同

江興穆宗分軍世祖自圖古物津倍道兼行馬多乏皆留之路傍從五六十騎遇拉必於野湖水日已曠拉必兵眾世祖突陣力戰中四創不能軍穆宗自領圖軍津渡江遇敵於巴爾密特水矢盡弓罷是歲拉必瑪察使其徒古達通阿及托速刺取呼拉布濠牧馬四百及富哲尼堪之馬合七百餘匹過奇爾東與烏春烏木罕交結世祖自將伐之拉必等僞降還軍拉必復求助於烏春烏木罕烏木罕以古理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按烏

拉必求援烏春助以古理甸兵百有十七人此又云烏木罕以古理甸兵百有十七人助之烏春烏木罕比四萬黨散依拉必據極水保固險阻為世祖所擒盡獲其兵世祖既降穆宗襲節度使瑪察據舊克依水繕完營堡招納亡命杜絕往來青特屯水民為之助招之不聽使康宗伐之是歲白山混同江大溢水與岸齊康宗自阿林岡乘舟至於湖水舍舟沿湖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瑪察家屬盡獲之康宗圍瑪察瑪察突圍去太祖與呼嚕古分道追之至哲克依水瑪察黨烏人董薩罕都射中其首擒而殺之獻骸於道

塔克圖們璦春水合流之地烏庫哩部人呼沙呼之子卓多璦春水安春之呼沙呼之子也聞誘烏遜烏塔爾部之民作亂達隆塔通恩首叛而與琪克卓多合兩黨揚言曰圖克坦部之黨十四部為一烏庫哩部之黨十四部為一富察部之黨七部為一凡三十五部完顏部十二而已以三十五部敵十二部三人黨一人也勝之必矣世祖降附諸部亦皆有離心穆宗使薩哈伐琪克使們圖軍伐達隆塔既而太祖以七十甲詣薩哈軍中道分四十甲與們圖軍實圖美之軍與們圖軍會於穆塔密斯罕城下而通恩將塔克圖們圖軍兵寡先攻

們圖軍們圖軍實圖美迎擊大破之遂降獲通恩達隆塔皆釋弗誅太祖至薩哈軍明日遂攻破塔克圖們圖軍城亦撤守備而降塔克先在塔烏塔已殺身在外由是皆未獲卓多璦普嘉秀降太祖釋之於是諸部皆安業如故久之塔克烏塔皆降

阿蘇歸斡水赫舍理部人父阿哈事穆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哈率官屬士民迎謁獻黃金五十斗世祖喻之曰烏春本欲贖吾父撫育之使為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遂成天亂自取滅亡吾與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我死汝等當念我竭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耶烏春矣未幾世祖沒阿哈亦死阿蘇繼之阿蘇自其父時常以事來昭肅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蘇既為貝勒普與圖克坦部卓多貝勒爭長肅宗治之乃長阿蘇穆宗廟節度聞

阿蘇有異志召賜鞍馬深加撫諭阿蘇謀益甚復召之不來遂與同部穆都理等起兵襲宗自瑪奇嶺攻之薩哈自和倫嶺往略定璦沁錫爾兩路攻下通恩城穆宗至阿蘇城阿蘇往訴於遠邊人求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和卓守阿蘇城而歸間五年按金史紀穆宗三年丙午庚辰穆都理路則是已歸阿蘇在遠不敢歸穆都理乃降遠使復為阿蘇來穆宗聞之使烏侯達舒嚕濟師且戒和卓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色使遠使不可辨遠使至乃使呼嚕審德俱至和卓車和卓跪曰吾等自相攻乃汝何事誰汝之太師乃刺殺呼嚕審德所乘馬遠使驚去遠被其城殺阿蘇弟達呼布阿蘇復訴於遠遠使伊喇來問狀穆宗因使定威圖塔水人傷阻絕歸路者而使人言不屬路非生女真節度使不可

阻絕歸路者而使人言不屬路非生女真節度使不可

遠主信之穆宗敗於屯水謂遠人曰吾平虜路也遠人使來賓之而阿蘇事遂止阿蘇在遼無所歸後二年使其徒喬濟至生女與界上海蘭甸人畏穆宗執而送之及太祖伐遼屢遠之始告於天地而以阿蘇亡命遠人不與爲言凡與遠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棟摩羅索略定天德等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敬避鬼也太祖杖而釋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十三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十四

列傳

金二

罕都默音 伊克阿里布 固濟 額爾古斯  
 希卜蘇宗 薩哈宗 翁魯  
 烏務古 博勒和 烏魯庫 尼楚赫古  
 瑪奇烏色 巴爾斯

罕都完顏部人祖舒增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  
 嘗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為賢舒增而別  
 昭祖為勇舒增昭祖嘗同賢舒增處舒舒水人二女長  
 曰達呼幼曰魯色各納其一以爲妾舒增生鳴順景祖  
 時舉部來歸罕都鳴順子也世祖初製節度使伯赫魯  
 異謀不可制諸部相繼爲變罕都人與謀議出臨敵陣  
 未嘗去左右沃呀部人博諾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  
 安春水之北及烏春作難博諾與之相結欲先除去罕  
 都會其家破火陰約隸人布格蘇誣放火爲罕都遺人  
 謂世祖曰布格蘇來告曰前日之火罕都等疑之若不  
 棄舊好其難火之人以來世祖疑之蘇爾鳴勳曰博  
 諾兄弟也豈以一人之故而與兄弟猜怨乎不如與  
 之便罕都被甲執戟而起曰彼爲亂之人若取太師兄  
 弟亦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  
 力致死穆宗曰壯哉罕都願以馬曰朕聞乘此世祖往  
 見博諾隔心刺水而與之言曰所告縱火之由謬當如  
 約當先遣布格蘇來布格蘇至世祖於馬前殺之拉必  
 瑪察與世祖遇于野鵲水罕都人斂陣擊之左右出  
 入者數四烏春烏木罕謀哈勒澤水世祖既許之降以  
 薩喇達蘭不助軍欲因軍還滅之達蘭者貞惠皇后之

弟也罕都下馬執鞭而諫曰獨不念費揚古與弟婦乎  
 世祖感其言遂止費揚古漢語幼弟也世祖母必中穆  
 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之後以達蘭女妻其子古神太  
 祖追瑪察罕都射中其首達德之遺人命穆宗太祖希  
 卜蘇罕都俱爲評裏額森烏爾圖以古哩甸兵來歸使  
 薩布撫定之富察部古實巴克實等誘其眾入城陷三  
 百餘人罕都爲都統往治薩布失單之狀盡解薩布所  
 將軍大破烏春烏木罕於費都擒古實巴克實初納哈  
 塔部薩巴之弟曰安扎與入爭部族官不得來歸穆宗  
 安扎之甥曰薩塔告安扎必爲變穆宗不信而殺之後  
 穆宗疑出繼安扎料率七八人操兵入宅奪據殿門劫  
 貞惠皇后及家人等罕都人見安扎曰閣門啓屬豈足  
 劫質汝因謀我盡以我爲質安扎從之貞惠皇后乃得  
 解而質罕都薩哈使人告急於繼所穆宗亦心動罷獵  
 中途逢告者日午至安扎謂穆宗曰可使女真知名官  
 倣送我兄弟親屬由成州路人遼國庫金殿馬與我勿  
 惜罕都亦當送我至邊境然後還穆宗皆從之遂獲罕  
 都等七人以衣裘相結送至邊境乃釋之罕都至黃龍  
 府使人馳奏安扎黨屬具報於邊境人泣之如初端城  
 初穆宗與位諸父之子錫林薩布及諸兄有異言曰君  
 相之位位果輩爲之奈何罕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  
 不默默但已取聞之述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罕都  
 事四君出入四十年世祖嘗曰吾有罕都則何事不成  
 肅宗委任冠於近倣穆宗嗣位凡屬邊事皆專委之康  
 宗尤加敬禮康宗十一年得疾遊於默勒門水養年六  
 十三喪歸康宗親送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  
 五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曰忠敏子古神默音古神自有傳默音當安扎之  
 難從罕都代爲質後與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默音上  
 帝怒命坐其下貝勒拉巴哩博克順希卜蘇三人爭千  
 戶帝曰汝輩能知罕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默音  
 爲千戶三人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補五年十一月  
 卒天會十五年贈太子少傅  
 伊克系出景祖居舍音水爲完顏部貝勒與同部人巴  
 哩貝勒安圖貝勒及諸部貝勒俱來歸金國自此益大  
 肅宗拒和諾克再失利世祖命左右居則與謀議出  
 之兵助之伊克與罕都常在世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  
 則益行陣未嘗不在其間天會十五年贈銀青光祿大  
 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諡忠濟與罕都和卓博諾巴達俱  
 配享世祖廟庭子阿里布固納額爾古訥薩克達薩克  
 達子芬微  
 阿里布魁偉多知略勇於職未冠從軍下咸州東京遼  
 人來取海州從貝勒瑪奇往獲遼重敵力戰斬首千  
 級從烏務古攻紫雲州以十餘騎破敵七百命徇北城  
 招降營帳并戶數千時已下西京康懷政應州未下  
 退營於州北夜追阿里布率兵伺敵城中出兵三千來  
 襲阿里布與之遇斬首百餘獲馬六十後還兵三萬出  
 馬邑以千騎擊之斬其將於陣天會初末王宗聖討張  
 疊遣與阿勒達迎擊歷州獲兵斬敵數千而還復從其  
 兄約罕率兵二千攻乾州約罕道病卒代領其軍至乾  
 州降其軍與布呼攻下義州宗望伐宋與郭藥師戰于  
 白河命阿里布以二種昆先登奮戰賞特異至汴破  
 淮南後兵斬其一將大軍退戈孟陽姚平仲來襲阿里  
 布適當其主力戰敗之還至河間大名開德合兵十餘

萬來爭即夜發輕兵詰日玉衡縣遇敵斬首數千級餘皆潰去師次邢州韓忙橋已焚阿里布先以偏師薄於水上比軍至而橋成宗望大喜賞以真定庫物論功遷長勝軍千戶再從伐宋破敵於井陘遂下欒城自大名濟河屯於洛州之境時宋康王留相州大名府以兵來攻我營阿里布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敵之居數日敵復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眾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既克汴京遂下洛州從達蘭改恩州還洛人復叛阿里布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敵之執其守佐遂與富塔舉取信德軍葉王宗弼取開德阿里布以步兵五千赴之大名境內多益命阿里布留屯其地賊匪等縣聞阿里布至即潰去追襲一晝夜至館陶及之皆俘以歸從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里布以兵四千留和州總督江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太平州曠其城蘆州叛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六千明日復破敵二萬於慎縣張永合步騎數萬來戰阿里布兵止二千敵聞之憤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而還再攻蘆州與達呼布敗敵萬眾於柘皋至蘆州騎兵五百出戰敵之師還宗弼趨陝西道聞大名復叛遣阿里布經略之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悉收民間兵器吏民按堵如故擢為大名開德路都統齊國建阿里布屯兵於汴城外天會十五年詔廢齊國已割劉驥乃先入汴京備慶明年除韓德尹劉河南地與宋入為燕京內省使宗弼復河南命先濟河撫定諸郡再為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地宗弼召諸將會於汴阿里布以敵在近聞不赴而宋兵亦毀劉光世等果乘間襲取許頌陳三州按宋史紹興五年吳玠收復果州嶺南首領劉光世等果州嶺南首領劉光世等果州嶺南首領

即州州領計兵犯歸德阿里布連戰敗之復取亮宿等州河南平阿里布功最最景祐五年為行錄參知政事改元帥右監軍博索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果州三司河廢在軍中管惡之發其在汴時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遂論死阿里布以將家子從征伐屢立功應官有惠愛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贈備同三司詔以其子為右衛將軍襲明安及親曾程昆固納壽騎射有才幹從師和諾克達烏珠木罕塔克之叛皆有功從太祖伐遼力戰盡江州珠赫店破還主親軍皆受賞賞其父穆昆宗論伐宋令以右軍軍佐尼楚赫守太原是時汾州嵐巖路圍柏榆次皆有兵來援固納皆破之大軍圍汴復引萬戶軍屢敗其援兵德壽等州復叛引兵取之并收撫保德火山而還後領軍鎮夏邊在曠十二年天會八年授世襲明安天眷初為天德軍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晉格襲明安加宣武將軍

額爾古訥委賚魁偉年十四隸宗翰軍中善馳躍日能千里常領兵行前為偵候大軍屢遷主北部勇善通古來援臨陣擒之引甲騎六十追還招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額布勒以獻及伐宋屢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宗翰在燕間伊都反於西北令馳驛以往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皇統元年以功授遼遠大將軍哈喇唐古節節度使五年授千戶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討使天德四年遷歸德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於官

牙徹自上京密雲縣河從屯天德初為元帥府章京使按四方能得其真皇統間除同知開遠軍節度使斥候

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為中都路兵馬判官捕京畿盜四十餘人百姓獲安改安化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戶充孫州刺史知軍事領本州萬戶管所屯九明安軍自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統哈爾南征行元帥府副統事人為北路少府事襲伯父固納明安屢博索路兵馬都總管西女路招討使卒葬懷德廉忠直臨事能斷凡被任無不稱云

希卜蘇昭祖之孫烏肯徵次子也希卜蘇健捷能左右射世襲節度使肅宗拒和諾克達克連戰於烏魯斯哈珠水已再失利世祖使希卜蘇先陣於托果改原而身出搏敵敗其步軍希卜蘇自陣後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是役也希卜蘇功居多世祖嘗疑珠嘉布勒圖與烏魯等為變遣希卜蘇單騎往覲布勒圖與呼嚕置酒樓上以飲之希卜蘇聞其私語呢呢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棄馬而歸其勇趨如此博洛約烏魯舉兵世祖至蘇蘇海旬與烏魯遇肅宗前戰色希卜蘇佐之束縛蘇火煙始滅天大敗烏魯執博洛以歸太祖親視察敵誠于選人賞功穆宗太祖罕都希卜蘇皆為詳表焉後與鄂爾哈喇威威佐佐哈攻塔克城下之太祖復遣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球赫店之役惟希卜蘇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陣推其軍鋒遂與太宗廣哈等勦進收國元年七月為愛滿貝勒天輔七年太宗與希卜蘇居守鄂王昂違律失軍法當死於時選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希卜蘇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厚掩義德屈法以全之今國家迭有大慶可減罪以無死若主上有語言以我為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聞太祖

每役遣輒命希卜蘇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薩哈伴矣是歲七月堯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遺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費太祖廟庭諡忠毅子呼沙呼國初有功天會中爲眞定留守孫宗享宗賢

宗享本名托卜嘉性忠謹天輔初充護衛摘宗賢宗賢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尙殿局直長三年升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官屬例以封選宗享在選中遂起復爲烏克遜達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獻州刺史澤州定爲特們魯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南伐以本職領武陽軍都總管過淮世宗即位班賜手詔即入朝大定二年授右宣

徽使未幾爲西北路兵馬都統討契丹賊幹罕富察世傑等以七穆昆軍與之戰失利及幹罕敗其黨瓜里扎巴軍南奔宗享追及之扎巴詐稱降宗享信之扎巴詭曰瓜里走願往邀宗享縱之去原文作宗享不聽從宗享縱之去蓋即明安欲進之宗享不聽原文蓋即明安欲進之宗享不聽復縱軍士取賊所棄糞囊人畜多自有之瓜里扎巴亡入于坐坐降幽州刺史

宗賢本名色哩從都統景襲遣主于罵魯漢又從昔嘉努以兵助達爾賈耶律格格昔嘉努使諸將率兵分行招諭遺留守地過家人輻重并降舉牧官穆喇幹得馬甚多色哩等趨伊德遠以備師深入敵進擊之降哈嚴沒昔嘉努至旺國崖色哩以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天眷二年方補宗色哩坐會飲其家奪官將未與復官皇統四年授世襲總兵轉都點檢封國公拜平章政事累加大保左丞相監修國史進大帥領三省

事兼都元帥出爲南京留守頗行豪尚書者事兼西京留守色哩自護衛末十年位兼將相常感微思自效於悼后爲母黨后專政色哩未嘗附麗宗未有嗣子色哩請遷後宮以廣福嗣后以此惡之與海陵同在相位不少假借爲海陵所忌因與后共排出之色哩亦不以是少變昨王常勝死照宗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將以常勝妻爲后未果也及海陵弑照宗詭以照宗將讓立后召諸王大臣色哩聞召將入宮謂人曰帝必欲立常勝妻爲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指以爲照宗請立常勝妻而先殺之也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上左右無助爾遂遇害

薩哈韓國公和卓長子景祖之孫也穆宗初襲位念和卓長兄不得立命爲國相穆宗勤除強梗不服者使薩哈取瑪奇嶺道攻阿蘇穆宗自將期會阿蘇城下薩哈行次阿卜薩水烏雅部色哩貝勒來謁謂薩哈曰聞閣下相將與太師會攻阿蘇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無定珊沁錫營路蕃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薩哈從之攻通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薩哈攻下通恩城而與穆宗會阿蘇城下時通恩在南阿蘇在北穆宗

聞薩哈用色哩計先取通恩頗不然之及遣使來止勿攻阿蘇然後深以先取通恩爲功也尋以國相都統討塔克卓多烏塔等軍塔克卓多烏塔通恩皆降康宗沒太祖建勳貝勒與薩哈分治諸部必塔水以北太祖統之拉林水人民薩哈統之明年太祖伐遼戰于界上獲色哩太祖使告克于薩哈賜以所獲色哩馬薩哈及將士皆號呼曰義兵始至邊界一戰而勝誠慰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末之從

也十月克遼江州破遼軍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太宗及薩哈希卜蘇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行國相如故時舉臣奉事薩哈等前跪太祖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薩哈等獻敬再拜謝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月薩哈爲古倫貝勒九月加古倫貝勒貝勒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勢頌哭之勸及葬復親臨之薩哈爲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服諸部認識得其情及伐遼每以宗臣爲內外倚重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時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費太祖廟庭諡忠毅十五年詔國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宗憲本名阿蘭干十六歲入學習女真字書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賊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遺舊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由是器重之達蘭宗尙倡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力爭不聽後以捕宗翰宗翰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官尙書左丞宗憲復取河南陝西地歸宗從容謂之曰卿嘗以河南陝西地不當與宋今復取之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遂擢門下侍郎即照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將錄用其孫以語宗憲宗憲對曰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照宗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宗憲止及女僕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即遂改其文使均被馬轉行臺平章政事天



德初寓中京留守武安軍節度使封河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宗憲先已棄官來歸遣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世宗於小遼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杲同議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守備忠義自行臺朝京師宗憲總行臺尙書省事召為太子太師世宗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幼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賜以太祖實錄伊喇高善努前為盧州刺史以貪污免世宗以其祖父有功擢為祿少監宗憲曰高善努傲很貪婪不可致之左右世祖即追還制命有司言諸路明安穆昆帖其世異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為考詔下尙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號明安穆昆今若改爲選調非太祖約臣謂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不職者更擇弟姪賢者代之遂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命百官致奠賜以重祿銀絹

幹魯韓國公和卓太子康宗初與烏色佐威秦伐沃赫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海蘭旬烏色母疾幹魯代將其兵者數月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烏色用之卒敗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幹魯統諸軍與棟摩芬徵都古嚕訥合威州路都統烏榜古等伐高承昌承昌渤海人在遼為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戰口見遠政日取調頗非常乘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乃誘誘渤海并其兵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建偽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承昌使托卜嘉穆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願併力取遼

太祖使華沙布往諭之承昌使托卜嘉呼圖克與華沙布偕來而表辭不遜且請遣所俘渤海人太祖留呼圖克不遣遣大藥師努與托卜嘉往招諭之鋒營方遘東京遼兵六萬來攻昭赫城額爾軍貝勒高魯斯率眾於伊德大奴之五月幹魯復敗遼軍遂進取濱州承昌使華沙布薩巴往報之會渤海高禰降言承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爾幹魯進兵承昌遂殺華沙布等率眾拒于鄂爾和木我軍既濟敵軍不戰而卻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復敗大敗之遂以五千騎長松岳初太祖下幽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既已克敵下城何為多殺此輩亡去後日當有效用者至是所釋東京人恩勝呼仙格等額承昌妻子以城降未幾托卜嘉執承昌及道拉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人南路係籍女員及東京州服盡降以幹魯為南路都統德特貝勒留烏珍知東京事詔除違法省賦稅置明安穆昆一如本朝之制並城水部錫勒哈塔殺綽哈布古德餘魯芬和薩果烏珍之兵討之至希爾哈河錫勒哈塔塔妻去追及于哈達拉山誅其首惡四人獲定餘取賜詔嘉獎令以其民三百戶為一穆昆擇取所推服者領之仍質其子弟幹魯乃遣天眷中從都統斃遼主遼主西走東京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幹魯與哈布爾政攻圍之復以精銳兼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主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幹魯與羅素合軍擊敗之拜西南路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於陰山青塚間使巴喇撒魯哈爾瑪克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喀勒扎於白水津獲之遼主

簡輔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卓哩布達香率兵邀之宗望奄乎還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奇其傳國璽幹魯使奏捷詔編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威屬勿去其與帳善撫存之遼主伶得去爾恐阻其命如招之皆來以其宗族戶口質贖又蓋有異國詔諸官吏並釋其罪太祖還京命副宗翰為西北西南兩路都統委夏人盡歸戶口質贖又蓋有異國詔地求接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羅士蓋有異國詔令遵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問兩國事審處之幹魯復請勿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詔從之宗翰等伐宋幹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堯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費太祖廟庭子薩巴額青光祿大夫孫色哩

烏榜古貝勒宗室子也太祖伐遼使烏榜古阿嚕撫諭幹理集襄南路係遼女員與遼節度使托卜嘉戰敗之斬托卜嘉古訥額烏爾圖罕等十四達哈滿及幹理集襄南路皆復取遼都統錫塔于威州西斬之與羅素克威州圍呼圖以所部降都部戶七千亦來歸遂與遼將移伯戰破其軍數萬人太祖嘉之以為威州軍節佐幹魯伐高承昌遼奏晉國王耶律孫嗎來伐都古嚕訥羅素勃勒和等將一萬眾合烏榜古威州兵往擊之呼圖克叛入于遼居東京承昌謀東京太祖索之以歸烏榜古伐承昌以便宜善呼圖克為千戶都統鄂勒博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及以便宜解權穆昆哈布爾黃格達希布等職皆非其罪太祖聞之並復哈布爾等穆昆呼圖克等皆罷去時烏榜古軍中聞馬官馬多匿私家命檢括之耶律孫嗎佛德遺烏榜古書請和烏

志五七九二

榜古以攝時書并所答書來上且請曰復有書問宜  
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和汝當答以歸我行人隨  
及送叛臣阿蘇等則和好之議方散矣聞仍恐議和  
費無失備聖即詰時軍蘇山烏榜古以兵一萬茂  
東京太祖使都古噶訥羅索復以兵一萬益之詔將士  
拒命者討之服者撫安之母肆殺戮因命傳詔誅時曰  
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昏主擇立賢者副朕弔伐之意  
然後可議約不然當盡并爾國其審圖之議時復書烏  
榜古求還降人赫伯則送阿蘇等帝以赫伯等乃交兵  
之後來降與阿蘇平日以罪亡去者異復詔誅呼令此  
月十三日送阿蘇至顯州各遣重臣議讓事烏榜古  
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額郭倫兵來自帥渡還水薄顯  
州郭藥師乘夜來襲郭倫擊走之烏榜古等大敗誦呼  
等于茂黎山追至額勒津敗獲佛德家福進攻顯州城  
軍士賈都先登燒其佛寺煙燭撲人守陣者不能立請  
軍乘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黨徵成川惠等州皆降誦  
時再以書來請和烏榜古承前詔以阿蘇為言答之駐  
軍顯州以聽命賜烏榜古等詔曰還主未獲人心易望  
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烏榜古久在成州多立功亦多  
自念和勒博覽寬等告烏榜古知還主在中京而不追  
襲成州楊罕豐足而奏事不以實攻顯州獲生口財畜  
多自取遂以棟格代為成州路都統棟格亦宗室子也  
既占成州詔使於新遷顯州降附之民擇其才可任用者  
授之穆昆其柔古誠心歸款者擬為明察錄其姓名以  
聞飢貧之民官振給之而使棟摩為其副統云久之還

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成州都統降命分置  
諸部擇善地以處之太祖召烏榜古自問之烏榜古引

失詔降為穆昆天補六年討賊子牛心山道病卒天魯  
中則特進天德二年配饗太祖廟庭大定十五年諡莊  
翼

博勒和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徵都古噶訥兵失期  
杖之後與輝越以四千人助羅索尼楚赫武黃龍府齊  
遼勤部人薩里罕察必達爾兄弟第當寇扎蘭路穆宗遣  
博勒和討之至阿里瑪河薩里罕偽降逐路馬番而去  
復掠沃務部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博勒和討之博勒和  
渡索歌河招降附近諸部因籍丁壯為軍至特通額水  
察必達爾偽復叛去執其妻子薩里罕乃降齊達勒部產良馬  
薩里罕遂去執其妻子薩里罕乃降齊達勒部產良馬  
太祖使赫舍哩阿實罕掌其畜牧博勒和及子博索俱  
為穆昆天輔五年摘取諸路明安萬餘家屯田于泰州  
博勒和為都統賜耕牛五十博勒和舊居按香水自是  
徙居泰州而遺賈登扎克丹阿里托歡錫勒塔等俱徙  
焉太祖取燕京博勒和為右翼兵出居庸關大敗遼兵  
遂取居庸關妃遜去都監高祿等乞降賈古納遜蕭妃  
至古北口不及而還帝命博勒和和色理率輕騎追之  
蕭妃已遠去獲其從官統軍察喇宜徹扎拉并其家族  
及銀牌二印十有一及達爾叛博勒和賈古納討平之  
其驛官率罕降者就使領其所部太祖以空名宣頭及  
銀牌給之同時有博勒和者監羅索軍平陝西役為平  
陽尹西南路招討使於慶陽尹泰州博勒和守邊有功  
天會十二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駐烏爾  
古德時勒地囊贈開府儀同三司誥勳毅子博碩襲明  
安天眷二年為泰州副都統子威泰襲威將軍博索官  
特進孫烏哲庫

烏哲庫善騎射年二十以本寨威候那君都督從征伐  
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統二年擢領泰州軍平陝西至涇  
州大破宋兵於馬西獲趙靈遠大將軍顯明安按金  
二年宋熙寧十二年也是歲威和謀已成統體宗正隆末  
之世宋與有侵伐之兵本傳所載恐有誤宋正隆末  
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善昌軍節度使伊薩瑪勒同討  
契丹許以便宜從事大定初除威平尹駐軍泰州俄改  
歸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右都監實圖美解臨潢之屬  
契丹引軍東行烏哲庫遣及子幹里山為押軍明安契  
丹呼增蘇以所部助敵攻官軍官軍失利泰州節度使  
烏里質來救未至臨潢與敵過烏里質敗僅以數騎脫  
歸敵攻泰州四面登城押軍明安烏克阿德里布率軍  
士備城力戰所剩甚眾敵乃退泰州得完烏哲庫魁使  
穆昆高塔理徙百姓旁邑及險阻之地以俟大軍明年  
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默魯敗幹卒於長梁戰  
薩窩河又戰陷泉皆有功改呼爾哈節度使卒烏哲庫  
有才智善用兵常出敵不意能以寡敵眾所向必克覽  
為體軍云

尼楚赫宗室子太祖嗣位使普壽努如遼取阿蘇事久  
不決使賈古納尼楚赫繼往還言還主荒于政上下解  
體太祖遂決意伐遼太祖與耶律鄂爾多戰于達摩嗎  
城遼兵二十餘萬尼楚赫與蕭索率軍陷陣大敗遼軍  
遂與羅索成邊俱攻廣龍府太祖遣兵尼楚赫守邊  
嗚嗎城收國二年分雅達納阿拉所遷穆昆二千戶以  
尼楚赫為穆昆屯藍江州從節統吳克中京尼楚赫與  
賈古納分徵哈布爾率兵三千擊吳王錫駁于京西錫  
駁棄兵遜還主西奔天德尼楚赫以兵絕其後還主遂  
兒獲後從宗翰伐宋攻太原末太宗翰還京命尼楚

志五七九三

傳金

赫留兵圍之未幾楚施說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  
部尼楚赫與實博囉烏蘇大破之神師中出并陞連  
榆次救太原尼楚赫使郭倫擊之破其軍和尼新師中  
於殺龍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州谷大敗之薩  
喇圖敗宋軍於回馬口郭忠憲殲宋軍於五臺及宗翰  
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尼楚赫等攻汴城克之師還  
尼楚赫降附烏黑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  
希尹同賜鐵券宗翰趨洛陽尼楚赫取鄆州殺其將李  
操等按察使三朝北盟官編云尼楚赫取鄆州安撫  
使劉政被殺政度度使劉政度使劉政度使劉政度使  
以殺赫殺其宗翰會伐康王尼楚赫守太原天會十年  
為燕京留守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會三年薨以正隆例贈  
金澤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諡武襄改配曹  
太祖廟廟于古雲

古雲本名達蘭幼警敏有志略年十六尼楚赫授以甲  
使從伐遼常為先鋒授世襲程昆尼楚赫嗣太原古雲  
在行間及拔太原下河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都統  
瑪武術地漢至上至繫以先鋒破孔家軍宗睿攻開州  
古雲先登流矢中其口宗睿親視之創未愈強起之攻  
大名府第功宗翥第一揚雲次之攻車平古雲居最為  
巴爾斯先鋒襲宋康王于揚州追宋孟后遷澤州宋大  
兵在常武古雲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兵  
出戰古雲以五百騎敗之遂攻常武巴爾斯以諸軍為  
大陣居後古雲以五百騎當前行屠兵馳宋軍車軍亂  
遂大敗之後後河東都縣多叛古雲以先鋒克絳州復  
攻沁州飛砲擊其右脅昇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  
能下別將固納強起古雲指麾士卒克之攜河東路都

統將三千餘騎從左監軍伊喇伊都招西北諸部平其  
九部以先鋒破宋岷山軍再戰再勝復驅之于隘宋兵  
蹙去宗翰再攻和尙原古雲以本部破宋五萬人奪新  
又口時大雪道路皆冰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翰用古  
雲策入自旁近高山叢薄騎營間山其不意遂取和尙  
原古雲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為殿以備伏兵宗翰  
至仙人關古雲先攻之宗翰斂兵退乃班師古雲殿且  
戰且卻遂達秦中齊國初致命薩里罕撫治諸部至同  
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陽驛馬稱折臂歸薩里  
罕入城世輔許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八人被甲上廳事  
世輔自壁後突出執薩里罕古雲方索馬于外變起倉  
卒城已閉不得入至東門遇哈達領騎三十餘遂與斬  
門者而入而世輔擁原自西門出古雲與哈達襲之世  
輔慮救兵至乃要薩里罕與之盟使勿追留薩里罕於  
道制古雲至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  
咸治兼攝河東南西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朝廷復取河南  
陝西地師至耀州宋人每且出城張旗開陣抵暮而還  
道隘騎不得趨古雲請兵五百擄善伏山谷間先使五  
十人趨山巔視敵出舉纛為號明日城中人出問如前  
伏發宋兵爭馳入城古雲麾軍登城拔宋鐵立金軍旗  
幟宋軍後者望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史附  
十年金人圍耀州郭清遣兵宋史附十年金人圍耀州  
郭清遣兵宋史附十年金人圍耀州郭清遣兵宋史附

原古雲曰我退守尖峰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  
屬危矣不如速戰薩里罕從之尖峰兵自西原來古雲  
錫卜察擊其左右自且至平尖峰左右軍少退薩里罕  
當其衝奮擊之大敗取軍備尸枕藉自此蜀人喪氣不  
敢復出關陝遂定按續通志建興四年尖峰敗于彭原  
河而陝西州郡已在紹興三年漢原十年薩里罕全人進原  
于尖峰再敗于劉鎮而尖峰已死矣本傳所載無一  
漢原之役或大子應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翰還  
邊還刑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都監元  
帥府罷改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北西南兩路招討兵馬  
坐無功降臨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為中  
都留守兼西北都統討契丹薩巴駐軍歸化州世宗即  
位還賜使古雲姪阿爾法持詔往歸化命古雲為左副  
元帥就遣使召陝西統軍克坦喀齊齊宣大定改元  
詔教于西南西北招討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顯  
明安軍屯京畿古雲受詔以元帥令下諸路所至皆聽  
命大定元年十一月古雲以軍至中都駐兵通州見世  
宗于三河詔古雲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事二  
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故額魯等州縣授世襲明安入拜  
平章政事罷為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初古雲特功  
在南京頗顯貴不惟軍民在相位多自專及除留守益  
忿忿離近臣皆不見世宗怒遂改濟南尋改平陽尹  
致仕起為西京留守母憂起復復為東京原上京十  
五年致仕會修太宗睿宗實錄世宗以當時著人親見  
者惟古雲在詔修撰特赫提克德往北京就其家問  
之多更定焉尋卒

志五七九四

馬奇尼楚赫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兵下蓋  
江州平係遼女真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為修尾  
繼領明安破奚兵千餘從烏榜古攻下威信瀋州及東  
京諸城皆有功統果取中京瑪奇克黃龍和碩白別  
降歸里特部屯兵高州以兵援索克貝勒大破敵兵復  
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合者降三千餘

人戰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瑪奇大小三十餘戰所至皆捷皇統中磨銀青光祿大夫議殺敏子呂

烏色年十七隸軍中從巴爾斯擊遼將馬武敗之瑪奇

死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河外以二舟來伺

我師乃遣烏色率勇士以一舟往迎盡俘以還從襲康

王於江淮間還駐東平及廢齊屯兵河北招降附近諸

營多獲產畜兵仗車帥嘉之賞以甲馬從攻陝西爲右

翼都統師還以功正授穆昆遷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

饑盜賊充斥烏色募兵討平之部以無事郡人列狀旬

留不報未幾除陟唃囉部族節度使以任事用廉入爲

都水使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爲西北路招討使薩巴

秋滿已數月自俸不解烏色發其事薩巴反烏色遇害

巴爾斯尼楚赫弟按宗室表尼楚赫列巴爾斯之下注

云厥子巴爾斯本傳又稱烏尼楚赫

互異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首于奚王領

遼兵奄至古北口使博勒和理楚各領兵二百擊之理

楚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羅索請以千人破之理楚

前行遇其遊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追戰理楚

退樅關口希尹羅索至巴爾斯烏木罕呼賈罕推詳舊

擊大破之盡獲甲冑輜重羅索拒夏人出陵野嶺留巴

爾斯守之尼楚赫圍太原近縣已降宋軍來救者復據

太谷祁縣巴爾斯阿古喇復取之又敗宋姚古軍於薩

州谷擊走張顯兵天會四年克太原巴爾斯爲晉勾太

原府路兵馬事復與羅索敗宋兵于文水遂從宗翰圍

汴與尼楚赫略地襄鄆克均唐蔡陳四州及穎昌府遂

與托雲瑪武襲宋康王于揚州十五年遷元帥左都監

薩里罕經略陝西巴爾斯大破宋軍于渭州渭州德順

軍官降陝西平遷元帥左都監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諡

敏定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一十四



列傳

金三

羅素和尼 監音宗翰

額爾輝 瓜爾佳賈請 赫水額

阿里 果 昂

羅素字幹里延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布達馬七水滿部長太祖克寧江州使羅素招諭係遼籍女真遂降伊騰伊罕路達哈滿昭錄等取遼兵于布爾罕山復擒兩將軍而伊克尼瑪爾兩路皆降進克威州諸部降者相繼遼都統耶律鄂爾多以二十餘萬成邊太祖總達哈鄂城太極江西召羅素見于軍中使隸左翼宗翰軍與尼楚赫統兵衛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尼楚赫攻黃龍府帝使完顏珣楚博勒和實古納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雄等下金山縣使羅素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又與烏撈古破耶律誦呼軍于茨黎山取顯州太祖取黃龍府羅素請曰黃龍一都會且僻遠苟有變則隣郡相煽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器移民羅素為萬戶守黃龍府進都統從吳取中京與希尹等馳走達魯魯和向伊勒希等敗吳王錫默降吳部西飾度領呼達王自鴛鴦濼西走羅素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遂與種摩攻破西京至天德雲內圍邊東勝其官吏皆降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候兵托紐布以二百騎敗沒顏圖理復以二百騎往遺狄獨領圖理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羅素曰吾兵再破若不復往將以我法印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實質巴爾斯往黎明出敵野嶺留巴

爾斯以兵二百餘險守之獲生口問其帥李長輔也登高望之夏人恃眾不整方濟水為陣乃使人報稱魯因分軍為二更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幹得軍亦至合擊敗之遼都統達實犯奉聖州望龍門二十五里羅素與宗哩馬和尙等以兵取之生獲達實其軍遂降復從宗望追遼帝與芬微以二十騎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二山夏人屯兵于哈屯館宗翰追羅素成朔州築城于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其帥趙公直其後復遼帝于伊都谷賜錫芬尼楚赫聞太原未統制劉彥珍之羅素擊破其軍十萬于壽陽總于榆次敗宋兵數千宋張滿軍出汾州巴爾斯擊走之瀕復習文水羅素與托克索巴爾斯與賊瀕大敗宗翰定太原羅素取汾石二州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芬微降齊賜取平定軍及葉平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諸縣宗翰趨汴州使羅素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實實薩喇達等連破宋兵降河陽羅素軍至渡河薄西京城中兵來拒戰實質擊敗之西京降羅素取假師永安軍擊降薩喇達敗宋兵于汜水于是榮陽蒙澤鄭州中牟相次皆降宗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使羅素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都縣之未下者羅素破蒲解之軍二萬置置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薛恩困石等州宗翰往洛陽使羅素取陝西敗宋將花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按讀云羅素既勝與引兵援河陽都監劉翰翰擊于新唐縣其將孫興又侵涇州原州等處宗翰遣同華二府言故其不該宗翰會宗翰伐康王命羅素芬微軍事陝西以博勒和勝額監職勝額等遇敵于蒲城及同州皆破之羅素芬微克丹州破磁真進克延安府遂降綏

德軍及靜遠懷遠等城寨十六復破青洲城未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羅素管領所部九寨皆降而管領軍久不下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飲乃決渠灌其水城中遂困李石乞敵郭門降請將人城守將徐敬言孫子城戰眾潰出奔殺之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並殺之降定安堡清平寨及鄭州二州於是羅素博勒和守延安折可求屯磁德芬微還守蒲州延安鄜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羅素置官府糧安三原京兆府殘羅素復討平之遂與阿里布穆里延至三原頓克沁阿古爾擊敗活化兵羅素克乾州已築甬道列峻具而州降遂進克鄜州陝西城邑已降者輒復叛羅素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與張浚賊于高平宗翰左翼軍已却羅素時已有疾以右翼力破軍勢復振宋軍遂敗唐宗以所用犀王金銀器及甲冑並馬七匹與之唐大金國志云金兵自攻陝西大敗有二三屯范德魯石州等處金有突史以兵誘于耀州宋兵攻取而羅素西之歸羅素其以是日天會八年獲十三年贈秦靈軍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華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廟庭遂莊養子即尼默音漢古納

和尼年十七從攻臨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間太祖賜之業親撫慰之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伊刺木陷于陣和尼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德等于蒲州及宗翰襲吳王錫默和尼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從攻伊實部破其一隘塔喇部族叛率二穆昆突入大破之當從羅素圍太原宋將神帥中以兵十萬來援和尼擊敗之大軍至河無給不得渡羅素遣和尼順水上下和尼率兵三百先濟大軍于皆皆繼之宋將郭京出兵

數萬羅密營和尼從旁奮擊敵亂遂破之師還破敵于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破敵于張店原時屯留太平翼城皆有重敵並破之又分兵取陝西蒲州解州和尼鎮之攻鳳翔和尼先登屠宗定陝西和尼為都統進攻涇州王開山以兵拒歸路再擊敗之遂降京兆鳳翔諸縣羅密營歸哈濟明安代為黃龍府路萬戶天眷三年為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府罷改安化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改封代國公進封附國公卒諡貞濟

默音勇力過人善用長子突戰天眷間充輝印紙候授顯武將軍權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和尼襲濟州路萬戶以親督哈濟明安護默音朝廷從之天德三年為順天軍節度使歷河間臨潢尹改博索路兵馬都總管薩巴反默音往討之時世宗為東京留守自將討瓜里還遇默音于常安縣盡以甲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顏福壽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亡歸東京默音亦率其眾來附即以臣禮上謁遂殺高存福李彥隆等默音福壽建率諸將吏勸進世宗即位拜右副元帥節度之遇其敬副統赫舍哩志密在北京拒不受命默音伐之遇其單于建州皆不肯戰彥敬志密遂降大定二年默音率諸軍討幹罕合甲士萬三千人持數日糧輕騎追之是時幹罕新敗于秦州將走濟州默音兵至長深南獲其謀者知敵將由別路遁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史吉勒扎來降默音用其計因夜乘往邀敵糧重忽大風路暗莫相辨比曉纒行三十里而都統志密克強等已敗敵眾二萬餘于長深迨殺其眾默音食肉掠不復追以故敵得旋去遂涉彭州界登臺山同昌惠和等縣竄取北

京西攻三韓縣惟克密軍追蹙默音託馬弱引還彭州帝聞之下詔切責以布薩忠義為右副元帥代之赫舍哩志密為右監軍代完顏福壽默音至京師以為同判大宗正事其子色克察橫軍中勳赫本賈未幾率寶路軍士珠物呼告色克奇書與默音謀反有司並上其書世宗察其謀詔勒珠物呼誅之初幹罕方熾帝使溫特赫阿魯偕守古北口及幹罕敗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諸奚攻古北口襲殺士卒甚眾阿魯偕坐除名詔默音芬微烏哩員高察通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擒賊黨明安和卓未幾幹罕平乃還七年出為北京留守改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十一年薨默音性忠厚善擊射微羅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有之

赫本名實古納體貌魁偉通女真契丹漢字其兄幹罕被殺後傳羅密子無名幹罕者幼稱過繼宋建炎二年金人攻陷密知軍事徐廣言敗之新羅密之子而不載其名官如其人其氣類愛仲才欲使通事每親事常在左右通事輒問之應對如響皇統初充護衛授世襲穆昆天母憂起復知樞密軍事務同知河南尹正隆六年伐宋為神勇軍副都總管還除同知大興尹將兵二千益邊化屯軍備契丹遷西南路招討使兼左德軍節度使政尚忠信決獄公平蕃部不敢寇邊召為左副都點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易也大定五年宋人請和仲為報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至宋一一如禮正隆用兵宋人執商州刺史完顏守能至是仲取守能與俱還帝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賜駝馬金帶玉吐鶻以罪解職久之起為西北路招討使改北京留守卒

哈里羅密族子體貌豐偉善用箭從羅密索道行吉鄂時又從羅密索道及遂主于朔州阿敦山遂主從數十騎逸去羅密索道哈里及珠敦往見遂主諭之使降遂主已窮應待于阿敦山之東羅密因獲之賞哈里金銀帶兩磨宗經略陝西哈里戰卻失兵于涇州之南等遣修禮道宋人恐獲道成以兵來拒哈里被之天眷元年羅密直將軍與定宗特宗備之亂再遷廣威將軍歷武靈軍節度使廣慶尹卒

宗翰本名尼瑪哈薩哈長子年十七以勇聞及議伐遼與太祖契合為右軍大敗遼人于達嘯鳴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隆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時不可失太祖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羣臣太祖酌酒飲宗翰曰今議西征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富怡兵以俟師期尋為伊拉齊貝勒副普嘉努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衛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於是烏魯穆員勒果都統內外諸軍普嘉努宗翰宗幹宗魯之宗峻領哈濟明安皆受金帛伊都為嚮導進克中京宗翰復率偏師趨北安州與羅密宗安坦韓里合兵大敗奚王錫歐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略近地獲遠護衛耶律實跡均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頓魯溫眾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驚獨不可用宗翰使諸延溫都伊喇保報都統吳景憲稱不與伊喇保回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富審詳徐議時宗翰已整取俟兵期及瑣都至知景無意取恐失機會即決策進兵復使伊喇保住報都統宗翰勒景富當如宗翰策景意乃

伏約以英王嶺會議宗翰至英王嶺與會果軍出青  
嶺宗翰軍出鄂嶺明于羊城漢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  
襲遼王間遼王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窺  
而至遼主遁去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取守忠以兵  
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富察烏里固納先擊之斬首  
千餘宗翰宗翰宗宗宗宗宗宗宗弟扎巴台戰沒後附  
使餘兵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宗翰弟扎巴台戰沒後附  
特進宗翰已遷定西路州縣宗翰與太祖子行在所  
從取燕京燕京平七年太祖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  
葛樓不獲將歸京師以宗翰為都統將貝勒豆德特貝  
勒翰幹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宋人來請割諸城宗  
翰奏言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取  
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  
諸將獲耶律瑪格宗翰歸之京師認以馬七百匹給宗  
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仍舊地以居  
之宗翰請分宗室等兵討諸部詔給精銳五千宗翰  
朝太祖陵人見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  
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滿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  
皇帝特共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遁過誘邊長今宋數  
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羅織叛人姓名索之一無所致  
盟未期年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窺割  
付山西諸部則諸軍失屯據之所所有經略或難持久  
請姑置勿割太宗悉如所請時幹帶糧庫宗室俱請伐  
宋於是安班貝勒果額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  
帥自太原路伐宋發自河陰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  
宗室自河北趨汴又聞聞宗翰乃留尼楚赫等圍太  
原自率師而南降定諸縣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割割

三鎮講和事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尼楚赫圍太  
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壽壽仲恭給書伊都以興復  
還社禮動之仲恭獻其書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  
京九月克太原城未經略使張孝純等十一月田子宗  
翰自太原趨汴降成慶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唐州  
等先已破天并開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  
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室會兵宋  
約畫河為界復請修好不從丙辰尼楚赫等克汴州辛  
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奉表降  
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功行賞其殺于王事者  
賜贈官爵厚卹其家使易就軍中勞賜宗翰宗室明年  
四月以宋二主及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袁  
冕車絡祭器大樂蓋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  
銀參萬子甚厚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官  
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乃遣耶律那等從宗翰行詔  
黃龍府路南路東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那者遣之  
宗翰遂遷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鄆州鄆州人復叛宗翰  
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鄆州連遷洛陽襄陽昌汝鄭  
均房唐鄭陳蔡之民于河北而還魏平陳西州都是  
時河東寇監尙多宗翰乃分留諸土夾河屯守而還師  
山西晉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實宗翰受其書而  
不答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  
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  
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隣兵不可罷宗翰  
曰初與夏約攻宋人夏人弗應而耶律達實西北  
交通西夏吾舍陝西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宜先  
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宋可取也議久不決

奏請于太宗太宗曰康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侯平宋  
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  
是羅崇芬檄帥師應輔和監戰平陝西尼楚赫守  
太原耶律伊都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滎陽津遂會  
宗子漢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  
官倉金幣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  
城降于達蘭乃遣巴爾斯烏凌阿托雲瑪武慶宋主于  
揚州至城下宋主已於前一日渡江矣時宗師等分道  
南伐取建康入杭州宋主入海阿里富塔理等自明州  
行海道之弗及宗師乃遣其後宗翰用徐文策伐江  
南唐宗師議不合乃止按大金志宗翰於天會中  
河之民令諸部軍屯邊境及以立者死試舉初  
人於白水泊大失士心此本傳者不書附錄于此宗翰  
太宗以舍首為安班貝勒天會八年舍首薨久處此位  
而既宗宗峻子太祖孫宗翰朝京師遂與宗幹希尹  
定議入言于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為古倫右翼  
不可奪乃從之立熙宗為安班貝勒宗翰為尚左大臣  
勒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  
國王乞致仕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後諡曰文惠  
翰之免為世人以備其罪金主不許斬廢宗翰于宗翰  
之黨進坐者甚眾乃悉問斃而宗翰不傳焉于此宗翰  
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  
秦王諡桓忠配享太祖廟庭孫秉德色克乘德入進臣  
傅色克累官同知哈斯布節度使事大定初除刑部侍郎  
耶充都統與副統完顏布呼自東京先赴中樞觀署置  
官吏私用官中財物完顏宗正承孫鄭州州刺史  
名布呼削兩階解職二年起為大宗正丞孫鄭州州刺史  
坐贓枉法當死詔杖一百五十餘名家徙鄭州久之起  
同知興中尹遷唐古部族節度使歷開遠順義軍色克



前在雲內受職御史臺劾泰世宗謂宰臣曰色克个三犯矣蓋其資質鄙惡如此令強幹吏拘之獄成法當死以其祖有大功特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久之復起為勳農副使

德克德溫特赫部人祖哲克訥父阿固岱世為和倫水部長德克德年二十餘代領父穆昆攻寧江州敗遣獲兵獲甲馬財物攻破察罕回至寧州遇敵二千人擊走之烏楞古與遠人戰于成州兵已却德克德以本部兵力敵諸軍復振遂大破之呼岱巴阿之役伊里布貝勒陷敵中德克德援出之攻黃龍府身被數創授明安天輔七年從帝至山西高宗天眷中贈光祿大夫

額圖理溫特赫部人年十七從薩哈威泰等討平諸部皆身先力戰從烏色標高麗于海蘭甸等前鋒率三十八夜渡海島襲高麗屯兵焚其營柵戰艦大破之遂下固古城既而八城皆下功最又擊敗遼兵于寧江州東門以功授穆昆從攻黃龍府力戰身被數十創竟登其城後與鄂蘭沙津援昭靈城乘其不備夜逸伊爾水急擊詰朝大敗之幹魯上其功賜幣與馬天輔四年卒遣使弔祭額圖理為人孝悌好施惠建捷善七徽至角瓶擊鞠成精其能

瓜爾佳實訥隆州訥爾璦河人祖阿哈率所部來歸獻器用甲仗父布爾噶蘇載本部貝勒從太祖伐遼後世襲明安親管穆昆為海蘭路都統實訥長身多勇善騎射通女真契丹漢字隨父見太祖命佩金牌總領左翼護衛西京未下實訥獲城中生口知城中人求救于外都統府得為之備却其救兵遂下西京自燕京還過盤尼納遇敵于臨西訥身先士卒射殺完鋒二人敵潰走

從攻和尙原出仙人崗宋兵謀賈賈請遷麾下五十人與戰克之與吳玠相拒自埋行陣不擊吳玠乘之實訥領兵逆戰敵大敗計前後功襲其父明安穆昆宗滿復取河南陝西宋人欲遣兵襲取石閭諸營實訥自謂南大馬嶺敗其伏兵餘華州防禦使人為工部侍郎遷本部尙書改平涼尹昭義軍節度使大定初卒

赫木顏珠卜奇水錫敵部人性志直寬厚重節義勇于敵父阿古圖附金吾衛上將軍穆宗時赫木顏合軍攻降遺子忠嘉間道送欵遂使和勒端與赫木顏合軍攻降諸部因領其眾與弟和摩爾噶塔塔姪阿里等攻下諸城又從薩哈威塔塔崇履賞之破高麗戍兵與碩額歡討平諸部富察部雅里貝勒與其兄弟和拜松科等欲叛歸遠赫木顏執之送于康宗賜資甚厚破高麗海蘭甸及下托囉城有功天輔六年卒天眷中贈銀青光祿大夫

阿里父歡塔穆宗時與兄赫木顏和摩爾噶皆內附數有戰功阿里年十七從和摩爾噶討卓多獲其弟薩勒扎歡塔攻高麗于穆爾茂向力戰久之阿里挺鎗躍刺其將于陣中敵遂潰復收敵兵取其二城高麗兵復入寇以我兵屯守要害不得遂乃還阿里追及于海蘭水乘敵走水上殺略盡連合兵于碩額歡道遇敵兵五萬擊走之又破敵七萬碩額歡厚賜之從哈薩爾特布攻圖古城阿里擊傷馬從太祖下寧江州遂取其城額特布賜以披甲乘馬從太祖下寧江州取明安里率百餘騎往救之以兵少令軍士製衣多為旗幟出山谷間避兵望見遂去蘇復州叛叛至十萬旁近女真皆保

子大尉和碩家築壘為固敵圍之數重守者憊弱俱盡夜驚二人出告急于阿里里赴之內外合擊破其眾于必爾罕水上勦殺盡契丹人乘舟千艘將入于海阿里以二十七舟邀之中流矢射舟中夜始蘇敵船已入王家島即夜取海路追及之再中流矢力戰不逞竟破之盡獲其舟于是蘇復州博索路皆平攻顯州下蓋山擊取契丹務敗伊都兵功皆最後與蘇都哩屯高州突丹古雅別擊合與中兵數萬攻和爾台蘇阿里以八穆昆兵救之和爾台先往敗于城下阿里指璫前射衣者二十餘人曰此必敵酋也應兵奮擊皆殺之餘眾大潰來州顯州兵圍和爾台城阿里來救即解圍去棟摩討強獲有兵出樓擊口山谷間阿里蘇都哩呼拉布三明安擊敗之再敗平州兵及伐宋阿里別擊敗宋兵明年再伐宋至保州中山毀破之連圍定阿里與羅索赫嚕乘風縱火焚其樓櫓諸軍登克其賊渡河諸將分出名大境阿里破之敵盡寇遂圍汴汴中夜出兵來攻其阿里與穆昆乘夜進伊克德之其眾大潰遣攻陞州天會六年伐宋攻取陽穀縣擊敗海州兵八萬降破賊船萬餘于梁山泊招降膠陽東平泰山羣盜益攻范縣擊走之獲船七百艘宗滿攻下離陽與烏雅富塔理先以二千人往招春具舟推上連破宋兵宗滿至江寧阿里富塔理別降廣德軍先還杭州敗宋伏兵二千宗滿至杭州宋主走明州阿里與富塔理以精騎四千襲之破東關兵濟魯城江敗宋兵於高橋嶺至明州失利乃退軍餘姚宋主自昌國走温州阿里由海道追三百餘里弗及遂歸明州與宗滿俱北歸唐宗

經略陝西阿里先取涇州唐宗趨熙河阿里與檢赫赫

常爲前軍十二年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洛州  
河路擊敗之獲其將蕭通破連水寨盡得其大船遂取  
連水軍招保安輯之天眷間盜據石州阿里往討克其  
城石州平宗嗣再伐宋阿里已老督造戰船宋稱臣詔  
賜所里錢千萬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  
淮用兵無役不從爲德略勒部節度使歷順義秦靈軍  
歸德濟南尹天德初致仕加特進封王正隆初封韓國  
公召赴朝命造戰船以疾囊書教阿里性忠直多智  
略兄弟相友愛家故僕財以已明安及財物盡與弟阿  
布理弟不肯受避居餘阿里終與之

果本名薩里罕安帝六代孫泰州博勒和之族和勒博  
羅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博勒和爲泰州郡統宗  
族皆隨遷果嘗爲太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按春水宗  
翰宗望既克汴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權摩攻雄州  
李成濂城走果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肅宗經略山東  
留果于河上真定有賊賊自稱元帥大王果擊破其眾  
斬之從平陝西降德順軍及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照河  
降甘泉二堡遂取保川城同瑣都討平河外降幽燕安  
隴二寨並降下河及樂州西靈於是木波族長等皆迎  
降攻慶陽降其城幕府以瓊州來降時宗弼軍敗于和  
尙原帝褒美果而戒斷宗弼宗弼已定陝西留兵屯衝  
要使果總之居無何請收卸外十三州與宋王彥軍七  
千人饋糧作一選于沙會澤敗之遂攻金州連破吳玠  
諸軍于饒風關取吳玠符及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  
于固鎮擒其兩將按道通德盛里罕破成鳳關至金州  
北去無幾于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眷三年  
被宋元通遠及熙宗身與河前帝  
在天眷三年此作二年訛改正 宗弼復取河南果

白河出陝西至鳳翔擊走宗軍時宋軍在京兆西者  
甚眾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  
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果留諸將屯環慶以輕騎散  
宋兵于涇州追至涇州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  
三年封應國公賜賚甚厚厚陞蒲州爲河中府以果  
兼河中尹自陝西入朝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  
除之即位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  
義廢絕宜行善政如唐太宗海陵聞言色變既而進封  
國王王從行官吏皆賞之海陵忌果久握兵柄願得士心  
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賜尊以殊  
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果至汴謂論行臺石丞  
相石副元帥大吳無使果預軍事果久在河南將帥畏  
而附之果始至勢孤爭事不得自白於朝大臣知海陵言  
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作選吳有附奏果不得預聞  
人皆知海陵使吳國之矣會海陵忌道王舍音諸子及  
宗義等元帥府令史約索命旨誅果父子並宗義穆里  
延等謀逆舉果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書從左都  
監瑛都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折書紙作白字隱約若留  
經水浸致字畫分明者稱其子宗安於宮門外遺此書  
約索拾得之有司鞠問宗安曰使真有此書安得於朝  
門下遺之竟不服而死乃寘薩古於燼炭山笞掠宗義  
皆誣服使色瑁理殺果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  
者上自有哲格者能更丹小字舊嘗從果時默者陝西  
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關二人皆族誅果親屬  
坐死者二十餘人魯王 魯王 魯王 魯王 魯王 魯王  
烏哲孫負會候果于汴亦執而殺之海陵不問懲約索  
同知蒲州事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間詔復果官爵

追封金源郡王諡莊親王享太宗廟庭  
昂本名瑋都景祖弟伯赫之孫昭幹之子幼侍太祖太  
祖合數人兩兩角力昂迎仆六八太祖喜曰汝吾宗弟  
也自今勿遠左右賜金牌令佩以侍年十七從太祖伐  
遼及平燕策功賜甲第一 詔天會二年南京叛軍帥  
摩遣昂分兵討之宗望伐宋制以爲河南諸路兵馬  
都統及攻汴州宗弼與昂以兵三千爲前鋒比暮昂先  
以兵千人馳入北門宗望至汴令棟摩遷爾等屯于蕪  
之東北關遣昂等率輕騎環城巡邏昂所領止入穆昆  
遇敵萬人與戰敗之七年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  
府遣昂等以兵追宋主宋主人會稱若爲堅守計有兵  
數千列陣于郭東竹葉園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  
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  
果出他門以單舟入海宗弼輕略百秦遺昂與薩里罕  
領兵八千攻取河西郡縣昂等遂取靈武安隴二寨進  
至河州其通判率士民迎降攻樂州其都護及河州安  
撫使郭靈皆降復取三寨至西靈州郡護許居簡以  
城降吐蕃酋長之係趙趁率其所部木波酋領五人  
來降昂別領軍四千往積石軍降其軍及所部五寨官  
吏追吐蕃於轉等十二人至那州招之不攻取之天  
眷元年授鎮國上將軍除東平尹明年夏宋將岳飛以  
兵十萬來攻東平東平軍五千倉卒出禦時桑柘方茂  
昂使多張旗幟于林間爲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  
敢勒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滑口飛舉斃舟逆  
水而去時桑柘晝夜不止昂附水屯營夜將半促眾北  
行諸將皆諫昂怒不應鳴鼓督之遂棄營去是夜宋人  
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問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

所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飢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饑我必矣張皆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郾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我嘗至下郾城中西南隅有壁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在東平七年改爲都尹遷東北路招討使改崇義軍節度使遷會靈改天德初改安武軍節度使遷元帥右都監轉左監軍授上京路額勒敦哈爾軍河世襲明安海陵曰汝有大功一明安不足酬也益以四穆昆昂以三穆昆讓其族兄弟拜樞密副使轉太子少保進樞密使尙書左丞相久之拜太尉封瀋陽公進太保判大宗正事封楚國公累進封莒魯西兼樞密使太保加故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爲三十二總管分球左右領軍大都督府遷以昂爲左領軍大都督世宗即位遷賜昂使人殺皇太子光英於南京遣其子宗浩與其甥輝罕等奉表賀登寶位大軍北還昂恐宋人譏其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二年入見世宗慰勞之進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置元帥府于山東經略邊事未幾奉遷廢宗皇帝梓宮于山陵以昂爲教習使事舉還山東三年召至京師以疾張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醉海陵常而戒之得間輒飲如故大定初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遭遇明時正當自愛聞者稱之嗟于兄弟尤善施子親族貧困者必厚給之子宗浩自有傳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十五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十六

列傳

金四

盧彥倫 毛子廉 李三錫

孔敬宗 李師幾 沈瑄

劉彥宗 許時 韓企先

鄧瓊 李成 孔彥舟

徐文 施宜生

盧彥倫臨潢入遼天慶初蕭員一留守上京置寫吏以材幹稱時陽漢多盜城中兵無統屬府以彥倫為材廳授殿直旬富兵馬公事遊兵敗于珠珠店還至臨潢散居民家令給義之軍士縱恣侵擾留守耶律德裕兩不能禁賊眾莫敢言彥倫獨極論之天輔四年從留守托

卜嘉出降授夏州觀察使權發遣上京留守事師還托卜嘉以城叛按太祖紀托卜嘉之降在天輔四年五月史亦同意者命命未幾彥倫乃率所部遷托卜嘉盡殺城中契丹遺使來報未幾遼將耶律瑪格以兵攻臨潢彥倫拒守者七月會援兵至解圍去天會二年知新羅事城邑初建彥倫為經畫民居公宇皆有法改靜江軍節度留後知咸州烟火事尋授靜江軍節度使天會初

行少府監兼都水使者充提點京城大內所彥倫性機巧能迎合俾后意由是頗見寵用歲餘遷侍衛衛軍馬步軍都指揮使為宋國歲元使改禮部尚書加特進封鄒國公天德二年出為大名尹明年詔彥倫營造燕京宮室以疾卒子璣終左宣徽使孫亨嗣為昌州刺史璽友愛之道當世稱之

毛子廉本名八十臨潢長泰人材勇善射遼季羣盜起

募勇士虜應募還召見賜甲仗率百人會所在宜兵捕盜以功授東頭供奉官天輔四年遣穆昆辛額特瑋伊喇庫色勒招諭陽漢子廉率戶二千六百來歸令就領其眾佩銀牌招未降軍民盧彥倫怒子廉先降太

和紀天輔四年六月比卜嘉以城降六月七月八月十月二十日從留守托卜嘉出降而本傳載子廉及二子使既云彥倫先降其事恐有誤誤子廉及二子使體將孫延壽引騎兵二千何取子廉與博戰生擒之餘

中除燕京總院都監遣王宗幹謂宰相曰子廉之功十倍彥倫在臨潢十餘年吏民畏愛即日詔罷及此時盧彥倫已除節度使故引以為比朕降遼昌軍節度使

海陵殺熙宗子廉歎曰曾不念國王定策之功耶乃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三錫字權邦錦州安昌人以貧得官遼季益攻錦州人推三錫主兵事設機應變城賴以完鋒功授左承制

遼主走天德三錫將兵保白雲山金兵次未州按金地州隸山東東路濟南府在宋為東寧時方改東寧州及此亦北京大定府下有瑞州節度之宋州也本傳

師軍軍改知嚴州宗室佗宋三錫領行軍副使參預郭藥師軍於白河進官汝州防禦使再克汴京三錫從機

摩獲宋二主北歸復知嚴州改歸德軍節度副使還為慶州刺史三遷武勝軍節度使察廉第一遷三階改安

國軍節度使使除河北西路轉運使致仕三錫政事強明所至稱治世宗舊聞其名大定初起為北京路都轉運使制下而三錫已卒

孔敬宗字仲先其先東垣人石首未能處陽遼季敬宗為寧昌副宏壽官烏榜古兵至境上敬宗助劉宏迎降

遂以敬宗為鄉導故靈州以功補職安令天輔二年詔敬宗與劉宏率靈州民徒內地授世襲明安知安州事

將兵千人從宗學伐宋汴京平即命守汴遷靜江軍節度使歷石辰信徽四州刺史附光祿大夫其後以敬宗

從軍積勞除昌昌軍節度使累遷歸德軍致仕大定二年卒

李師幾字賢任奉聖永興人少制備有大志以廢入仕為本州總監天輔六年太祖親遠主于營善澤郡守委

城遣去眾無所屬請師幾主郡事師幾許之乃搜平治兵郡古嚮請引兵至師幾與其故人沈瑄密謀出降即

率親信十數輩出城見伊都與之約曰今已罷脫願無以兵入城及俘瑄境內伊都許師幾授武定軍節度使

沈瑄佐之俾招未附者許便宜從事明年加左監門衛大將軍制敵委勝以萬人逼城師幾度眾寡不敵偽與

之和日致饋餉勝信之師幾乘其不備使人刺殺兵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禽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飛兵

歸復其所賊眾大驚皆散去別賊韓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幾設伏踏路使人反間之望天先引去智

穆勢孤亦還遼伏而散遂執武平軍節度使歷東京路勞遷靜江軍節度使留後散運武平軍節度使歷東京路陝西東路轉運使致仕封任國公卒

橫展葬之民皆安帖初賊黨據城詔之軍卒當錄坐者七百八人帥府陳肅誅之環不從帥府召環呵責且欲殺環環從存對曰招亡撫存環之職也此輩為賊所脅初無叛心故招之復來今欲殺之是殺降也苟利於眾環死何憾帥府怒解因召游軍曰吾始命汝今汝使君活汝矣君或立而去胡延聞而慕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潯州事百姓為之立祠移忻州改同知太原尹加尚書禮部侍郎時介休人張賢聚黨亡命山谷抄掠邑縣招之不肯降曰前降者皆被殺今恐誘而殺我必得侍郎沈公一言乃無疑於是命環往招之翌日降轉吏部侍郎西京副留守累遷鎮西軍節度使天德元年以病致仕卒子宜中天德三年賜楊建中榜及第

劉彥宗字魯開大興兗平人其先六世仕遼相繼為宰相父齊至中京留守彥宗振進士乙科天祐走天德秦晉國王耶律曷呼自立于燕羅彥宗留守判官蕭妃攝政運密書樞密院事太祖至居庸關蕭妃自古北口遷去都監高隆送款于太祖太祖駐蹕城南彥宗與左金吾等奉表降太祖一見舊遇之俾復舊職遷左僕射使宣慰張齊太祖還上京留彥宗輪都統軍事彥宗佐之及張齊奔于宋環推張致因為都統攻之不下乃以彥宗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佐宗室軍宗室方闕攻取凡州縣之事彥宗裁決天會二年詔彥宗遣使諭中京兩路務勸其官民犯在降附前者勿論未幾大軍伐宋彥宗遣十策詔兼領漢軍都統按大金會三年宗室宗望分道而侵宋之軍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為西路之軍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為主院事劉彥宗宗望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蓋即此時也帥還宗室分將士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留樞密院於燕京節制諸軍明年再伐宋已圍汴京

彥宗謂宗翰宗望曰誰何入關秋毫無犯惟收關請還太宗入汴載路車法服石經以歸皆令則也二帥嘉納之六年卒追封鄭王正隆二年例降封開府儀同三司大定十五年追封英國公諡英毅子魯次子善

善幼以廢黜門不就夫從學趙末湖兵善在選中遊兵敗左右多散亡遺善為魁從授左承制選主百蕭蕭如攝政善進士第授尚書左司員外郎寄班開門天輔七年太祖取燕善從其父兄出降遷尚書左司郎中授殿中少監太祖崩未夏遣使弔慰凡見禮儀皆善詳定遷衛尉少卿授西上開門使仍從事元帥府凡約東險置及四方號令多從善經選累遷至禮部侍郎改彰信軍節度使權蓋中書省樞密院事天眷二年改左宣徽使熙宗幸燕法駕儀仗善討論者為多皇統元年殿中書侍郎充江南封冊使至歸安宋人勝其居曰行宮善曰未受命而日行宮非也請去勝而後行禮宋人服其有識乃厚贈之奉金珠三十餘萬善不之顧六年該本紀皇統六年以劉善為正行奉尚書右丞相兼臺右丞相此就作五年議改正行為行奉尚書右丞相兼判左宣徽使事留京師或請釐革河南官吏之淫雜者善曰今撫定未久姑政人心奈何為是紛更遂仍其舊

七年帥府議於節制築三城有警即令人入軍人居之善曰今天下一家孰為南北設或有變軍人入城獨能安耶初以河外三州賜夏人或言寨之在夏者數千人皆願來歸諸將請酌之善又言三寨不足為輕重恐失朝廷大信並從善議陝西邊帥請完邊城郭以備南寇善曰我利車驅而不利城守今城之則勞民而結怨況盟已定豈可妄動遂罷之九年拜司空封吳國公天德初封滕王進封郡王未幾以疾求解政務授燕京留守

守進封曹王居數月乞致仕善自為宣徽使以能得掉后意致位宰相海陵即位意頗鄙之及善求致仕詔略曰不為暗於臨事不為語於事君未許告歸姑從解職善因慚懼而死子仲海

仲海字子忠宰相善之子皇統初任授忠勇校尉九年賜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嚴暴臣下應對多失次齊訪問時政仲海從容敷奏海陵稱賞之大定初遷待制詔與左司員外郎馮崇富包克慶問所過州縣遷奏稱旨累遷翰林直學士改權州防禦使歷次熱捕盜數十人詣州欲以全獲善贊仲海疑其有冤統其獄擇老梅者先釋之未幾乃獲真盜人為禮部侍郎兼左論德遠太子詹事帝曰東宮講書或論議同當以孝檢德行立身之事告之頃之改御史中丞十四年為宋國歲元使宋主欲變親起獲書之儀遣館伴王朴來議要以必從仲海曰使臣奉命修好信約所載未敢輕變卒用舊儀成禮而還遷吏部尚書轉太子少師仍兼御史中丞坐失刑舉大長公主事削一階十九年卒仲海立朝峻整容色莊重前後為東宮官多進規戒熙宗每見仲海時加禮敬云

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賑賤賣之假貸者與之折券遠太康九年立愛中進士第累官御史中丞遷遼與軍節度使兼漢軍都統太祖已定黑龍江使平州人韓詢持詔招諭平州立愛使人來送款詔曰朕親巡西土猶令所加城邑皆下差嘉忠款特示優恩大小官員皆充舊職請因配隸並從釋免時遼主尙在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吳王和勒博軍所在侯聚薊州已降復叛民間流言立愛雖開諭而



補進武校尉東選被華賊楊進等轉承信郎宋康王茂  
 江召文為樞密院准備備衛備及韓世績以功遷淮  
 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大將軍與文有隙因謂文  
 有北歸志宋使統制朱師敏襲文乃率艦艦數十艘  
 泛海降劉豫豫以文為海密二州滄海都招提使兼水  
 軍統制遷海道副都統兼總管說謬自海道歸臨安  
 不能用齊國廢元帥府承制以文為南京步軍都虞候  
 權馬步軍都指揮使天眷元年破太行賊以本賊兼水  
 軍統制朝廷以河南與宋除文山東路兵馬鈴轄宗弼  
 復取河南文破宋將李寶于濶陽孟邦傑于登封宋將  
 知軍擲河陽文逃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城東北自將  
 精銳襲南門城中悉眾救東北乃斬關入城宋軍潰去  
 追擊敗之破郭清郭遵於汝州鄭州叛復取之擊走宋  
 將成方河南既平充行軍萬戶從宗弼取廬澤等州超  
 授武義將軍知濟州在羣七年移知泰安軍海陵即位  
 錄曹功累遷中都兵馬都指揮使改濼州防禦使海陵  
 謀伐宋改行都水監監造戰船於通州東海縣人徐元  
 張旺作亂縣人房真等上變州府合兵攻之累月不下  
 詔文等率舟師討之文等至東海與賊戰斬首五千餘  
 級獲餘元張旺餘眾請降遷定海軍節度使賞房真等  
 官死賊者皆贈官賜銀絹有差大定二年自陳年老求  
 致仕許之以厚恩遷龍虎衛上將軍卒于家  
 施宜生字明望邵武人大金源志作建寧人元好問撰  
 剛強記未冠入太學宋政和四年擢上舍第授穎州教  
 授王師入汴宜生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  
 之策齊以為大總管府議事官失意于劉麟左遷彰信  
 軍節度判官齊國廢入朝為太常博士遷殿中侍御史

赫吏部員外郎進本部郎中尋改禮部出為隰州刺史  
 天德二年參政張浩薦宜生可備顧問海陵召為翰林  
 直學士擢太師梁王宗弼幕銘進官兩階正隆元年出  
 知深州復召為尙書禮部侍郎遷翰林侍講學士四年  
 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驗見宋人力辭  
 不許宋命張兼節之翟亭因問以首邱風之宜生頓其  
 介不在旁為瘦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  
 曰筆末筆來於是宋始誓副使耶律必勸理還以聞坐  
 是烹死初宜生困於場屋遇傷善風鑿謂之日子面有  
 橫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  
 合乎此而後可貴也宜生聞言大喜竟從范汝為於建  
 鄴汝為敗變服為傭於秦之吳翁吳翁嘗燕客穢事成  
 饒宜生獨運諸器有款聲翁異之識其非真傭也  
 屏人固詰之宜生以實告翁贖之金夜濟淮以北試一  
 日獲熊三十六賦擢第一其後竟如僧言

欽定補遺志卷四十二 二十六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二十七

列傳

金五

完顏希尹 守貞 烏雅富塔理

持嘉 大吳 洪果達呼布

富察和珍 瓜爾佳沃哩布

王伯龍 高彪 趙元

完顏希尹本名古神字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

陣與諸將征伐皆有功金初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

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

合本國語製契丹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謂之女

真大字後熙宗亦製女真字謂之小字與希尹所製俱

行用遼人達魯和尙伊勒希乘中京走希尹與都爾古

納羅索伊都讓之降其旁近人民而還宗翰駐軍北安

使希尹經略近地獲慈德衛耶律實論塔大破遼兵於

古北口遂與宗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漢宗翰獲遼

帝于五院司希尹為前驅所將機八騎與遼主戰一日

三戰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馮展言遼主在漠北委輜重

將奔西京追至白水溝南遼主以輕騎遁去遂降西京

使芬敵守之希尹至伊實部不及遼主而還宗翰入朝

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

耶律達實自立而夏國與羅索齊諸部棄盟置入其

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夏人約達實取山西諸

郡盟不可信帝命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為元帥右

監軍師還賜希尹鐵券從宗翰伐宋追宋主于揚州後

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為儲嗣熙宗即位希尹為

尙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天眷元年乞致

仕不許罷為典中尹二年復為左丞相兼侍中俄封陳

王與宗翰共誅宗翰尙時熙宗未有皇子嬖希尹者

謂之竟賜死并殺右丞相蕭及希尹同修國史熙宗

昭武大巴達符寶郎滿達皇統三年帝知希尹無罪贈

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天德三年追封國王正隆二

年例降金源郡王天定十五年諡貞憲守道守貞守

能

守道本名實納塔以祖古神功撫摩奉諭林文字皇統

九年同知盧軍節度使事歷康節演勤四州刺史世

宗幸中都遇勳父老遽地請留再任遷都殺大將軍授

左謀議大夫內族晏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諱曰陞下

初即位邊警未息方大有為之時恐晏弄其材必欲親

愛其若厚與之祿俸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熙宗

元年十月晏拜左丞相十一月晏薨元祐二年四月命

為太尉七月晏拜左丞相十一月晏薨元祐二年四月命

美世宗欲賞扈從蕭士而督藏空竭議貸民財守道

曰人羅應政方善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歛遽出如羣

望何處出宮中所有無取於民道從其言契丹叛遼東

明安穆民或附從之有罪欲從之內地守道極陳其不

可右副元帥歡音將兵討賊不即擊守道力言於朝詔

遣布薩忠義赫舍理監往代之東方以平大定二年

宮中十六位火事完書時已入夏願妨民力守道諫

而罷未幾改太子詹事兼右謀議大夫鑾輿規畫山東

兩路軍糧及賑民飢守道繕大姓戶口限以備備使畫

輸其贏入官復給其直以是軍民皆足拜參知政事兼

太子少保顯辭不許時契丹餘黨未附者尙聚北京臨

漢秦州民皆不安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

千匹以備軍用守道招致契丹呼救紐赫等內附民以

與息進尙書左丞兼太子少師嘗從獵近郊有虎傷獵

夫帝欲親射之守道叩馬極諫而止俄拜平章政事遷

右丞相監修國史復遷左丞相授世襲穆昆二十年修

熙宗實錄成帝因謂曰卿祖古神行事有未當者皆不

為隱賢直筆也進拜太尉尙書令授尙書左丞相未

幾乞致仕不許二十五年坐擅支東宮諸皇孫食廩奪

官一階尋改兼太子太師時錄其子珪襲穆昆充符寶

監候章宗為原王詔旨驕驕守道諫曰哀制中未可帝

曰此習武備耳自為之則不可從朕之命庸何傷乎然

亦不可數也二十六年懇求致仕優許之特賜宴於

慶春殿帝手飲以厄酒錫宴甚厚以其子珪侍行又賜

次子瑋進士第明昌四年卒太常議諡曰簡廉帝改曰

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云

守貞本名蘇頁貞元二年襲祖古神穆昆大定初充符

寶祿候授通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遷北京留守移上

京坐要安置契丹戶民女杖一百餘名二十五年起為

西京警巡使世宗改其直道授中都左警巡使遷大興

府治中進同知西京留守事御史奏奪守貞治

有善狀世宗因謂侍臣曰守貞材能勝其兄它日可用

也章宗即位召為刑部尙書兼右謀議大夫守貞與修

起居注張暉奏言皇帝親朝不令臣等侍立凡有聖訓

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何所聞說似非

設官之義帝從之尋為賀生生日使還拜參知政事帝

新即政銳意於治嘗問漢宣帝孫核名實之道守貞諷

樞機周備品式詳備以對帝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

陛下屬精無他耳久之進尙書左丞授上京世襲穆昆

明昌三年夏旱天子下詔罷已守貞惶惑乞解職乃



出知東平府事命參知政事瓜爾佳衡論之仍賜金幣  
廠馬以寵其行它日右丞劉璋曰方今人材無出守貞  
者淹留于外誠可惜也帝默然尋改西京留守四年召  
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賜玉帶舊制監察御史八員漢  
人四員皆進士女真四員別文資右職參注守貞以監  
察乃清要之職請一體利用進士一日奏事次帝問司  
吏移轉守貞曰今吏權重而積弊深移轉爲便帝嘗  
歎文士出倫者難得守貞曰培養久則人材自出因論  
國家選舉之法又言節用省費之道並嘉納焉先是帝  
誅鄭王允蹈等以其家產均給諸王又以董壽爲宮籍  
監都督旬並下向書省議守貞奏陛下欲以允蹈等家  
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如董壽罪人也特恩  
釋之已爲幸矣不宜更加爵賞帝是其言自明目初北  
邊屢有警或請出兵擊之帝曰今方南議塞河而復用  
兵於北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固今一懲之後當不  
復來帝因論守貞之法守貞曰惟有皇統以前故事捨  
此無法耳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朝制故事有因七  
十年禮樂刑政因遠未舊制章宗即位乃更定修正爲  
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  
明又喜推戴善類接援後進朝廷正人多出入門下時  
張汝弼妻高國幹欲起帝意並疑鎬王允中右謀議大  
夫賈守謙上疏陳時事思有以寬解帝意右拾遺路鐸  
繼之言九切直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疑有  
黨出守貞知濟南府事董師中路蹙等皆補外俄以在  
政府日嘗與近侍稱語官掖事而交稱奏下帝命有司  
鞫守貞貞款伏專官一階解職遣中使持詔責諭之仍  
以守貞不公事宜論百官於尙書省承安元年降授河

中防禦使五年改博勒和扎薩克節度使遷知都府事  
時南都用兵帝以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  
府卒帝聞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賜賻物依故平章政  
事富察通例諱曰肅守貞則直明亮帝嘗與泛論人材  
輒述其心術行事感否無少隱故爲胥持國輩所忌竟  
以直罷後趙秉文上書言願陛下進君子退小人帝問  
君子小人謂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  
知政事胥持國其爲天下推重如此  
守能本名呼喇累官商州刺史正隆末宋人陷商州守  
能被執大定五年宋人請和完顏仲爲報國信使求  
守能遂及新息縣令完顏辰辰俱歸至京師人見詔給  
舊官之俸十九年爲西北路招討使時詔從將罕魯  
于臨濟泰州伊喇密拉贊從罕罕其弟查達當徒爲稱  
身亡以馬路守能固不道又受廉補贊音蕃部通事  
事贊是時烏庫理實畢部族節度副使實神安巴杖殺  
無罪鎮邊明安尙書省俱奏其事詔向者招討司官多  
進良馬突斃鷹鷂等物蓋假此舉數自今並罷之因責  
守能曰守能自刺史風運招討外官無以論此目前  
招討扎克丹以貪墨伏誅守能豈不知乃敢如此爾此  
親弟何不先劾之也尙書省奏守能兩賊俱不至五  
十貫抵罪實神安巴解見居官并解世襲穆昆帝曰此  
舊制之誤居官犯除名者與世襲併罷之非犯除名者  
勿罷遂著于令詔守能杖二百餘名按金史本紀諱扎  
九年罷招討使運馬駝等物則在二十二年而守能除名  
則在二十一年本傳俱保之十九年特總其事之前後  
之耳

烏雅官塔理海濱烏克敦山人父巴古喇爲龍虎衛  
上將軍官塔理海力絕人能挽強射二百七十步與兒

呼沙呼俱以勇健隸摩軍攻黃龍府力戰有功棟摩  
敗于瓦耳山張覺復整兵來蕭將皆不敢敵官塔理登  
山望之始云敵少急擊可破若入城不可復制蕭將遂  
合戰破之郭業師察者以燕京降官塔理率九十騎先  
伺察城中居民去就遂擄漢兵千隸完顏克攻真定  
進攻贊皇取之獲人酋甲仗萬餘汴城破日已暮宋人  
猶力戰刺中官塔理手戰益力遂敗宋軍宗爲右  
副元帥承制以官塔理爲河北西路兵馬都總管及宋  
主在揚州官塔理與蒙克克將萬騎襲之宋主已渡江破  
其餘兵後與錫默阿里俱從宗完取江寧昭明兩路  
天眷二年授鎮國上將軍除安國軍以疾去官皇統六  
年授世襲穆昆起爲延安尹尋致仕海陵遷中都起爲  
歸德尹令馳驛之官尙留論復獲致仕召赴京師至  
薊州見海陵于獵所射獲一狐海陵嘉其老而健捷賜  
以御服封幽國公除太子少師遷太子太保改真定尹  
入到大宗正事從海陵伐宋以本官行右領軍副都督  
事大定二年至中都謁世宗除東京留守時年七十三  
矣帝曰卿宿將久練兵事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  
每旬月一視事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幽國公是歲  
卒十八年孫扎昆遷廣威將軍襲烏克敦山世襲明安  
并親管穆昆

井親管穆昆  
持嘉暉字仲明其先附於遼居皇堡故長以張爲氏  
後家東州或據無州州金史本傳附作家今或  
親雖偉曠慨有志略少遊郭守敬季以破賊功授禮賓  
副使領來恩選泗州屯兵天輔六年仍命領兵以襲  
從棟摩定與中府義錦等州及破張覺嘗與有功以累  
萬五千石助軍授洛州刺史孟陽之戰敵之中軍徑薄

宗望將與諸將擊賊之說師還數立戰功明年再舉  
伐宋從攻下保州真定進圍汴宋人夜出兵二萬夾我  
攻具降以二穆兵擊走之凡城中兵出戰賊所當無  
不勝捷宋未還從攻河間敵將李成以韓莫之兵來復  
陣迎擊馬傷而陣輒奮起步開竟敗成兵是日七戰皆  
勝賊將劉先生以兵二萬夜襲營力戰達旦賊始敗  
走陣復梅城力戰如是連月諸軍四面合攻寇克之加  
桂州管内觀察使留擇河間時居民皆爲軍士所掠老  
幼存者亡幾降下令軍中聽賊選之從容攻下青州  
復從樞密攻濮州陣督其裨校先登城中所積之芻麥  
乘風縱火發機石礮車將士衝而下力戰賊之軍還  
復以三十騎破敵于范橋府承制加靜江軍節度使  
進攻城中礮出幾中陣陣益奮攻卒破其城又從克涇  
州還屯汝陽破賊于梁山洩獲舟千餘移軍攻濟州  
敵散遂降陣約東軍士無秋免犯自是曹單等州皆聞  
風而下從攻壽春歸德及濬淮爲先鋒連敗賊于秀  
州蘇州遂至餘杭通糧備治橋道陣之力爲多軍還載  
資治通鑑版以歸大軍過江桓徒其官民北渡時習多  
疾疫老弱轉死道路却府陳邦光訴于宗憲密將殺之  
陣曰此義士也力爲營救得免高平之戰陣左右翼遇  
洩而敗宗憲念其前功杖而釋之師至熙河陣別降諸  
寨及吐蕃酋長并民戶萬五千餘蘭州叛與郭佑博等  
攻下之獲河州安撫使白常熙河路副都總管劉惟輔  
以獻還攻慶陽兩敗賊重殺其將載集師還還歸德軍  
節度使宋州舊無學陣爲營建學舍勸學生徒肄業者  
復其身屬民家奴王慶者營業進士陣以錢五十萬  
贖之使卒其業慶後至顯官密州吏龐乙卒於官其孤

貧不克葬陣爲報治且責給其家丁毋受服聞以爲厭  
起復既廢齊爲安化軍節度使天眷二年復河南宋人  
乘間陷滑州帥府以登萊沂密四州委經經畫敵無敢  
窺其境者轉定海軍尋改濟南王累遷光祿大夫俄以  
罪罷久之起領昌武軍天德二年遷南京留守改河南  
節統軍使授世襲明安封河內郡王尋拜平章政事封  
戴王正歷降王爵爲樞密副使歷封梁國公卒大定間  
諡曰武康子師直登進士第  
大吳本名托卜嘉其先遼陽人世仕遼有顯者太祖伐  
遼遼人徵兵吳在選中遼兵敗吳走寧江城破後逃爲  
軍士所獲太祖問其家世因敗之敗備一年爲東京突  
民穆昆時初破高永昌東京旁郡邑未盡服屬使吳何  
察反側有間必達太祖以爲忠實授明安兼同知東京  
留守事取中西兩京兼統摩軍還軍二十萬來戰使以  
本部守營吳堅請出戰既合戰棟摩軍少卻遼兵驕之  
吳麾兵橫擊數百人由是顯名天會三年宗望伐宋  
欲攻信德府恐不能直下謀決吳獨選善射者射其  
城樓別以輕銳潛登樓角達克其城軍至涿州宋人已  
燒河橋宗望下令能先濟者功爲上吳捕得十餘舟使  
勇悍者徑渡擊其守者而奪其成橋由是大軍俱濟明  
年爲河間路都統已克河間曠摩怒其不早降因縱火  
大掠吳諫止之已掠者官爲贖還除河間守軍從攻慶  
府先一日吳命軍士預備番鑄及新既傳城請將方樞  
營攻具未鳴鼓吳軍有塞備遂先登宗渴伐江南濟淮  
宋將時康民率兵十七萬來拒吳率本部從擊敵之復  
以騎二千與當里擊敵淮南賊十萬王善來降將渡江  
吳軍先渡舟行去岸尙遠宋列兵江口吳視其水可涉

乃應兵於舟楫岸疾擊之宋兵走大軍相繼而濟橋過  
杜克兵於江齒之西吳與呼拉布擊走之師還留吳爲  
揚州都統經略淮海高郵之間再爲河間尹兼總河北  
東諸兵馬十一年入見遷太子太保改元帥右都監齊  
國廢吳守汴京天眷三年罷漢渤海千戶穆昆以吳舊  
臣命依舊世襲千戶是歲拜元帥右監軍累進左監  
軍天德二年改右副元帥進行臺右丞相海陵疑左副  
元帥薩里罕以爲行臺左丞相使吳伺察之詔軍事不  
令薩里罕與聞薩里罕不知海陵意旨每與吳爭軍事  
遂與吳有隙海陵竟殺薩里罕召吳入朝拜尙書右丞  
相封神麓郡王四年請老爲東京留守貞元三年拜太  
傅領三省事累封漢國王是歲卒贈太師晉國王諡懿  
忠遣使護喪歸葬正隆舊王爵贈太傅梁國公子磐  
磐本名富色克太傅吳之子累官登州刺史襲明安大  
定三年除揚州刺史從布薩忠義伐宋有功五年召爲  
符寶郎遷拱衛直都指揮使初磐以伐宋功進官一階  
磐心少之願形于言帝聞之下吏按問杖一百五十改  
左衛將軍詔求良弓磐多自取及護衛入直者輒以已  
意更代護衛羅素告其事詔點檢司詰問磐有妹在宮  
中爲寶林營內侍僧兒員思忠言于寶林使寶林以  
無罪訴于帝帝怒杖僧兒一百寶實龍州防禦使遷武  
監軍節度使坐事除名赴爲隴州刺史改鄆州復坐事  
削四官解職

洪果達呼布世居錫營水從破直取咸州平東京路  
及諸山寨博皆有功從瑪奇破遼將和尙節使兵七千  
於上京復破遼延軍二萬再從瑪奇遇敵於阿林何瑪  
奇被創不能戰達呼布率兵擊敵之從攻回鶻城破其



所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所親具以實告因代其父  
行戰於珠赫店遂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帥見之曰此勇  
士也令生致之幹魯攻東京祿格率其鄉人迎降以爲  
榆河州千戶久之告老彪代領其眾都統吳攻中京彪  
領穆昆從幹魯破遼將克爾曼及韓慶民於高惠之境  
已而駐軍武安爾曼以勁兵二萬來襲從幹魯出戰  
與所部皆去馬箭擊敗之奚人負險拒命彪屢戰有功  
從宗望攻平州徇地西北道招降石家山寨再從宗望  
伐宋師次真定彪率兵士七十人築城築甬道城中夜  
出兵焚攻具彪擊走之大軍圍汴以五十騎屯於東南  
水門再敗宋兵師還屯鎮河朔復破敵於高州擒其裨  
將祖昌河間夜出兵二萬襲營彪率三穆昆兵敗之天  
會五年授靜江軍節度使壽州刺史明年伐宋從帥府  
徇地山東攻城克敵數被重賞七年師至睢彪以所部  
招誘京西人民次柘縣其官吏出降彪獨與五十餘騎  
入城中三千餘人復叛彪率眾力戰敵之撫安其民  
而還從梁王宗弼襲宋主至杭州師還宋將韓世忠以  
戰艦數百扼于江北宗弼引而西將至黃天蕩敵舟三  
十餘來逼南岸其一載兵士二百餘先至彪以鈎拽之  
率勇士數十躍入其舟所殺甚眾餘皆死水中明年從  
攻陝西師至寶州彪與宗人昂率兵三千取鄜州始至  
有宋降者言城東北隅守兵將謀爲內應彪即夜從家  
奴二人以登左右守者覺之彪與從者皆殊死戰諸軍  
繼進遂克其城從攻和尙原及仙人關與阿監護漕  
糧并戰艦至亳州宋人以舟五十艘阻河路擊敵之糧  
其將蕭通擊連水賊水寨進取連水軍其官民已遁去  
悉招降之齊阮廢攝勝軍以東諸路兵馬都統撫諭

徐宿曹單勝及其屬邑皆安堵如故爲武靈軍節度  
使頗顯貨嘗坐賊海陵以其勳舊杖而釋之改忻州防  
禦使歷安化安國武勝軍節度使遷行臺兵部尚書改  
京兆尹封鄜國公以憂去官起復爲武定軍節度使歸  
德尹正隆例授金紫光祿大夫久之致仕復起爲樞密  
副使舒國公賜名彪卒諡壯彪勇健絕人能日行三  
百里被重鎧歷險如飛臨敵身先士卒大小數十戰率  
以少擊眾未嘗敗叩性機巧通音律人無貴賤皆溫顏  
接之

趙元字善長涿州范陽人遼天慶八年登進士第仕至  
尚書金部員外郎遼亡郭藥師爲宋守燕以元掌機宜  
文字金師取燕藥師降樞密使劉彥宗辟元爲本院令  
史天會聞同知刺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聞視莫知  
所爲路人耕夫聚觀甚眾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  
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  
間耳其後朝廷立磨勘格凡嘗仕宜和者皆除名籍元  
在磨勘中齊國廢置行臺省于汴遷元備官屬授行省  
兵部郎中宗弼再取河南元皆攝戶部事賦調兵食取  
辦天眷三年爲行臺右司員外郎因有殺人嘗死者行  
臺欲宥之元不從反覆數四勢不可奪乃仰天嘆曰如  
殺人者可宥死者復何辜何欲微已瀛而亂天下法乎  
行臺竟不能奪改左司員外郎攝吏部事在行臺凡十  
年吏申明敏宗弼甚重之爲同簽汴京留守事改同知  
大名尹用廉遷河北西路轉運使歷彰德武勝等軍節  
度使以老致仕卒于家 按馬謀以遼人而登宋金進士  
甚得謀合



列傳

金六

程家 任熊祥 范拱

張通古 張浩 張元泰

張汝鴻 納哈塔特年 祁幸

諾廷温都思忠 高慎

白彥敬 張景仁 左光慶

程家字公弼燕之析津人祖質仕遼為廣德軍節度使  
 龔凡六男父子皆擢科第士族其家為程一舉龔次  
 子四穆遠崇義軍節度使宋四穆之子也自幼如成  
 人及冠駕學中進士甲科累遷職中丞天輔七年太祖  
 入燕授尚書都官員外郎改直史館修撰熙宗時應翰  
 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兼上疏言事其書曰比見陛下  
 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費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  
 嶇沙磧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竊惟古天子出  
 入整陣清道而行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宗  
 何獨與敦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  
 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  
 諡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  
 亡遽因之近陛下亦受崇天禮道欽明文武聖祖十字  
 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為孝  
 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十年之間奄有天下功茂  
 盛振古無前止諡武元二字理或未安願詔有司定議  
 諡號又曰古者天子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  
 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今聖躬方顯慮古  
 行事又曰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節尚

書省戒勸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選  
 賢選不肖為任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  
 受其賜前代典替未始不由此者又曰臣伏見本朝富  
 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向未嚴密胥吏  
 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  
 意疏矣帝嘉納之始命有司議上太祖尊諡皇統八年  
 由翰林侍讀學士為橫海軍節度使移彰德軍節度使  
 卒

任惟祥字子仁八代祖圖後唐宰相國孫陝石晉北  
 漢遂為燕人燕祥登天慶八年進士第為樞密院令  
 史太祖平燕以其地界宋燕祥至汴授武官宋法新  
 附官不置務燕祥言於郡守楊哲請止給半俸養親者  
 喜其廉金人取均州燕祥歸朝仍為樞密院令史時  
 高麗僞福院事無敢忤者燕祥未嘗阿意事之後杜充  
 劉筮同知燕京行省法制未一日有異論燕祥為折衷  
 之天德初累官鎮西軍節度使補諒為會試主文以事  
 不遺難臣之職為風颶濟陵大喜以為翰林侍讀學士  
 未幾致仕大定初起為太子少師時契丹賊幹孛孛  
 北鄙用兵未息帝以為憂燕祥請以恩信招懷之帝問  
 孰可使者對曰臣雖老嫗國威重尚堪一行帝曰卿老  
 矣無煩為此七年復致仕卒燕祥事母以孝聞母沒時  
 年已七十不食三日人皆稱之

范拱字清叔濟南人九歲能屬文深于易學宋末登進  
 士第尋事劉豫撰漢周文碑奇之累擢中書舍人上初  
 政錄十五篇納其說而不能用也豫以什一稅民名為  
 古法其實哀愆刑法嚴急吏徵緣為暴石丞相張孝純  
 及拱兄侍郎賢極言其弊請仍短詔法豫不從賢坐貶

官自是無復敢言者拱曰吾言之則為黨兄不言則百  
 姓困弊乃上疏大略以為國家懲宋重數之弊什一稅  
 民本務儉樸官史率行太急驅民犯禁非長久計豫雖  
 未即從而亦不加禮齊廢學王宗弼領行察省事訪求  
 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為請宗弼從之減三分之二拱  
 慎許可而樂推薦李南張輔劉長言皆拱薦也長言自  
 故州郟城酒監罷省郟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  
 皇統四年以疾求退致仕齊居讀書罕對妻子世宗在  
 濟南聞其名大定初拱上封事七年召赴闕除太常卿  
 議郊祀或有言前代因所都定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  
 五岳名拱曰軒轅居上谷在恆山西舜居蒲坂在華山  
 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遂不改拱嘗言  
 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  
 九年復致仕卒于家

張通古字樂之易州易縣人讀書過目不忘該綜經史  
 善屬文遼天慶二年進士第補樞密院令史丁父憂起  
 復懇辭不獲因遷去屏居與平太祖制定燕京與宋以  
 通古有素望召之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靈山下宗室  
 張燕京侍中劉彥宗與通古素善薦其才召為樞密院  
 主奏改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  
 郎兼六部事高麗高麗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  
 免去遼王宗幹為論理之除中京副留守 按察宗元  
 年八月以河南地與宋通和 昭慶天會元年  
 張通古守他河南地與宋通和 昭慶天會元年  
 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曰天子以河南陝西子宋  
 宋約奉表稱臣使者不可以北面遂索馬欲北歸宋主  
 遂命設東西使者車而宋主西面受拜起皆如儀  
 使還闕宋已置戍河南謂送伴韓自白曰天子裂壤地

益南國富恩圖報大恩今風置守戌自取嫌疑與典師  
 門弄將何以爲辭尙自疑白宋主宋主運命履成種古  
 至上京具以白宗幹且曰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宗  
 幹喜曰是吾志也即除參知行臺尙書省事未幾宗  
 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行至汴論之比至汴宋人已去  
 或言宋人詐足尙自許尙來興我通古曰言言來者正  
 所以走耳使人視之宋人果潰去宗弼撫笑曰誰謂  
 書生不能曉兵事哉海陵欲除胙王常勝會汴卒探進  
 詐稱皇弟謀作亂因指名胙王以謀構之通護衛塔斯  
 就汴京鸞治行臺欲導孫進引胙王通古極力辯正及  
 塔斯狀海陵塔斯故出送殺胙王并塔斯行臺諸人  
 懼誅通古曰以正獲罪死賢於生海陵既殺胙王不復  
 祿善他人由是行臺不坐天德初遷行臺左丞遷拜平  
 章政事封譚王改封鄂王以疾求解機務不許拜司徒  
 封藩王海陵御下嚴厲收威稱親王大臣未嘗少假以  
 顏色惟見通古必以禮貌正陸元年可以徒致仕進封  
 晉王是年薨通古天資英易不爲表襪屨居宰相自奉  
 如寒素馮子沈天德三年賜湯建中榜及第

委浩字浩然遼陽渤海人本姓高東明王之後自祖  
 仕逸爲張氏天輔中遷東平浩以舉于太祖羅高承應  
 御前文字天會八年賜進士及第授禮部侍郎太宗幸  
 東京浩提點修葺大內起運糧餉尉羅羅簽官簽院事官  
 句御前文字初定朝儀求養親去職起爲趙州刺史官  
 制行以中大夫爲大理卿天會二年詳定內外儀式歷  
 戶工禮三部侍郎遷都尙書田設黨事起監畜一空  
 以治行六部事書業委決道無留人服其才以疾求  
 外補除彰德軍節度使遷燕京路都轉連使俄改平陽

尹平陽多盜應盼男子夜掠婦人浩捕得務殺之盜遂  
 衰息近郊有淫祠郡人爭事之浩集其祠屋表其像水  
 中強宗點吏屏逐莫敢犯者郡中大治乃繕葺喪帝祠  
 作擊壤追風亭海陵召爲戶部尙書拜參知政事天德  
 二年丁母憂起復舊職進拜尙書右丞三年廣燕京城  
 營建宮室浩與劉善等監護工作自元年進拜平章  
 政事賜宴魚藻池浩諸四方之民依居中都者給復十  
 年以實京城復之拜尙書右丞相兼侍中封魏王未幾  
 改封蜀王進拜左丞相正隆二年改封魯國公表乞致  
 仕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汴京大內失火使浩與教  
 嗣輝營建南京宮室浩從容奏曰往歲營治中都天下  
 樂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前時之易成  
 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用兵利害浩欲止海陵用兵對  
 曰趙構無子樹立疎屬其勢必生變可不預用兵而服  
 之海陵雖喜其言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時使宦者  
 梁琬來視工役輒指某處不如法撤之浩不能抗汴宮  
 成費累鉅萬海陵遷居之浩拜太傅尙書令進封秦國  
 公時治兵南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乃因周福  
 兄附奏曰諸將皆新建少年恐誤國事宜求舊人習兵  
 者爲千戶飛良而海陵帥署已定惡聞其言拔之海陵  
 發汴京浩留尙書省事世宗即位於遼陽浩遣戶部  
 員外郎鄭安顯獻音上賀表按本紀世宗以正隆六年十  
 萬請索鄭繼管以兵五千自兵來東附與鄭安顯賀  
 書相符不應有萬萬奉表事當屬鄭事之誤明年二  
 月朝宗師拜太師尙書令對南陽郡王世宗曰卿在正  
 隆時爲首相不能匡救惡得無罪惟在百十餘年練達  
 政務故復相卿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居數日世  
 宗論浩舉人材可用者浩舉金剛志靈等復皆爲名

臣大定三年以疾請退陳列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  
 致仕是歲卒諡曰文康初近侍有欲罷看舉者帝曰吾  
 見太師議之浩人見帝問浩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  
 者乎浩對曰有誰歟曰秦始皇帝顧左右曰豈可使我  
 爲始皇帝遂寢按辨辨爲酒本浩尙書令時定制  
 如馬尙書史必取直使尙書史實爲尙書令下機表  
 首以爲當然直使尙書史與尙書史不殊士大夫往往不  
 云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泰和元年圖象衍慶宮子  
 汝爲汝霖汝能汝方汝獻

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貞元元年按羅承興編表汝  
 元年今稱改正賜呂忠翰榜進士第授左補闕大興  
 縣令遷都部員外郎翰林待制大定八年除刑部郎中  
 明年授太子左諭德兼禮部郎中尋擢刑部侍郎以憂  
 解起復爲太子詹事遷太子少師兼都史中丞世宗召  
 謂曰卿嘗言監察御史所察州縣官多因沽買以得名  
 善良史奉法不爲表襪必無所稱今爲臺官可革其弊  
 尋改中都路都轉連使太子少師兼禮部尙書俄轉吏  
 部爲御史大夫時附陵王薄高靈溫多收稅戶米建御  
 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賞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  
 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  
 撓法耶不謂卿等願徇如是汝霖跪謝復坐失出大興  
 推官高公美罪論拔隸州防禦使頃之復爲太子少師  
 兼禮部尙書拜參知政事後因朝奏日論事帝前世宗  
 謂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  
 多懈解且有過舉朕雖不能比述聖帝明王然常思始  
 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忘汝霖對曰古人  
 有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魏徵所言守成難者正謂此  
 也帝以爲然二十五年章宗以原王判大興府事帝命

宗論浩舉人材可用者浩舉金剛志靈等復皆爲名

汝霖但捐視事日且加輪驛久之遷尚書右丞二十八  
年進拜平章政事兼修國史封芮國公世宗不棄與太  
尉國克爾克爾石丞相同受顧命章宗即位加銀青  
榮祿大夫進封奉時帝在諒陰初出獄諫院聯章言新  
喪中未宜其後冬臘汝霖諫之詔答曰卿能每事如此  
朕復何憂然時與事殊難曰古昔如能斟酌得中斯為  
當矣時有司言民間收斂制文恐因而風訟乞禁之汝  
霖謂王者之法譬猶江河欲使易道而難犯本朝法制  
坦然明白已善為不列之典天下之人無不聞誦若令  
私家收之則人皆曉然不敢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不  
禁為使詔從之明昌元年三月表乞致仕不許十二月  
卒諡文襄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微揣帝意及明附  
多人為說故言贊不伴章宗新即位改造殿庭諸陳設  
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  
非帝服用未為過停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因體  
也其後嘗用浸麻蓋白汝霖導之

張元素字子貞與浩同曾祖祖祐父匡仕遼至節度使  
元素以蔭得官高昌據遼陽元素在其中幹魯軍至  
乃開門出降特授世襲銅州明安大會問歷西上開門  
使客省使東宮計司天眷元年以靜江軍節度使知涿  
州察廉嚴進官一階皇子魏王道濟遙領中京以元素  
為魏王府同提點導改節度使正隆末年天下盜起元  
素發民大墾城郭未幾鄆部皆被寇掠與平濶安世  
宗即位元素來見于東京初元素在東京希海度言言  
世宗嘗取在官黃糧及攜其數事至是來見世宗一切  
不問元素與李石力言宜早奉燕京帝深然之還戶部  
尚書出鎮定武遂致仕卒元素厚而剛毅人皆憚之

汝弼字仲佐父元徵彰信軍節度使元素之兄也汝弼  
初以父蔭補軍正隆二年進士第調潘州樂郊縣主  
簿母高氏與世宗母貞懿皇后有屬世宗納汝弼女弟  
為次室皇為元妃生趙王承中世宗即位于遼陽汝弼  
與叔元素俱往歸之羅應奉翰林文字自皇統以來內  
藏諸物費用無度吏貪饕餮為好多亡失汝弼與宗籍直  
長高公穆入殿寢寢室王添兒閱寢以類為籍作四庫  
貯之子是內藏庫使王可道等皆杖一百汝弼等皆進  
階頃之兼修起居注轉右司員外郎母憂去官起復吏  
部郎中累遷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帝因出獵女真明  
安穆昆從中都者前詐以所給近郊官地皆墾墾不可  
種藝其與田情蒙民久佃專為已有詔拘官田在民久  
佃者與之因命汝弼議其事汝弼請條約立限令百姓  
自陳過限許人首告實者與貲帝可其奏仍遣同知轉  
運使張九思拘籍之帝問高麗夏皆稱臣使者至高麗  
與王抗禮夏王立受使者拜何也汝弼等對曰故遼與  
夏為甥舅夏王以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與夏約和舊  
書稱一遵舊儀今行之已四十年不可改也帝曰卿  
等言是也拜尚書右丞進左丞與族弟參知政事汝霖  
同日拜時以為榮久之坐擢增請皇孫食料與汝霖及  
丞相守道右丞鉅祐祿額特均各別官一階汝弼在病  
告帝謂宰相曰汝弼久居政職練習制度頗能斟酌人  
材而用心不正乃罷為廣靈尹汝弼為相不能正諫帝  
所欲為則順而導之所欲為則欲言以觀其意帝責  
之則跪辭引過且黜賈以計取諸家名園甲第珍玩奇  
好士論薄之大定一十七年卒汝弼既與承中甥舅陰  
相為黨章宗即位汝弼妻高氏每以邪言怵承中觀非

望有司拘拾高氏伏誅事連汝弼帝以事覺在汝弼死  
後得免刑奪

納哈塔禧年本名烏真初置女真字立學官于西京帝  
年與諸部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遺諸學生送京  
師俾上京教授員增教之禧年在選中補尚書省合史  
累官殿中侍御史改監察御史海陵為相薦烏真為右司員  
外郎編定新制海陵暴立以為諫議大夫禧年有請失  
海陵使之戒酒遂終身不復飲改祀書監修起居注授  
世襲明安為翰林學士兼御史中丞正隆初起上京諸  
明安於中都山輿路安置以勞賜王蒂鹿馬奉蓮山  
陵還為都點檢賜今名拜參知政事薦大理寺丞赫魯  
哩羅索為右司員外郎羅索後賜名辰為世宗時號賢  
相焉二年禧年薨海陵親臨哭之遣封特進諡國公諡  
忠辯以長子藤木哈為定遠大將軍襲明安次子哈達  
為忠武校尉禧年有宰相才好推轂士類然頗營產業  
言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  
言禧年子藤木哈等三十餘家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  
種詔諸家除牛頭稅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賦貧民種  
佃世願以此讓禧年云

那宰字彥輔江淮人宋季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  
後諫大將軍還中奉大夫太醫使海陵將伐宋宰欲諫  
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即上疏略言國  
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苟不十年為遠賊宋當此  
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廟宗維謀勇之  
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  
今謀臣益將異于棗時加以大起僮僕繕治甲兵調發  
軍旅賦役煩重民人嗷嗷此人事之不修也聞者責星



見於牛斗變威伏于襄彰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  
 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船燬不繼而  
 江湖島渚之閒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言  
 甚激切海陵怒命戮于市籍其家產天下哀之兼徵率  
 增也海陵疑奏疏職為之辭曰實不知也乃杖之大定  
 四年贈資政大夫復其田宅章宗即位詔訪其子忠勇  
 校尉平定州酒監公史雁向藥局都監奉和初認定功  
 臣諡尚書省兼上策劄上言故贈資政大夫都幸以忠  
 言被諫諍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位贈之以官階下  
 錄用其子甚大惠也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  
 諭之例臣以為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  
 司特賜諡以旌其忠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  
 諾延溫都思忠本名伊里布阿卜薩爾人太祖伐遼未  
 有文字凡軍事當宿覆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面奉  
 受詔還軍傳致諸將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謀和  
 思忠與烏凌阿贊謀為札拉往來專對其間自取兩國元  
 年正月遼人遣僧嘉努來議和前後十三遣使和議終  
 不可成其後思忠從宗翰伐宋封劉豫為齊帝以為傳  
 宣使俄授穆昆後從宗克和尙原還為西京留守天  
 眷初改蒲州防禦使陝西帥府官屬往往慕其民為  
 奴遣工匠千人入東至河上思忠留止其人以聞皆遣  
 之為行臺尙書左丞贖貨無厭時費諷為行臺參知政  
 事心甚鄙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東德于行  
 臺贊謀妻德乳母也思忠因讒贊謀殺之是慮思忠  
 入為尙書右丞進不取政事封部國公拜左丞相兼侍  
 中改封沂州大德三年改仕真元二年起拜太傅領三  
 省事封齊國王尋拜太師兼勳農使復為尙書合海陵

欲定封爵制度令思忠達白封王者皆降封公惟封思  
 忠廣平郡王賜以玉帶思忠言百官不當封妻海陵從  
 之惟封思忠次室為郡夫人思忠亦自謂太祖舊臣願  
 自任雖海陵遂非拒諫而思忠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  
 宋問諸大臣皆不敵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謂思忠  
 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十年海陵曰何  
 久也思忠曰太祖伐遼者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  
 名江淮間暑濕熱不堪久居未能以歲月期恐師出無  
 怒願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復曰老臣  
 歷事四朝位至公相苟有補于國家死亦何礙有頃海  
 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輩夫因不  
 知此其後海陵運四方甲仗于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  
 何以備盜賊又盡籍丁壯為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  
 悉未可盡起皆不聽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薩  
 巴幹罕果反正隆六年思忠薨海陵深悼惜之天定十  
 二年詔復烏陵阿贊諡官階贈特進初思忠已構殺贊  
 謀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家財章宗即位贊謀女五  
 十九乞改葬歸賜葬地于懷州并以思忠原取家資付  
 之子諡  
 諡本名伊德魯官御史中丞世宗謂之曰省部官受請  
 託有以室家傳達者官刑不肅士風頹敝如此其糾正  
 之初世宗至中都放宮人還家有稱心等數人在放還  
 之例所司失于檢點不得出宮心常怏怏大定二年閏  
 二月癸巳夜按世宗幸太師府與此五具火遂於十六位放  
 火延燒大和神龍殿帝命近臣逐火之所發諷稱心等  
 謀竊宮殿被火將興工役上表乞權紆修建帝謂諡曰  
 朕思正體比年徭役百室瘠瘵未復逸事未息豈遽有

營繕耶久之與父思忠濟州明安利沙軍節度副使烏  
 凌阿楚呼追捕逃軍至明安中謀授其養乃離民財賂  
 楚呼事覺楚呼抵罪誅坐善明安遇赦使復其所  
 烏凌思忠姪也天會間充女真字學生通書史工為詩  
 焉為尙書省令史東郭同知大興尹京城盜賊止息事  
 無留滯刑兵吏三都尙書正隆伐宋為武定軍都總  
 管世宗即位遣使召之授成平尹為北邊行軍都統統  
 會察尹時初定幹罕人心未安烏凌為治寬簡多備禦  
 謹斥候邊郡以寧改北京留守以廉察舉烏凌所在有  
 能名無私過由是人拜參知政事世宗論之曰凡在卿  
 上者行事或不當理吾果不從卿以所見奏聞下位有  
 可用之才當推薦之朕以疾卒久之帝謂侍臣曰朕樂  
 得忠直之人有如烏凌者乎卿等為朕舉之其見思如  
 此  
 高祖擢海人還太師牟論五世孫少好學嘗業進士幹  
 魯討高永昌已下蒲州承昌懼偽送款以緩師是時祖  
 母在蒲州遂來降告以承昌降款非誠幹魯乃進攻既  
 破承昌以檄同知東京留守事授明安天會六年還尙  
 書左僕射刺廣寧尹加太子太傅在顯八年改合滿肅  
 吏畏而人安之十五年加太子太師提陝西北路路錢  
 帛事天眷初同贊會寧改帳崇崇改同知燕京留守  
 封敵國公魏王道濟出守中京以檄為同判俄改行臺  
 平章政事為西京留守封任國公時突魯軍民皆南徙  
 穆昆布木因之嘯聚為盜海陵患之以檄為中京留守  
 賊平封河內郡王海陵至中京京東警夜嚴肅有近侍馮  
 側嘉努李街喜皆得幸海陵嘗夜飲于禁檠杖之瀕死  
 由是權貴皆震懼大子太傅行御史大夫封莒王策

拜司空遷封代王積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退惡爲言當路忌之薦張忠輔馬諷爲中丞欲令以事中積正隆例封異國公積因固辭曰臣爲眾小所嫉恐不能免尙可受封仰仰海陵知其忠直愍而遣之及疾革書空獨語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像恨幸海陵悼惜之積性方嚴家居無爵仗之奉雖甚暑未嘗解衣親帶對妻孥危坐終日不一談笑其簡默如此

白彥教本名約索博勒和部族人初名彥恭避睿宗諱改爲祖額布根父阿蘇壯遊爲率府率彥教善騎射起家爲吏補元帥府台史陟都元帥府知事招諭諸部長以金牌行數千里有功起遷兵部郎中屈宗罷統軍司改招討司遷彥教分被屬收牌印論諸部謀招討司還爲本部侍郎改刑部侍郎惡家謀開府慎思與西北路部族謀叛彥教得其寶海陵嘉之遷養書樞密院事正隆六年調諸路兵伐宋及調民馬使彥教主倉密扶餘呼爾哈三路事改吏部尚書充南征萬戶遷樞密副使契丹薩巴反權密使布薩呼圖克等以無功坐誅以彥教爲北面行營都統許以便宜行至北京聞南征諸軍逃歸者皆奔東京推戴世宗彥教與副統赫舍哩志密謀陰結會密尹完顏富色里利涉軍節度使運古義以圖之世宗已即位使舒穆魯伊德伊喇赫伯等九人招彥教志密等殺伊德等及完顏默音將兵攻北京彥教使備請拒于建州通古義先歸世宗富色里稱疾不至世宗密遣人揭勝于北京市賄以官賞彥教志密恐人圖已遂降以爲哈斯罕節度使不數月召爲御史大夫哈斯罕召彥教爲兵部尚書出爲原朔尹

果改河中尹大定九年卒于官

張景仁字壽甫建西人果官翰林待制貞元年景仁年今改與程承固俱試禮部進士以尊祖配天爲賦

題許海陵旨杖之大定二年布薩忠義侯宋景仁掌其

文辭宋人議和已改奉表爲國書稱臣爲難但不肯世

辨庭國往復七書然後定其書皆景仁爲之指事遠志

世宗稱其能五年罷兵入爲翰林直學士七年遷侍常

八年爲詳讀官遷翰林學士兼同修國史十年兼太常

卿學士轉承旨兼修國史改河南尹二十一年召爲御

史大夫仍兼承旨修國史世宗謂景仁曰卿博學老儒

求如古之御史大夫斯爲稱矣卿醉中頗輕脫失言當

以酒爲戒初朝臣言景仁有文藝而顯率易不可任臺

察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稱以便展視決罰帝聞

之召責景仁未幾劾奏平章政事烏庫哩元忠輒斷六

品官無人臣禮帝是其奏稱詔戒元忠元忠向豫國

公主帖籠自任僭制朝士景仁劾之朝廷蕭然景卒

左光慶字君錫朔州人宰相企弓之孫也幼穎悟厚

少言以陳補閣門祇候遷西上閣門副使丁父憂起復

東上閣門副使再轉西上東上閣門使兼太廟省令光

慶好古讀書識大義喜爲詩善篆隸尤工大字世宗行

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皆光慶篆凡宮廟榜額經光慶

書者人稱其有法典領原廟坤厚陵壽安宮工役不爲

苛峻使勞逸相均身兼數職勳績稠繁未嘗自伐世宗

獨察之遂同知宣徽院事改少府監丁母憂起復右宣

徽使世宗幸上京光慶治儀仗制度人以爲得宜大定

二十五年卒平時喜爲善言善善樂善善道人時信

浮屠法自作真贊語皆任達云



列傳

金七

溫特赫富拉塔

田頌

烏雅呼爾喀

耶律恕

延扎們都

烏庫哩薩哈

烏雅高塔赫

李師雄

瓜爾佳札

溫特赫富拉塔

有謀

五干

拉們

道高

親執

奄至

衝擊

擊走

三千

兵自

尹六

承定

授開

伯特

伯特德哩布 藍旺嘉努 耶律顯善 蕭恭 烏蘇額琳 郭企忠 布薩歡塔 鄒達充 高松 通吉義 烏雅普霞勞札拉 尼瑪哈楚呼 圖克坦喀魯喀

溫特赫富拉塔伊蘭明安噶勒珠華人魁梧美鬚有謀畧以智勇聞都統果取中京高拉塔權明安領軍五千遇契丹萬餘與戰敗之出莽古魯道敗敵八千至拉們華道設伏敗敵萬人有頃賊三千餘復寇拉們華道高拉塔整隊先登賊識其旗幟望風而遁遂奮擊之親執賊帥皇統元年從梁王宗弼伐宋留軍唐州敵眾奄至富拉塔擊之大名軍萬四千高拉塔率親管明安衝擊敵少卻乃張左右翼併擊敵眾散走復以兵三千擊走援兵二萬時鄂州土賊賊聚幾二十萬高拉塔軍三千分數隊急攻賊潰去南京路過敵軍二萬是日有兵自城中出者擊敗之二年遷定遠大將軍同知鳳翔尹六年改京兆尹轉藍州刺史改西北路招討都監遷承定軍節度使海陵南征改武衛軍都總管大定三年授開遠軍節度使改泰寧軍卒十九年以功官其子

伯特德哩布奕五王族人遼御院通進天會初與父托

卜嘉歸朝授世襲穆昆後以京兆尹致仕德哩布摺降松山及平州薊州 按金史地理志無蘇州惟薊州與平之說未附軍民督之耕作宗室伐宋德哩布為軍馬明安留與諸將規取保塞安三州攻安肅軍與河開雄保

援兵先戰大軍繼至大破其兵遂拔安肅德哩布搆搆保判事降將胡愈結眾謀亂德哩布勒兵擒愈及其眾五十餘人改安肅為州就除同知州事改磁州捕獲太行羣盜元帥府以磁州二屯屯兵屬之擄王會孫小十苗清等率盜平運涇州刺史吏用優等丁母憂起復本州改刺涇州入為工部郎中從張浩營繕東京宮室及田設黨事起朔省一空德哩布攝行六部事遷大理卿出為同知東京留守天德間丁父憂起復涇州防禦使正隆盜起州縣無兵不能禦洛陽有河附城下乃引水注壕中盜弗能近州賴以安遷崇義軍節度使未幾告老歸田里卒德哩布為人李謀為政簡靜不事蓄積凡遇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蕭旺嘉努笑人居奎風何魁偉多力未冠仕遼為太子率府車夫七年前統某定突地旺嘉努率其鄉人來降命為千戶領之奕王和勒博既死其親黨微辰阿固齊猶保色克山旺嘉努與托紐往討生擒之降其餘眾時平濼多盜旺嘉努以所部屢破賊兵數被賞資從宗望伐宋敗郭藥師於白河至河上宋兵扼津要與諸將擊敗之進圍汴破其東門明年再伐宋宗望軍至中山諸門分兵出戰焚我攻具祁州 按金史地理志祁州亦同此說 河間各以兵來援皆敗之師還屯鎮河朔從臨蒲貝勒卓林討涇州賊為進領穆昆先發力戰破其眾敗高明年攻涇州宋兵拒戰復從卓琳擊走之宋

將徐文以舟百艘泊海島即以商船十八進觀新首七百級艘舟二十天會八年除靜江軍節度使授世襲千戶從梁王宗弼征伐為萬戶還為五院部族節度使天德二年改烏爾古德嗎勒招討都監卒

田頌 按太祖本紀天德七年二月遷宋州節度使田頌田頌考宋史作田頌本紀改誤田頌而中又誤謂為田頌未盡一節字默之典中人遼天慶八年又遼史為是誤 字默之典中人遼天慶八年又遼史為是誤 字默之典中人遼天慶八年又遼史為是誤 字默之典中人遼天慶八年又遼史為是誤

州廉官全部員外郎權歸德節度使使太祖定燕劉奉四事招降齊博海濱等賊眾五千餘人已而貴復叛去劉遣齊博偽叛從黃何開殺之降其風屬盡悉平三運行臺左丞彰德軍節度使使時新定力役顯調籍之半而上之故相之孫賦比他州獨輕從同知河北東路都總管改同管燕京留守司事民逆留不得出易服夜去改河東南路轉運使尋改歸陽軍節度使居三年以疾謝事不允移鎮襄武軍北路無與武軍名此處說作襄武入為刑部尚書居三月請老卒於家 趙賊字德因遼陽人其婦歸以優伶得幸於遼主賊補明門貳候累遷太子左衛率後居瀋州宗室討張魯賊踰城出降投洛苑尉使累遷梓州刺史待衛步軍都虞候再伐宋攻項定與有功改刺商州歷沿邊安撫使隨州團練使 按王新編文獻通考云遼南有官有漢軍都府 州團練使之官然則本道宜金史地理志有官州團練使傳 州團練使之官然則本道宜金史地理志有官州團練使傳 州團練使之官然則本道宜金史地理志有官州團練使傳



胡等聚眾數千于五臺企忠與同知州事迪里討平之  
遷知州事時汾州初下居民多被掠城邑蕭然企忠  
言之師聽其說復遣未幾完復如故石州賊酋先  
生眾數萬至城下偵備處有內變請為備企忠曰吾子  
汾人有德保無他乃率吏民城守會獲至合擊破之六  
年改許江軍節度留後遷天德軍節度使汴京步軍都  
指揮使累遷金吾衛上將軍秩高權位州刺史到官歲  
餘卒

烏蘇爾善善騎射與父薩哈穆民從蒙克攻東京及廣  
寧擊北京山賊皆有功肅布展來攻恩州額琳以六十  
騎偵之連夜遇敵數百騎掩擊之生獲三人知布展眾  
九萬且至故蒙克得以為備遂破布展從宗望伐宋破  
尉氏中軍援兵取其城又以兵百五十人破敵於滄州  
西明年再伐宋蒙克成開州額琳以騎四百守河復敗  
千餘人斬首七百餘宗望渡淮聞王善兵扼其前使額  
琳濟師敗王善于和州北李成以兵七萬據烏江額琳  
復敗之宗望遂渡江至江寧天會十五年沂州買防禦  
叛額琳敗而獲之據前後功授明安加昭武大將軍宗  
孫再取河南額琳以五十騎敗楊家賊五百于徐州東  
復以功受賞天德二年除唐州刺史移滑州遷寶豐節  
族節度使行至北京病卒

兄揚阿在軍中方便汴京其兄戰敗遂報甲代之資宗  
定陝西以們都為佛堂謀監軍吳親管萬戶攻德風關  
至坊州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阨天春初叛海李世輔  
騎先往期會及還備得地形險阨天春初叛海李世輔  
僞遣吳至私署以獻甲為名遂以兵劫執而去們都突

出以告押軍明安完顏建蘭阿率兵追及果由此得脫  
以功遷明威將軍復從吳皋復陝西劉豫初廢諸路多  
反覆不一果授們都牌劍令往撫定們都所至多張甲  
兵從者安之邊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皇統間聞知保  
安軍事正獲初為靈州刺史大定初宋將吳玠等以軍  
數十萬人據秦鳳元帥府承制以們都為勇烈軍都總  
管領軍討之宋人保據秦鳳都監略齊降領軍四萬來  
赴遂復德順州明年秦鳳平以功遷金吾衛上將軍授  
通遠軍節度使五年改度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卒  
千官十九年錄功以子祿格世襲本路海蘭烏珠明安  
都倫赫神穆昆授武功將軍們都性忠謀安置營壁尤  
能慎密匪敢泰然自若如平時由是人益安附功易成

耶建充字仲實其先京兆人占籍鄆州仕宋累官知延  
安府事天會七年來降仍知延安屯兵三千宋劉光烈  
兵八萬來攻相距四十餘日攻益急建充遣人會縱赫  
軍來擊破之俘其裨將賈良遠斬制可制軍馬政京  
光府路兵馬都監敗宋曲端於彭原高昌宗據延安為  
宋守建充擊之盡復城邑復知延安府事累遷博州  
副使知靈州齊國廢朝廷以地與宋建充為宋環慶  
路經略安撫副使仍知靈州天春初復取陝西仍以建  
充為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從破甘谷城改平涼尹時營  
建南京宮室大發河東陝西材木浮河而下經砥柱之  
險後工多沈溺有司不敢以聞乃誣以逃亡錮其家建  
充白其事請至砥柱解後順流散下令善游者下流接  
出之網者得釋止陸軍興括節節造軍器百姓往往椎  
牛取之或生拔其角處免白其事於朝聽充性剛暴常  
高翔大十數奴僕有罪候首復嘯大嘯之骨肉都盡雖  
謙遜下士於敵已上一無所屈省部文移有不應法輒  
即毀裂在位者銜之軍胥李換籍用公帑自度不得免  
乃誣建充賊甲欲反再鞫皆無狀奏上攝事者素與建  
充有隙恐其得釋使吏持文書給建充曰朝官有命奈  
何建充曰惟汝所為是夜死於獄中長子恕亦死焉

布薩歐塔扶餘路嘉們人身長七尺勇健善騎射年十  
六從其父和木索征伐初授修武校尉為宗弼章京天  
眷二年與宋岳飛相拒歐塔領六十騎深入規何至耶  
陵敗宋護糧軍七百餘人多所俘獲皇統九年除憲  
州刺史再遷利涉軍節度使授世襲濟州和卓海蘭明  
安合謀討賈魯貞元初以妻去官起復舊職奉宣  
承定軍改咸平尹海陵殺歐塔弟術術使呼圖克召歐  
塔至南京以有功舊釋之改與平軍節度使世宗即位  
以為廣靈尹幹罕反為行軍都統與海蘭路總管圖克  
坦克圖俱在左翼敗幹罕於長濠改臨滿尹賊平賜金  
帛改海蘭路兵馬都總管從顯德軍慶國尹致仕大定  
十二年帝恩舊功復起為利涉軍節度使尋以金紫先  
尊大夫致仕卒歐塔一十七官未嘗為佐貳性沈厚  
有識明于蹇蹇所至有聲

烏庫哩薩哈海蘭路愛呼河人後從征定嘗宗聞其勇  
器選充章京後從宗弼征伐補禮院都監從伐宋與宋  
兵遇於鎮州先登破之皇統元年領漢軍千戶帥府再  
以軍四千兼焉除同知鄆州防禦使事大定初遷太子  
少詹事帝以薩哈昔事睿宗積勞苦又輔佐太子宣力  
為多因改鄆州防禦使以嗣其勢遷承定軍節度使歷  
臨潢鳳翔尹陝西路統軍使東平節制州節躬行檢

約政先寬爾庭庭久寅人民獲安召為簽書樞密院事卒十八年世宗追贈薩哈魯勞授其子大興河北西路愛呼河世襲明安阿里瑪河穆昆階武功將軍

高松本名穆多澄州折木人年十九從軍為佛窟有力善戰宗弼聞其名召置左右從破汴京及和尙原舉官咸平總管府判官世宗即位充管押東京路渤海萬戶兵部尙書克實謀反前知延安尹李老僧曰我與萬戶高松謀之必從我矣眾曰若得此軍舉事易矣老僧往見松說松曰君有功勳人至今不得大官何也松曰我一縣令也每念聖恩累世不能報尙敢有望乎老僧遂不敢言松從征赫罕以功遷咸平少尹四遷至崇義軍節度使卒

通吉義本名呼拉布哈斯罕人徙居遼陽之阿穆濟山祖輝罕父書拉收國二年哈斯罕來附書拉領戶三百遂為穆昆義以質子至上京善女真契丹字為管句御前文字天會十五年擢右監門衛大將軍除室化州刺史察廉通奚哈喇部族節度使遼河南路統軍都監武勝軍節度使遷都安稱寇至統軍司徒居民於泚義不聽曰曩王南伐彼死亡未復豈敢先發此城中有權場若自動彼將謂我無人既而果無事員元時應利涉軍節度使世宗即位義即曰來京以為參知政事帝謂義曰正降率諸道兵伐宋若反北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殺其嫡母臣兵虜必將自斃陛下太祖之孫即位此其時也正隆已渡混特罕未滅將士在南

家屬皆在此惟罕卒中都為使帝納之次孫子擢世宗開海陵死于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二年罷為益都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以疾致仕卒于家子和尙

大定初陸應奉翰林文字佩金牌持節書宣諭中都以南州郡和尙為本使措撫諸州縣官行殺戮詔尙書省勅治之十九年詔以義在引誘為實東歸哈世襲穆昆義性癖給善談論服玩不尙奢侈不兼味云

烏雅富琦赫蘇賓路多明安人改歸海蘭路色塔預平烏存烏木罕之亂及伐遼宋皆有功追授明安贈銀青光祿大夫古貞襲明安富琦赫從太祖伐遼勇

闕軍中天眷三年襲明安授室遠大將軍累官武憲軍節度使遷京兆尹海陵伐宋行武威軍都總管軍還為順義軍節度使闕克坦噶齊略定襄應富琦赫統完顏賈誦琦延札們都兵救德順州改延安平涼尹致仕封任國公大定十九年卒

烏雅普霞努率賓路錫魯河人也後改隸海蘭路父呼寶罕天輔初追授明安親管穆昆普霞努身長有力多智畧襲其父明安穆昆階遠大將軍天德二年授陳州防禦使貞元元年改昌武軍節度使以善戰遷再任海陵南征改歸德尹為節度軍都總管當屯濟州比至盜已據其城普霞努領十餘騎在視之為賊眾所圍乃與軍士奮下馬射殺百餘人賊眾敗走適遇之至義而遙明日攻破其城令士卒毋害居民郡中獲安民感之立祠以祭大定二年為慶陽尹元帥左都監圖克坦噶齊略奏宋軍十萬餘據險阻請益師詔益兵七千與舊兵合為二萬遣普霞努與延安尹高景山等分領其軍以往卒于軍子札拉

札拉力兼數人勇果無敵手持兩鐵筒重數十斤正陸伐宋諸明安穆昆兵皆行州縣無備契丹瓜里陷蘭州

與敵賊之已而賊復整兵環攻勢且登城札拉下巨木壓之殺賊甚眾瓜里解去札拉追及于韓州東八里許賊方就平野高陣札拉身率銳士擊之賊不能成列乃易馬督軍復擊之賊眾大敗逃走東京咸平降州民復帖然世宗即位札拉渴見充護衛為驍騎副都指揮使

領萬戶擊宗弼于和托大軍未集札拉領左翼六百騎與賊賊賊三千餘人富察世傑賊不利走札拉軍賊

嶺追及於陷泉賊犯宗弼札拉迎擊之賊退走偽護衛阿卜薩身長有力奮大刀自後斫札拉拉回擊之折其右臂與赫舍哩志寧軍合擊賊遂大敗赫罕平以為宿直將軍父義起復襲其父明安除蔡州防禦使改宿州遷昌武軍節度使從鎮鄂州為賀宋歲元使射淮上柳樹矢入其背飲羽宋人異之改鳳翔尹入為右副

點檢復出尹異中改博索路總管高麗倖其威名凡以事至者望而號之大定二十五年為興平軍節度使卒於官札拉員毅寡言不居極和易及臨戰若勇兒者無不辟易雖重圍萬眾出入若無人之境云

李師雄字伯威門人有材力喜談兵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擢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為大總管府先鋒都統

制知瀋州齊慶為汴京馬軍都度使應知寧海軍曹州刺史皇統二年為武勝軍節度使正隆末為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玠軍攻秦龐會師雄以事赴建隆臨宋兵至

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擊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橋下遂擒權儀未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圖克坦噶齊略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

尼瑪哈楚呼哈斯罕人初爲大吳章京補元帥府通事  
 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楚呼將經勦數百與偵  
 人數輩間道往救連敗數兵宋人攻濟州奪縣奪靈  
 時楚呼往宿州分高勦呼軍逼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  
 之盡獲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田胡陵夜襲貝勒布  
 呼營士卒盡沒楚呼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卻之楚呼勇  
 敢善射敵軍以此屢捷歸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爲蕃  
 部副理將之官河開尹大臬白于元帥請留楚呼以給  
 邊事許之終功授慶陽少尹前後賜銀幣甚厚海陵將  
 伐宋而契丹反覆楚呼與都統白彥敬副統赫舍理志憲進  
 討會世宗卽位于楚陽楚呼迎謁趨輔國上將軍與都  
 統烏哲庫副統運討驍罕楚呼行至鞏里與驍罕遇左  
 軍小卻楚呼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  
 帥布薩忠義自和托往追楚呼以前鋒追及于陷梁堽  
 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楚呼與完顏  
 思敬有隙思敬爲東京留守奉詔至招討司楚呼不出  
 俛帝聞之遣使切責既而思敬爲平章政事北路招討  
 使楚呼以私取諸部進馬事屢被楚呼罵爲人尙氣次  
 海濱慍慍曰吾豈能爲思敬辱哉遂獻而死大定十  
 九年詔以楚呼舊功授其子和尙世襲布呼明安姓圖  
 罕穩昆

噶禮札拉與諸將議破敵戴璋等諍曰我兵屢勝而敵  
 不逞者知我軍少故也須都監親至方可破敵於是略  
 齊營領兵四萬至遼下德順州入篤慶前右衛將軍  
 父明安改左衛將軍遷右副都統有疾丞相長壽目爲  
 國器親往視之九年出爲東北路招討使兼德昌軍節  
 度使到官治有勳績其斷賊公平不拾遺遷臨潢尹  
 兼北路兵馬都總管節度使服境埽以安改西北路招  
 討使十二年卒札拉性忠實內明教每論大事超絕倫  
 罕大帥勛當以方之古人云  
 國克坦噶齊略上京遠蘇海水人父佛實世襲明安略  
 齊略略齊力過人一經閱見終身不忘天輔間從金  
 源郡王羅索爲章京天會六年以功爲穆昆尋領羅索  
 親管明安帥府聞其才命權左翼軍事皇統二年爲龍  
 州防禦使連敗宋兵於高陵秦州鳳翔皆以少擊眾  
 二穆昆拒德風開宋兵二千來奪關口奮擊敗之諸軍  
 乃得過險累遷平涼臨洮延安尹時關陝以西初去兵  
 革民多失業略齊略守之以靜邊裔者甚眾正隆六年  
 爲西陽道兵馬都統大定二年爲元帥右都監去陳伐  
 宋方畧詔許便宜從事轉左都監敗宋兵于華州時宋  
 吳瑛兵十餘萬侵古鎮分據大散關和尙原神又口王  
 女潭大嶽嶺石壁寨寶雞縣陷河州鐵戎軍略齊略乞  
 濟師詔以河南兵萬人益之乃遣丹州刺史嘉嘉馬蘇  
 將克以兵四千守德順吳瑛悉兵圍之統軍都監舒穆  
 魯迪里將萬人破宋兵于河州遷德順駐平涼求益  
 兵于略齊略以解德順之圍略齊略遣萬戶完顏實訥  
 塔大員詣宣州刺史延札們都各將本部兵合二萬人  
 以順渡軍節度使烏雅高塔赫統押之與迪里台吳瑛

使偏將將兵五千來迎前鋒都爾蘇烏員奚王和尙  
 擊敗之迨至德順城南小溪瑛自將大軍敵聞早而  
 出烏員等擊之迪里高塔赫盡併力戰日暮乃解  
 已而瑛報元宋主遣使至兩國講和諸各罷兵瑛遂過  
 去按宋史紀步宋末德順之戰瑛自將兵師無不以一  
 金人拔至去略齊略力敵大敗擊明師再出會大風雲  
 都那以兵七千益略齊略度使烏雅高塔赫復延安尹  
 高景山分領之彰化軍節度使瑛通超軍節度使烏雅  
 沃理布宣州刺史伊喇高善努京兆少尹宗室赫赫  
 州刺史完顏摩囉歡皆備前任使宋人驅率商稅及  
 華山商山之民五萬人來圍華州押軍萬戶費摩蘇拉  
 欲堅壁守之明安伊喇薩薩拉日宋兵雖多半是居民  
 不習戰不如擊之於是蘇拉以千騎敗宋前鋒追及其  
 大軍亦敗之已而瑛敗宋賊兀轉軍於原州宋成軍自  
 寶難以西至於大嶽嶺皆自散關遷去頓之吳瑛聞持  
 嘉烏蘇塔克烏雅高塔赫軍已去德順率兵復據德順  
 昭罕州臨洮府臨洮少尹赫舍理薩哈死之略齊略以  
 瑛權都統實濟將推副統將兵二萬攻之連戰宋兵雖  
 敗瑛恃其眾不肯去分其兵之半守秦州略齊略乃自  
 行駐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西抵石山頭分兵守之當德  
 順秦州之間斷其傍道瑛乃引大都統瑛副統實濟將  
 邀擊宋寇官使利舉殺數千人被宋將宋末以下將校  
 十二人宋張安推守德順城連復德順州宋之守  
 秦州者亦自退高景山定商號宗室赫赫取原州於是  
 盡復臨洮秦州龍關白原洮積石興成德順高塔環  
 華等州府陝西平詔書獎諭賜以玉帶將士各以階級  
 進資受賞戰沒者贈官賜錢有差五年遷陝西路統軍



使兼示兆尹元帥府務治河中府統軍使璋朝辭帝曰  
鎮防利害可訪問略齊略七年入爲樞密副使改東京  
留守賜衣帶佩刀九年入爲平章政事奏睿宗收復陝  
西功數事帝嘉納之藏之祕府封定國公十年薨帝方  
擊遼聞訃遣罷有司致祭備禮以葬二十一年帝念其  
功遷其孫謹哈武功將軍授世襲本明安海蘭烏克紳  
穆昆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庭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

金八

蘇合哩良滿

石瑯

唐古安藏

伊喇道光

蘇保衡

穆永固

魏子平

孟浩

榮肅

伊喇道

伊喇子敬

蘇舍哩良滿本名蘇索輝發川人曾祖呼圖額特伯烈父太王世襲佛室宣宣天會中良滿方童非遜入西京為女孺子學生滿兒丞相希尹於傳舍希尹稱爲令器年十四爲北京教授徒常二百人後多成名年十七補尙書省令史書簿過日誦得其隱奧雖大文濼口占立成詞理皆到陳吏部主事天德初累官右司郎中借祕書少監爲宋主咸元使時納哈塔椿年爲參知政事薦良滿才出已右用是爲刑部尙書按納哈塔椿年尙書後改納哈塔椿年尙書外郎與本滿異 册今名父憂起復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尋參知政事進尙書右丞轉左丞海陵伐宋良滿諫不聽以爲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滿與監軍張克貞撫定上京還右世宗卽位良滿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欲以良滿爲南京留守兼開封尹再兼河南都統召拜尙書右丞尋卒於陷京入塞中宗良滿與金牌及親牌四往北京招撫奚契丹還拜尙書左丞上言程宗以來未練功賞者臣考按得三十二人宜差第封賞第五品以上官罰奏六品以下及無官者尙書省約量還除自是功勞畢賞進拜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初山東兩路明安穆民與百姓雜居部良滿廣宜易置使與百姓聚與民田互相犬牙者皆以官

田對鷄之白是無復爭訟大定六年進拜右丞相監修國史左丞完顏守道奏近都兩明安父子兄弟往往相居其所得之地不能甯日益困乏帝以問宰臣良滿對曰必欲父兄聚居石以所分之地與土民相換易難暫

便帝驚從良滿議太宗實錄成賜良滿金帶重采良滿請於權場馬房均牝牡以備選等帝從之八年同知

濟州防禦事常樞密上書言吏部格法比敘年勞雖有材能拘滯下位刺吏縣令多不得入乞擇能吏任親民

之職帝是其言因語良滿等注意選擇拜左丞相監修國史如故良滿爲相既久織達朝政帝所詢訪盡誠

開奏垂紳正務不動聲氣謀政多稱帝意是時夏國王李仁孝乞分國之半以封其臣任得敬帝曰此非仁孝

本心不可從良滿議與帝議合既而夏國果謀任得敬參知政事宗教諸置沿邊邊整良滿曰敵國果來伐此

豈可禦哉帝曰卿言是也高麗國王王琨表讓國於其弟帝帝疑之以問良滿良滿策讓國非實其後趙位龍

求內附表言略實益兒如良滿策進睿宗寶錄賜重采通犀帶是年有事南郊良滿爲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

嘗講行是禮應典故又多不同良滿討論損益各得其宜帝與良滿守道詰問安穆昆官多年幼不習教訓

可依漢制置老選廉潔正直可爲師範者使教導之良滿奏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十四年宋主遣工部

尙書張子顏知開門事按張子顏字文舉劉密來請免親接國書帝與諸臣議良滿奏曰宋國免稱臣爲免奉表

爲書恩賜已多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必不可從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知政事伊喇道與良滿議合

左丞石瑯右丞唐古安藏以爲不從所請必至用兵帝請瑯等所言非理遂從良滿議帝問宰臣求內外官舉

賢能良滿請申明前詔朝官六品以上外官五品以上各舉所知從之帝欲從薛罕逆黨分散置之遠東良滿

奏此輩已經赦宥徒之生怨望帝曰此目前利害朕爲子孫後世慮耳良滿曰非臣等所及也於是以前刑獄

者從居烏庫哩實學部帝問幸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饑人治崇節節儉而又惟農

何也良滿對曰古者地廣人治崇節節儉而又惟農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眾又多棄本

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眾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帝深然之於是命有司懲戒荒縱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

疾辭相位不許十八年表乞致仕歸田里帝遣使慰諭授和倫松科明安使其子攝事給良滿丞相俸僕致仕

歸其後尙書省奏差除帝曰丞相良滿擬注差除未嘗荷與而薦舉往往得人雖祿祿額特塔伊喇德費摩餘

慶皆其所舉至于私門請托絕然無之嘗問良滿每日暮日色赤何也良滿曰且而色赤應在西夏國富之

暮日色赤亦何也良滿曰且而色赤應在西夏國富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富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

變自強矣俄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彌之難其言皆驗云是歲帝帝特借之遣使致祭葬奠追封

金源郡王命翰林侍讀伊喇勵勅銘皇海誠諫良滿性聰敏忠正善斷決言論器識出人意見起舉奏致位

宰相盡心國事薦舉人材常若不及居家請檢親舊貧乏者周給之與人交久而愈敬居位幾二十年贊成木

平贊賢相稱大定十五年圖儂伐慶宮加謀武定明昌五年配世宗廟庭

石瑋字子美定州人沈厚好學父舉補都吏廉潔自持稱爲長者從魯王棟摩攻青州州人堅守不降棟軍怒及城破命衆計州民人數將使諸軍分掠之舉嚴其事機摩諫之舉曰大王爲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棟摩感憤乃下令曰或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舉隨守定州唐縣人王六謀爲亂其縣人姓名名籍無慮數千人其黨持糧詣州發之舉主戰治時冬月舉地籍上屢事作爲頓仆置其籍燭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皆時得釋瑋生七歲讀書過目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詞章天啓二年中進士第一調邢憲縣令邢守貪暴屬縣拏取民財以奉所欲瑋獨無所與既而守以誅取他令佐皆生果瑋以廉潔改秀容令復擢行臺禮部主事召爲左司都事累遷吏部郎中貞元三年以父喪去官尋起復爲本郡侍郎大定二年擢爲諫議大夫侍郎如故奉命詳定制度瑋上疏六事大略言正紀綱明賞罰近直遠邪使官不急之務罷無名之役帝嘉納之遷吏部尙書瑋自員外郎至尙書皆在吏部典選且十年凡宋齊撰授官格南北通注鈔法能搜括而次第之釋拜參知政事與右丞蘇保衡共監護十六位工役許從宜規畫帝謂瑋曰此役不欲煩民丁匠省給雇直毋使貧民緣爲盜利卿等勉稱朕意圖克坦略齊略定陝西舉請曲救秦隴以安百姓帝聞之毋憂起復拜尙書右丞承天長觀殿監行司營繕有司從民居以廣大之費錢三十萬貫蔚州采地墾役數百千人瑋奏之帝曰自今凡稱御前者皆舉奏瑋與孟浩對曰聖訓及此百姓之福也時議禁網捕狐兔等物累計

其後或至徒罪瑋奏曰捕禽獸而罪至徒恐非陛下意杖而釋之可也帝曰然久之進左丞兼太子少師世宗將行郊祀議配享瑋曰周郊祀以後禮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宋之初皆以三帝配禮意依古配以一祖將來親郊依古禮帝曰唐宗變古不足爲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瑋嘗請命太子監政事或謂瑋希恩衷宮世宗察其無他以此言告之瑋曰當置乎瑋曰二月祭社有司奏請御親視祝版帝問瑋曰當置乎瑋曰故事有之帝曰祭祀典禮等慎之無遺議後世帝謂瑋曰女真人往往徂居要達不知開闢疾苦卿嘗爲丞簿知民謂事凡利害極陳之帝與宰相議鑄錢因問瑋曰古亦有百姓鑄錢者乎對曰使百姓自鑄則小人圖厚利錢愈舊惡古所以禁也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帝問宰相曰南方尙多反側何也瑋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託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帝曰如僧智突是也此輩不足都但軍士封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智突大名府僧假託鈔化誘惑愚民僧結黨謀取東平濟州府事號伏誅宗室子或不勝任官事世宗欲授官量異與或

以問宰相瑋對曰堯親九族周家內睦九族皆帝王盛事也瑋之將順多此類悉知政事唐古安慮性帝意出鎮橫海軍數年不召瑋從容進曰安慮忠直久在外官世宗深然之遂自南京留守召爲尙書右丞又書舉事紹先爲右司員外郎十一年拜平章政事封華國公明年拜右丞相修起居注伊喇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帝以問宰相瑋與唐古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不可避也帝曰朕觀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讓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官在側記而書之若若恐偏洩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數以老病乞致仕許之詔以一孫爲開門候候歸鄉里帝每稱石瑋舉能其官最爲知人二十二年以疾卒於家世宗憲泰和元年開修衍慶宮享世宗廟庭初世宗嘗立元聖爲對曰元聖之立本朝與新如宋宗立元聖而止金世宗內燕噉噉王公主朝今日之業者一人力也二事見原史實中附錄於此唐古安禮本名烏榜古字子好好學通經史工詞章知爲政大體員元中累官臨海軍節度使翰林侍讀學士及彰化軍節度使大定初遷益都尹召爲大興尹帝曰京師好訛言府中臺吏爲民患卿雖年少有治才去其宿弊毋爲因仍察廉人第一等進階榮祿大夫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久之拜參知政事世宗四年以大興尹唐古安禮參知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歷政事不傳次之七年之復舊制罷爲橫海軍節度使歷南京留守以喪去官起復尙書右丞轉左丞他日帝曰蕭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對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必欲得人當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得人矣帝曰除授務法不倫天下一家獨女真有起還奈何也安禮對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輕改進拜平章政事封萬國公授世襲穆民安禮嘗讀策論言于帝曰臣觀近日士人中以策論爲意今若試詩賦科目各揚其長也帝曰卿等議者爲中選以時務策稱其器識宜得人而帝曰卿等議者直且練習政事其毋多議安禮頓首謝是歲歲泰和元年配享世宗廟庭

伊喇道本名照蘇其先伊實部人徒成平爲人寬厚有大志以大孝著名女真契丹漢字皇統初補刑部令史再遷大理司直母憂起復遷戶部員外郎正隆三年徙臨潢咸平路畢沙何等三明安屯成囑囑時遷還本部耶中海陵伐宋爲都督府長史海陵死師還無復紀律百姓苦俘掠有男女二百餘人自願與道爲奴道受之至淮侯諸軍畢濟乃悉遣還大定二年復爲戶部郎中與榮球安撫山東招諭盜賊民或避盜避役者並令歸業布陳忠謀於幹察縱容謀府事賊平元帥府以俘獲生口分給官僦道悉縱還之遷翰林直學士兼修起居注世宗曰道清廉有幹局翰林直學士之職不足以盡其才乃改同知中都路都轉運事詔送河北山東等路廉察善惡升降官員制救還大理寺卿五年宋人請和聖兵道往山東期實軍器振肅戍兵妻子再除同知大興尹親軍百人長完顏頤查博勒非禁直日帶刀入宮其夜入左藏庫殺都監郭某臣監取金珠點檢司執其疑似者八人掠笞三人死五人者自誦帝命道麥問道獲其獄臣而頤察博勒理金事覺伏誅賜賜掠死者數人二百貧賤其家不死者人五十貧賤戶部尚書改西北路招討使賜金帶故事招討使到官諸部皆獻駝馬多至數百道皆御之文表去官乞復參知政事初請部有獄訟詔司刑道尙史按問往往爲劾道請專設一官帝嘉納之招討司設助事官自此始帝問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經旬月何耶道奏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刑三日帝曰法有程限而輒遲之此官吏之責也嚴戒約以去其弊進尚書右丞乞致仕不許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入拜平章政事道弟

臨潢令約博犯罪至死道待罪于家部起職事是時臨令多闕帝以問宰相道奏曰敕官宜武以上借除以充之帝曰廉察八品以下已去官者錄事丞簿有清幹之譽者願引入優等者散官至五品無貪汙職之名者皆與監令侯縣令不問即如舊制二十三年罷爲咸平尹封莘國公致仕歸咸平二十四年薨贈有加部圖傑諡忠省擢其子光祖爲門祇候光祖字仲禮功名巴嗎以廉補開門祇候累官至秘書監石直徵使與定二年十一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爲長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議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權任俾人自勸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論興焉語在九公傳三年轉左宣徽使五年卒蘇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遠進士爲西京留守宗師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翰薦之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講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薩里罕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開禧治中都張浩準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中尹尹魯諸陵工役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兵興保衡爲浙東水軍都統制平府節度海徑廷臨安爲宋兵所敗嗣統制那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時山東盜賊嘯聚百姓因辟部保衡安撫山東發倉粟以賑之遷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承兵部侍郎完顏頤理百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保衡忠義後宋保衡行戶部於開中兼糾察許以便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保守黃後作用事者被讒傳下獄保衡力救得免入爲大常卿進刑部尚書世

宗紀保衡以大定三年六月由刑部拜參知政事三年尚書參知政事本傳作禮部詳改正宋人請和部保衡往南京與布魯忠善對面事宜行之入奏遂右丞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未幾卒翟承岡字仲堅中都良鄉人太祖以燕歸宋宋人以觀義兼策取士承岡中第一授開德府僑備參軍史張宋承岡北歸中天會六年河試科歷權密院令史辟左副元帥宗翰府據宋家貪求外補宗翰愛其能不許以錄三千貫賜之薦於朝攝左司郎中直學士海陵募立以母憂去官起復禮部郎中遷翰林直學士海陵募立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完顏思恭爲報論宋使承岡爲副使還改禮部侍郎久之分護燕窩宮室役事承岡請寫無選關於殿壁不納俄遷太常卿考試貞元元年進士出守祖配天賦題許海陵意杖之頃之升禮部尚書正隆二年轉翰林學士承岡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對曰宋人事本朝無費陳伐之無名概使可伐亦無須親征遣將帥可也由是大忤海陵意因請致仕歸臥于家大定二年起拜尚書左丞論依舊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汙從之明年出爲真定尹五年懇乞致仕許之六年卒魏子平字仲均弘州人登進士第調五臺主簿察除天府監正隆三年爲賈宋主生日副使使還入見海陵方謀伐宋問江左事且曰蘇州與大名孰優乎平對曰江湖地卑溼夏服蘇藉猶不堪矧安得與大名比海陵不悅世宗卽位降戶部侍郎大定二年丞相布魯忠義伐宋置元帥府於南京子平掌德運給金牌一銀牌六糧道給緡進戶部尚書六年復爲賈宋主生日使久之拜參知政事帝問子平曰成卒逃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

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賒債不可用以守成請按物  
力多寡賦之募材勇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  
之庶幾官收實用帝從之他日帝問曰前日令內任官  
六品以上外任五品以上並舉所知未聞有舉之者豈  
無其才蓋知而不舉也子平曰請令當舉之官每任須  
舉一人澤州刺史劉德彰邢州刺史色格涪州同知額  
哩賈易州同知額理埽埽縣令劉春格以贖汗拱罪  
帝欲部示中外丞相守道以為不可子平曰臣聞懲一  
戒百陛下固宜行之遂降詔焉宋人於襄陽漢江上造  
舟為浮梁三南京統軍司聞而奏之帝問宰臣子平曰  
臣聞襄陽新船皆於江北取之始為此也既而河南統  
軍使宗攸求入見奏邊事帝使修起居注鈕祜祿額特  
博就阿爾特博召詰言邊事者皆無實狀行至境上同  
襄陽浮橋乃樵采之路如子平策奏詔凡妄說邊關  
兵事者徒二年帝問宰臣曰祭宗廟用牛牛盡力草種  
有功於人殺之何也子平對曰惟天地宗廟用之所以  
異大祀之禮也十一年罷為南京留守未幾致仕十五  
年起為平陽尹復致仕二十六年卒于家

孟浩字浩然陵州人遼末年登進士第天會三年為樞  
密院令史陝平州觀察判官天會初遷入元帥府備任  
使承制除歸德少尹允行遷吏部郎中入為戶部員  
外郎韓企先為相拔擢一時賢能皆置機委浩與田琰  
皆在尚書省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  
善銓量人物分別賢否所引用皆君子而蔡松年曹瑩  
之許求取與殺相結毀薄其為人非之松年初在行臺  
省巧得宗憲意為當國引為刑部員外郎望之為尚  
書省部事錄為省令史皆數等短之於宗憲企先獲

致出為橫海軍節度使選人龔秉豐除名伯放赴吏部  
銓得預置恩致已除橫海部吏以夷蠻白毀毀乃倒用  
月日書之許棄在省典軍節而吏行臺省工部員外郎張  
子周亦與致有憾以事至京師獻許棄妻之詆以專權  
胡政詔判治致與夷蠻等皆擬死其妻及所往來孟  
浩等三十四人皆待罪上遇天安後致令還鄉里多物故  
惟浩與致兄致子補馮鼎王中安在帝宗知田穀黨事  
皆松年等攬成大定二年召浩為侍御史致為大理丞  
補為工部員外郎馮鼎為兵部主事中安知火山軍事而  
浩解復為右司員外郎馮鼎實過事風言無所隱帝嘉  
其忠每對大臣稱之有疾求外補除邢州刺史致仕歸  
七年起為御史中丞浩已年老世宗不次用之再闕月  
拜參知政事中丞拜執政者自浩始世宗敕有司於東  
宮涼樓前增建殿位浩諫曰皇太子義兼臣子若所居  
與至尊宮室相伴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儉節帝曰善  
遂罷其役帝宴羣臣于東宮謂羣臣曰參政孟浩公正  
敢言自中丞為執政卿等能如是朕亦不次用之初海  
陵以近習掌記注記注不明帝謂當時行事實不載  
眾人共知之善宜訪善之浩對曰臣史直筆君舉必書  
帝王不自觀史記注之臣乃得盡其直筆又奏曰歷古  
以來不明實蹟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罰惡蓋  
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之自今凡賞功罰罪皆具事狀  
頒告之使君子知勤以遷善小人知懼以自警從之進  
尚書石丞兼太子少傅認為真定尹十三年薨田穀自  
大理丞丞官同知中京留守終於利涉軍節度使二十  
九年章宗詔尚書省曰故吏部侍郎田穀等皆中正之  
士小人以朋黨陷之由是得罪世宗用孟浩為右丞當

時在者俱已用之亡者未及追復其議以聞張汝霖持  
不可汝霖死後章宗復詔尚書省追復田穀等官爵其  
子孫並加恩賜

梁肅字孟容奉聖州人自幼學天眷二年擢進士第  
調平遙縣主簿遷寧都縣令以廉入為尚書省令史  
定海軍節度使遷山西西路轉運副使嘗治汴京蕭  
分護役事攝大名少尹正隆末境內盜起平人陷賊中  
不能自辨者數千人均繫大名獄肅到官考驗得其情  
諭出者十八九大定二年趙鼎上書言梁肅勤恪清廉  
願加進擢於是遷中都轉運副使改大興少尹肅上疏  
言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滿除  
酒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為之類不稱職請凡軍功  
進士諸科門蔭人知錢穀利害能使用饒足而不傷  
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年委吏  
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之民聞粟麥  
歲為酒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榷不報三年坐  
捕蝗不期刑貶川州刺史削官一階解職尋除河北東  
路轉運副使是時幹字亂後兵食不足部屬積置沿邊  
兵食移展慶州北京廣富鹽場許民以米易鹽兵民皆  
得其利四年通檢庫平大名兩路戶籍物力稱平允他  
使者所至皆以苛刻增益為功百姓苦之朝廷赦諸路  
以東平大名通檢為準七年父憂去官起復都水監河  
決李固部肅視之振河渠志大定八年河決李固九年  
文遷奏決河水六分濶河水四分今際塞決河復故道  
為一再決而南則南京要再決而北則山東河北皆可  
憂不若止於李固南築堤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帝從  
之改大理卿時東京久不治帝自擇驩為同知東京留

守事遷中都都轉運使韓吏部尚書上疏論廢官自大  
夫至監察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現擇不可委之  
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帝嘉納之肅來安主簿高  
旭除平陽清使肅奏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備士優  
於治民若使列肆權治點非所能也臣愚以爲諸道  
鹽鐵使依舊文武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  
者爲之帝曰善改刑部尚書宋主屢請免立受國書之  
儀世宗不從及大興尹璋爲十四年正月使宋人就館  
奪其書而重賂之璋還杖一百五十餘名以肅爲宋國  
詳問使肅至宋宋主一如約立接國書還至涇州先  
遣都管趙王府長史闕門富尼瑪入奏世宗大喜欲以  
肅爲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即爲之  
宋人自此輕我矣帝乃止久之爲濟南尹上疏曰刑罰  
世經世重今取過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  
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有司猶用重典  
臣實痛之乞自今徒罪之人止令居作更不決杖不報  
未幾致仕起復彰德軍節度使召拜參知政事肅奏漢  
之羽林皆通孝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乞每百  
戶賜孝經一部使之教誨庶知臣子之道帝曰善詔與  
護衛俱賜焉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曰罷罷司運  
事二曰罷酒稅司句欄人三曰天水郡王遠族可罷養  
濟四曰裁減應司契丹吏員五曰罷權階以利輿民六  
曰量減鹽價使私鹽不犯法七曰隨路酒稅許  
折納諸物八曰今成大稅乞廣糴粟麥使貧民流出帝  
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  
議以聞肅又論正員官後差權攝官有公罪及正員選  
任皆革去官勿論往往其人苟且不事其事乞于縣令

中留十人備差無差正員官帝曰自今權攝有公罪正  
員雖還而本職未替者勿以去官論之肅與宰相奏事  
既罷復跪而言曰四時政雖雖古禮聖人亦以爲戒陛  
下春秋高屬時嚴寒法宮蓋處亦足怡神願爲宗社自  
重帝曰朕諸子方壯使之習武故時一往爾肅又論監  
賊不思誦無禁兵器帝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  
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號置之似乎無害帝曰  
朕將思之凡使宋者宋人致物之大使金二百兩銀二  
千兩副使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昔  
同平章事父博博備任使官都統宋京中京遼東西  
走留博博備備任使官都統宋京中京遼東西  
讀書好學皇統間特進伊喇因修遼史辭爲樞密史  
成除同知遼州事本職舊占民田州官歲取課數百貫  
地主以爲例未嘗辭于敬悉卸之秩滿郡人請留于行  
元年諸將巡邊詔于敬監戰軍帥以戰獲分將士子敬  
獨不受及還海陵以子敬家貧不荷得甚嘉之凡同僚  
所取者皆沒入于官運輸林待制大定二年同修國史  
時幹餘黨散居諸明安穆昆中部子敬往撫之令勿  
相害使還改詔書少監兼修起居注修史如故常召入  
講論古今及時政利害或至夜半子敬有良馬平章政  
事完顏元宜索之子敬以其爲相也不與至是元宜乞  
致仕罷爲東京子敬乃以此馬贖行識者選之還右諫  
議大夫起居注如故帝幸西京州縣官人見明安穆昆  
不得隨班子敬奏軍民一體合明安穆昆隨入見帝  
嘉納詔依子敬奏行之子敬言山後崇獵地太廣有妨  
百姓耕墾帝用其言遂以四外獵地與民還說書監諫

舊使宋所得禮物多而身爲執政當爲庶民率先乃自  
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從之詔  
以其子改襲爲開門運使二十八年肅薨正憲  
伊喇樞本名伊德爾爾契丹伊喇勳部人通契丹漢字  
書省詳契丹台史攝知除權右可都事正憲高收兼領  
契丹漢字兩司都事大定二年除真定尹入爲侍御史  
母憂去官起復右司員外郎累官陳州防禦使左丞相  
赫舍哩良弼致仕帝問誰可代者對曰伊喇樞清幹  
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爲大理監改刑部侍郎十九年爲  
大理卿被劾領更定制條德取皇統舊制及海陵廢  
降通類校定通其窳礙則其繁碎有例該而條不載者  
用例補之特開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  
決者取旨書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有可常行  
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爲一部凡一百  
九十餘條爲十二卷書奏詔頒行之攝御史大夫改御  
史中丞同修國史歷刑吏二部尚書改大興尹復爲西  
京留守改臨洺尹卒  
伊喇子敬字同文本名鄂克多囉遜五院人曾祖巴格  
議起居如故帝將如涼陞子敬與右補闕屈鼎孫顯特  
哥左拾遺楊伯仁奏以車駕至和爾那西北招討司屬  
於行宮之內地矣乞遷之於界上以屏蔽衝衝帝曰善  
詔尚書省曰招討司里庫可徙界上治蕃部事都監薩  
巴仍於燕州城治明安穆昆事轉寫書樞密院事同修  
國史出爲河中尹改典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與中省  
謁遇盜中剽掠其行李且盡既而還之謝曰我輩初  
不知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尙恐侵犯耶徒成平廢  
宣尹二十一年致仕卒于家子敬當使宋及受諸部進

貢所受遺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貢宅以營葬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一

列傳

金九

楊伯雄

毛頊

完顏郭博庫

伊喇郭爾多

高衍

曹莖之

李傑

張用直

李上達

劉繼柔

珠勒根彥忠

楊邦基

大懷貞

盧孝儉

劉繼

高憲基

賈少仲益

張九思

丁瞻仁

盧孝儉

楊伯雄字希雲真定藁城人皇統二年進士海陵留守中京其父印行在幕府伯雄來省海陵深器之久之調離州軍事判官有二盜詐稱買販實欲劫取伯雄伯雄執而詰之并獲其黨十餘人一部服還應奉翰林文字是時海陵執政勳使時至其第伯雄不往他日怪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海陵暴立問治道何貴對曰貴靜乙夜復聞鬼神事伯雄曰漢文帝前席賈生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讓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固問乃曰臣家有書記人死復生或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舊置一曆白日所為暮夜書之無不可書者故復生耳海陵為之改容夏日與登瑞雲樓納涼命賦詩示左右曰伯雄出藩不忘規戒為人臣當如是矣海陵議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勢視魏戒律不聽仍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為少詹事兄子瞻為左贊善言繼從時尚樂之集古太子賢不肯為書

號崑山往鑿進之及進羽獵保成等歲皆見嘉納六年帝幸西京欲因往寧遠選長伯雄謙不聽及至涼陘徽巡忠實賈良及也十二年丞相石琚致仕舉伯雄以代雄忠實賈良及也十二年丞相石琚致仕舉伯雄以代時論以為得人復權善事知無不言匡救甚多凡官僚有譏議者人必稱揚善事以愧之尋除平陽尹先是張浩治平陽有惠政及是百姓稱之曰前有張復有楊雄河中尹辛諶莊獻弟伯傑伯仁族兄伯淵伯淵字宗之早孤事母以孝聞天會十四年賜進士知泰安軍有惠政百姓刻石紀其事門遷山東東路轉運使正隆末鞏監鑪起州郡往往權事獨濟南賴伯淵保全大定三年致仕卒

張用直臨潢人少以學行稱選王宗幹延置門下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天眷二年賜進士及第除禮部郎中海陵即位為太子詹事嘗謂曰朕雖不能博通經史亦粗有所聞皆卿平昔輔導之力太子方就學宜善導之朕父子並受賜學本儒者之業也為賀未國正且使辛于汴海陵深悼惜之妻于始七歲特授武義將軍劉樞字居中通州三河人少以真宗子從軍屯河間同輩皆騎射獨樞刻意經史登天眷二年進士調唐山主簿改飛狐令蔚州刺史時貪污繁樞無所奉總以他事繫獄將致之死會廉察使至得質守俸而下皆抵罪樞錄樞治狀入優等躡運奉直大夫張活發建燕京宮室選擇分治工役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治太原尹圖克坦額呼楚克反狀旬日獄具大定間為中都路轉運使卒于官

關路安撫司准備差使恩河開局兵馬都監宗望軍至頃以本部迎降齊國建由淮東路第一副將攝印惜州到勝伏未充行營中軍統制軍馬天會間恩汴京路山東西路兵馬都監皇統元年權知洪州宋將張俊據亳州柘城泗陽人無叛以恩伯項發兵討之至柘城擒其者老縣人縛人傑以降項百百姓慰安服皆悅刻石紀其事四年與授洪州刺史元帥宗弼承制授武義將軍改知曹州有書生投書於項請涉滄州德之上座謝曰使碩常聞斯言庶子慕過士論使碩去陝右邊荒種藝不遇麻粟藟麥賦入甚薄市井交易惟川絹乾糞商賈不通酒稅又耗誠請視汴京燕京例給交鈔通行按食貨志金朝用建宋舊貨自元二年春始年始天德間明交鈔因而聚會德順道路多險阻引斤數太重請一引分作三四以從輕便朝廷皆從之秦州倉粟陳積百姓有支移者止就本州折納其直公私便之改河東南路轉運使上言頃者定立商酒課不墜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物價之增耗一概理責之致監官被戮失身或家折備運或妻妾有實錢而以除券論官故河東積貢至四百餘萬買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得折准除賒貨惟許取用實錢則官民俱便既滿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六年致仕卒於家頌文雅好士性謙每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常書置座右以為范官之戒云



樂歲輸多歛歲寡取之然收斂之時民不以賈輸官官亦不肯盡信於是告訐起而獄訟繁公私苦之上遂論其弊改定為五等之制齊國廢以河南與宋人上達地入宋宗弼復取河南上達為同知大名尹按察陝西河南是時關陝蒲解放牧民飢上達擬以便宜發倉粟賑百姓累遷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上達到官再期比舊增三十餘萬貫戶部以其法頒之郵路上達長於吏事能治繁劇情不能欺所至稱之卒於官

高德基字元履遼陽渤海人阜統二年登進士第六年為尚書省令史海陵為相專自用德基每與之詳辨及歸位欲都燕京向德基極燕京行臺省都事累遷戶部郎中正隆時發建南京宮室德基與李翰蕭中俱為發造提點轉同知開封尹大定三年以察廉治狀不善下遷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是年秋土河泛濫水入京城德基遵命開長樂門疏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為害遷刑部侍郎七年改中都路都轉運使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政事上帝是刑部議因論尚書曰自朕即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都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為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應茶三千勝不親封善德基曰姪獻叔而不善是無名之物也御之十一年改戶部尚書上疏之免軍須房稅等錢減農稅及鹽酒等課未報監期官俸樂折錢增高市價與之多出官錢幾四十萬貫帝以其取悅宰執近臣置出官錢杖八十詔自

大定十一年十一月 按世宗紀大定十一年十一月 據敦祀救後尚書省御史察戶部轉運司警巡院多支

奉業折錢告追起之德基降蘭州刺史十二年卒子錫入忠義傳

完顏鄂博庫會與海府古勸業人年十二選充女真字學生補上京女真吏再習小字兼通契丹文字充尚書省令史天德初除吏部主事勸開孔蘭路詐黨移民事人稱其能權右拾遺累遷右司郎中中定二年被滿當代世宗喜其公忠善敷奏特再任再任卒已不認罷契丹明安穆昆其原管戶口及送給罕作亂來降者皆錄女真明安穆昆遣鄂博庫分置人戶贖贖其乏其未罷罷去明安穆昆合承襲者仍許承襲兼括買契丹馬匹頃之改同知大興尹遷橫海軍節度使議因能得其情人以為不冤五年卒於官

劉徽柔字若美大興安次人天眷三年遷進士第歷定樂城主簿遷洪洞令機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訴夜面屋墮壓其姪死徽柔熟視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兩耶叱付獄其人立伏還貢于法殊滿縣人惡徽為立生祠刻石頌德正隆二年人為大理評事遷司直大定二年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以廉第一改知平定

風遷中都路轉運使事於官 賈少冲字若愚通州人幼學家貧其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天會中再伐宋謂及民兵少冲甫冠代其叔行中天眷二年進士劉苦欲妻以妹辭不就調費州軍判官遷定安令磨州刺史待貲不法少冲獨守正不阿用廉進官一階累遷河中府判官見海陵發失道執滿乃不求仕大定二年調御史典典事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奏疏首惡牽連者皆釋之全活凡千人以本職攝右司員外郎除同知河間尹數月入為視書少監

兼起居注左補闕十四年為宋主生日劄使宋人別致珍異少冲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敢以賜君君命乎不受使還遷右諫議大夫視書起居注如故十七年請老不許除蘭州防禦使歷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外柔內剛書執奏刑名甚堅帝嘉其有守性簡易不虛言利嘗教滿子曰善所以庇身禦眾不可為也聞者尚之子益益字損之少領悟成人大定十四年父少冲使宋益侍行時宋人常爭起立接書之禮少冲問益曰即宋人欲變應持議不決奈何益曰守死無辱可謂使矣少冲大奇之中大定十九年進士調河津王簿丁父憂去官察廉起復舊山令補尚書省令史丁母憂服闋除定海軍節度副使累官順天軍節度使大安初召為吏部尚書改鎮安國軍益謂民夫修完城郭為職守備按察司止之不聽曰治城守臣事也按察何預既而兵至以有捕解去改鎮海定國軍節度使道阻不赴貞祐二年召為太常卿上防秋十三事與戶部尚書李革論遷河北軍民不便不報明年致仕元光元年卒

伊喇鄂爾多一名巴錫系出遼五院司通契丹字天會三年從伐宋遷職觀先登屢獲偵人以功補尚書省令史十五年籍發諸部兵將與右丞蕭慶會於山後時官軍竄而南者凡數千鄂爾多邀擊之盡獲其輜重悉送有司遷修武校尉宗弼復河南鄂爾多嘗語師帥曰使進討事定遷宜武將軍皇統二年同知昭德軍節度使事以廉升孟州防禦使正隆間轉同知北京留守會伊克河關子山等明安契丹謀亂時方發兵討之別遣鄂爾多押軍南下至松山縣為賊黨滿格所執推為主盟鄂爾多怒曰我受國厚恩豈能從汝反耶賊欲害之

鄂爾多設其監奴因得脫還大定初爲博州防禦使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惡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寄鄰家賊平衆之鄰人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卻之乃訴于州鄂爾多陽怒城繫之捕其鄰人詰之曰汝郡坐劫殺人汝故同盜鄰人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驗乃責贖所贖錢而釋之鄰人職服改通遼軍節度使卒

珠勒拔彥忠本名斡克普哈斯罕人好學通吏事天會十四年遷充兵部孔目官升尙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天眷七年改大理丞爲會少尹遷同知會府事人爲吏禮部郎中貞元二年遷本都侍郎海陵凡有所疑執奏如前終無阿屈海陵壯之明年除御史中丞歷戶部侍郎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海陵南伐除南京路都轉運使大定二年改大名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四年入爲刑部尙書詔規措北邊糧食戶口及秦州臨潢邊境度宜安置堡戍七駐兵萬三千鈔糧之用就經畫之還朝未及入對以疾卒彥忠性孝友嘗使宋所得金帛盡分兄弟親友云

安九思字全行歸州人皇統初補行臺省女真譯史除易州同知三遷亳州防禦使副都御史劉仲延受宋國歲貢於泗州往歲受歲貢者每以幣物不精實未使者未使私饋銀幣以爲常九思獨不肯受仲延從之自是私饋遂絕自大理評事再遷大理少卿清池合雙中陳其文皮於天眷初知永安軍遇叛成孟邦傑叛而稱之不從遂被害乞正刑用龐大理寺議度子止合雜班致九思曰度庸不顧身守節以死其子宜正刑用龐以勸忠孝世宗從之改工部郎中中興少尹同知中興都轉

運使事轉刑部侍郎改工部九思所守清約然急於進取一切以功利爲務不恤百姓罪被括官田凡地名疑似者如皇后店太子莊合拔兒燕樂城之類不問民田契驗一切籍之復有郡據官地皆占幸免者世宗召還責之轉御史中丞奏言田明安人爲盜徵債家食輒賣所種地請家債不能徵債者令事主以其地相佃收其入估買與徵債相當即以其他地之流洗尹完顏讓乞用九思讓從之遷工部尙書右副左丞張汝弼曰九思舉奏頗強自用欲令外朝何如時九思事若拙爲尙書省令史官頗諳故事惶亡命汝弼奏其事帝曰九思豈不知若拙處耶可免其官捕若拙獲日授職九思聞命惶懼因成疾卒

高衍字穆仲遼陽渤海人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體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行槓筆怡然未暮十賦皆就供可觀登進士第乞爲養逾二年調鄆陰丞召爲尙書省令史除右司都事母喪去官起復吏部員外郎遷左司員外郎大奉國臣者承宣太后族人先爲東京警巡使以賊免去試因太后求見海陵不許行與奉國臣有鄉里舊疑爲貴德縣令海陵大怒杖行降爲清水縣主簿居二年爲大理司直累遷吏部郎中大定初轉左司郎中世宗改改求諫臣承順旨意無所匡正使衍傳詔臺省百司曰凡上書言事或爲阻遏許進表以聞遷吏部尙書每季選人至吏部託以檢閱籍籍謂之檢卷有滯留至後季猶不得去者衍三爲吏部知其弊歲餘餘事修理選人便之五年爲賀未明生日使中道得疾去職七年卒

楊邦基字懋懋華陰人父補宋末爲易州州佐宗室位

宋英靖以燕山降易州東附海被殺邦基匿僧舍中得免既長好學天眷二年登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遷太原文城合太原尹圖克坦格魯汗不法命屬縣輸金邦基獨不與乘盜按洪宗祀天眷八年遷參知政事廉察官吏本傳謂其乘盜亦謂其改廉察官吏尹與九縣令皆免去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主事遷兵部員外郎攝吏部左丞除注李虞之件海陵意降坊州宜君按地理志坊州隸鞏二宜正主轉轉高衡合大定初太師張浩薦邦基人材可用請除刑部郎中帝許之改太府少監累遷禮書監兼太子諫議大夫修起居注中書御史張子衍衛通皇太子衛仗立馬市門不去職衛士河之字衍衛通皇太子幼奏子衍邦基以姻故爲子衍求解及入見顯宗求親子衍罪誅削子衍官兩階邦基坐削官一階出爲西京留守同知徙山東東路轉運使承定軍節度使致仕二十一年卒邦基能屬文善畫尤以畫名當世云

丁瞻仁字禮用大興府宛平人父鈞以吏補州縣所至有治聲致仕復鄉里關詔者多就質瞻仁冲灑寡欲讀書外無他好遂季遊難關道塗未嘗釋卷皇統二年登進士第調武清縣丞縣經兵革後無學校瞻仁召邑中俊秀子弟教之學百姓欣然從之調滋州軍事判官以廉攝守事遷和川令合令語異不事事羣小越法干禁無所憚瞻仁申明法禁屏息有豪術者最強悍畏服瞻仁以刀斷指誓終身不復犯法凡租賦與百姓前爲期率比他邑先辦歷北京推官再遷大理司直大定三年除定武軍節度副使而節度使同知皆爾瞻仁爲政無留訟改大理丞吏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時賈少冲爲刑部郎中帝以少冲爲人柔殺不稱刑部之職

乃以昭仁易之半尙餘局官私用官易造楮幣改部  
州刺史部州按察使理部州刺史部御史部州刺史部  
副使河東北路改置爲定武支郡士民聞昭仁之官歎  
迎界上相屬不絕改同知西京留守事興學校以明  
養士之法徙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十一年卒於官

曹望之字景簡其先臨瀛人遼季移家宣德天台問避  
充女真字學生年十四棄成陝西京教授歷行臺省令  
史除右司都事吏部侍郎即田鼓素薄望之望之願交不  
肯納遂與蔡松年許驥構黨黨獄陷殺等於死天德元  
年調同知石州事坐事免久之除降軍師度副使入  
爲戶部員外郎望之以年萬頭分給安春八明安徒  
居南京者薛巴反望之轉致甲仗八萬自涪州輸燕于  
城又運米八十萬解由禁水入淮餉伐宋諸軍一日而  
至運本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大定初討辟罕望之  
軍食給與有節備府以捷入告議者欲遂罷轉輸望之  
以爲元惡未誅不可弛備既而大軍追討果賴以濟以  
勞進一階兼同修國史請於大遼舉設官權禮聽民以  
米貿易民成聚落可以固邊固其利無窮從之其後凡  
貯米二十餘萬石及東北路歲饑賴以濟者不可勝數  
三年帝以正隆兵興農桑失業遣望之及魏子平李濬  
等分道勸農廉價官減否望之還奏乞汰諸路胥吏  
可減其半胥吏如故惟禁用貼書運本部侍郎領額  
買糶修大內財用費用大省復以勞進望之之家奴  
一言涉妖妄大興府治望之恐使戶部令史劉公輔  
問其事於大興少尹王全全具請其事御史劾劉公輔  
公輔等泄獄情決杖除名頃之運河淤塞不治乃用陸  
運世宗曹望之之治之太宗曹望成望之等賜銀幣有

差望之更貧源世宗以其不忠出爲德州防禦使到官  
有惠政百姓爲立生祠改同知西京留守事上壽論便  
宜事其一論山東河北明安穆昆與百姓雜處民多失  
業陳蔡汝瀆之間土廣人稀宜植百姓以實其地復數  
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選役軍中者同實其人  
使運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籍姓名留爲佃戶州  
縣與明安事干涉者無相害應應軍民協和盜賊弭  
息其二論薦舉之法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一人御史大  
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終秩不舉者聽轉官勸停  
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待以不次者舉其才行功  
實以聞吏部每季關上外路職官姓名大書職行著於  
其名下使知畏懼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赴調有司察其  
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職罷遣其三論守邊  
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濫刑軍民多興力役宜嚴遣監察  
御史周行察之邊部察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微  
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真契丹人及廉令丞簿中擇廉  
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爲簡易赦驛羊馬入官籍  
數如邊部過饑饉卽以此賑給之軍中舊籍馬死一村  
均發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後邊  
防困弊即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當早爲之所以實  
邊備官給軍餉用盡則買補者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  
官前一分以補其間邊民開食冷地地遠負重往往就  
倉贖買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  
明安穆昆用土人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  
罕弓箭田復其賦役以廉吏爲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  
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又  
官六廳場用人宜令戶部公議詳舉論清選先計河倉

見在幾何通州容受幾何京師歲費幾何今近河州縣  
歲稅或六七萬石小民有入資之費富室收轉輸之利  
宜計實數以科稅入輸民間私錢苦惡宜以官錢五百  
易私錢千期一月而盡過期以銷錢法坐之論州府力  
役錢物戶部頒卹署白簿使盡書之以俟審問有良避  
不書者坐之論工部營造調發妨民生業諸路射糧軍  
約量人數習武藝期以三年成以息調民書奏多見采  
納以本官行六部事於北邊召拜戶部尚書時戶部尚  
書高德基坐高估俸粟責降世宗念望之嘗出納或懲  
德基也使人論之曰要在平估而已望之之久習事有治  
錢穀名性剛愎頗沾沾自露希覬執政世宗以望之之意  
於見知涉燥進未及用尋卒以其子淵爲奉御澤爲奉  
碩承奉望之初不學及貴稍知讀書遂刻苦自致有詩  
集三十卷

大懷貞字子正遼陽人皇統五年除開門祇候累官右  
宣徽使正隆伐宋爲武勝軍都總管大定二年除涪州  
防禦使累遷彰國安武軍節度使兼彰州獲盜得一旗上  
圖六通語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懷貞止以亂民之  
刑誅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嘗以私忌飯僧數  
人獄中一僧異常懷貞問其罪爲盜殺人否對曰無之  
後三日詰盜果引此僧告服其罪察改典中尹錦州富  
民舊爲壽塗中殺人匿府尹家官拘捕不得懷貞以  
計取之實於法改彰德軍節度使卒  
盧孝愷宣德州人登天眷二年第舉官太原少尹大定  
二年陝西用兵街衛省發本路稅粟赴平涼期甚嚴道  
李愷易以金帛馳至用省而不失期并人稱之用廉進  
官一階遷同知廣寧尹廣寧大饑民多流亡失業乃借

僧粟使平其價市與貧民累運山東東路轉運使李儉  
素稱躁異同僚王公謹失歡其子嘗私用官弩孝儉不  
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轉運使公議乃發其事孝儉聞  
被違莫測所以行至章邱自絕死  
李德字子友定州安喜人中天眷二年進士調燈山簿  
累官戶部主事除同知河東南路轉運使事大定初改  
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三年權知登聞檢院再遷戶部  
侍郎改沂州防禦使沂南邊郡戶部借民開田種禾取  
蔡祐以備警急德曰如此則農民失業具奏止之轉運  
司陳都輪粟胸山調急夫數萬人時久雨泥濘載運不  
能前德遣吏往胸山刺取其官原見儲糧數可支半歲  
仍具其事陳運司請緩期毋自困百姓先是都察街陌  
間聽民作廳舍取其餼直至是罷收徹直廳舍一切撤  
毀聽郡奉承號令皆百姓必盡撤去德獨教民撤治前  
卻不齊者三五所使巷道端正民便之改陝西路轉  
運使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一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二

列傳

金十

富察世傑

蕭懷忠

伊喇諸達

高珠哩阿老罕

龐迪

伊喇成

舒穆爾下

伊喇道

楊仲武

趙興祥

舒穆爾榮

敬嗣輝

富察通

鈕祜祿額特奇

富察世傑本名阿薩爾哈斯罕鄂都河人從遼陽初隸

宗跨軍每與武士角力賭羊羴勝能以拳擊四成牛折

其脅有羴羊陷渾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出之宗歎

為東京留守召置左右海陵蒐位用為護衛路以重責

令除兄弟有異志世傑受詔而不肯為海陵怒面責

之世傑曰臣不以非道害物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

陸四年盡藉諸路兵伐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得數多

世傑往海關路得數少海陵怪問之對曰海關地狹高

麗今若多籍其丁即有緩急何以為備海陵喜曰他人

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時微魯不已

民不堪命犯法者眾邢人按金地地界州宋信德府

軍節度使世傑時為節度使天會七年時為邢州置安國

軍節度使本傳或作邢人漢改正無長吏獄囚積四

百餘人世傑到官月餘決遣略盡入為宿直將軍以事往呼爾哈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疲百姓憂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虛而入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以三萬兵進將屯中都以北足以禦寇世傑又曰若東土大叛附於賊恐三萬眾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殺汴京投鄴

州防禦使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運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眾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烏達領二百八十騎為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敵宋兵奔潰大初世傑取陝州敗宋兵石壕鎮復敗宋援兵三千人遂圍陝州宋兵三千自瀘陽來世傑以兵二百四十迎擊之射殺十餘人宋兵敗走復敗之於土壕山生擒一將復以四穆昆軍敗宋兵於土華復圍陝州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破陝州宋軍三萬人復圍州未幾為衛州防禦使改河南路統軍都監召赴關帝恩勞良久陝西北路副統賜暖馬弓矢佩刀從布薩忠義討契丹賊不改華州防禦使與關克坦喀齊喀喀喀右喀齊喀喀順至東山堡宋兵捍絕德路世傑舉走之追至城下城中出兵約二萬餘復敗之宋經略使荆阜棄德州走世傑與左都監璋追破其軍改高州防禦使四番通遠軍作歸附人縱遣之諱史察松壽諸府主謀叛坐貶十八年起為弘州刺史母憂去職累遷亳州防禦使卒世傑少貧然盡財向氣每臨陣或敵心或士卒毋殺殺掠平居非忠孝不言親賢樂善甚獲當世之譽云

蕭懷忠本名海呼奕人也為西北路招討使蕭裕等謀立遼後使蕭球展往西北路結懷忠并結節度使耶律明為助懷忠與朋有隙遂執球展并執明遣使上變裕等既謀懷忠為極密副使賜今名復為西北路招討使西京留守封王改南京留守契丹薩巴反復以懷忠為西京留守西南面兵馬都統具糧密使布薩耶恭北京留守蕭頤石衛將軍蕭圖喇發獲十人長劾勒博往討之大軍追薩巴不及海陵疑懷忠與蕭裕皆契丹人本同謀恐其與薩巴合又以圖喇無功懷忠領師恭遂脫於是殺師恭懷忠皆族滅其家並誅耶勒博圖喇大定三年追復懷忠等官爵

伊喇諸達遷穆帳人父瑄和與耶律伊都俱來降西京下復振瑄和遇害諸達以父死事投左奉宸熙宗初充護衛果官東京副留守完顏守道經略北方論達攝威平路屯軍都統入為兵部侍郎除武定軍節度使以招徠邊部功遷東北路招討使改臨潢尹辛諸達騎射絕倫善相馬嘗聞馬於市見馬甚羸以善價取之他日果良馬也

陝西路統軍使兼京兆尹陝西軍籍有關舊例用子弟補充多不堪用阿老罕於伊勒希旗數手內選補軍人以畜牧馬駝夏不收餉病多死阿老罕命以時收錄之故死損者少仍春秋督聞軍士騎射以嚴武備終南采漆者籍其期限檢其出入以防姦細帝以阿老罕為人沈厚所至稱治召為參知政事命條上天德陝西行幸帝稱善以疾乞致仕陞北京留守卒

完顏蘇哈上京納爾運河人其先居烏河身長多力善用槍金師南征肅宗為右副元帥置麾下佩以金牌使督軍事天德元年授本班祇候耶君詳奏後從軍泰州路軍帥以蘇哈為萬戶領尼楚赫等明安成北邊數有厥功二年正月遣使夏國諭以印位事因令同彼之意既還稱旨為兵部郎中改同知會監尹果遷海蘭路都總管海陵伐宋授衛州防禦使為武靈軍都總管世宗即位遣使召蘇哈既至除武昌軍節度使改安化

山東大名東平三路軍八萬餘渡淮會大軍伐宋進至楚州宋遣使李成請還邵州卒  
驪迪字仲由延安人少側儒善讀兵書習騎射學推步孤虛之術無所不用及元應壽錄涇原路第三副將破賊有功授保義軍都督從百餘騎經山山谷遇夏人數千眾賊懼請避驪迪馬疾陣敵皆披靡身被重創完軍以還自是知名驪為正將尋以張中牟薦授迪權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軍五萬薄城迪開門待之敵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獲軍資甚眾復破蘭師古兵權知鎮戎軍尋權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總制沂密淮陽兼權知沂州尋為環慶路兵馬都鈐轄權知鄆

州青園廢改華州防禦使授金地理志華州宋鎮國軍節度防禦使本唐故城在天會以前云防禦使者從子其後也軍變被執已而獻取悔曰公為政素善宜勿辱殺之復復鎮州事天眷初歷臨洮尹兼熙秦路兵馬都總管陝石大飢流亡四集迪開渠溉田民咸利之官制行迪以博州團練使授金志博州有防禁 特授定遠大將軍皇統七年除慶府尹歷三考不易以治最聞詔書獎美正德元年遷鳳翔尹屢上章求退不許海陵南伐徵愈煩官吏更因緣為豪高者用賄以免貧者益困迪恐召民使其職增減不加威督而役力均人情大悅五年徙汾陽軍節度使大定初復為臨洮尹遷南京路都轉運使以省事惜費安靜為政河南稱之徙絳陽軍節度使卒於官迪性純孝父疾醫藥弗效迪仰天泣禱到股作藥由是獲安具弟析家財迪盡以與之官爵之應率先請註疾革沐浴朝服而逝

伊喇成本名斐其先遼橫帳人沈勇有謀通契丹漢字天會間隸達爾為行軍明安與宋人戰楚酒間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功最著將劉麟約會天長軍成與瓜爾佳察喇俱為達爾前鋒得宋生口為鄉導遂達天長唐宗嘉之後從宗弼將兵廣濟州及再伐宋攻澤州每戰輒先登多所摧破宗弼再取河南成及蕭懷忠等八擢安先渡河南平遙功授直武將軍除威州刺史用廉阿同知延安尹再遷昭義軍節度使正隆南伐為武毅軍都總管薩巴反海陵以事誅死丹將成以本軍守磁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時人高其有議改神武軍都總管與高珠理定方為浙東道先鋒使由淮陰進兵以所部護糧赴揚州敵兵乘夜來攻成整兵奮擊

新川基取會海陵死軍還復領顯義大定二年以廉在優等改河中尹再除臨洮尹招降焉壽等族首領扎實結悉南京留守召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計開帝悼惜之授其子舒蘇都博武功將軍世襲威平路察察理明安下哲伯塔穆昆扎實結者西番喇斯囉之裔其先棟散及子巴沁結始附宋賜姓趙改名順忠 考作志顯傳 至世昌受官襲巴延族長朝廷定陝西果爾族長京威殺世昌朝廷遣兵報京威斬之以世昌子特爾格為巴延族都督大定四年宋人破洮州特爾格弟扎實結走入喬嘉族避之喬嘉族首領巴爾布與鄰族木波隆普麗巴巴巴理四族者老大僧等立扎實結為木波四族長其地高寒無絲粟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糞壤八千里合四萬餘戶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扎實結念朝廷為其父報替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成至臨洮使人招扎實結乃率四族來歸焉  
舒穆魯十本名阿爾魯至五代祖旺古遼顯祖都尉父烏錫為驛使從唐宗秋山下年十三已能射連獲二鹿唐宗奇之天會末宗弼為右監軍召下隸帳下時宗榮為太師達爾為左副元帥人爭附之召下不往後宗榮達爾皆以罪誅人多其讖從宗弼與宋人戰於顯州下身被七創率勇士十餘騎奮擊大捷之還授志勇校尉遷至武將軍除河間少尹察廉丹蓬州刺史改騎州再改唐州海陵伐宋下為武毅軍都督總管由別道進兵遇宋伏兵擊敗之遂下信陽軍及羅山縣至蒲州攻金地理志無受州宋志載顯義二十八年以趙海陵子先光襲州為蒲州其地與汝州相接正宋金邊境也本條或作宋守將棄城逃因取其城大定二年除

鄧州防禦使以本官領行軍萬戶伐宋遷武勝軍節度使宋人謂和明年有水牛數百頭自淮南走入州境欲佐欲收之下不聽復擊過淮還之遷河南尹轉西南路招討使改大名尹大名多盜而城郭不完下詔修城制可城完甚益不得發徙徙漢尹卒於官

伊喇道本名拔宗伊喇古為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辟宰軍府簿書往來元帥府計議邊事右副元帥宗新重其才召為元帥府令史補劄書省令史特除監察御史再遷大理丞兼工部員外郎海陵南伐使督運糧餉所在盜起道路梗塞聞淮南上謁具言盜賊狀海陵遂聞其言杖之大定二年除工部郎中率領招撫諸奚是時茂巴爾明安下穆昆等皆欲降制於明安和卓不敵解甲遣發兵掩襲和卓子婦及穆昆瑞珠佛監博赤等妻孥遁歸罕達博索發茂巴爾明安軍聞家人被獲遂來降改遣部郎中奉使河南勸課農桑訪吏治

得夫累遷御史中丞同修國史廉問職官殿最改同知大興尹事詔曰京師士民輻輳犯法者眾罪狀自實毋為文所持斷之以公勉勵朕意刑部尚書尙慶局使宗愛副使舒穆魯成格穆私用官制事覺黜檢烏度阿天錫屬刑部使極其罪刑部以付大興府鞠治於是道及天錫皆坐解職等起為大理卿兼發書樞密院事再遷西京留守卒

楊仲武字德威保安人父選以勇聞西為賓州團練使仲武請宋經略使王庶求自效遂用為先鋒羅素入聞仲武與鄭延路兵馬都監鄭建充俱降為安塞堡壘慶路兵馬都監吳景初將兵戍鳳翔屢未軍除知靈州關中蕃境內盜賊縱橫仲武悉平之改坊州刺史

復知靈州遷同知陞陞陞改同知河中府海陵營繕南京典樞工役臨洮地接朔光與木波羅居邊將貪暴木波若之遂相率為寇掠仲武前治臨洮徙數騎入其營諭以禍福先人喜悅寇掠遂息至是木波復掠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日楊德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部復遣仲武仲武至與其首帥相見實以質約對曰邊將若我今之來求訴於上官耳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奉酒薦天折箭為誓罷拜而去及伐宋以仲武為威定軍節度使管轄兵馬德大定三年除武勝軍節度使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趙興祥平州盧州人六世祖思溫遷燕京留守封天水郡王父瑋遷晉江軍節度使興祥以父任開門驛候謁告省親於白羽台遷李士賦據郡作亂興祥攜母及弟妹奔燕京不能進乃自秦城涉沙漠夜視星斗而行僅達遼軍不知寇主所向遂還柳城及驛索獲寇主興祥乃歸國從宗室伐宋為六罕使天眷初舉官同知宣徽院事母憂去官熙宗索問興祥孝行及英悼太子受冊以本官起復視觀太子轉右宣徽使天德初改左宣徽使海陵嘗問興祥欲使子弟為官當自習興祥辭書海陵善之遷濟南尹改修陽軍節度使召為太子少保封廣平郡王改封鉅鹿正隆初例賜王爵遷太子少傅封中國公起為正武軍節度使世宗即位興祥來見於平州世宗嘉其誠款以為祝著監復為左宣徽使命傳罪罷神龍殿涼位工役久之以其深海為開門驛候大定十五年帝幸安州召水召興祥赴宴春滿於良鄉感風眩未幾卒

舒穆魯崇字昌祖七世祖仁遠封順國王遷主奔天德

崇父特頁挺身赴之樂時方六歲母鴻特備之流離道路宗室寶庫得之納為次室樂就養于寶庫家特頁見遼主委以軍事軍敗被執殺之金源郡王尼楚赫曰彼忠於所事殺之何以勸後遂釋之後伐宋宋於軍中樂年長隸宗翰幕府天眷二年充護衛熙宗宴飲合座王元興樂角力樂勝之進仆力士六十七人熙宗親飲之酒賜以金幣悉宿直將軍天德初除開遠軍節度使其母尚在寶庫家入衛不覺位下海陵問故以質對乃詔其母與俱行累改延安東平尹海陵南征為勦果軍都總管留駐泗州以過遼卒大定初遷鎮東平與戶部尚書梁球按治山東盜賊二年以本官充山東東西大名等路都統有疾改太原尹從益都尹丁母憂起復召為發書樞密院事歷北京東京南京西京留守坐高賈賈私物抑買民物制兩階解職久之除臨潢尹改臨潢尹卒

敬嗣暉字唐臣易州人登天眷二年進士第調懷安丞遷弘政令補尙書省令史有才辨海陵為相愛之及篡立擢起居注歷左宣徽使拜參知政事正隆六年伐宋留張浩及嗣暉於南京治尙書省事世宗即位御史大夫完顏元宜劾奏蕭玉嗣暉許霖等六人不可用嗣暉降通讓大夫放歸田里尋以練習朝儀起為丹州刺史母憂起復為左宣徽使世宗頗好道術謂嗣暉曰御食官毋於禁中殺羊豕朔望上七日有司毋奏刑名久之有勝匿名書於通衢者稱海陵善臣怨望將圖不韋帝知其誣因謂嗣暉曰卿性明達能辨但願自衛約取人之譽所以致此難後當改之大定十一年世宗紀年十一月丁亥有事於國丘前一月王真相將有事南嗣暉拜參知政事本傳說作十年今據改正



郊復拜參知政事以執政冠服擢太常禮成而卒

高舉通本名富塔瑪中都路額特赫格們明安人熙宗

選護衛以父老乞就養朝廷義而從之後以門屬加

昭信校尉授額舍改御院通進海陵收宋以通領州州

階軍至淮率虜二百先濟規敵及會中敵兵躍出有舞

粟未刺者通射之應弦而斃諸軍併擊敵之至揚州通

營別屯開海陵遇哀哀四仆地取掖而起徑入營門哭

之軍聽入見世宗投御殿局副使幹罕反命通佩金符

詣軍前督戰賊破以功授世襲移民美人亂承詔權往

荏軍還本局使以母喪免起為殿前右衛將軍兼領兩

版驛命其子富色里尚衛國公主出為濼州防禦使尋

擢扶餘路節度使累除殿前都點檢大定十七年拜尚

書右丞轉左丞詔謀維排明安移昆事大臣皆以止賊

見在產業定賞富依舊科差為便通官必須通括各穆

昆人戶物力多寡則賞富自分賞富分別版籍定知有

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黃者不重困矣帝是通言

關三歲世宗紀以左丞富察通平章政事大定二十一年三

字富保五字之誤 進平章

政事封任國公世宗將幸上京命通為上京留守先在

鎮撫之二十五年除知真定府事未幾改知平陽府事

移鳳翔致仕明昌四年帝以通先朝重臣年雖高而未

衰命知廣寧府事累表請老復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

承安三年薨舊制致仕宰相無祭葬禮通以舊臣懿戚

特命敷祭及葬初通在政府舉太子率府完顏守貞監

察御史裔俱可大用後皆為名臣世多其知人云

紐貼麻額特塔蓋州巴理瑪明安希楚移昆人貞元初

以習女真字試補戶部令史歷右補闕修起居注九年

河南統軍宗教上書言宋人欲起兵奪帝遺額特塔就

聞其實至汴召凡言事者詰之皆無狀源報世宗喜

曰朕固知妄也授左司員外郎十年以夏國發兵築那

安城及襲殺番嘉族首領扎實結又謀言夏與宋人通

謀犯邊詔大理卿李昌圖與額特塔往按其事夏人報

言扎實結以兵犯夏境故殺之那安城本上國所賜舊

積石地發兵修築以備他盜耳又察知宋夏無交通狀

及裔嘉族民戶願令扎實結趙師古為首領具以聞

世宗甚悅轉右將軍十二年為夏國生日使隨授右司

郎中遷右副都點檢久之出為河南路統軍都監十七

年授昌武軍節度使兼領前職明年入為刑部尚書拜

參知政事二十二年委提控代州阜通監二十三年進

尚書右丞二十六年轉左丞世宗與宰臣議可授執政

者額特塔奏曰宗浩幹能可任遂用宗浩二十八年為

上京留守明昌二年致仕承安初有事北方朝廷欲任

舊臣起為東京留守明年改上京留守許以便宜行事

二年九月還朝拜平章政事封萬國公在位數月薨諡

成肅額特塔性溫厚風韻嘗為丞相蘇合里瓦爾所薦

世宗以瓦爾為知人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唯奏定

五品官子與外路司吏同減部令史及令隨朝吏員得

試國史院書寫世宗以為非云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二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三

列傳

金十一

圖克拉克藍 宗浩

瓜爾佳濟臣 瓜爾佳衛

完顏安圖

裕爾伯特

圖克拉克藍本名錫魯其先金源縣人徙居北古土之地徙徙登明安于山東遂占額萊州克藍資質偉厚言笑善騎射有勇時遇女真契丹字錫氏希爾其材以為格實感佩恩至忠順軍節度使克藍娶宗幹女嘉祥縣主同母兄富勒堅判大宗正事海陵心忌之出為西京留守攬致其罪誅之因降克藍知降降軍歷華蘭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部克藍以本路兵會東京遷左翼都統從右副元帥完顏歡音討契丹幹罕遼濟州歡音用契丹降吏奇微計襲賊輻重克藍與務舍哩志藍為殿與賊遇于長嶺歡音使伏兵于左翼之側賊二萬餘躡其後又以騎四百餘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克藍與善射二十餘人拒之欲俟伏兵至克藍不可於是奮擊賊乃仰左翼萬戶襄與大軍合擊之賊遂敗追奔十餘里時二年四月一日也越九日復追及于露露河左翼軍先與賊戰克藍以騎三千追掩十五里賊迫瀾不得亟殺傷甚眾而大軍尚未至賊遂引而南時幹罕已再北元帥歡音利虜掠駐師白深世宗諒其持久遺問之歡音以馬賜為辭朝廷乃召還歡音以平章政事布薩忠義兼任右副元帥世宗統及布薩忠義傳作布薩石副元帥歡音此處加滿改師將賊賊聲言乞降克藍遂曰賊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欲緩吾師也不若乘其未備急擊之可

續通志 卷四百三十三 列傳 金

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為然乃與克藍出中路敗賊兵于妻博囉之地賊奔七渡河負險為柵克藍成柵可上乃清師夜登俯射之賊大軍自攻賊潰遁去契丹平克藍除太原尹未聞月宋吳興使陝右元帥左都監圖克坦齊齊魯乞益兵遣克藍佩金牌駐軍平涼詔齊魯帝曰朕遣克藍參議軍事此其智勇先克敵軍不必益軍也克藍至下令安祿未幾民皆完聚改益都尹兼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軍都統四年詔益克藍兵二千出軍楚河之間以伐宋軍將魏勝取鑿牙沈其底質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船載巨石貫以鐵釘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舟路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藍使錫默和尚選善泅者拔出植木楫去沈船進至淮口宋兵來拒隔水矢石俱發錫默和尚以竹編籬揮矢石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合戰數四明安長壽先行薄岸水沒率勁卒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眾皆潰宋兵四百餘自清河口來鎮國上將軍富察爾魯哈理爾以步兵百人禦之宋大兵整陣來拒克藍應兵前戰自巳至午宋兵敗退運河為陳明安楚呼戰不利克藍以明安薩喇九十騎橫擊之宋兵大敗追至楚州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及淮陰縣是役也魏喇力居多時宋屢遣使請和布薩忠義持合盟志藍約以世叔叔姪國劉運海泗唐鄆四州兵罷改大名尹歷河間東平尹召為都點檢遷樞密副使兼知大興府事改太子太保樞密副使如故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克藍女嫁為潘王承成妃得罪罷為東京留守明年改南京留守兼河南統軍使至京師入見復拜平章政事授世襲伯奇圖河明安兼親管穆民徙其親族在山東者

居之近地二十年原文作十九年拜右丞相徙封潭國公十而不及謂置封號迭有變更而志未之載爾入克藍為相持正守大體至於簿書期會不屑屑然也二十一年為左丞相徙封定國公屢求致仕許未幾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二年詔賜令名三十三年復以年老為請帝曰卿昔在政府勳勞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優逸矣朕念卿臣無幾人萬一邊隅有警選將帥授方略山川險要宜道謀合卿誰可與共者勉為朕留克藍乃不敢復言二十二年世宗幸太子二十五年左丞相守道賜其北都詔克藍行左丞相事時世宗在天平山清覺皇太子薨於京師諸王妃主入臨奴婢從入者多頗喧雜不嚴克藍遣出之身親宮門嚴飭殿廷宮門禁衛皆如法章宗時為金源郡王哀毀過甚克藍諫曰哭泣常禮也郡王身居冢嗣豈以常禮而忘宗社之重乎召太子侍讀完顏匡繼視郡王勿去左右右至天平帝聞克藍嚴飭宮衛謹護皇孫嘉其忠誠愈重之帝遷京師克藍表請立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保天下之望踰月有詔起皇孫判大興尹封原王二十六年以克藍為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為石承相因使克藍輔導之世宗與宰相論錢幣帝曰今京師錢鐵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他都縣錢可運至京師克藍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折輕幣應錢貨流布也帝嘉納之克藍以原王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十一月戊午入見于香閣率宰臣屏左右奏立太孫世宗許之庚申詔立原王石承相為皇太孫明年正月復求解樞密帝勉留之乃給假歸鄉士以四月

志五八四一

遷朝未幾以丞相監修國史帝問史事奏曰臣聞古昔人君不觀史顯陛下勿親帝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詳故問之耳初盧溝河決久不能塞乃封盧溝水神為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帝曰鬼神感應如此克靈奏曰神之佑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帝是其言世宗頗信神仙浮圖之事故克靈及之宋孝宗即位遣使進前主遺物帝怪其博克靈曰此非常賞賚之近于好利帝是之二十八年十一月癸丑帝幸克靈第賜金器編織車練克靈亦有獻帝飲歡甚語費克靈保藏內府十二月乙亥世宗不豫詔克靈輔皇太孫乙酉詔太孫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靈奏曰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丙戌詔克靈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平章政事兼為右丞相右丞張汝霖為平章政事戊子詔克靈罷政事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于福安殿是日克靈等宜選副立皇太孫為皇帝是為章宗徙封為東平郡王詔克靈朝朔望朝日必為克靈設坐克靈侍立益敬即位詔文凡除名開落官吏重釐材錄用張汝霖奏員盜枉法不可恕克靈曰陛下初即位行非常之典誠吏諛沽恩者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深然之無何進拜太傅兼尚書令賜尚衣玉帶乞致仕不許尚書省奏明安穆昆願武進士者聽之帝曰其應聽明安穆昆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弊使誰禦之習頗驕志武備於國非便帝曰太傅言是也章宗初即位頗好解舞而蹴踘方有事故克靈言及之明昌元年原注二年依章宗紀改克靈疾章宗往視之

即楊前拜大帥封誦王加賜甚厚二年正月原注二年之歲作是歲二月今蒙道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輕小人而終晚之顯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而旨不及私詔有司謹喪事歸葬萊州諡曰忠烈五年詔享世宗廟庭開像行慶宮大安元年改配章宗廟庭宗浩字師孟昭祖四世孫英國公昂之子也貞元中為海陵廢殿實達爾世宗即位遜賜昂還宗浩馳賀命充符寶祇候大定二年冬昂以都元帥置幕山東宗浩領萬戶從行仍授山東東路兵馬都總管丁父憂起復承襲因烏爾察明安授河南府判官授同知陝州防禦使事察廉能第一等進官一階累遷哈斯罕節度使二十三年徵為大理卿論年授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二十六年為賀宋主生日使題投刑部尚書俄拜參知政事章宗即位出為北京留守三轉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駐秦州便宜從事朝廷發上京等路軍萬人以戍宗浩以糧儲未備且度敵未敢動遂分軍就食隆慶間是冬果無警北都光嘉喇者尤繁驚擾諸部入塞宗浩請乘其春暮馬弱擊之時準布亦叛內旗襄行省事于北京議欲留光嘉喇以牽準布宗浩奏國家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頗欲藉彼為捍乎臣請先破光嘉喇然後提兵北滅準布章再上從之宗浩視知哈達濟與博斯和等相結光嘉喇之勢必分彼方畏討而復射討仇敵理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王儻領軍二百為先鋒戒之曰若光嘉喇降可就徵其兵以圖哈達濟仍偵餘部所在速使來報哈達濟者與占楚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趨屬往來準布光嘉喇間連歲擾邊皆二部為之亂入敵境光

嘉喇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令人齎三十日糧報陳會于伊瑪河其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博斯和部由是東軍失期宗浩前軍至特爾格山遇占楚理所統舒魯歡塔爾兩部擊走之進至和碩水敵勢大蹙於是哈達濟部長古岱占楚理部長呼巴拉及博斯和所遣和初者皆乞降宗浩承詔諭而釋之呼巴拉因言所部必里克圖近在伊瑪河不肯偕降乃移軍討之哈達濟等西渡伊瑪河輻輳重逼土隆與光嘉喇部長塔里連追躡及之於沃哩布水縱擊大破之軍還博斯和乞內屬并請置吏乃優詔設諭德光祿大夫以所獲馬六千置牧以處之明年拜權術使封策國公初朝廷置東北路招討司秦州去境三百里每敵入出兵追襲敵已遁去至是宗浩奏徙之金山以換要書設副招討二員分置左右由是敵不敢犯中都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賸官田多為民所占命宗浩行省事甫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還坐以倡女自隨被勒出知與定府事徙西京留守復為權術使進拜尚書右丞相超授崇進時北邊不寧議築墩臺以備守或廷臣多言不可宗浩獨謂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賞資甚厚陞里部長圖古勒入塞宗浩以兵追襲奧布騰探軍台擊之殺獲甚眾敵遁去徵還優賜美諭還儀圖三司進拜左丞相時擊兵南伐會平章政事孫病乃命宗浩兼都元帥往督進討宗浩馳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巡師而還來人大懼乃仍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請和宗浩以辭旨未順御之仍論以稱臣割地滿送元謀姦臣等事巖復遣方官齎齎其主誓謀來且言併發三使將質天壽降及通謂仍報其祖母及並致書



為其從之北都復振奇數失律復命為左副元帥莅師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糶食乃減價出糶粟果以濟之民皆悅服時議北討蓋奏遣同判大瞻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術赤衛於肅州行糧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遂準布而自師兵出臨潢帝從其策其後色微部族調撫州降乃專使同襄襄以受之便賜寶劍誦度宜磨討乃令士自實糧以省稅運屯於歡音塔里額移爾蘇等山以避之因請就用步兵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重役兼募饑民五旬而畢于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如所請無何泰州軍輿載成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囊納之自是北降遂定獲還臨潢賊屯兵四萬馬二萬匹帝以信符召還入獻邊機十事皆為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兼重厚寡言語以儉靜守法每塚有所窺必問諸相云何及富從其議議者謂其得相體時頗更定制初創置提刑司又議設清問職位如宋朝官制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義言朝廷養以律原恩禮至老不為退復有言之法所以抑貪官長廉節若疑別設恐涉于誣又有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皆總納之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早蕤等上表待帝下詔已詔仍熱論蕤等視事奉和元年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禮特改授河間府路算卓和明安明年既祀嵩嶽還大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臨日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蕤明敏才武過人帝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在政府二十年明敏故事備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接史盡禮用人各得所

長為高世名相加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子思烈思烈自五六歲入宮充奉御實宗入承大統呼沙呼跋思烈尚在暫亂曹滿泣跪抱帝膝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甚器重之天興元年汴京被圍哀宗以思烈行省事于鄧州會武仙引兵入援思烈亦發兵過密縣遇元兵不用武仙阻謂之策遂敗績于京水尋守中京元兵圍之未能下權立遣人監其子於城下招之使降思烈不顧令軍士射之既而知權烈已汴京歸順敵日而死初思烈與仙論義不合左右司員外耶王運動曰武仙大小數百戰經涉不為不多兵事當其議已而思烈果敗流殛於陣按劉忠云定興初謀從持密魯魯略出後武仙大敗殺于陣中州集則云中年失利不如所往所處與本傳互異經字仲澤太原人博學善談論工尺讀字費清美興定二年進士為與屯邦獻完顏塔察所知多在兵間後辟監護令有治贖人為尙書省令史使宋至揚州應對敏給宋人重之及思烈往鄧州以謹從行瓜爾佳清臣本名阿卜薩呼爾哈路罕都人姿狀雄偉善騎射皇統八年襲祖布達明安世宗即位率本部軍六千赴中都以為功遷昭武大將軍從右副元帥赫舍哩志靈為管押萬戶按應左都監完顏思敬遂率罕路廉敗之柔遠至茂巴勒達遜之賊平遷鎮國上將軍知領順軍事會兵二萬臨故州政利屯烏克運滿不河南統軍宗尹尹復改州此處原作宗正監修改宗遺清臣與萬戶窩珠理定方等領騎兵四千往擊之宋人棄城遁遂復汝州大定三年從志靈復取福州大敗宋將李世輔復以兵追襲又敗之提調授福州防禦使移轉州改西北路招討都監監烏爾古實鑲部族帥度使十

二年歷左右副都點檢出為陝西路統軍使兼知京兆府事二十六年改西京留守閏三歲遷樞密副使明昌元年以其女為昭儀眷倚益重二年拜尙書左丞頃之進平章政事封西國公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未幾懇崇進改封鐵驛上表丐聞不許因請乃賜告省親給假五十日歸驛以在清臣省親還滿帝問呼爾哈路風俗何如對曰親舊則稍知禮貌而勇勁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各路軍人其調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遷繼同三司進拜左丞相改封密受命出師行尙書省事於臨潢府清臣遣人偵知虛實以輕騎八千宣靈使伊喇敏為都統左衛將軍充招討使完顏安國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哈里河前隊敏等於栲栳濠攻下十四營回迎大軍屬部色微掩其所獲羊馬資物以歸清臣遣人責其賂北準布出此叛去大侵掠上遣黃清臣命右丞相代之承安五年降授橫海軍節度使兼滄州管內觀察使尋復致仕泰和二年奏子伊扎爾襲明安初職任討清臣王其事既而領軍出征屢獲捷而貪小利致致北邊不寧者數歲天下尤之瓜爾佳衛本名阿里布山東西路薩塔明安伊克達巴穆昆人大定十三年擢設女真進士衛中第四補東平府教授累改應奉翰林文字世宗嘗謂宰臣曰女真進士中如圖克坦益瓜爾佳衛尼瑪哈鑑皆有材也遷修起居注章宗立為侍御史轉右司員外郎數奏稱旨升左司郎中明昌二年擢御史中丞未幾拜參知政事三年八月以病表乞致仕詔撫慰不許四年詔賜今名參知政事寄特國官區種法衛曰若苟有利古已行之

且用功多而所種少復恐荒廢土田徒勞民無益也進  
尚書右丞六年遷尚書左丞尋出行省于撫州治遷入  
朝聞父憂去上亟召同起復本職承安二年出爲上京  
留守尋改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三年以修完封界  
賜超資壽四年正月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薨贈  
有加諡曰貞獻

完顏安國字正臣本名懷舉其先占籍上京世有功勳  
祖錫伯授西南路世襲哈魯穆昆安國有謀慮尤善騎  
射正隆元年從軍爲程昆常以少擊取大定中爲常山  
轉轉紅羅合會王府新選遷充虞王府後再遷爲驍騎  
副使明昌元年改本局使會達賢部長有乞修歲貢者  
朝廷許其請詔安國往撫之至則率取處臣至被革削  
罷拜執轡無情時率布迫近塞垣都部欲立功議邀  
安國往討安國以未奉詔辭不可或以危言怵之不勸  
原壯之饒靡如雖既還以率使稱旨升武衛軍都指揮  
使出爲西北路副招討六年左丞相瓜爾佳情臣出兵  
以安國爲先鋒押統通漢濟州屬都叛安國先討定  
之以功遷水路招討使兼威遠軍節度使承安元年大  
獵獵之歲授獲甚顯賜金幣旣而右丞相義德大軍  
進安國爲南路都統大統於多泉子義遣安國追敵會  
言糧道不繼安國曰人得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羸羊  
以觀之便還從其計安國統所部萬人疾驅以薄之降  
其部長捷聞進官四級遷左翼都統二年以鴨綠堡功  
召兼樞密院事賜虎符恩遷以便宜從事時並塞諸部  
降命使輸貢如初進拜樞密副使泰和元年特授世襲  
西南路延安河明安兼哈濟穆昆帝幸處與官命安國  
嚴飾邊備奏西南路邊戍私竄者乞招誘以安人心帝

是其言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四年起復前職卒贈  
特進安國在軍旅十五年號令嚴明善同知敵人虛實  
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克諸部入貢安  
國能一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悚  
甚爲鄰國所畏服

裕爾伯特北京路庫本明安托囉山穆昆人以軍功歷  
海濱令遷徐王府掾以稱職再任御史臺察廉升同知  
震武軍節度使事明昌初爲唐州刺史尋授西北路招  
討副使未幾改東北路六年正月北兵圍慶州魯伯特  
率本路軍往救敵解去承安元年丞相襄北伐伯特爲  
先鋒副統進軍至龍駒河爲洋布所圍會襄引大軍至  
得解俄值六擊敵人叛伯特爲都統領步騎一萬大營  
州敵數萬逆戰伯特躬陣奮力擊部之身中二創掙閱  
運一官二年虜軍千餘出沒剽掠錦離開伯特追取之  
復獲所掠悉還本戶三年從宗浩爲左翼都統戰伊瑪  
河及骨堡子西殺獲甚眾五年授知廣寧府事俄改東  
北路招討使以捍邊有功賜詔褒論三遷爲崇義軍節  
度使泰和六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伯特勇決善戰自  
幼以軍功顯任兵鎮十餘年所向克捷凡再遷官賜金  
幣甚爲帝倚注云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三







許之風也。浮費費用不可勝計。可推之以養軍。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其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贖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救奪之怨。矣。皆不報萬公。嘗言天久陰晦。由人若用人邪。正不分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帝聞。徵謂小人。萬公奏。張師。標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帝即命三人補外。泰和元年。遷榮祿大夫。賜其子進士。及第。連章求去。皆不允。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三月。歷。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加。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六。年。南。鄆。用。兵。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萬。公。慮。民。饑。盜。起。當。預。備。賑。濟。乃。上。言。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于。五。州。給。賣。納。粟。易。換。又。言。督。責。有。司。禁。嚴。盜。賊。之。方。帝。皆。從。之。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加。崇。進。仍。給。平。章。政。事。俸。之。半。七。年。卒。贈。儀。同。三。司。諡。文。貞。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寶。典。章。文。物。多。所。裁。正。帝。嘗。有。意。奪。萬。廟。視。萬。公。萬。公。曰。動。何。如。帝。帝。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廉。讓。之。士。大。安。元。年。配。享。章。宗。廟。庭。

程。輝。字。日。新。蔚。州。靈。仙。人。皇。統。二。年。進。士。第。出。尚。書。省。今。史。升。左。可。都。事。久。之。為。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授。磁。州。刺。史。有。吳。僧。者。殺。州。人。張。善。友。而。取。其。妻。輝。督。捕。之。命。張。母。以。長。錐。刺。僧。與。其。婦。無。完。膚。以。死。改。陝。西。東。路。轉。運。使。再。遷。戶。部。尚。書。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理。年。雖。老。遇。事。敢。言。略。無。隱。默。世。宗。嘉。之。舊。嗣。祭。用。牛。世。宗。晚。年。欲。易。以。他。牲。輝。奏。曰。凡。祭。用。牛。者。以。牲。

之。最。重。故。號。太。非。古。禮。不。可。廢。也。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尚。書。省。奏。來。歲。正。旦。外。國。朝。賀。事。帝。以。地。遠。天。寒。懼。使。人。勞。苦。欲。即。南。京。受。宋。書。輝。奏。外。國。使。來。必。而。見。天。子。今。半。途。受。書。異。時。宋。人。訛。事。效。之。何。以。為。辭。力。言。不。可。於是。議。權。免。一。年。會。有。司。市。麪。不。時。酬。直。世。宗。怒。監。察。不。舉。劾。杖。責。之。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其。政。言。類。如。此。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而。河。防。責。重。不。勝。任。於。是。特。詔。不。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許。之。乃。給。參。政。半。俸。奉。安。元。年。卒。諡。忠。簡。

劉。璋。字。德。玉。咸。平。人。唐。盧。龍。節。度。使。仁。敬。之。裔。祖。弘。遠。季。鎮。遼。州。國。初。兵。至。弘。以。州。降。太祖。俾。知。成。州。後。以。同。平。章。政。事。致。仕。父。君。詔。同。知。宣。徽。院。事。璋。幼。警。悟。業。進。士。舉。熙。宗。錄。其。傳。特。賜。及。第。調。安。次。丞。累。轉。尚。書。省。都。事。大。定。初。遷。戶。部。員。外。郎。時。將。東。運。命。璋。同。工。部。郎。中。宋。中。往。營。行。宮。就。升。郎。中。改。同。知。宣。徽。院。事。為。使。宋。國。信。副。使。璋。父。兄。皆。以。是。官。使。江。左。高。時。榮。之。世。宗。將。幸。上。京。以。行。在。所。須。皆。隸。太。府。欲。璋。領。其。事。授。戶。部。侍郎。明年。遷。戶。部。尚。書。時。河。決。於。衛。害。被。清。滄。詔。璋。兼。工。部。尚。書。往。塞。之。或。以。謂。天。災。流。行。非。人。力。所。能。禦。性。當。從。民。以。避。其。衝。璋。曰。不。然。天。生。五。材。選。相。林。王。今。河。決。者。土。不。勝。水。也。俟。秋。冬。之。交。水。勢。稍。殺。以。漸。興。築。庶。幾。可。壅。明。年。春。璋。齋。戒。禱。於。河。工。役。齊。畢。河。乃。復。故。召。還。璋。秩。為。宋。弔。察。副。使。世。宗。不。獲。拜。參。知。政。事。仍。領。戶。部。既。而。為。山。陵。使。等。上。表。請。外。出。知。濟。南。府。移。鎮。河。中。明。昌。二。年。徙。知。大。名。府。仍。領。河。防。事。三。年。入。拜。尚。書。右。丞。帝。嘗。問。考。課。法。今。可。行。否。璋。曰。考。課。之。法。本。於。察。核。名。實。

今。提。刑。司。體。察。廉。能。輒。盜。以。行。賞。罰。亦。其。意。也。若。別。議。設。法。恐。涉。太。繁。明年。六。月。卒。諡。安。敬。有。才。幹。臨。事。剛。雅。而。用。心。不。正。故。自。世。宗。朝。建。輔。章。宗。於。事。知。而。不。言。胡。論。少。之。

董。師。中。字。紹。祖。涪。州。人。少。敏。好。學。強。記。皇。統。九。年。進。士。第。調。澤。州。軍。事。判。官。改。平。遙。丞。捕。殺。刺。賊。王。一。境。遂。安。時。大。軍。後。野。多。枯。樹。縣。舍。有。旅。輓。悉。為。葬。之。遷。紹。上。令。補。尚。書。省。令。史。再。考。舉。監。察。御史。遷。尚。書。省。都。事。初。師。中。為。監。察。時。編。察。大。名。總。管。呼。喇。不。公。事。及。呼。喇。以。罪。誅。師。中。坐。削。一。階。降。授。沁。南。軍。節。度。副。使。累。遷。坊。州。制。史。明。昌。元。年。遷。為。陝。西。路。提。刑。副。使。坐。修。公。廩。監。支。官。錢。罪。以。贖。論。尋。召。為。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燧。舉。以。自。代。尚。書。省。亦。奏。其。才。行。遂。擢。中。丞。時。西。北。路。招。討。使。宗。肅。以。平。章。瓜。爾。佳。清。臣。薦。知。大。興。府。事。師。中。上。言。命。復。送。有。司。四。年。帝。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紐。結。祿。選。古。諫。言。方。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克。巴。噶。魯。暴。強。悍。深。為。可。慮。乞。都。內。苑。開。近。畿。山。川。足。以。優。快。皇。情。閱。習。武。事。何。必。草。居。露。宿。遍。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故。帝。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為。沴。明。罪。罪。已。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換。之。千。事。似。為。不。急。况。西。北。二。京。驛。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屢。從。至。彼。又。必。增。價。臣。恐。饑。饉。之。徒。將。有。起。而。為。亂。者。矣。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克。巴。噶。魯。倚。傾。族。去。邊。境。蕩。播。如。此。可。虞。願。夫。遠。遊。古。人。





許州乞移治南京爲便從之憲臺廉察九路提刑司以愈爲最五年入見論河決事謂宜遣大臣視議以慰人心帝是其言明年改河平軍帥鹿使承安二年徙順義軍秦陳屯田利帝遣使宣諭仍降金牌俾領其事四年召爲刑部尚書舊制陳言者滿所言事於人並行科罪仍給告人賞金言比年以來詔求直言及命朝廷轉對又許外路官言事此皆樂聞忠諫之意請除去舊條以廣言路帝嘉納焉尋爲賈宋正旦副使泰和二年春帝幸長樂川愈切諫曰方今戍卒貧弱三又九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開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帝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都侵我傳疆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不降臣恐丞相襄德密副使棟摩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羣心未定豈可遠事逸游哉帝異其言未幾授河平軍帥度使改知河中府事致仕六年卒諡清獻

王賈字文禮其先自臨潢移宛平會祖土方正直敢言遼道宗信樞密使耶律伊蘇之讒殺其太子土方擊義鍾以訴遼主感悟誅伊蘇厚賞土方授承奉官父中安擢進士第坐田毀黨事廢世宗即位禁禁終沂州防禦使賈登進士第擢右三部檢法司正侍御史賈鈺舉賈安靜有守不尙奔競政府亦言其廉擢河北東西大名府路提刑官遷授尙書省都事以喪去用薦起復刑部員外郎累遷南京路按察使卒賈勤敏好學性孝友敦厚尙義不營產業其殁家甚婁帝聞問惜之贈朝列大夫仍厚卹其家弟頓字叔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以才幹舉仕至禮部尙書

許安仁字子靜歐州交河人幼孤能自刻苦讀書善屬

文登大定七年進士第調河間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章宗爲皇太孫安仁以講學被選東宮轉左補闕應奉翰林文字帝卽位改國子監丞徙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職如故賈鉉路伯達交章稱其立已純正超授禮部郎中仍兼左補闕朝議以流人賈遷安仁言昔漢有羣臣賈遷之議蓋度地營宅制爲田宅故民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靡所賴藉非所宜行帝然之明日四年春帝將幸諒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金蓮千里之外郡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帝遂罷幸出爲澤州刺史作無隱論上之八十篇曰本朝曰情欲曰養心曰田獵曰公道曰養源曰冗官曰有材曰限田曰理財在郡二年述同知河南府事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泰和五年卒諡文簡安仁質真無華澹然有古君子風故爲時人所稱云温特赫提克德該習經史以女真字出身累官國史院編修官大定十五年遷著作佐郎譯解經書十九年改左贊善以母老求養帝謂其有倫之才特留之轉翰林待制平明昌五年贈翰林學士承旨諡文成子二十累官左議議貞祐四年上疏乞緩徵科務從簡易及采訪忠孝節義沒無聞者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四



列傳

金十三

梁襄

沃時忠

巨構

劉仲休

劉璣

盧庸

路伯達

張大節

賈揚庭

李完

馬百麻

康元弼

伊喇益

費厚亨

張亨

焦旭

馬百麻

伊喇益

梁襄字公贊梓州人少孤養於叔父宣性頗信日記千餘言登太定三年進士第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酒化合有善政察廉陝慶陽府推官召爲晉王府僚世宗將幸金蓮川塞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軍山之北自古極邊之墟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遠勞飛輓其費數倍至於頓命之處軍騎闕塞主客不分瑣瑣未易禁止百官衛士穴居露處輿亭息不免困踣此猶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行宮之所非有殿宇城池之固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必腐弊矣禦侮待用之軍令暖寒暖必疲察矣衙宮周廡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衣在甲刀刃雷響柔脆豈堪爲用矧且遠寄松林以從收獵往來動踰旬月轉輸移徙更倍於前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宿霧漲天以致翠華有崑崙之恐廣城之迷百官狼狽於途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無暇或所次之宮草營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押宿之官驅馳機渴已不勝倦更使微嚮迎雲降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堪堪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嶺南壓區夏本地所生人馬勇勁又有宮

闕并包之繁麗官府武庫之充實非同曩日之陪京道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在都畿易於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則大金萬世之基奈何遽居草萊輕不負之聖躬勞勞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臣竊惜之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幾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光之夜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皆可爲殷鑒也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諫者謂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巴納真得其樂之返故陛下效之臣愚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況遼之過垂幾且遼基業在山北之鄙齊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旁無重山之隔而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高爲業內廬爲居又壤地偏小儻物疎簡輻重不多然猶隔三五族方能一行我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捨燕而之山北乎況輜重浩穰隨蹄殆逾百萬以一身之樂處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忍之歟諫者又謂陛下遠監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志氣銷筋力向柔難離戰懼束手就亡故不憚遠幸金蓮至於松嶺名爲盛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事貴適中不可過當況欲習武不必度關涉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曠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下同北轍之車塞雞鳴之路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也世宗納之爲罷行義由是以直聲聞按中集載神宗與宗師自河南府移駐華州防禦備使與表並稱其世本傳供其本傳供其本傳禮部主事累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授安國軍節度副使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長髮於春秋左氏傳云

路伯達字仲顯州樂作名萬州人沈厚有識博學能詩登正隆五年進士第調諸城主簿累除興平軍節度副使入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倚邦邦是思京京師而事遠郊非重慎之道書奏不報聞改收祕書那奉太子司經時章宗初備學伯達以支行知名適爲侍讀以憂去會安軍節度使王克溫舉伯達行差起爲西京路轉運同知召爲禮部員外郎兼翰林修撰與張行簡進讀陳言文字升刑部郎中帝問羣臣曰方今何道使民務本業廣儲蓄伯達對曰布帛流化必自近始請罷畿內探蠶之禁農農田以示敦本輕節重穀去者長檢遊月合開籍田以先天下如是而農不動粟不虞者未之有也是時採捕禁嚴自宗繼至既定道與北及飛狐數百里內皆爲禁地民有監牧狐兔者有罪故伯達及之累遷刑部侍郎太常卿拜安國軍節度使未幾改鎮安武營使未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之帝嘉其誠贈大中大夫仍以金銀遺之傳以伯達嘗修武州學乃市信都縣張田以贖學有司具以問帝賢之賜成德夫人子鐸鈞鈞字叔和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終萊州觀察判官鐸最知名別有傳

費厚亨字仲通本名哈希其先世居遼海祖華善天補開移屯東受降城以禦夏人後徙居臨潢亨性敦敏習儒大定開收充奉職二十八年擢第升爲奉湖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奉陛下欲與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章宗即位擢監察御史內侍葉道兒特恩驛橫朝士側目亨劾奏其姦遂錫王府尉出

為定國軍節度副使三遂同知大名府事先是葉爾從衛亨下車宣明約束圍境帖然承安四年改河南路按察副使就運北路副統軍中都西京等路按察使時世襲家豪齊民田亨檢其資悉遺之泰和五年改安武軍節度使歲大雪民多凍殍亨輸已備賑濟及勦率僚屬大姓同出物以濟轉河南北路按察使卒於官贈嘉議大夫亨性謹密出入宮禁數年議忠言多所裨益諫葉榮之輝家人輩莫知也所歷州郡皆有政績可紀云

沃時忠本名蘇布蓋州人習女直契丹字歷兵部樞密院尚書省令史累遷右三部司正練達邊事嘗奉命使北致馬四千餘匹詔褒諭之大定二十六年為監察御史轉尚書省都事章宗立遷兵部員外郎出為涪州刺史按金地理志涪州貞元二年來屬強州海州刺史史是涪州乃舊鎮非制州也本傳云制州與古異河東路提刑副使闕克坦伊勒呼畢以自代改膠州刺史嘗調發黃河船數以稽期應贈授北京副留守入為同簽樞密院事兼沂王傅承安二年拜武監軍節度使致仕太和三年卒志性敏通法律以直自守不交權貴時譽盛之

張大節字信之代州五寨人撫天德三年進士第調時縣丞改東京市令世宗即位留務甚愛重之海陵修汴京以大節領其役世宗即位遼東或勸赴之大節曰當貴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稱尚書省令史累擢左監御史以杖笞豪民為有司所劾制一階解舉未幾授洛州防禦使同知人為太府丞工部員外郎盧滿水囑安次承詔議成擬修內司使推排東京路戶籍人服其平施工部郎中時皇通監鑄錢法弊與吏部員外郎麻哇

茲其事類獨皆蒙憲或欲徵民先所給直大節曰此有司受納之過民何與焉以其事聞卒得免徵就改戶部郎中定襄寇吏誣縣民匿朔者十八村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斷石頌之召授工部侍郎改工部世宗東巡從大府監尋為未生日使遷授橫海軍節度使部境有巨盜久不獲大節以方略擒之後河決於衛橫流而東境有九河故道大節即相宜繕隄水不為害章宗即位擢中都路轉運使因言河東風重以他路田賦實之遂命減馬乞致仕不許從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為姦夫所殺人以爲神西山有晉叔虞祠舊以施輪公使庫大節遺其廟以給營繕徒知大興府治有能名授震武軍節度使部有銀冶有司以爲爭盜由此生議以官權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且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輪課則勞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帝從其議復乞致仕許之仍擢其子刑部員外郎嚴復為忻州刺史以便養養安五年大節素廉勤好學能勵勳後進授中州集憲大興府樊建士知州徐慶典太傅相府自得學於任獨得子加厚又善弈時推第一世宗嘗謂宰臣曰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從政惜乎用之太晚其見知如此子嚴復字孟弼大定十九年進士官至沁南軍中州集憲節度使大安三年朝廷議塞諸城門以備元兵嚴復曰是任城而不在人也

不若選兵擲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張亨字彥通大興鄆陰人登皇統六年進士第調冀山丞以廉幹聞授弘州軍事判官恩鉅鹿宜川令大定二年補尚書省令史陳大理司直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授

戶部侍郎移吏部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坐失劫草場使鄧汝霖監草事解職起授戶部尚書時車馬獨廬費用百出自還以東泉貨甚少計司思其不給欲擊還以支調度亨謂上京距都四千里若戰鎗而行是奉三而致一也不若行會便法使行旅便於糞糞國家無轉輸之勞而用自足矣奏出爲歸陽軍節度使章宗即位以亨為河東南北路提刑使兼勸農採訪事訪其利病條為十三事以聞帝嘉納之亨明達吏事在職每存大體略苛細御史以寬緩不事物之碎授蔡州防禦使明年遷南京路轉運使轉知歸德府事致仕泰和二年卒

巨構字子成前州平谷人幼篤學年二十登進士第由信都丞察廉為石城令補尚書省令史授震武軍節度副使改同提舉解鹽司事以課增入為少府監丞再遷知登聞檢院兼都水少監大定二十五年除南京副留守帝謂宰臣曰巨構外清質而內明悟第乏剛鯁耳若任以長官必有可稱章宗即位擢橫海軍節度使承安五年致仕卒樞性寬厚寡言所治以鎮靜稱性尤恬退故人既貴不復往來先適以書謝裁答寒溫而已大定中詔與近臣同經營香山行宮近臣私謂構曰我欲舉奏公行將大任構辭之以廉慎守法在考功始始終無過云

賀揚庭字公現曹州濟陰人登天德三年經義進士第調范縣主簿兼尉有治聲大定十三年由安肅令補尚書省令史授沁南軍節度副使入為監察御史應侍衛史石司員外郎揚庭性疾惡嚴介不少容世宗嘉其剛果俄以廉能遷戶部郎中進官二階頃之授左司郎中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授山東東路

改刑部侍郎山東東路轉運使章宗即位授山東東路

路搜刑使明昌二年除洛州防禦使時歲歉民饑揚庭  
論審積之家令出所餘以賑之饑者獲濟活人為之立  
石頌德改陝西西路轉運使致仕卒

焦旭字明毅沃州柏鄉人第進士調安喜主簿再轉大  
興令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人長有司議其罪當杖  
決世宗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  
行事其令收贖改長鄉令平章政事石琚薦旭幹能可  
甄用帝然之召為右警巡使初旭部民有請出贖為良  
者旭以無文據付本主道違監察御史訴其事即收付  
旭旭釋之不開為御史所劾削官兩階出為大名府推  
官尋授右三部檢法司正以中丞李晏薦代韓天和為  
監察御史而改天和獲鹿令章宗初即位太傅克宣石  
丞相讓請帝出獵旭劾奏其非帝慰諭之為罷讓明昌  
元年登聞鼓院初設官宰執復奏司諫郭安民補闕許  
安仁及旭皆堪擢用改侍御史四遷都水監以治河防  
勞進官一階授西京路轉運使卒旭性警敏練達時政  
與王掄劉仲休輩並稱能吏

劉仲休字師魯宛平人大定三年登進士第歷龍門主  
簿再調深澤令縣近淳化河時秋成水忽暴溢仲休極  
力護棄竟無害有盜夜發居民震驚仲休率縣卒執  
其一餘賊遂潰旦日掩捕皆獲尋以廉能進官一階升  
河北西路轉運司度支判官人為刑部主事六遷右司  
員外郎俄轉吏部二十九年出為邢州刺史以六善為  
教民化之章宗即位除中都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  
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休知其冤上書力  
辯帝從之復錢官爵黨遂解明昌二年授并王傅兼  
同知大同府事尋改平陽移德州防禦使轉運郭邦傑

節度李晏皆舉仲休以自代升為定海軍節度使改佩  
仲休表請開倉未報先為賑貸有司劾之罪以贖論時  
仲休兄仲誦以罪責石州仲休上書請以萊易石朝廷  
義而不許久之以年老乞致仕累表方壽泰和八年卒  
年七十五仲休性剛直口誦甚諍而長於治民所在皆  
有功德以才行見稱

李完字全道朔州馬邑人經童出身復登詞賦進士第  
調澄城主簿有遺愛民為立祠用廉選定襄令召稱尚  
書省令史世宗選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廉開縣令完其  
一也明昌初為監察御史言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  
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為當  
今之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帝納其  
言人充省通事而罷見復史人自令史則仍依舊制蓋  
勸行其意兼權尚書省都事出為同知橫海軍節度使  
事河間府治中提刑司言完習法律有治劇材升沁州  
刺史遷同知廣宣府初選漢民崔元入城飲不歸求得  
尸於水中有司執同飲者訊之首語服提刑司疑其冤  
以獄罪完完廉得其賊乃舟師也遂免同飲人改北京  
臨黃路提刑副使承安二年遷陝西西路轉運使尋授  
南京路按察使卒完長於吏治所至蠶蠶屏遠民皆便  
之

馬百祿字天錫通州三河人父柔德天會初第進士累  
遷翰林修撰坐田設黨免官追世宗朝解黨禁復召用  
馬百祿幼志學事繼母以孝聞登大定三年詞賦進士  
第調武清主簿歷龍山令改棗槍副使平陽府判官入  
為國子博士朝廷以宰縣日清白有治績特選官一階  
升同知北京路轉運使委錄南北路刑獄所至無冤召

為戶部員外郎為中都等路推排使明昌初遷澤州刺  
史吏民畏愛提刑司以狀聞授韓王傅同知安武軍節  
度事改同知興平軍復以提刑司舉廉升孟州防禦使  
再遷南京路提刑使御史臺以剛直能幹聞轉知河中  
府承安四年致仕卒諡貞忠

劉璣字仲璋益都人登天德三年進士第大定初為太  
常博士改左拾遺兼王府文學累除同知清遠司事  
嘗奏言漕戶糧運太高虛費官物宜約量裁損若減三  
之一歲可省官錢一十五萬餘員帝是其言授戶部員  
外郎便上便宜數事世宗謂李臣曰璣言何隱璣柳可  
省每歲防防之費及言官錢利害甚可取卿等議其可  
者行之璣尚言漕運有費事盡心公家不厚賞無以勸  
來者乃賜錢三千貫權濰州刺史徙知濟州未幾遷同  
知北京留守事坐曲法放免奴婢訴璣者左降營州刺  
史明昌二年入為國子司業轉祭酒尋雅太常卿以昏  
毫不任職為御史臺所科罷承安一年卒兄琬字伯玉  
幼名太平以功臣子補開門祇候遺父喪求終制會海  
陵廢立不許改充護衛海陵忌宗室琬坐與往來斥居  
鄉里世宗即位琬蒙赦免上謁世宗大悅以為護衛  
十人長往招宗教曰彥敬赫舍哩志當皆相繼來附還  
報帝喜其有功改御院通進與烏居仁等往南京發遣  
六宮百司疏建議留尚書石丞赫舍哩夏葛經略推右  
餘皆北來詔從之丁母憂起復三遷武庫署令車駕幸  
西京留璣為中都總管判官累遷太子少詹事兼引進  
使尋為陝西統軍都監召為同知宣徽院事遷右宣徽  
使與張謙言與領明德皇后園陵喪事轉左宣徽使以  
疾求補外除定海軍節度使以其弟太府監璿為同知



宣徽院事疏朝辭帝曰朕用卿弟在近衛如見卿也賜  
賚甚厚卒於官

康元弼字輔之大同雲中人幼敏學善屬文登正隆二  
年進士第調汝陽簿累遷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召  
為大理丞大定二十七年河決曹傑問民苦禁溺朝廷  
遣元弼往視相其地如益而城在益中水易為害請於  
朝廷築於北原曹人頗高出為弘州刺史開成棧大理  
少卿先是衛城為河所蔽增築蘇門以寓州治水既退  
民不集遷欲復歸衛於是遣元弼按視還言治故城便  
逐復其舊轉秘書少監兼著作郎改通州判史兼領清  
事章宗立詔充副衛尉再轉大理卿以疾去起復為刑  
部侍郎兼歸王傅遷南京路轉運使承安三年致仕卒

伊喇益字子邁本名托摩布中都路呼喇圖明安人以  
疾補同史院書寫景勞調徐州錄事召為樞密院知法  
三遷翰林修撰時北邊有警詔百官集議尚書官太尉  
克憲奴意用兵益言天時未利宜俟後圖御史袁舉益  
剛正可任遂兼監察御史未幾改戶部員外郎明昌二  
年歲內儀擢授霸州判史同授判史者十一人皆以材  
選詔諭之曰親民之職惟在守令比歲民饑和等往撫  
育之益至首出俸粟以食饑者於是俸以下及郡人選  
出粟以佐之且命屬縣視以為法多所全活郡東南有  
隄久頹圯水屢為害益增修之民以為便為益立祠升  
遷東路提刑副使五年宋主新立詔以泗州當使客所  
經守臣宜擇人宰臣進擬數人皆不合帝意帝曰托摩  
布安在此人可也即授防禦使召為戶部侍郎尋轉兵  
部屬羣牧人叛益向殿前都點檢察往招降之承安二  
年邊鄙弗寧召朝官四品以上入讓便殿益謂守為便

若王師經出少有不利非惟損大國之威恐敵敵人侵  
玩之心出為山東西路轉運使有敕使按薦於山東益  
奏乞止令調於近甸何必驚遠方耳目日書聞帝命有司  
治使者罪遷河東南北路按察使舊制在位官有任  
職委所屬上司體訪州府長武幕職許互相舉申益上  
言以為傷體讓之風亦恐同官因之不睦別生姦弊乞  
止令按察司糾劾似為得體又言隨路點軍官與富人  
飲會公通獻遺宜依准監臨官於所部內犯罪究治帝  
皆納馬泰和二年卒於官

盧庸字子憲薊州豐潤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唐州  
軍事判官再調定平縣令治舊堰引涇水溉田民賴其  
利累改中都戶籍判官察廉運禮部主事歷鳳翔治中  
大定二年改乾州判史入為吏部郎中至宣元年改陝  
西按察副使夏人犯邊庸繕治平涼城地積穽粟圍結  
土兵為備十一月夏人掠鎮戎陷涇州遂圍平涼庸出  
府庫賞有功者人樂為死城賴以完貞祐二年詔賞平  
涼功庸遷官四階遷按察轉運使三年詔諸道按察司  
講究防秋庸陳便宜曰自郵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  
河大山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  
熟於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徒屯砲所夏人即時犯邊此  
近年深慮也人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備又曰防  
秋之際宜先清野又曰掌軍之言不宜臨時易代無何  
有言庸老不勝任者即罷之尋改定海軍節度使山東  
亂不能赴被劾當奪兩官審理官直之以病致仕與定  
三年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五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六

列傳

金十四

完顏匡 穆延薩克達 闕克坦錫

完顏匡本名蘇色始祖九世孫事幽王承成爲其府教讀大定十一年顯宗命詹事烏汝阿願擇德行范誦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愿舉匡及徐王府教授布陳額爾克顯宗召見云承事愿舉匡其年對曰二十八歲顯宗曰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詹事謂臣出入官禁故增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薦賢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文直小字習國朝語頃之世宗詔匡額爾克俱充太子侍讀殿賈達爾圖們玖珠問匡曰伯夷叔齊何如人匡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玖珠曰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匡曰夷齊全父子兄弟之恩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問故玖珠以對顯宗稱善者良久顯宗命匡作書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嗣富立滿明疑擢攝先啟策徂征三秦震蕩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小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決春生冬藏蓋取宗諭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破張汝俊於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伯翹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慈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

續通志 卷四百三十六 列傳 金

朕之樂豈有最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酒行極歡一夜乃罷二十五年匡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

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接連進舉志氣試以定月二十日也原奏二月庚午改正三御試匡下第布赫額爾克中四十五人後顯宗謂匡曰俱善教金源郡王無以額爾克登第快也也是歲顯宗命章宗立爲皇太子孫匡仍爲太孫侍讀二十八年匡試詩賦編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烏直長邊翰林直學士使宋合權更名弼以避太祖諱遷秘書監累遷簽書樞密院事承安元年行院於燕州河北西路轉運使章宗親往溫防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屈意事匡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匡宴會費監察御史姬端修劾之時方表匡以邊事逐寮其奏尋入守尚書左丞章宗親兼修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爲外台匡與司空襄參政察息民不如省官聖朝舊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開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此官襄探下情乃是非混消徒煩聖聽仍不時遇使廉訪帝從訪廉能之任而歲遣監察御史乞自今提刑司使兼探其議於是監察備訪之使出矣初匡行院於撫州章格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洪果安春使烏都温部知其謀奔告行院匡爲之備迎章格敗之安春復入昂職遷四官匡遷三官匡奏之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音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穆昆宋韓復偃泰和五年使邊使發朝廷虛實與韓師口倡議復偃泰和五年使邊將寇確山郡州境以嘗試朝廷遂平舉魏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謀者李件僞言詐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

私困竭可以得志江州鄂岳屯兵期以五月大入河南

統軍司奏請益兵爲備乃詔布薩按宣撫河南遺書宋人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朝論皆言江南敗期之餘不敢渝盟匡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祐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及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使宋還奏宋主修敬有加無他志帝問匡匡徐對曰子仁守疆固不妄生事也書曰有備無患在陛下寬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布薩揆選朝六年按宋史五月庚申復罷之二月今朝正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布薩按行首事于汴計諸軍頃之以匡爲右副元帥匡奏布薩換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陽以窺唐都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都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庫哩處壽以騎八千攻襄陽唐都從之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石翼都統烏克遜尼敦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誥連取隨州烏庫哩處壽扼亦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軍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鄆城安城成兵皆潰賜詔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御下安陸羅城黃夢漢川荆山宜城等縣十二月敗宋兵一萬人於信陽州之東郢區以右副元帥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布薩獲疾還郢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九月宗浩薨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於汴京初布薩按至汴購得韓侂胄族人元說使行聞於宋元說復推宋督視江淮兵馬事部宿奏之宋主時宋主見兵屢敗以爲憂得宿奏命遣人護元說北歸因語議和宿使其屬劉祐送元說申和議於按按曰稱臣割地獻首飾之臣然後

志五八五七

可及宗帝代後方信播至宗浩以信播輕僥當遣忠實人詣軍前議於是左司郎中王相至汴以宋主及佖青

情實為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為伯姪國增歲幣為三十萬兩匹騎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侯和議定當富首以獻以佖青書上元帥府臣察其不妄乃

具奏宗帝詔臣移書宋人當臣佖青首敢南地改稱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時宋吏部侍郎史彌遠用事定計殺佖青和好后此矣突廷議諸軍已取關陝不可與王

相再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請歸川陝關陝所畫銀兩悉力祇備管佖青必當高送邊上國之命臣奏聞詔報曰佖青魁既既請富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

王相還而復書許還陝西關陝王相之歸也臣妻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

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和體製者論合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刷刷未易聚集歲常備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臣即具奏詔報曰佖青師

曰首函及諸叛已至豫州即聽通謝人使人界軍馬即富敵還川陝關陝歲幣常備軍銀兩至下禁晝日割賜臣得詔即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八年四月乙未宋獻

韓侂胄驛師旦首函至元帥府遣平南無軍上將軍赫舍哩直露布以閏五月丁未禱應天門受宋就獻之廟社以露布頒中外卒佖青師旦首并二人禮葬於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內辰屆朝京師進官兩階罷元帥府仍為樞密院十一月丙辰京宗廟

國與元妃李氏俱受遺詔立衛紹王匡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大安元年四月拜尚書令封申王十二月薨臣自童蒙幼年侍講讀親奉殿位將相信寵自用官

以胸成承爰中撥賜家口地土區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腹田輒奪民業及限外自取嘗受人玉吐鵝然後與官公論師之

完顏綱字正甫明昌中為奉節累官左拾遺遷刑部員外郎綱言諸犯死罪除名移推官司相去一百里并犯

徒罪連逮二十人以上者並令就問如上路路移推臨濱路北京留守司移推西北路招討司動經數月愈致積習乞依舊制合移推官司追取其人歸問從之泰和

元年為賜夏主生日使轉工部郎中上言太府監官兼尙食局官乞於少府監注能幹官一員兼備儲局儀鸞局官一員兼少府監相須檢治從之四年調與舊字

宋元吉綱類陳言文字各為一類凡二十卷遷同簽宜徽院事六年與宋連兵陝西諸將頗相異同以綱為蜀

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馬事與元帥府參決西事調羌兵之未附者將里族帥日塔爾錦吐蕃之種也據古

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宕昌北接臨洮積石西行四十日至河外南行十日至笋竹大山

蓋蠻境也將爾錦卒子額爾察嗣宋不能制廢以官爵傳六世至青伊克尤功勇得取曹佛理為洮州刺史有智略能給諸羌青伊克畏慕佛理請舉國內附朝廷以與宋盟不許明昌間屬羌伊伯我耶反時綱為奉御奉詔與曹佛理計事因召青伊克會兵擊破伊伯佛理

遂同知臨洮尹兼洮州刺史子普賢為洮州管內巡檢使綱屢以事至洮佛理每言青伊克願歸朝出其至情綱輒奏之帝終不納及綱部陝西帝密欲經略西事時佛理已死綱至洮召普賢備箭入羌中青伊克大

喜率諸部長賴其境土人民歸綱請內屬綱奏其率帝以青伊克為疊州副都總管加廣威將軍曹普賢與授

同知洮州事綱遷扶衛直都指揮使進三階未程松襲據和尙原富察貞道將擊破之連敗宋兵盡復故地十

月綱與富察貞好穆魯温完顏瑋分道出師宋將吳曠時為昭武軍節度使成都瀘川夔州等路官撫副使

遣兵出秦開關與綱等諸軍相拒帝聞韓侂胄自思曠威名可以兩誘致之梁益居宋上游可得志於宋未封曠蜀

國王鑄印賜詔部綱經略之綱大臨江連之水洛訪得曠族人端善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節開行論曠曠得

詔意動以程松尙在與元未敢發及松兵敗曠乃遣掌管機宜文字姚圖與端善奉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仔原文遣會吳曠於興州之宜口原口曠

豐出告身付張仔以報仍獻曠附城曠通其書二年陪成和興州於金求封曠為王十一月完顏曠以其書命曠者始歸本國曠之書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宋志子極者曠本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曠

表獻蜀地圖志及吳氏譜牒七年正月召綱赴京師以為陝西宣撫副使進三階還軍頃之宋安丙殺曠帝聞之遣使責綱詔以端之子為曠後宋人復陷階州及西州復至鳳翔詔撤五州之兵還保要其陷階州及地者厚撫集之富察貞撤黃牛成安丙乘之遂陷敵

關鞏州鈐轄完顏愛實父之綱尋官一階降兵部侍郎權宜撫副使遣尼瑪哈懷忠按治綱以下將吏未至綱與真遣兵潛自昆谷山西山養馬灣入四面攻之復取敵

關斯宋將張統領遣使挾提書獎諭員等釋不問八年宋獻曠從官蘇師旦而詔以陝西關陝還之官罷兵綱還京師衛紹王即位除陝西路按察使累官尙書左

丞至宣元年綱行自事於籍山國克坦錫使人謂綱曰  
高琪駐兵籍山甚得人心士皆思奮與其行官親往不  
措書已定彼之功即行官之功不從至籍山兵大敗  
呼沙呼新開入中都遷衛紹王於衛邸命綱子安和作  
家書使親信人召綱錫至押至口使張霖和數以失  
四川敗籍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安和權復州制史上  
書訟父冤乃追復尚書左丞弟鼎努亦知名仕至參知  
政事

廣克坦錫本名安春上京路蘇蘇保子明安人父烏尼  
音北京副留守錫額爾倫甫七歲習文直字大定六  
年遷諸路學士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特赫提克德教  
以古書習作詩策錫在途中遂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  
該習經史九年八月詔軍女直進士問以求賢爲治之  
道錫等二十七人及第錫授兩官餘授一官上三人爲  
中都路教授四名以下除各路教授十五年錫自中都  
路教授選爲國子助教左丞相赫舍哩夏竦嘗到學中  
與錫談論深加禮敬尋除國史院編修官太尉完顏守  
道錫極有材力可任政事帝亦以錫容止溫雅其心平  
易入之兼修起居注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章  
宗即位遷左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明昌元年爲御史  
中丞無何拜參知政事監修國史章宗銳意於治平錫  
上書其略曰臣竊觀唐虞之書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  
極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也必曰  
稱於眾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陛下誠宜稽古  
崇德留意於此又云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所  
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慎其三則大綱

舉而尋自張奕進尚書右丞修史如故三年罷爲橫海  
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使知平陽府事懇西京上京  
留守承安五年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淑妃李氏損寵  
兄弟恣橫朝臣往往出入其門是時烈風昏暈連日詔  
問邊翼之由錫上疏略曰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精神  
學古之士棄禮義忘廉恥網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風俗順人心父子夫婦各得  
其道然後和氣善治福祿壽美矣論爲政之術一宜  
正臣下之心一宜導學者之志其言皆切時弊帝納其  
說而不能行一日帝問漢高帝光武優劣錫曰光武再  
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日色之事高祖或或姬辛  
至於亂由是言之光武優帝默然錫蓋以元妃李氏降  
寵過盛故微諫云泰和四年罷知成平府五年改南京  
留守六年徙知河中府兼陝西安撫使布薩撰行首河  
南陝西元帥府雖受授節制實顧方面帝悉用謀臣制  
之由是升官權使一品錫始知京兆府爲轉送文牒  
西元帥府並受節制錫然初憤急還歸本爲轉送文牒  
今一切棄驛非便帝深然之始爲提控察總管十月  
自此無河七年吳曦死宋安西分兵出秦隴遣行軍都  
總出兵金房以分製宋人梁益漢河兵勢趨遣行軍都  
統沃特雅爾副統巴噶罕完顏果囉以步騎五千出商  
州十一月雅爾拔鶴嶺果囉別將攻破燕于關新道  
口巴噶罕取小湖關投倉至營口鎮破宋兵千餘人追  
至上津縣斬首八百餘級遂取上津縣雅爾破宋兵二  
千於平溪將趨金州宋王柎以書之和詔錫召雅爾軍  
思守鶴嶺關八年正月宋安西遣景統領由梅子溪新  
道口朱砂谷使鶴嶺關巴噶罕果囉擊走之新景統領

於降是歲罷兵益遷特進賜賚有差改知眞定府事大  
安初加儀同三司封漢國公改東京留守尋充遼東安  
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通吉思忠取績於  
會河堡中都戒嚴錫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還同知烏  
克遜鄂屯將之入衛中都朝廷嘉錫之微拜尚書右丞相  
監修國史錫言自用兵以來彼眾而行我敵而守以聚  
攻改其敗必不然若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運三州  
素號殷富人皆勇健可以內進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  
至亡失平章政事伊喇散不史國語解伊喇散曰考者  
事者此處參知政事梁璋曰如此是自感境土也衛紹  
王以責錫錫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  
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誠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  
以鎮之衛紹王不從其後失昌運三州乃大海嶺之  
東京不守衛紹王自訟曰我見丞相恥哉頃之益匪馬  
傷足在告聞呼沙呼難作命駕將入省過兵士索人於  
關卷錫乃還第呼沙呼語錫問疾錫從容謂之曰翼王  
章宗之兄願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  
功也呼沙呼默然而去乃迎宣宗於彰德呼沙呼既殺  
道出眞定錫王家在威州何北人心易搖錫克坦錫有  
恩朝廷危矣不如與之金陳奉迎軍駕必成元帥之  
恩呼沙呼從之至宣負祐之際轉敗爲功惟錫是賴焉  
譯按通雅雅爾 衛社云國克坦錫身爲丞相遇國  
家大變時不能辭職又不能盡忠以定計策立委蛇  
自便得苟忠臣既史宣宗即位進拜左丞相封廣平  
以轉職高功與之謀矣

年錫建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錫曰今郡縣多殘  
毀正須按察司撫集不可罷遂止宣宗將率南京錫曰

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款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境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大也不從是成魏詔賻贈從優備學明敏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嘗歎文士委頓當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石有弘道集六卷

通吉思忠本名邊嘉努明昌六年為行省都事累遷同簽樞密院事承安三年除興平軍節度使改西北路招討使初大定開修築西北屯戍西自塔木色東至呼爾根幾六百里工役促迫雖無墻障無女墻副使思忠增樁計工七十五萬止用戍軍役不及民帝嘉其勞優詔獎賜人為簽樞密院事轉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泰和

五年宋將諭盟左丞相崇浩被宗端傳章宗四遊者仍稱原名此稱崇浩從改名也曰宋久取之國必不敢動耳思忠曰宋雖竊柄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後果如思忠策六年四月上議伐宋大臣猶言無足慮者思忠堅執前議帝深然之七年正月元帥左

監軍鈔舍唃廝囉中圖楚州久不能下宰臣奏請命大臣節制其軍及益兵攻之思忠請行乃用唐宰相宜懸諸軍故事以思忠充淮南宣慰使持空名宣敕貫立功者詔百官集議於廣仁殿既而宋人請和議遂寢頓之進拜尚書右丞大定初拜平章政事三年與參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方繕完烏沙堡思忠等不說備元兵奄至

取烏雲營思忠不能守坐解職穆延薩克達臨潢路人其先以功授世襲穆昆薩克達幼襲爵守邊有勞泰和六年南鄙用兵授蔡州防禦使同知五月宋將李英蘭壽州田俊邁昭新縣布薩揆選

安國軍節度副使納剌邦烈與薩克達以精騎三千成宿州俊邁率步騎一萬來襲邦烈薩克達逆擊大破之郭掠李汝翼以眾五萬據至攻城甚力城中盡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路處勞倦邦烈潛遣騎二百突出敵後敵亂薩克達率騎擊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邦烈薩克達復追擊大破之獲田俊邁十月揆以行省兵三萬出鎮壽薩克達為驍騎將中軍副

統充安豐軍戰霍邱花擊功居多十二月從攻和州未及安豐軍十二月金人攻和州兗州中流矢卒薩克達形不遇中人而拳勇善騎所用槍長二丈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敵置鏡中以百數遇敵抽箭以揮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劍矧子弟不能傳其法在北鄙守厭山齊敵畏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史宣宗紀開禧二年十一月金人破和州未及安豐軍十二月金人攻和州兗州中流矢卒薩克達形不遇中人而拳勇善騎所用槍長二丈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敵置鏡中以百數遇敵抽箭以揮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劍矧子弟不能傳其法在北鄙守厭山齊敵畏不敢近及死將士皆惋惜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六

欽定通志卷四百三十七

列傳

金十五

賈鈺

孫鑄

張翰

宗端修

完顏伯嘉

高竑

李復亨

孫卽康

任天寵

完顏開山

珠格筠壽

高竑

李復亨

賈鈺字鼎臣博平人性純厚好學問中大定十三年進士調澤州軍事判官補尚書省令史章宗爲右丞相深器重之累遷石司諫上疏論邊戍利害帝嘉納之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與克德英同刊修遼史鈺上書曰親民之官性情立成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聞者陰陽愆戾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制可復上書論山東採茶事以爲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運以寧民利因而執誣小民囑取貨賂宜嚴禁止仍合按察司約束帝從之承安四年遷禮部尚書諫議如故時有詔凡奉敕商量照勘公事日期日聞奏鈺言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妨務簡反害事體況簿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有應密三月未絕者令具次第以聞下尚書省議如省部可即定奪者須三月擬奏如取會案牘難補助者先具次第奏知更限一月結絕違者準稽緩制書罪之泰和二年崇妃薨帝欲成服庵中行登門送喪之禮以問鈺鈺對以古無是禮遂已改刑部尚書三年拜參知政事亳州醫者孫士明大書教賜針針於紙尾年月開舉作寶祿宋葉青龍

續通志 卷四百三十七 列傳 金

二字以誑惑市人有司捕治欵伏值放大理寺議宜準備追御寶雖遇赦不應原鈺奏天子有八寶其文各異今用筆描成既非八寶文論以偽造御寶非本法意帝悟遂赦原六年鈺與帝官院掌書大中謫言除事出爲安武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貞祐元年卒

孫鑄字振之其先滕州人徙恩州歷亭縣鑄性敏好學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海州軍事判官衛縣丞補尚書省令史爲右都督使宋及還章宗即位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鑄言凡上訴者皆因向書省斷不得直乞斷自哀衷勿復從帝以爲然承安元年累遷中都路都轉運使初置講議錢穀官十人鑄爲選首四年遷戶部尚書鑄因轉對奏曰比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煩百姓不信乞自今凡將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于治則必行無恤小民之言帝然之泰和二年戶部侍郎張復亨請三台同鈔可行鑄面與詰難復亨再任戶部尚書心少之對質客語古人詩中州樂在詩板曰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下勅鑄恐聖降同知河南府事改彰化軍節度使復爲中都轉運使七年拜參知政事左司郎中判選等坐私議朝政下獄尚書省奏其罪鑄連日昂等非敢議朝政但如鄭人游鄉校耳帝悟乃薄其罪鑄上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案名錄須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合折鈔不拘實例農民知之漸重鈔比來州縣印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省庫仍萬小鈔無限分可合通行帝覽奏即詔有司運行之大定初還尚書左丞兼修國史以議李新嘉罪降濟州

防禦使改安國軍節度使徙將陽軍宣宗即位召赴闕以兵道阻宣宗遣汴鐸上謂于宜村除太子太師貞祐三年致仕是歲卒

孫卽康字安伯其先滄州人遷徙河北實燕劉遠祖延應在徒中占籍新津仕至涿州刺史曾祖克機還檢校太傅殿聖軍節度使卽康中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爲尚書省令史章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請究鹽法卽康除耀州刺史入爲吏部左侍郎帝謂卽康曰孫卽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還御史中丞與同簽大監程府事章宗治鑄王承中獄還奏承中父子皆賜死時論冤之頃之遷泰監軍節度使改知延安府事承安五年以司空兼薦復召卽康爲御史中丞泰和三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進尚書右丞六年未踰墮有諸大臣猶以小竅竊發不足懼惟卽康與左丞布薩瑞參政通吉思忠謂必當用兵帝以爲然進左丞布薩請和進官一階章宗崩衛紹王卽位卽康進拜平章政事封崇國公大安三年致仕是歲薨

賈實字貞卿京兆咸陽人按中州集云唐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涇州觀察判官補尚書省令史舊例試補兩月乃補用實至數日執政以爲能擢監察御史提刑司奏涇州有美政遷北京轉運副使親老歸養重師中楊伯通薦其文學除翰林修撰上書請擢實才以振揚俗核功能以理廉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又論時政五弊言路四難詞意切至改右司郎中遷刑部侍郎按中州集言實爲右司郎中預參和權分我所有實判獄爲不屬實判部時多慮河東北路所平反帝疑之傳言不屬實判部此

南京路轉運使御史中丞戶部尚書興定元年致仕元

志五八六一

光二年卒諡文簡賢好學讀書至老不倦有注史記一百卷

張翰字林卿徐州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調隴州軍事判官有疑長弟三人為劫者廉得其狀白于州釋之大安開參知政事承務處置乖方翰充左右司郎中屢爭之不見省承務就逃衛紹王知翰嘗有言召見憲獻之遷侍御史宣宗遷汴補規措恩從徽草至真定上書言五事一曰張本謂當養兵徒從家民以實南京二曰足用謂當按察并舊渠以通漕運三曰防亂謂當就集軍假之官印使相統攝以安反側四曰省事為縣邑不能自立者宜稍併之既以省官且易於備蓋五曰推恩謂當推恩以示天子所在稱幸之意帝略施行之翰雅有治劇才所至輒稱邊河平軍節度使都水監提控軍馬使俄改戶部尚書時帝初至南京慮事草略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是歲卒諡達義

任天寵字商叔曹州定陶人明昌二年進士為威戎縣令縣政繁無文廟學舍天寵以廢毀建有兄弟訟田者論以理義義曲周至皆感泣而去累遷國子祭酒貞祐初為中都路都轉運使時京師戒嚴糧運阻天寵悉力營辦而盡勞卒出家資以濟饑者全活甚眾還戶部尚書三年中都不守天寵舉走南京中道遇兵死之諡純肅

孟錫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明昌元年編史奏薦錫錫明正可用除刑部主事累遷河平軍節度使泰和四年入為御史中丞召見於香閣謂之曰朕自知非因人薦事也御史任甚重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巨室重事則畏向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是歲

自春至夏諸郡少雨鎬奏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並置灌溉帝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無何奏彈知大興府縣令理執中貪殘殘虐不奉法令自奉聖州解後恬適不悅失帥師之體乞行黜退以厥人望帝以執中東宮舊人顧右之謂錫曰執中處人似有跋扈者錫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帝悟詔尚書省問罷之五年唐都河南屢有警議者謂宋且取盟六年正月宋賈正旦使陳克俊等朝辭帝使錫諭以國家涵容之意時改規制司為按察司錫論其權宜輕自今請擬獄獄並令按察司從正與決庶幾可慰人望從之八年除轉陽軍節度使至宣元年復為御史中丞按察使韓繼勳王立召錫為參知政事錫舍理執中作亂召錫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各以正言答之乃遣還家日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錫亦尋卒

宗端修字平叔汝州人章宗潛眷宗諱上一字改宗為姬按中州集高紹王君世宗端修好學喜名節中大定二十一年進士第明昌中補尚書省令史承安元年權監察御史元妃李氏兄弟干預朝政端修上書乞罷小人帝遣李喜兒傳語問小人為誰對曰李仁惠兒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喜兒不敗陳具奏之帝雖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四年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削一官章宗知修不為眾所容釋之改大理司直泰和四年遷大理丞赫舍理執中陳言涉私端修議治其罪詔以端修別出情見議不當削一官解職久之為節度副使卒于官端修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倉馮汝州司候海珍修將之官問為政端修曰為政

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為政之術盡於此矣

完顏開山蓋州明安人明昌二年進士調觀察判官累遷沁南軍節度使入為工部尚書貞祐三年知京兆府事四年知鳳翔府事興定元年冬詔陝西行省伐來開山樞元帥右都監參議軍事來兵千餘人伏夾寨谷率騎兵掩擊敗之改知平涼府敗來人于步落洞邊官一階三年召為吏部尚書廷議選戶部官往往舉眾劾刺史應詔開山曰民勞至矣復用此輩將何以堪議者稱之五年朝廷以晉安行元帥府開門呼國克行暴劫以開山代之是歲卒

路鐸字宣叔伯達子明昌三年為左三部司正上書言事召見便殿遷右拾遺明年河東志作盧溝河決鐸請自玄河口以下丁村以上無修葺應擬使分流以殺賊水勢詔工部尚書齊持國與鐸同檢視章宗潛幸景明宮是歲民饑御史中丞董師中上書諫鐸與左補闕許安仁繼之賜對御問乃罷行向書左丞先顏守貞每論政事守正不移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袁諷因擠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言太切向書右丞烏陵阿原參政瓜爾佳衛奏鐸以梁昌比右丞相瓜爾佳清臣所言任妄不稱諫職帝以梁昌比以梁紉比漢高祖不以為忤路鐸以梁昌比丞相耳周昌之守貞入為平章政事五年復諫幸景明宮語多激切都忠憲欲起事密諫官不能察其詳而讓者頗謂事涉鐸鐸王承宗思有以寬解帝意鐸上封事九切直帝優容之尚書省奏擬鐸同知河北西路轉運使事詔再任右拾遺謂宰相曰鐸敢言但識短耳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宰相持鐸深銜之

但識短耳鐸因召對論宰相權太重宰相持鐸深銜之

及守貞持鐔王承中事久不決錘等亦上言切諫持國  
並指以爲黨帝乃出守貞和濟南府薦者皆黜降出鐔  
爲南京留守判官承安二年召爲翰林修撰帝問趙晏  
所言十事因及道師中張萬公優劣奏師中附西持  
國以進趙極張復享張嘉貞皆出持國門下嘉貞復趨  
走丞相襄之門俱不可用持國黨聞之怒甚尋改監察  
御史參政楊伯通引用知人李浩錚劾伯通以公器結  
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詳檢御史大夫張璠  
加錚奏不行帝命同知大興府賈鉉詰問鉉奏張璠言  
彈劾大臣須有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賈益言除  
授皆宰執公議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賈錚言事  
輒率頃之遷侍御史復坐奏事不實奪兩官解職尋復  
起爲奉定軍節度副使改景州刺史錚遂十一諫以教  
民詔遍諭州郡遷陝西路按察副使坐與屬官宴飲罷  
免奉和六年復召爲翰林特制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  
城被投沁水死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額爾衮必喇明安人明昌二  
年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  
奴賈漆不馴直伯嘉拘致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賊  
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蒙右屏逐累遷監察御史因劾  
奏不實政事布薩擇選平涼治中貞祐初起震武軍節  
度四年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珠智勇過人持心忠孝  
詔賜珠姓完顏氏遷元帥左監軍悉知太原歸德河南  
府時事甫定元召爲吏部尙書一年改御史中丞初  
以爲便與定元年召爲吏部尙書一年改御史中丞初  
完顏樂師劾請窮治詔釋之伊爾必斯使其子上書請

續通志 卷四三十七 列傳 金

國後劾伯嘉劾之曰古之爲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  
陣之日忘其身伊爾必斯庸國軍奇堽兵數萬未陣而  
潰既不能援趙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講罪聖恩  
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庭惶恐待命乃安坐要君嗾無  
忌憚乞尸請市以戒不忠宣宗曰中丞言是業已赦之  
矣乃止除名五月帝憂早卒執以爲冤獄所致伯嘉奏  
變和陰陽宰相之職漢制災異輿免三公願歸之有司  
邪臣謂今日之早聖主自用宰相詔讀百司失職實此  
之由禮部郎中穆延呼喇以言事件旨集五品以上  
官願責之伯嘉諫曰弊弊納諫封拒諫呼喇所說所  
言無益於身所言言不無損於國陛下廷尉如此獨不  
欲爲堯舜乎時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諫曰建議  
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  
令入山寨可以得生願能復爲國乎是年冬以權參知  
政事行省河中廷議欲棄河東徙民實陝西伯嘉上言  
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萬一失之恐未易取大  
宰相執意召遷入奏曰如臣旣歸固宜召遷更須速遣  
大臣鎮撫退復上疏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爲財  
不富實不足以周軍獨待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  
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  
軍功遷官宜數無傷者即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  
北葉點往往聚眾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無爲他人  
所得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聚餘民完守城業者乞無  
問其門地皆超躋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  
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險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  
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饑聚兵積糧則河津以  
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

使按行京東奏曰薊州災最甚合免三千餘萬石三司  
止奏除十萬石民將重困詔治三司奏災不實軍伯嘉  
行至新縣聞前有紅樓殿不敢至泗州監察御史烏克  
遜納神劾伯嘉違詔不獨按視諒有司鞠會赦免五  
年起爲彰化軍節度使改輸稅俾講學士伯嘉純直不  
能與時低昂嘗曰生爲男子當益國澤民高汝璈方希  
寵因位伯嘉諫事輒與之忤由是毀之者求元光元年  
坐言事過切降遙授同知歸德府事二年三月遷授集  
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省河中陝西精銳與平  
陽公史謀共復河東以病卒

珠格筠壽員祐開爲器物局直長遷副使工部取粘皮  
恰御用輜杖筠壽以其家所有輜仗進因奏曰中都食  
靈遠乘廟社陛下當坐薪懸膽之日奈何以錫聘細物  
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乎宣宗不憚擲  
仗罷中出爲橋西提控

張輝字子明洺州永年人本名標避章宗嫌名改焉大  
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戶部員外郎承安五年天久陰  
晦平政事張萬公奏請還小人章宗問爲誰萬公以  
燎對乃出爲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轉同知西京轉運  
使事丁母憂起復相州刺史奏請以鹽易米所言利害  
甚多尋充宣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數不及民可以足用  
大抵多募商賈安插產業遠載郵保一路爲之救敗以  
舊復故制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歲餘改戶部郎中  
丞相崇浩奏煒長於保無比戶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  
十四萬崇和八年伐木增進銀五千兩詔曰人之短  
汝朕皆知之惟能興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旬計  
請道倉庫以中都轉運戶籍判官王謙代煒諫至西北

志五八三



路盡發燔前後散失錢物以鉅萬計大安三年河東兵敗軍士猶云張宣差刻我欲例戈殺之宣宗遣炸倅佐向書右丞齊鼎修南京宮闈坐事降官未幾致仕宣宗初以雄有才既察其無實遂不復用煇貞祐四年卒高詒海人以應補官累遷左藏庫副使元妃李氏以早警易紅氍毹獨不肯元妃奏之章宗大喜遣人諭曰所執甚善今姑與之復不得為例大安中越王承功判中山故同知府事改同知河南大名充安撫使貞祐二年遷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尋致仕卒

李復亨字仲修榮州河津人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

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商人過客同邑人囊中盛佩刀謂之曰刀

蟻馬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執伏遷南和令盜劉民家

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

忽驚蹄詰之乃引伏累遷同知靈武節度使貞祐開歷

左司郎中遷翰林直學士行三司事典定三年上言近

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故籍邊民為軍今大軍

已還乞遣歸本業從之復亨舉陳留縣令程震等二十

九人薦桑有效徵科均一朝廷皆遷樞之時置京東西

南三路行三司掌勸農催租軍需科差及鹽鐵酒權等

事復亨攝西路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為

未便故州魯山竄豐鄆州山皆產鐵募工置冶可獲利

且不厲民又奏賜武設賣鹽官以佐軍用乞禁止增濟

鹽勿合過河南食陽武解鹽河北食滄鹽鹽南北俱

濟詔尚書省行之四年拜參知政事河南雨水雪稼復

亨為宣慰使凡官吏貪汙不治者得廢繼推治復亨奏

乞禁宣慰司官吏不得與州府司縣各官會飲又奏民

養驛馬困民最甚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

之河南開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被災及沿邊

郡縣租稅全免內地半之詔有司議行焉無何被詔提

控軍興糧草復亨奏河渡不通陝西鹽價踊貴乞以粟

互易足兵食詔戶部從長規措復亨有會計才識能吏

當時推服故歷至通顯既執政頗矜持以私自營譽望

頗減五年廷試進士復亨監試進士盧元謬誤置放及

第乃罷為安國軍節度使元祐元年十一月城破自殺

贈資德大夫

列傳

金十六

承暉

李英

布薩安貞

蒙古稱

副留守

名府

物也

事宦者

民與

復改

魁往

木使

失所

緒哉

怨結

克坦

非至

丞丞

皆死

穆延肅忠

富珠哩德裕

烏庫哩慶壽

完顏路

必喇何魯魯

布薩爾

烏庫哩慶壽

完顏路

必喇何魯魯

布薩爾

烏庫哩慶壽

完顏路

必喇何魯魯

布薩爾

烏庫哩慶壽

完顏路

必喇何魯魯

布薩爾

烏庫哩慶壽

完顏路

必喇何魯魯

布薩爾

烏庫哩慶壽

完顏路

必喇何魯魯

布薩爾

烏庫哩慶壽

國公中都保剛承暉出讓和事宜宗濬泮徒封定國公

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尙書左丞相穆延肅忠久

在軍旅悉以兵事付之頃之莊獻太子適去右副元帥

富察齊翰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詔元帥左監軍承鈞

將中山鎮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庫哩慶壽將大名軍

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都督富珠哩德裕調遣糧發

中都承暉聞遣人以驛符奏諸軍倍道來接已而李

英敗于薊州北慶壽亦錫軍亦潰時高拱居用事忌

承暉成功諸將皆願望無一至中都者承暉與肅忠會

謀約同死社稷肅忠謀南奔承暉怒召肅忠腹心完顏

實座至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界之舊許

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實座曰今日向暮

且行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實座不能對叱斬之承暉

起解請家廟作遺表付尙書省令史師安石皆論國家

大計辨君子小人恰亂之本惡指邪正數人謂高拱賊

性險險終害國家因引告以不能保都城為諸舉家號

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曰承暉於五

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

安石訣履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遠謝謬誤得非神志

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

已仰藥死矣承暉大慟志云承暉賢於子也亦無誤按

監計被謀則承暉是日暮肅忠出奔中都都不守貞祐三

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

契於相國寺哭之盡哀贈府僚同三司太尉尙書令

廣平郡王諡忠肅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

馬光蕪賦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

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穆延肅忠本名托恩多上京路明安人天定二十八年

進士第調高陽朝城主簿北京臨潢提刑司知事御史

臺舉肅能進順義舉節度副使累遷山東按察副使坐

虛奏使與肅合埋獄中不審旋伺其過申奏及疏中走

按察使與肅合埋獄中不審旋伺其過申奏及疏中走

通中都詔肅忠為左副元帥兼西京留守西京二字係

肅忠入以保全西京功進官三階貞祐二年宣宗濬泮

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為左都元帥十月進拜平章政

事中都受副承暉以肅忠久在軍旅帥以兵事約同死

社稷及烏庫哩慶壽等兵潰外援不至謀南奔中都死

殞聞肅忠出奔皆束裝至通元門肅忠謂之曰我當先

出啟途乃與發妻及所親先出賊不復顧中都遂陷肅

忠至南京帝釋不問仍以為平章政事肅忠與高拱素

不相能詰其兄烏哩頁曰邇來帝頗疑我此高拱所為

若再主兵必不置此人未幾尙書省奏肅忠謀逆帝命

有司鞠治兄弟皆伏誅

布薩爾本名齊鶴中都路明安人親孝遠充護衛

遷都點檢怒河南陝西統軍使泰和二年召為御史

大夫明年拜尙書左丞六年詔大臣議伐宋皆曰此小寇

無足慮者端曰小寇當盡伏夜出豈敢曰日列陳耶宜

早為之所帝深然之平章政事布薩爾伐宋詔端主南

京行省留務宋屢遣使乞和七年布薩爾以異兩班師

下奉命金泰和七年二月布薩爾師還初武衛

軍士妻阿里布生一女而棄常託夢中言以惑眾言夢

中曩見白頭老父指其一女曰昔有福人也若侍掖庭

必得皇朝時章宗在位久皇子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

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里布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已

鄒兩三日必大過三日南不降音宗疑其謀妄下有  
 司鞠阿阿里布引伏詔誦端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  
 之進拜平章政事封申國公八年十一月章宗崩遣  
 內人有娠者兩位生子立為儲嗣高麗王即位命端  
 尚書左丞孫即康讓讓二十一日太極副使儀師顏  
 珍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四月有人告元妃李氏欲  
 害元氏詳稱有身元妃承節皆謀死端進拜右丞相  
 世襲臣宜宗貞祐二年以端判南京留守兼領全  
 南遺凡三奏歐陽義贊之帝意乃決按遺書表請  
 入選凡希古賢之而  
 史不及此二人志欲謀明年中都失守宜宗至南京  
 以端知開封府事進元帥行省陝西招諭完顏格爾及  
 成格勒阿凌結汪三郎等皆相繼內附汪三郎賜姓完  
 顏後為西方名將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迨近侍與太  
 醫診視端雖老凡朝使至必遠近哀勞不解故讓構  
 不果行與定元年卒贈延安郡王諡忠正按宣宗紀  
 端卒年諡諱四年并諡以表承  
 宣宗行元帥府事于冀州今改正

李英字子賢其先遼陽人從益都明昌五年進士第調  
 通遠合補尚書右史大安三年上章議兵事勸李格  
 高琪烏克進鄂屯納喇至騰秘延盡忠先朝舊任使可  
 與高略又曰此來敵人增築城郭修完機構勢勢可知  
 山東河北不其其發掘則京師為孤城矣不報貞祐初  
 珠格高琪謀為經恩官乃上書高琪曰中都之有居庸  
 猶秦之函谷蜀之劍門也遷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  
 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固忠義之士將轉  
 為他矣又曰可無據宜德與徐民使之從戎所在自  
 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只吊坐收所失之  
 關隘也居庸咫尺北門而不能高麗英實貽之高琪奏

其書即除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蓋悉  
 錄焉二年正月乘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出  
 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時  
 出戰被創召還俄遷翰林特制因獻十策大槩謂居中  
 士以鎮四方委親賢以收中都立藩屏以固關隘集人  
 力以防不虞養馬力以助軍威愛禾稼以結民心明賞  
 罰以勸百官遵守台以復郡縣并州縣以省民力頗施  
 行之按英獻十策原文宣宗南遷召為御史中丞英  
 念兵興以來百務皆弛濶湯湯清英運人材為己任因  
 言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數  
 遣使者分道考察兼能當時為得人願改前日徒設  
 之文道大定已試之效帝嘉納之百兵興以來至用官  
 爵為賞程英又奏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為貴  
 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格爾堅守關城誘殺叛使忠  
 節誠有可嘉意於勳獎遂權節城加贈二品賜國姓若  
 取蘭州又將何人之右為統領之官恐眾望不厭爾得  
 賤卒一朝處原人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肯相望格爾殺然  
 其死不聽中都久圍丞相奉旨急英收河間清洺  
 義軍自清州督糧運救中行至大名得兵數萬然取  
 軍乘無紀律復被酒與兵遇于清州大名大敗盡失所  
 運糧英死士卒殲瑪加恩贈通奉大夫諡剛貞  
 富珠哩德裕本名富拉塔隆安路明安人累官少府監  
 丞明昌未修北邊議聖立堡塞以勞進官三階授大理  
 正累遷左監軍兼臨潢府路兵馬都總管都統請達私  
 率官兵數萬家屬種稼穀之額史劾奏論富海州刺史  
 暹武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召為御史中丞拜參知政  
 事兼發糧密院事行省大名額殺河北兵救中都凡真

定中山保派等兵元帥左監軍承錫將之大名河間濟  
 滄劉勳河南等兵德裕將之并渡清澗運德裕不時  
 發及李英至霸州兵數糧盡已失坐強徙兵期責按沂  
 州防禦使等知益都府事與定元年卒  
 烏庫哩德壽河北西路明安人由知把書費充奉御除  
 近侍局直長再轉本局使兼遷有勞進一階賜金帶奉  
 和四年詔慶壽接視清河六年伐宋從右副元帥完顏  
 匡出唐郭為先鋒都統攻下藪陽頃之完顏匡軍次白  
 虎粒趙都統完顏誼達取隨州遣慶壽以兵五千扼奔  
 岸藪陽漢路行與宋兵遇斬首五百級宋隨州將雷太  
 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郭城滅城兵皆潰遣與大  
 軍渡漢江圍襄陽元帥匡表薦慶壽謀略出眾帝嘉之  
 遷拱衛直都指揮使提點如故貞祐二年遷元帥右都  
 監以保平州功進官五階宣宗遷汴改右副點檢兼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三年中都危急改元帥左都監  
 將大名兵萬八千西南路步騎萬一千河北兵一萬救  
 中都次霸州北兵潰項之中都失守改大名府權宣撫  
 使未幾知河中府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四年遷元帥  
 右監軍宣宗配 兼陝西統軍使駐兵延安敗夏人于  
 安塞堡獲于鄭州之滄曲谷有功與定元年與發糧密  
 院事完顏德裕率略伐宋敗宋兵于泥河灣石漆村復  
 破宋兵于樊城縣以軍士多被傷奏不實詔有司鞠問  
 已而釋之歷鎮南集慶軍節度使卒  
 布薩安貞本名阿哈以大臣子充奉御尙那國長公主  
 貞祐初改右副點檢遷元帥左都監二年中都解嚴除  
 山東路統軍安撫等使初益都縣人楊安兒聚剽掠鄒  
 州都招捕之安兒降與官制史防禦使大安間安兒亡

歸與張汝根緊黨及劫州縣山東大擾安貞至益都散  
安兒于城東安兒奔萊陽州徐汝賢以威降賊勢復  
振登州刺史耿格開門納偽都統郊迎安兒遂借募  
元天順僞元帥郭方三據密州李全略臨朐安貞以沂  
州防禦使布薩瑤嘉爲左翼安化軍節度使完顏頤珠  
爲右翼安貞將花副軍討賊賊之與本完顏頤珠  
月安貞軍昌邑東徐汝賢等以三州之眾十萬來拒  
獲甚眾安貞至萊州僞海州刺史發立以二十萬  
陣于城東瑤嘉敗之殺獲員半安貞遣萊州軍卒曹全  
等詐降于汝賢以爲內應遂復萊州斬徐汝賢格史  
激立首降官差伯特先襲殺郭方三復密州十二月辛  
亥耿格伏誅安兒服身走入海舟人曲成等擊之墜水  
死四年二月安兒黨都定等復據山東安貞討之連賊  
皆克降者三萬餘皆安慰復業興定二年下詔伐宋安  
貞至安豐宋兵拒戰安貞呼勦衝擊敗之追至漣水  
安貞至大江乃班師按橋通建寧人滿安豐軍進以  
拒之戰於化湖殺宋將其金幣乃解濟州之圍  
脫歸安貞自來本傳安貞自來本傳安貞自來本傳  
之類故第五至大江乃班師興定三年安貞領兵伐宋  
有泥水之捷五年復伐宋安貞軍于七里嶺宋兵薄  
居山遣兵擊敗之遂奪黃土關人梅林闖拔麻城縣抵  
大江克黃州進改新州克之安貞每獲宋壯士輒釋不  
殺因用其策亦有功宣宗謂幸臣曰阿哈將略固善此  
輩無慮數萬旣不可殺安所置之幸臣不對安貞憂議  
以金玉帶器近侍局六月向書官奏安貞謀叛宣宗疑  
不實命奕王守德獲之質成其說并其二子殺之以  
祖忠義父拱有大功免兄弟緣半安貞嘗曰三世爲將  
道家所忌至是果驗云

田琢字器之蔚州定安人明昌五年進士官懷安令補  
尚書省令史貞祐二年中都叛爾珠請由開道往山西  
招集義勇遂使經略山西與冀州刺史魏用有隙自  
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邀之琢知其謀即別道入  
定安用破蔚州殺判官李宜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勅  
府庫倉廩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制  
史芬微爲送中都元帥府殺之琢至蔚州諫用同惡款  
人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隨從河  
南爲上書以請從之琢復遣沈思忠宮招拔宏州蔚州  
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鎮之  
西山諸隘皆不能守移軍沃州貞祐三年詔盡徙屯  
陝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曠土  
多而浮民聚之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  
出種貧者備力服勸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己宣宗  
深然之興定二年改山東路轉運使除漣州志作任馬  
作宣權知益都府事李旺據膠西琢遣益都治中張林  
討擒之棧州裨將張聚州致襄濱州琢遣提控兼倉  
理韓哈討平之遂復二州李全據安邱琢遣總領提控  
王政王廷玉討之太尉少監伯特完權率政兵攻安邱  
敗焉琢奏治特完罪會赦而止既而昌樂合珠格罕都  
等破李全于日照縣琢承制各遷官一階詔許之治中  
張林素凶險踰出琢下會于海牟佐據萊州琢遣林討  
之林伺琢出即率眾深入府中琢倉猝與戰不勝行至  
章邱兵變東平行首家古湖以款聞宣宗度不能制林  
乃遣人召琢還至壽張張殺發卒

完顏朮本名達希布蓋州明安人從丞相襄成邊功最  
泰和六年從完顏匡攻襄陽破太尉兵積功至右副  
都監檢至寧元年以三事忤旨謫雲內州防禦使按金  
志雲內州置副都軍節度使非功貞祐初宣宗驛召赴  
中都時雲內已受兵窮善馬稍與數騎突出將赴關會  
有詔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外兵日增軍無副志  
以拘文不相應故由此殘破之數州府有告急徵兵即  
須赴救又曰河北軍器之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塞以  
備外兵及勸遷都講防禦禦策宣宗頗采其言大名  
軍變詔弼鎮撫之未幾改陝西路統軍使二年改知東  
平府事山東西路官權副使時劉二祖繼黨孫邦佐張  
汝樞保濟南勦于堦本北作汝樞弼遣人招之皆降八月  
宣宗紀貞祐三年四月始降汝樞汝樞八汝樞復謀作亂  
月後叛殺之原文成在四年改政事  
邦佐密告弼弼發汝樞伏甲殺之手詔襄論封密國公  
是年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應戰久之乃解圍去五月疽  
發于腦俄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善讀書開暇延引儒士  
歌詠投壺以爲常所僱得人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  
省費軍民無相訟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調本名呼爾根成平府明安人承安五年進士除  
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遷都水監丞尋  
加通授承定軍節度副使二年樞山東官權副使四年  
行元帥府事奏楊安兒餘黨據險作亂至今未息之晉  
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興定元年從知東平府事權參  
知政事行尚書省遺狀略討花明賊于曹濟開三年奏  
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潦清河河濶濶口河濶險固可恃  
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又以山  
東詩東平爲重鎮而兵卒太少請募選以益兵威制可  
是茂益都桃林塞絕源林號張大刀城險爲亂四年

倭掠東平綱道王庭玉討之生擒張林乞賈死自劾  
綱為請于朝宮之山車不能守林乃降于宋初東平提  
控鄭僑生擒宋將李資稱奏賞僑宰臣謂李資自稱宋  
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  
稱僑將以重獲者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  
體詔即賞之五年二月東平解圍綱與王庭玉東宮公  
燕窩各遷一階是歲無黨賊死綱勢孤奏請移軍河南  
詔百官議許綱內徙率所部女真契丹漢軍五千人行  
省邳州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自此山東事  
勢去矣時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徵百姓離散綱奏乞  
一切停止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  
募勇敢收復山東碭山首領懷忿作亂引水環城以自  
固構浮橋河上結紅樓賊為援綱奏碭山北近大河南  
近汴隄其間乾澀泥草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  
當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堵兵由便道斷浮梁絕紅樓之  
援募勝勇有口辨者持廉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乞賜  
空名告身從便遞賞無何碭山賊襲永城縣詔與副總  
領高琬等併力討之綱御下嚴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  
辛未朔經略使納哈塔祿格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  
士百餘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十月壬辰按寬  
宗紀作十一月辛丑蓋本傳紀克勤  
之照而帝紀則書而壯之日也總帥約赫德圖邳州急  
攻之紅樓賊高顯等殺祿格兩首以獻  
必喇阿魯岱良祐初累官憲化州刺史一年權河北大  
名宣撫副使三年以保全贊皇功加遷授安武軍節度  
使改昭義軍閏月權元帥左都監遷都統鄂屯嘉格復  
取威州及獲鹿縣既而詔擇義軍為三等阿魯岱奏自  
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

相親故能所向成功一旦折之彼居中下將氣挫心解  
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遇時力作微  
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乞無輕變易詔許之澤州舊  
隸昭義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岱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  
具備今聞議遷于青蓮寺山麓距州既遠地形狹隘一  
旦有急徒棄名城以失大行之險則論南昭義不通關  
矣乃復隸昭義軍按地理志澤州舊為刺史郡貞祐元  
光二年升為節度軍始隸澤州昭義軍後改隸孟州元  
符後昭義復隸昭義皆不合是歲重闕失守阿魯岱  
趨備藍田商州陝河北利管略曰今忻代撤成太原帥  
府炊爨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  
潞州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乞復置潞州帥府  
典定開權參知政事行向書有于益都阿魯岱復立潞  
州最有功議遷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為將既而阿魯岱  
去潞州以張開代領其眾與文振不相得遂不能守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八

列傳

金十七

納塔謀嘉

都谷

高霖

孟奎

烏高阿興

溫特赫達

王擴

伊喇富森

鄂屯忠孝

富察思忠

完顏嵩

富察伊特圖

完顏仲元

完顏阿林

完顏寬

烏庫哩長壽

完顏佐

舒穆魯仲溫

富察阿里

完顏宜拉塔

瓜爾佳爾納格

珠嘉臣嘉

蘇舍理和勤端

完顏伊爾必斯

完顏特爾格

納喇呼喇勒

納塔謀嘉上京路首德爾明安人大定末年遷入東宮  
 教郎王琮瀛王瑗讀書以終場舉人試補上京提刑司  
 書史以廉能著稱承安元年契丹圖卜薛掠韓州信州  
 提刑司擢諸書史入奏者謀嘉請行五年特賜同進士  
 出身調東京教授累除翰林修撰兼修起居注監察御  
 史貞祐初遷吏部員外郎侍御史完顏嵩舉謀嘉才行  
 志在匡國可預軍政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被問費出  
 資以贖貧民胥聞奏應許所贖遠官謀嘉不受宣宗議  
 遷都謀嘉曰不可河南地狹土薄地日未夏交侵河北  
 非我有矣當遷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  
 聽除廣州刺史人為太常少卿兼左拾遺攝御史中丞  
 兼兼攝太子詹事興定元年黨麗失守遷河南被軍使  
 兼日武軍節度使攝樞密院事行院許州汰去冗食  
 軍士二千餘人上書請伐宋不聽三年降州防禦使  
 宋人將襲潁州間謀嘉有備乃引去四年召為翰林侍

講學士兼兵部侍郎同修國史五年卒

都谷字應仲密州諸城人大定十三年進士第累官滿

王府文學以吏才稱職改授同知曹州軍事召為刑部

主事轉大理寺丞時議差接送伴宋國使官史周昂

具數目呈請左司都事李炳棄解見之怒曰吾口舉兩

人即是安用奏為言官初之事下大理寺思議當科違

制谷曰口舉兩人一時之言耳監杖貶帶從谷議歷官

定海奉軍節度使泰和六年致仕員貞初卒

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調安國軍節

度判官以父憂還鄉里教授生徒獲數百人服除為國

史院編修官建言黃河所以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

折適逢版疾故致湍決今若開雜爪河以殺其勢可免

數堵之勞凡掩堵工物皆取於民大為時病乞置河隄

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堵材亦便民力漸省朝

廷從之改都水監丞簽陝西路按察司事體訪官員能

否赴關待對時南征調發繁急民稱稱滯有司皆坐失

謀軍期罪獄言其枉悉出之貞祐二年陘河平軍節度

使滿城宜村為衛州以護北門帝從之尋改中都留守

穆延義忠案中都南奔霖與于義保率其徒夜出不能

進謂義保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保伏辜

中以免事聞照翰林學士承旨諡文簡

孟奎字元秀遼陽人大定二十一年進士補尚書省令

史從參政馬琪奏瀋瀾決河改中都左營巡使平章完

顏守貞禮接士大夫在其門者號冷屋十俊奎其一也

改上京等路提刑判官有契丹人額里頁曾殺驛使有

可以同名者驗獄至藏而出之別獲殺驛使者遷阿知

西京路轉運使事改武州刺史上言親民之寄都還願

解使皆計責而得權歸胥吏自今宜參用土人使紀綱

其事未幾調同知中都路轉運使歲旱詔審錄冤獄多

所平反大安初除博州防禦使凡屬縣事應赴州者不

得泊於道旅以防吏姦人皆畏之俄為行六部侍郎勅

奏監軍完顏思德虛造功狀思德坐免官詔以奎為宜

差都提控員貞初以疾卒諡莊肅

烏凌阿與本名卓大名路納琳必喇明安人累官武

勝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西安軍節度使入為兵部尚

書上言按察轉運司按百官志泰和八年以轉運司權

重難轉運使改司拘檢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

云按察轉運司拘檢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

四方兵動民屯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

農使又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澆鹽易糧給給之瀋陽及

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

代之奏曹濟滄諸郡皆可屯重兵般州縣官勸民力穡

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下尙書省竟不施行又奏新制

科買軍器材物積緩者的決此令若行有司必督責惠

辦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興定三年卒

溫特赫達字子達本名蒙古勒蓋州安春明安人性敦

厚言言笑初舉進士廷試授國官易其稱小謂曰汝欲

求作官邪達曰取人以才學不以年貌思成與之明昌

五年中第調固安主簿累遷太常少卿充陝西元帥府

經歷官興定元年攝侍御史上疏論伐宋又言遼東興

王之地伊塔圖不能守走遼南京度今之勢可合張王

守統行省雲州以繫一方之心宣宗曰一子非所愛但

功不更事詎能辦此逾月上天天下輕重繫于宰相還

來每令權攝甚無謂也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

能謀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曰人才難知故先

試其稱否。師所謂用之未盡者。為諺對曰。陝西統軍使巴古喇忠直幹略。知延安府。瓜爾佳。是倫。深沈。有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為累。宰相高琪。高汝礪。其言。俄充陝州行樞密院參議官。累遷集慶軍節度使。時東。方荐饑。上疏言。亳州戶舊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為。州且調發數倍于舊。乞量為減免。是歲大水。碭山下。野無居民。轉運司方晏。兵食。遂闕。二縣無主。稻田且。萬頃。收可數萬。野即具奏。詔戶部尚書高夢專治其事。所。獲無幾。坐累。抵罪。自念失。因感愧。發病。尋卒。

王擴字充之。中山永平人。明昌五年。進士。調鄆州。掾。事。邇。懷安令。狃。吏。張。執。中。誣。數。二。令。擴。到。官。執。中。舉。家。避。去。累。官。德州。防禦。同知。詔。賑。貸。山。東。西。路。饑。民。棣。州。尤。甚。擴。於。限。數。外。給。之。秦。和。山。東。盜。起。安。撫。張。萬。公。廉。往。督。捕。擴。行。春。邱。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懸。城。大。盜。也。以。為。禱。再。遇。監。察。御史。被。認。詳。獄。冤。獄。時。凡。關。殺。奏。決。者。章。宗。輒。減。死。中。外。斷。獄。皆。以。出。罪。為。賢。擴。請。同。重。曰。生。者。從。獄。死。者。何。辜。非。法。也。時。將。置。三。司。治。財。擴。上。書。曰。大。定。開。曹。善。之。為。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三。司。職。掌。戶。部。舊。式。官。乃。戶。部。舊。官。吏。亦。戶。部。舊。吏。豈。恩。於。戶。部。而。智。於。三。司。乃。罷。按。百。官。八年。省。戶。部。官。員。重。三。司。與。諸。聞。張。增。職。辦。西。北。路。之。制。是。章。宗。時。未。嘗。前。也。與。傳。異。張。增。職。辦。西。北。路。權。草。王。謙。發。其。奏。論。指。按。之。無。所。假。借。媿。舊。與。擴。厚。使人。讓。擴。曰。君。不。念。同。舍。邪。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大。安。中。中。州。集。作。為。河。東。北。路。按。察。策。李。良。祐。一。年。上。書。陳。河。東。守。禦。策。大。要。謂。分。軍。守。隘。散。則。不。成。軍。台。則。勢。重。敵。倒。一。險。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曰。軍。校。糧。思。分。別。過。優。乞。以。千。人。為。一。軍。擲。望。重。者。一。人。為。

萬戶。兩。明。安。因。穆。昆。故。開。約。東。豈。不。簡。易。而。資。費。哉。又。曰。按。察。兼。轉。運。不。欲。假。制。劫。之。權。以。檢。括。錢。穀。運。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制。之。太。原。代。嵐。三。軍。首。其。州。府。設。官。如。合。通。學。貢。備。開。辟。立。革。按。察。職。舉。矣。又。曰。數。免。租。稅。科。種。益。繁。民。不。為。恩。復。增。崇。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書。奏。不。見。官。選。汴。後。召。為。戶。部。侍郎。遂。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奏。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帝。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瑛。聞。尚。食。物。謂。擴。曰。上。焦。勞。萬。機。賴。爾。蓋。以。安。臣。臣。子。宜。盡。心。擴。曰。此。尚。食。監。事。何。勞。字。相。高。琪。默。然。銜。之。有。司。奪。市。人。衣。以。給。往。成。漢。關。軍。士。京。師。大。擾。擴。白。宰。相。請。三。日。進。高。琪。怒。不。從。擴。關。已。破。元。兵。至。近。郊。遣。擴。行。六。部。事。規。辦。糶。糧。借。戶。部。印。契。好。禮。往。商。軍。中。卒。不。可。進。高。琪。奏。擴。畏。避。削。兩。階。降。授。慶。州。防禦。使。規。辦。秦。鞏。軍。食。逾。月。權。陝。西。東。路。中。州。集。作。轉。運。使。致。仕。興。定。三年。卒。諡。剛。毅。擴。博。學。多。才。理。直。不。容。物。以。是。不。振。於。時。云。

伊。爾。富。森。東。北。路。烏。爾。呼。河。明。安。人。以。陰。補。史。部。令。史。翼。官。順。義。軍。節。度。副。使。部。內。明。安。穆。敦。拔。民。籍。文。藏。之。窟。室。人。無。敢。發。者。富。森。誘。其。所。在。奉。恩。入。京。之。得。四。十。三。人。穆。敦。抵。罪。徙。莫。州。刺。史。上。言。沿。邊。軍。官。私。役。軍。人。邊。防。不。治。及。擾。動。等。事。乞。嚴。勸。禁。詔。行。之。大。安。初。同。知。興。中。府。事。督。民。繕。城。濬。為。禦。守。備。頃。之。兵。果。主。攻。其。北。城。既。接。戰。使。備。其。西。薄。暮。果。來。攻。以。有。備。解。去。尋。改。廣。寧。崇。慶。元。年。秋。被。廢。如。都。郡。元。兵。薄。城。其。子。錮。和。尙。率。家。奴。拒。戰。廣。寧。賴。以。完。富。森。遣。悉。奴。放。奴。為。良。終。不。言。子。之。功。識。者。多。之。未。幾。充。運。東。直。撫。副。使。成。大。機。出。沿。海。

名。粟。先。驅。後。奏。優。賜。吳。蘭。至。宣。元。年。除。登。王。備。兼。史。部。郎。中。呼。沙。呼。作。難。富。森。稱。疾。不。出。宣。宗。封。呼。沙。呼。澤。王。百。官。皆。賀。亦。不。往。呼。沙。呼。欲。罪。之。除。壽。州。防。禦。使。貞。祐。三年。遷。山。東。轉。運。使。久。之。致。仕。興。定。二。年。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賜。食。問。時。政。得。失。富。森。乃。上。書。曰。為。今。之。計。惟。先。招。徠。亂。人。然。後。中。都。可。復。還。東。可。通。今。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獨。據。調。度。仰。給。河。南。宜。開。宋。人。講。和。之。權。據。定。河。朔。策。之。上。也。山。東。殘。破。竊。盜。滿。野。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為。患。愈。大。當。選。官。招。捕。論。使。復。業。募。其。壯。悍。為。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本。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聞。初。相。子。盾。平。居。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舉。疲。情。出。戰。寧。不。敗。事。書。奏。朝。廷。略。成。用。焉。元。光。元。年。卒。

鄂。屯。忠。孝。字。金。道。本。名。雅。格。歸。州。呼。圖。克。明。安。人。幼。孤。事。母。孝。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調。蘭。州。司。候。累。遷。翰。林。待。制。權。戶。部。侍郎。耶。齊。特。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水。監。巡。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雞。爪。孫。家。落。復。開。東。明。南。關。兩。馬。賊。孫。村。諸。河。壘。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病。貞。祐。初。呼。沙。呼。欲。降。欲。降。呼。王。為。庶。人。宣。宗。不。從。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圖。急。機。運。道。絕。詔。忠。孝。搜。括。民。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願。以。銀。鈔。或。僧。道。或。釋。是。時。齊。期。計。盡。軍。食。奏。許。納。粟。買。官。罪。已。籍。者。忠。孝。再。括。之。合。百。姓。兩。輸。欲。為。己。功。左。謙。讓。大。夫。張。行。信。上。疏。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便。當。絕。食。不。獨。歸。咎。有。司。亦。怨。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其。言。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行。信。復。奏。忠。孝。平。生。矯。偽。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變。辨。慘。刻。害。

物忍而不恤何當河防河居民不勝其病軍員錢  
抑不合慎力薦呼沙呼後果作難猶自謂有功議錄沒  
其子孫又云不當其偏幕不公如此乃使與政如社稷  
何於是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卒諡惠敏  
富察忠本名烏廷隆安路海蘭島珠明安人大定二  
十五年進士為壽王傅被詔與學士張行蘭討論武成  
王廟配等列思忠奏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為先後接唐  
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十之眾  
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望  
羅崇古神與前代之將各以功德開列可也泰和六年  
附其議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大位以私已乎宣  
宗不從二年春卒于太廟思忠母太尉醉殿禮道官御  
史竄劾奏辟祕書監頃之遷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卒  
完顏本名恩楚西南路明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  
累官右司郎中翰林待制兼侍御史貞祐初議劾紹王  
事與呼沙呼相抗中都國急詔內外士慮皆得言事有  
王守信者本一村夫敢為大言罵燕于朝詔署行軍都  
統募市井無賴敢為兵進退跳擲大似童戲因與其  
眾出城殺百姓之樵採者以為功又薦買耐兒本岐路  
小販人俚語諷嘲以取衣食製運糧車千兩時村木甚  
艱所費浩大觀者皆竊笑之草澤李槐在衛都王時嘗  
事司天監李天惠依附天文假託占卜趨走貴臣俱為  
司天官嘗密奏白氣貫紫微主京師兵亂幸不貴得得  
不成禍既而高拱稱呼沙呼宜宗益信之左議議大夫

張行信奏曰壬子庸流擾攘披擲夢預機務甚無謂也  
司天之官占見天氣報據經陳奏使人主飭已修改轉禍  
為福如有宜報聽命帝召行信與商而訂守信事復與近  
侍咸決于高拱言守信不可用帝始以行信之言為然  
興定元年寓行山東路元帝時苗道潤與伊喇特爾  
格不協詔高和輯之十二月密州成爲亂軍所殺  
富察伊塔圖東京明安人勇健多力爲武器器令從軍  
兵潰被執貞祐二年興隆兵萬餘俱脫歸三年允遠東  
上京等路宜撫使與入行省富察烏錫爭權及賈隆  
安駁馬擅造銀牌睡賊殺人已而矯稱召召棄陸安赴  
南京宣宗皆釋不問興定二年行糧密院於鄧州御史  
察奏伊塔圖在軍中買沙獲盜用官銀鑄制政禁書  
指斥鑿與使親軍守門護衛押宿掖前後衛仗婢妾效  
內人態飾等事詔吏部尚書阿布哈希下蘇鞏之生諱  
完顏仲元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與阿林俱應李雄  
募數有功賜姓完顏氏仲元兵最捷號花朝軍貞祐三  
年糧山東東路宜撫副使四年山東乏糧仲元欲屯軍  
於黃河側上書乞補京官且而陳恢復河朔策詔曰卿  
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今求入見其意固嘉東平方  
正正賴卿等相爲聲援俟兵勢稍緩即從軍附河屯駐  
此時卿來蓋未晚也未幾改河北宜撫副使屢有功以  
本職爲從宜招撫使計約蘇圖坦等圖恢復時紅襖賊  
據遼水縣仲元遣提控羅蒙察破之賊視春擒郭俾餘  
眾奔潰遂復遼水縣是歲改商州經略使未幾滿漢夫  
守仲元連擢尚書復至萬汝皆弗及仲元用上書欲伐  
西夏以張兵勢後夏百原仲元請又曰陝西一路最爲

重地據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可選精兵分地  
戍之興定元年爲單州經略使敗宋兵於龜山復敗步  
騎于盱眙敗紅襖賊于百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  
之宋人圍海州仲元軍高糧合阿林遣出其後夾擊之  
宋兵解去三年仲元乞以所部渡河部屯宿州吳石都  
監孫舍理德同行帥師元光元年知鳳翔府事鳳翔  
被圍左監軍持節督將來濟軍仲元議齊齊略細兵  
事齊齊略曰公素得眾心不必以官位見讓仲元請身  
先士卒論諸將上有奇功者即承制起程延扎哈瑪爾  
力戰功最顯從速軍節度使聞解奏請擅除拜之罪  
宣宗嘉其功皆獎諭之正大開爲兵部尚書尋卒按大  
志云蔚州人郭忠孝山後軍民與元兵戰屢敗之金人  
名其軍曰花柳軍及云清州郭仲元與俱俱武等兵  
抵陣元主問郭仲元乃召曰仲元忱義有謀南渡後最  
稱名將云

完顏阿林本姓郭氏大安中李雄募兵與兒完顏仲元  
等俱應募貞祐初爲通州防禦使宣宗逸汗累遷橫海  
軍節度使賜以國姓是時仲元亦藉功知濟南府賜姓  
完顏與阿林俱加從宜招撫使且令約蘇爾坦等恢復  
中都阿林所部黃鶴補軍駐魚臺者桀驁不法有司乞  
徙于滕州詔阿林就處置之頃之破紅襖賊郭定于酒  
水縣柘溝村擒送京師斬之未幾改理州經略使阿林  
有眾萬五千郭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眾不欲行阿林  
以爲請帝然之加邊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林將  
兵西赴至瀘關聞京兆已破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  
欲合駐軍商鞏拒東向之路阿林上奏臣本挾陝西遇  
難而止豈人臣之節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  
今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相彼此臣所統皆卒願賜



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  
林赴難不回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付以  
魏州兵五千使乘隙而進與定二年按察使阿魯  
宣宗親俱在與定二年伐宋宋統制吳守卓角勇又  
原改作元年今嗣正伐宋宋統制吳守卓角勇又  
部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林以騎兵追之遺步  
卒斃其後宋兵敗生獲吳筠及將校二百人再敗宋兵  
于美家莊又敗之于寒山嶺復敗之于稍子嶺是時三  
月宿夢方滋阿林留兵守之已而宋兵大至兵敗數沒  
贈金紫光祿大夫西京留守

完顏寤本姓李氏中都賈氏人貞祐初縣人其推選為  
四鄉部頭招集雜散糾合義兵眾賴以安招撫司奉其  
事遷兩官與弟雲車數千巡邏固安永清間遠投黃城  
縣丞充義軍都統劉瑋說使出辟雲轉送經略司中都  
食盡竄還軍分護清滄河路召募買船通傳道從河北  
路宣撫使完顏仲元保清滄仲元奏其功乞賜金牌廷  
議遂遣忠勇絕人遂與之改大名路提控復取玉田三  
河香河三縣將孫江以滄州降於王檣檣使江將兵  
圍觀州寤乃詐作書與江約復取滄州王檣得書果疑  
江與寤有謀召還寤之寤乃定觀州而還進官三階賜  
姓完顏氏屯海州俄權軍州經略司事充宣差總領都  
提控與定元年奉安勝奏上寇議起東平行省候舉遣  
寇率兵討之降其黨二萬人紅襖賊于忙兒寇海州野  
擊走之二年宋高太尉兵二萬駐脚山寇軍中糧少  
菜麥苗盡食之宋兵附山下隔湖港寇作檣車橋  
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贊率死士由暗橋登山寇車兵  
四千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為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  
斬高太尉彰元帥於陣餘眾潰去遁月宋兵復進寇逆

戰駐兵於城外宋人圍城而入經使阿布哈野色爾  
等率兵扼敵城額以完元光元年為京兆安撫使二年  
烏庫理長壽臨洮人本姓包氏泰和間伐宋有功貞祐  
初夏人攻會州長壽與敵於罕士破先登陷臨洮前  
後功遂授同知隴州防禦事世襲本族都巡檢二年賜  
今姓夏人團陽洗把渭堡內外不通統軍司募人偵候  
消息長壽應募賊二人擒一人問得臨洮及夏兵事勢  
以勞進宜武將軍按西夏紀載貞祐二年夏人攻會州  
敗夏兵於宜安堡其官則右招降諸蕃族與定元年夏  
人大大入隴西長壽拒敵二年伐宋宋守成者合諸部族  
兵來拒長壽擊敗之復破其援兵四千於葛川寨拔宕  
昌縣進攻西和州宋兵入保城堅壁不出乃還按宋史  
是年王選等率忠義復原等所完顏寤選授隴安軍節  
度使升總領都提控改通遠軍節度使夏人攻定西時  
長壽弟世顯已降夏人夏人執至定西城下謂曰若不  
速降即殺汝弟長壽不願降夏兵退世顯降二子  
公政重壽當梓生宣宗嘉長壽守定西功釋公政兄弟  
有司廉給之未幾夏人復攻會州移兵臨洮長壽伏精  
兵五千於定西險要開敵夏兵三萬斬而復至攻城  
甚急長壽棄城抵賊矢石如雨乃解去是歲卒

完顏在本姓梁氏為武清縣巡檢完顏珠本姓李氏  
為柳口鎮巡檢入之以佐為都統統珠剛之成直沽寨  
貞祐二年北軍遺張暉等三人來招佐佐被之翌日到  
承旨率眾二十人持文書來署其年曰天賜佐暉之鹿  
眾執承旨及暉等併斬之宣宗嘉其功遷佐奉國上將  
軍繼珠額國上將軍皆賜姓完顏氏謂曰自今有忠義

如是者並一體遷授  
舒穆魯溫本名羅哈銘呼囉克明安人累官左副  
點檢還知樞府事泰和間伐宋青伊克內附遂將二  
級曰青伊克之來乃汝管內與有勢焉頃之請遣  
兵神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八年罷兵改知河中  
府崇慶初遷陝西統軍使貞祐二年宋人攻秦州神溫  
率兵敗之尋充本路安撫使改鎮南軍節度使致仕興  
定三年卒  
富察阿里興州路人以廕補官累遷右衛副將軍宋兵  
犯分道鎧馳赴邊伺其入以伏兵掩之故提轄器物  
局泰和間伐宋從右副元帥臣為副統攻宜城縣取之  
八年以功遷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大安元年同知南京  
留守事徙壽州防禦使遷與平軍節度使崇慶初遷元  
帥右都監明年轉左都監時都統道路使察阿里  
由太原至真定率師赴援抵中山不克進貞祐二年移  
駐大名徵河南鎮防軍圍再舉眾既憚於行而阿里遇  
之有厚薄軍變遇害眾因逃散宣宗詔元帥左都監完  
顏安樂其軍數首亞以下河南統軍司更加撫諭  
完顏富拉塔西南路安春必爾罕明安人充護衛除奉  
定軍節度副使累官原州刺史坐罪內馬房驛軍官  
一階降北京兵馬都指揮使靈遠軍刺史歷同知鄆統  
府西京留守事崇慶元年遷橫武軍節度使貞祐四年  
宗統貞祐四年詔河北諸路巡撫司更置罷司是歲  
通考期金無略使者也特百官志未之詳故耳本  
傳不記其年初遷東西面經略司就充西面經略使上  
言管內太和嶺諸隘屯兵控制邊要行元帥府屬分臣  
兵萬二千戍真定餘眾不足守禦近日復備精銳二千  
七百人以往今兵不滿萬老歲者十七八臣死固不足

憤顧國家之事不可不慮新設經略移文西京太原河東取軍馬大數詰稱非臣所統詔真定元帥尙輝其精銳二千七百人西京太原原州有警益約爲應援州郡皆不欲屬經略司遂經略督官入爲簽押密院事遷兵部尙書與定四年卒

瓜爾佳錫爾格上京路明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爲宿州提控與山東直隸充類駁攻大沫烟賊軍千餘進戰錫爾格以奇兵擊之盡殲提控歌呼人自北門牽濟劉二祖與定元年破宋兵於宿州以功遷授安化軍節度使移定海軍卒

珠嘉臣嘉北京路明安人魏父穆昆泰和開伐宋隸陳西完顏綱麾下應同知河間府事與定元年行樞密院於齊州由壽泗渡淮伐宋二月破宋兵三千於衛湖灘村縱輕騎鈔掠焚毀積聚獲宋謀者張應知宋兵二千屯高柳橋老幼甚眾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臣嘉遣張應

持牌招之不從先令水軍徑渡攻之軍士牛背揀戈刺門卒皆披靡散去遂登陣大軍繼之夷其寨而還運宋兵數千於梅影村臣嘉伏兵林間以步卒誘致之伏樁宋兵潰迫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械甚眾二年賞征南功升職一等運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元光元年卒

赫舍哩和勒端西南路和掄松科明安人魏兄尼楚斡穆昆泰和開伐宋屢破宋兵大安三年擢爲東路宣撫河都統擊敗伊喇瑤格於河塞貞祐三年布希萬努叛取咸平東京蕃澄諸州侵博索近境復掠上古城和勒端屢遣將擊御之九月萬努兵出宜風及易池和勒

端率兵與戰其眾潰去因招降之擇其丁勇補軍攻城邑之未下者四年充徐州界都提控紅襖賊數萬攻邳州和勒端破之于黃山賊圍沂州阿知監軍布薩瑛哈夾圍出求救和勒端率兵赴之薩哈爾入上京其功外夾擊殺萬餘人賊乃去權密副使布薩安良上其功因奏曰和勒端天資忠實深曉軍事薩哈勇而有謀皆得軍民心乞加擢用進金紫榮祿大夫夫與定元年自新

息渡淮伐宋破沙度店至定城以少擊輿載不留行未幾充宣差參議官復渡淮進破宋兵獲其將沈俊四年冬上言論宋人與李全併力來攻當預爲之防樞密院奏可召和勒端與朝臣面議五年正月召至京師疾病不能入見力疾草奏大略以北皆用兵當豫防其患及防何數策遂卒

完顏伊爾必斯字彥成海蘭路特克神必喇明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爲赫舍哩執中樞密官執中圖是州線兵大掠坐不諫正法杖五十貞祐初累官遷國子祭酒擢河平軍節度使河北西路宣撫副使權石副元帥參知政事與定元年拜參知政事爲博索路元帥布希萬努掠遼東侵掠博索之境隴州守江山參議官伯特呼圖皆有異志直撫使海努不迎制使坐而受詔伊爾必斯械擊之輒囑制大救諸道眾乃稍安然後請罪于朝

初和廣撫府事溫特赫成格勒與伯特呼圖約爲兄弟成格勒兵隸伊爾必斯猜忌不協宣宗問之召成格勒不受詔伊爾必斯殺之呼圖怒乃率眾攻伊爾必斯遂遇害伊爾必斯寬厚受人敬於吏事能治刺要議者以爲用之未盡云

完顏特爾格性直重禮視碑偉年二十四襲父率襄路

海蘭路達明安授爲廣成將軍御下惠愛累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從完顏匡攻光化軍拔虎角專門以入遼克之進攻襄陽爲前驅獲生口知江陵可涉虛陰種標以識之大軍至粵之畢濟屢戰皆捷圍德安特爾格德領攻城榮望於鳳凰臺屢戰皆捷圍德安特爾格之擊走張統制兵時暑運屯鄂州兵罷進官兩階貞祐二年入衛中都遷東北路招討使布希萬努在咸平

忌特爾格兵強驍取部騎兵二千又召秦州軍三千及戶口遷咸平特爾格察其有異志不遣宣撫使承充召特爾格赴上京命伐扶餘路既還適萬努代承充爲宣撫使前不發軍罷下獄被書謫男殺納喇呼喇勒大名路博爾歡明安人性直重言言笑好讀書博通今古承安二年進士第一被詔括牛於臨濱

上京等路不相養有田在肇州家奴臣牛不以實聞械正其罪豪民懼無敢匿者使還典稱其能居父喪盡禮御史舉其清節服除轉修撰除曹州刺史豪民布薩素恃立私渡於定陶聞逃兵盜劫皆獲爲黨索呼喇勒

捕治之窮竟其黨聞郡肅然貞祐二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是時兵興呼喇勒完城郭繕器械才壯爲鄉兵延問耆老招致備士否以備策策備盡備特勤富民出粟郡賴以完賜詔褒論改權經略使破召以疾不能行卒於絳州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三十九



列傳

金十八

張暉行信

賈益謙

球格高琪

伊喇托卜蘇

劉炳

張暉字明仲常州日照縣人博學該通正隆五年進士  
 調陳留主簿累遷太常丞兼左贊善大夫章宗初立充  
 宋國報論使至盱眙宋人請起暉暉曰大行在殯未可  
 及受賜不舞蹈宋人服其知禮明日元年太傅圖克坦  
 克憲薨章宗欲親為燒飯是時孝懿皇后梓宮在殯暉  
 奏太祖時宰尚且權奪若為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乃止  
 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暉曰天下守令安得皆稱其  
 職提刑之任誠不可罷因舉漢朝史六條以奏帝曰卿  
 與朕合意禮部尚書孫即康簡治鑄王承中事詔暉復  
 訊奏論如法承安元年召問南郊大祀今用度不給俟  
 他年可乎暉曰陛下即位於今八年大禮未畢宜亟行  
 之帝復問制道三年一試八十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  
 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帝曰周武帝唐武宗復周  
 世宗皆賢君其壽不永似亦有因對曰三君矯枉太過  
 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為得中矣是歲郊見上帝焉三年  
 為御史大夫懇辭不許明年坐奏事不實奪一官解職  
 起為武安軍節度使致仕暉自妻卒後不復娶亦無姬  
 侍禮居與二子講論古今諸孫誦讀夜分乃寢晨明古  
 今禮學家法為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

俟將來月食無差然後賜名及覆校測驗果差乃不用  
 行簡奏往年饑民棄子或旬以與人其後詔書官為收  
 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議詔官斷與之自此饑荒流  
 離道路人不肯收養餓死溝中乞詔以後不得復歸帝  
 是其言時百官賀皇太子元正生日皇太子立受不答  
 拜賀宰執則坐答揖行簡以為近於坐受其禮重於皇  
 太子恐於義未安時奏論之宰執立答之禮自此始行  
 簡因論典故之學乞於太常博士之下置檢閱官二員  
 又奏國朝雖有集禮至於食貨官職兵刑沿革未有成  
 書乞定會要以示無窮泰和五年遷順天軍節度使帝  
 謂行簡曰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偶幸難慮度  
 若何治之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  
 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猾以鎮靜為務庶幾萬分之一  
 六年召為禮部尚書七年帝念編鄧二王課千天常兼  
 拜郊野欲復舊改葬使行簡草部文行簡乃具漢淮南  
 厲王長楚王英唐隆太子建成果朝王元吉諸王重福  
 故事為奏并認草遂施行焉良初轉太子太傅上書  
 論議和事是時百官議者雖有異同大槩以和親為主  
 焉三年卒諡文正行簡獨慈慎密與弟行信同居數十  
 年人無間言著有文章十五卷禮例集一百二十卷  
 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莊獻太子諱諱志作避未  
 名承襲則諱志以良宗為末本朝則諱志改焉大定二  
 年諱志獻太子名守宗以本朝則諱志改焉大定二  
 十八年進士泰和三年登河東路按察司事四年召見  
 因言二事一依舊移轉吏目以除民害一徐鄆地下宜  
 麥稷粟許納麥以便民帝是其言崇慶二年為左議諫  
 大夫時呼沙呼已除名為民賸遺權貴將復進用舉朝  
 無敢言者行信乃上言斥其殘忍凶悍今若復用恐為

害更甚前日書再上不報及呼沙呼弒逆人甚危之行  
 信坦然不顧也按中州集云時呼沙呼自為太師尚書  
 謂其行信持不可呼沙呼大怒然亦意不絕下地即歸監  
 殺也本傳載行信為禮部尚書在貞祐三年宣宗即位  
 上疏請立太子慎選官僚輔成德器帝嘉納之又言自  
 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合重臣各舉所知才果可  
 用即賜召見褒獎獎勵盡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委  
 任責成毋拘文法使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又  
 奏御兵之道無過賞罰竊見內族額爾克護糧通州遇  
 兵輒潰宜明正其罪詔報曰卿意具悉額爾克等已下  
 獄矣時中都受兵方遠使請和握兵者畏難不敢戰日  
 恐壞和事行信上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  
 專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自崇慶以來皆以和誤頃北  
 使既來然猶破東京略河東今我使方和之成否蓋  
 未可知宜及時拒戰使敵氣少阻則和議亦不日可成  
 矣帝心知其善而不能行三年遷安武軍節度使上書  
 言四事一曰官軍討賊宜明教有司嚴為禁約毋令劫  
 掠平民二曰郡縣官勿教遣代庶幾人盡其事易以  
 立三曰掌軍官有敢違職者即賞責以立功不宜更授  
 他職四曰山東軍儲皆藉爵所獲及持陳求仕還官往  
 往駭退倘復欲徵爵其誰信之朝廷多用其議八月召  
 為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四年尚書省奏王清言言本  
 朝紹高辛黃帝之後當為黃帝立廟又與典旗幟尚赤  
 當修火德之祀行信奏曰按始祖實錄止稱高麗而來  
 未聞出於高辛國初因完顏部多尚白故取金之不變  
 以為國號章宗時議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為土德滄  
 言狂妄帝是之與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為相專  
 權用事惡不附己者衣冠之士勸避賢辱惟行信厲引

割制力減其非會宋兵侵境朝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獨上疏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竊慮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爲示歸其或不報報而不還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釁數肆侵掠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還曲自在彼何損於我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想所以休息之知民力何惟陛下察之帝復令尙書省議高琪等奏今日之事與昔不同而高汝礪亦上言先遣使不便議遂廢二年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理州管內觀察使去未幾帝諭宰臣曰自張行信降黜卿等遂默突行信至涇卽上書請捐銀市馬又言戰士有功朝廷遭論賜以官賞此誠得激勸之方也然贈遣使者或馬或金至效所部以應之且有因而獲罪者乞令有司明立等夷無傷大體帝多採納焉元光元年改請難軍節度使未幾致仕哀宗卽位起爲尙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諱復致仕家居惟以經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泚城東築亭號靜隱時與侯輩遊蕩其間正大八年卒於嵩山崇福宮行信爲人純正真率不事修飾尙登相位殆若無官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帝前旁人勸色而行信坦如也卒之日雖平昔甚惡忌者亦曰正人亡矣

賈益諱字彥亨沃州人補志注本名守謙避諱改焉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歷仕州郡以能稱明昌間入爲左司郎中五年夏帝幸景明宮清暑益諱連上疏諫之時竊王以疑忌下獄帝怒甚朝臣無敢言者益諱上章論其不可言極懇切既而以議衛王事有違帝意奪職貞祐三年召爲尙書省右丞尙宣宗始進益諱乃建

言汴之形勢惟恃大河今河朔受兵革並起宜嚴河勢以備不虞凡自北來而無公恐者勿聽渡是時河北民避遼河南者甚眾侍御史劉元規上言橋戶宜興土民均應差役益諱曰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旅寓倉皇之際無以爲生若又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矣豈主上於恤流亡之意乎帝甚嘉賞三年八月進拜尙書左丞四年致仕居鄆州興定五年尙書省奏修葺王賞舞初呼沙呼衛衛主立宜泉一時朝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絕之呼沙呼實無罪且有推戴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爲諱及是史官因益諱言事衛王宜知其事乃追編修一人就那訪之益諱曰我聞海陵被弒能暴其惡者輒得美官故當時多所附會若衛王爲人勤儉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言以實其過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儼之正大三年卒三子賢壽顯卿翽卿皆以門貴入仕

劉炳葛城人每讀書見前古忠臣烈士爲國家盡策慮萬世安輒歎息景慕貞祐三年中進士第卽日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親往歲王師屢戰屢捷幸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備委養備以臨陣法度日紊土地日蹙自大鵬南遷遠近相望益無固志願陛下擇諸王之英明者遠監天下之兵北駐軍鎮移檄遠近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效而後成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

於險其所同患因所利而刊之今羸危之復易予爲慮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廷見耆老問其疾苦無廉正黷貪歲逐負貲鄭孤獨勞來遠定則效忠西車賜幸當有二志矣三曰廣收人心以備國用河南陝西車馬賜幸當有二志矣三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家者稍擢用之四曰遵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特以爲治百姓所仰以爲命者也今京庶已散官吏庸暗賈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驚懼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遊卓異者不可使任此職五日喪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可略不加省兼職者願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積蓄此強兵富民要術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宜調習從檢以紓生民之憂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殘郡縣官吏舊置如故甚非審議故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調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日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郡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

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與馮徽試策問炳對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散敵相權則鈔法通朝農薄賦則物價平宜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柳史合史而已珠幣高琪西北路明安人以護衛果官盧汝府同知泰

和六年伐宋守備涿州宋兵自繼糧入高琪奮擊破之大安三年升嶺山縣爲鎮州以高琪爲防禦使領札軍貞祐初移軍守禦中都每戰輒敗蘇合哩城中戒再不勝軍法從事出復敗高琪懼遂以兵圍城中第殺之持首詣關待罪宣宗殺之詔曰呼沙呼舍無君之心形迹露見高琪謀之實由朕意頃之拜平章政事大府監丞游茂以高琪權重密奏誅抑之不聽完顏蘇呼復奏曰高琪本無勳望偶以畏死擅殺呼沙呼呼賢能樹黨與竊弄威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與知一詣高琪言札軍不可信恐生亂高琪以刀杖決殺之遂無復敢言軍國利害者以臣觀之此賊誠亂紀綱禍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治之意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宣宗曰朕徐思之慎無泄也四年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開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喻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後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請以陝西兵扼拒潼關與右副元帥官察伊爾必斯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人各村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論河北亦以此待之詔付尚書省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南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未幾進拜尚書右丞相請修南京裏城又請伐宋以廣疆土四月遣烏庫哩慶壽完顏薩布經略兩邊自是與宋絕矣興定二年右司諫許古勸與宋議和高琪沮之宋賢院諫議官呂鑑言隆冬反寒兵騎得變當重兵屯境上則書在論誠爲大便若侯春和則利在於彼難與議矣高琪以爲狂妄脅服諫止伐宋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遂廢二年宣宗以南北用兵深以爲憂右司諫呂造上

章乞詔內外百官各上封事直言無諱宣宗嘉納詔集百官議河北陝西守禦之策高琪心忌之不用一言時築汴京裏城澤未及渡宣宗曰無澤可乎高琪曰芍防城有法兵來自可效力宣宗曰焉若不合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後獲通雲云時金主德壽兵募致費五十萬不載誠以功高無足錄矣高琪自爲宰相專附權寵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主機務高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己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諠頡者對帝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之死也自罷攝宮元帥後常欲得兵權遂力勸伐宋置河北不復爲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若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英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布希薩剛勸富察呼魯等謀之布薩納木舍布以告高琪英王懼不敢發頃之高琪使奴薩布殺其妻乃歸罪薩布送開封府殺之以滅口事覺宣宗久聞高琪益惡遂因此事誅之按編載高琪殺其妻爲幸時奏法當處高琪念然謝罪請免高琪宗命親兵擁下獄以大不敬論殺之較本傳尤詳蓋附時興定三年十二月也初宣宗將還南欲置札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托恩多厚權此軍托恩多輒殺札軍以至於敗宣宗嘗曰墮天下者高琪托恩多也終身以爲恨云

伊喇托卜嘉東北路明安人明昌元年累官西上副門使二年襲父穆昆泰和間伐宋有功累遷武靈軍節度使招徠中都札軍無功平章高琪託之召爲武衛軍都指揮使應奉翰林文字尋知河南府事徙彰化軍節度使上言盡籍山東河間大名明安人爲兵老弱城守壯者捍禦又言河東地險人勇步兵爲天下冠可盡調以戍諸隘從之自是河東郡壘屯兵少不可守矣改知歸

挑師事兼陝西副都統貞祐三年十一月破夏兵於鞏羊寨平章高琪率宰臣入賀曰托卜嘉以少敗置蓋陛下威德所致宣宗曰自古興國皆賴忠賢今茲立功皆將帥諸賢之力也乃以托卜嘉爲勳農使兼知平涼府事連階銀青榮祿大夫四年伐西夏成威靈安會等州興定元年知慶陽府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









帥富察奏請以通州飛翼遣謀者開學學恐為所陷上章自辯謂論之日朕素知卿豈容耶無以猜疑自沮八月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河北四年正月進拜尚書右丞督上言宜開沁水以便饋遺是時河北大饑詔許販粟北渡每石官糶其八商無所利不復涉河華請止官糶縱民輸販詔尚書省行之時紅旗賊數萬人入臨沂費墮境官軍敗之擒偽宣使李壽南訊問云楊安兒劉二祖散亡之伴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已攻破鄆州礮子礮得解數百艘遣人北棹南運皆成約行將跨河為亂擊以其言上聞遂詔舉行首事於東平以招誘之興定元年濟南泰安膠兗等州土賊並起擊遣完顏盡討之招降偽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二年詔遣置行省於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既行上言曰臣近歷黃陵兩岸多貧之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避敵南遷今欲復耕種而河渠遠阻臣謂河渠本以防閑自北來者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竊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遣放之賊首李全據密州及膠西高密諸縣擊督兵討之會高密賊陳全等四人願為內應遂復密州城且拔高密壽帝遣諭擊勦勦勞王家不遑避難身居相應而往來山棚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防兵之隙亦須擇地而處俄移鄆州行省鄆海之閒兵多民少學慮其糧食乞自十月移糧使充戍役至二月罷之入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糧數取之速秋復募兵伍且戰且耕公私俱利被俘之民易於招集也詔施行之時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於轉輸乞遷於內地詔開擊樂奏海州連山阻海與沂鄆郡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

來為賊淵藪若棄而他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大氣增後難圖矣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歲時耕種且令煮鹽易糧或置場宿遠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沐陽之地可以為營屯者分兵護運雖不運無患也帝是其言乃止鄆州副提控王汝霖沂州防禦使程毅同謀叛將結末兵為外患擊遣兵捕之訊竟具伏若欲誅四年遷榮祿大夫致仕天興元年復起為平章政事封藩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鄆邦敵兵覺不能進諸將謀謀倒戈南奔留數騎擊擊擊其謀下馬坐語曰敵兵項視退在汝曹不思持重諸將諾而止得全師以還聞者壯之尋復致仕居汴中有閑卒日與者舊酒飲及出立以汴城降為元兵所殺擊為人所感嚴御兵人莫能犯在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潤麻九疇輩皆由舉進用南渡後宰執中八輩最重

巴古喇不詳其初起貞祐二年五月宣宗南遷由左謙議大夫擢為御前經歷官三年十一月出為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使四年五月改知京兆府事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充行省參議官興定二年召為御史中丞上言國家取人惟進士之選為重不備數務在得賢今會試考官取人泛濫宜革其弊尋拜參知政事擢左副元帥與平章齊鼎同防秋三年平章完顏巴古喇乞明諭有司敬畏天戒帝嘉納之四年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時陝西通糧以助關東力浚因帝從巴古喇議用舟楫自渭入河順流而下時以為便五年

朝議欲復取會州巴古喇上言今農事將興更調十餘萬人以餉此軍則數郡春種盡廢矣縱得此賊不免成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於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秋意然後取之詔付省院調其言甚當從之三月上言延安鳳翔鞏州應州重地臨府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附府存沿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是年西北兵攻延安巴古喇遣完顏哈達納哈塔遇珠穆之達保延安先是巴古喇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帝由是惡之元光元年罷參知政事以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於是瓜爾佳德新上言曰巴古喇廉直忠孝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巴古喇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今哈達遇珠各按世封而巴古喇改知河中府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哈達遇珠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尋召為大司農復拜參知政事帝問曰郡縣盜賊如何可息對曰賦役省則盜賊息矣如行院帥府擾之何帝令禁止之初巴古喇拜命日都將把政錦來賀為御史鈕祜祿阿里所劾詔諭曰卿昔行省陝西擄出繫囚朕為卿地因肆殺以弭眾口今汝錦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敢復曲徇其戒之二年帝諭幸臣曰陝石兵將退當審後國巴古喇深悉利害其遣往陝西規畫防秋事哀宗即位進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卒詔加贈右丞相東平郡王巴古喇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吏民皆嗟惜之

師安石字子安臨濟志濟州人本姓尹氏避國諱改焉承安五年詞賦進士補尚書省令史奉中都留守承

遣表開道走汴以問帝嘉之雍樞密院經歷時哀宗在  
春宮領樞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累遷御史中丞  
上章言事其一曰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  
避和四事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主所謂守者必求智  
謀之士內足以得成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  
彼不能攻又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  
君固嘗用此策矣乞令有司詳議而行其二曰今敵中  
來歸者頗多宜厚其接過擇有心力者潛往以誘致其  
餘來者既眾彼必轉相猜忌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  
之功不遠矣帝嘉納之九月生劬英王守純附奏不賞  
決杖遣官哀宗即位累擢至尙書右丞正大五年稟議  
勅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論列三人不已  
帝怒甚有旨論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君主止矣  
安石驟蒙任用遣道推折痕發腦而死帝甚悼惜之

列傳

金二十

完顏蘇呼

陳規

許古

楊雲翼

趙秉文

蘇玉

萬璽

李獻甫

雷潤

程寬

完顏蘇呼一名翼字伯揚至宣元年策論進士員滿初  
 累遷監察御史二年宣宗遷汴留皇太子於善都既而  
 召之蘇呼曰太子在彼則勢弱俱重都城可無虞也帝  
 從高琪言竟召太子七月車駕至汴蘇呼上書曰善政  
 亂者必逆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  
 起陛下龍興輒讓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  
 政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自  
 今尤宜戒慎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  
 倉陛下為社稷計宜精選軍官以恤經費三年自中都  
 計議軍事退密奏高琪惡惡詳見珠格 帝曰此乃大事  
 汝敢及之甚善蘇呼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勳舊乞召還  
 京以類雅裕帝曰朕徐思之厥後帝以蘇呼屢進直言  
 命再任監察御史四年三月奏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  
 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  
 察其能否同定賞罰詔有司議行之哀宗為皇太子春  
 宮新設師保費論之官多非其人於是蘇呼上章言皇  
 太子仁孝聰明出於天資備更選賢加副君之備者使  
 夾輔之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帝稱善與定二年四月  
 以布希翁努返蘇呼與近侍局副使內族額爾克同  
 赴遼東及還授翰林侍制正大元年轉刑部郎中時南

陽人布陳謀叛坐繫者數百人蘇呼止坐首惡及擬偶  
 將相者數人惟悉釋之七年遷金安軍節度使既而召  
 還朝行至陝被關久之亡奔行在道中遇善蘇呼在官  
 以修謹得名惟苛細不能任大事然進言多有補益其  
 居父喪不飲酒廬墓三年時論以為難  
 陳規字正叔絳州稷山人明昌五年詞賦進士南渡為  
 監察御史貞祐三年十一月上章論參政侯準不報又  
 論善巡使郭祥詔即罷祥職四年正月上言河北糧食  
 請勿禁物解北渡三月言蘇含理鴟毒計紅襖賊乃大  
 培民乞明政有司俱放免之四月乞罷河河北瀕河州  
 縣募兵到可七月上章條陳八事一日責大臣以任安  
 危元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  
 神都覆沒翠華南狩大河以北莽為盜區宰相大臣皆  
 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可使觀其細而不圖其大  
 乎伏願特出睿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  
 行至於職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為  
 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  
 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輔  
 政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  
 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國朝雖設諫官每遇奏  
 事皆令選惡或兼他職或為省部所差不過責以糾察  
 官吏昭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伏願選通學術該博通  
 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  
 三日崇節儉以答天意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敗存者復  
 為土寇所據獨河南稍安然大觀所在其費不貲願陛  
 下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或裁修庶草天悔禍太平  
 可致四曰還守令以結民心縣令之弊無甚於今柴點

者乘時貪縱廉簡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姦  
 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根得虎也復乞  
 明敕尚書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  
 仍請聖令之選五日詰舉臣以定大計古昔人君將舉  
 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  
 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天下  
 重官實以勤有功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  
 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以計勸勞授一  
 官幕升一職則被聖親親效死行陣者何所勸哉伏願  
 陛下重惜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  
 以安危者也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平居則意  
 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  
 前伏乞明政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  
 伍要必二十五人為一穆昆四穆昆為一千戶五千戶  
 為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  
 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訓練訓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  
 萬戶者悉罷省仍敕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  
 方略優長武勇出眾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  
 充萬戶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略武藝  
 為眾所服者充之民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  
 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  
 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比者凡戰多敗非  
 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惰故為敵所乘備者先奔  
 健者不能獨戰而潰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  
 兵公正之官將已罷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  
 出眾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

如此則人激厲爭效所長而哀憐者亦有可用之漸矣帝嘗書不悅尋出為徐州帥府總管官被宣宗紀是時出為總管也宣宗有旨命出為總管則官事未聞紀傳同是一事正大元年召為右司諫時詔擊臣議修復河中府規與楊雲翼等議止之詔紀傳同中府奏五事一乞尙書省提控樞密院如大明司事二備留親軍三沙汰冗軍流行樞密院帥府四遣大臣為宣撫使招集流亡以實邊防五遣官置所議一切省減略施行之四月以早旱詔規審理冤滯廢上奏今日兩水不時則責審理然則職變理者當何如帝善其言而不能行四年十月規與右拾遺李大節上章勸帝諭連詔依招權納賄及不公事由是薩哈連竟出為中京留守朝廷愆之五年又與大節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為近臣牽制二近侍送宣傳言公受賂逃三罪同罰異何以使人帝嘉納焉初宣宗嘗召文編署合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士論備之規博學能文詩亦有律度渾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子良臣

許古字道真安仁子也明宗五年中州舉作詞風進士貞祐初拜監察御史時宣宗遣汴信任高琪無恢復謀古上章曰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費魯德仁工部尙書孫德淵忠諫明敏可以大用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頗疾有大讓猶可召問方時

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戶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斷陟一新以幸天下又聞將者民之司命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為將者亦必以天下為己任願合腹心之臣及關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真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如河東宣撫使齊州山東宣撫使完顏忠勳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捍方面又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州縣官往往逸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未離任者議加恩賞願自效者亦聽陳請並令長武官兼領軍取計擇有才略勇武者為頭目加爵命以收其心別遣忠實幹濟者以文檄官賞招諸將使彼苦於敵役來者必多敵勢自削不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郡根本宜使百姓有所蓄積今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敢入宜即止之詔付尙書省略施行焉時丞相高琪立法嚴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咸獄以治小人近者朝廷急於求治職官有犯應贖者亦多的決軍駕所駐料微小過皆以軍期罪之夫百官皆朝廷選送多由文行武功開闢而進今乃與凡庶等為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禁之政日行為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取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可勝言哉帝初欲行之而高琪固執以為不可遂廢四年兼侍御史時元兵越境圍而東詔尙書省集百官議古上言曰兵論圍而朝廷始知如此蓋諸將欺蔽罪也然元兵駐圍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取議其後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奮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

疑或遇敵必走我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沮其議不果行與定元年帝聞宋兵連陷輜糧澗水諸縣且獲備糧辭多詆斥因論百官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勝勦畏我素深且知北方兵強將恃我為屏蔽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為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彼若復讐善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擊取討之亦未晚也既而高琪奏百官議成請嚴兵設備以選待勞帝信之復古以朝廷欲擊兵伐宋復上疏諫曰昔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節用以節成功今元兵少息若復而遇無事則太平不遠矣如稱用威武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得須還就繼彼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迫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為寒心願陛下與宋通和俾無掣肘元兵聞之亦將斂跡河南既得息肩然後謀略朝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帝是其言即命古草議和牒文享臣言有哀新章自示徵務遂不用監察御史鈕祐祿輩下責勸樞貨提舉毛端卿貪汚不法古為判定其奏頗有脫編輩下責以聞坐削官貶殿三年諫官員復拜左補闕尋以失出入罪削官貶宗即位召為左司諫中州舉作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拆泐而上老壽爭為獲舟數十里不絕其為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古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許者遇事輒言無少隱帝嘗面獎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請戰一書尤為剴切時相沮之策不行敵者

疑或遇敵必走我從而襲之其破必矣高琪沮其議不果行與定元年帝聞宋兵連陷輜糧澗水諸縣且獲備糧辭多詆斥因論百官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勝勦畏我素深且知北方兵強將恃我為屏蔽計必不敢深入其侮慢之語特市井屠沽兒所為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本朝累有大造彼若復讐善好則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擊取討之亦未晚也既而高琪奏百官議成請嚴兵設備以選待勞帝信之復古以朝廷欲擊兵伐宋復上疏諫曰昔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天下富庶猶先節用以節成功今元兵少息若復而遇無事則太平不遠矣如稱用威武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猝得須還就繼彼乘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迫未見也況彼有江南蓄積我止河南一路征斂之弊可為寒心願陛下與宋通和俾無掣肘元兵聞之亦將斂跡河南既得息肩然後謀略朝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帝是其言即命古草議和牒文享臣言有哀新章自示徵務遂不用監察御史鈕祐祿輩下責勸樞貨提舉毛端卿貪汚不法古為判定其奏頗有脫編輩下責以聞坐削官貶殿三年諫官員復拜左補闕尋以失出入罪削官貶宗即位召為左司諫中州舉作未幾致仕居伊陽郡守為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留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拆泐而上老壽爭為獲舟數十里不絕其為人愛慕如此正大七年卒古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時論但稱其直云天興間有右司諫陳許者遇事輒言無少隱帝嘗面獎及汴京被兵屢上封事請戰一書尤為剴切時相沮之策不行敵者



舉舉城痛哭其或人如此是年卒秉文在正大間同楊雲翼作地盤萬年錄上之又進君臣政要一編其他著作甚富嗣使至白河渾者多言夏人問秉文起居狀其為四方所重如此

韓玉字溫甫其先相人按中州集云五世祖康世仕晉遼則田盤山曾祖錫仕為濟南尹玉明昌五年拜義府丞為酒賜人祖錫錫仕為濟南尹玉明昌五年拜義府丞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

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清渠船運至都升陝西東路轉運司使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鄆涇陝西安撫司檄玉以鳳翔總管判官為都統府募軍得萬人與戰敗之時夏兵圍平涼疑大軍將至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反奏玉與寇有謀朝廷疑之遣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視其軍先是華州李公道以都城陷總謀舉兵入援而玉特其兵為可用亦欲為勳王之舉乃傳檄州郡公道軍且行將佐有不從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使謂公道據華州反遣都統楊廷襲取之逐夏兵其公道直何為書約玉玉初不知為安撫所得玉亦預其謀玉道出華州被囚死於郡學陳終書二詩壁間士論冤之子不疑字居之

以父死非罪誓不祇仕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異路吾心雖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沈兒可無慮也亂時羸弱努力自護幽明雖異室不見爾讀者惻然

馮璧字叔獻保定縣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調遷濱州簿縣有和羅乘未給償者十餘萬解散於民居寧以富人腐敗則責償民殊苦之璧白漕司即日放散民大悅五年伐獨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

兵及攻散關兵多殺獲璧言與詔旨相反主帥憾之令招兩當潰卒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談剛李果偕行道遂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皆奪付剛使歸其家軍士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鼓譟迎勞璧宣明旨慰遣之俄轉太學博士呼沙呼試逐逐去官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還軍實名其開詔監攝察御史法逐之案劾總領薩哈理言券四百餘口詔杖殺之所至爭自首滅幾及半初監察御史本溫被命汰蘇爾坦軍於五州軍士謀變本溫懼懼無措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眾叛入太行詔璧代本溫竟其事璧馳至衛召四將諭以帝意將士憤服不日就汰者三千人進大理丞與臺官行關中劫英宗室重福等殺賊自是權貴側目四年伐來總帥赫舍哩約赫德奉詔攻呼哈約赫德進命由滁州略宣化無功而歸詔璧鞫之璧馳入其軍易以他帥下約赫德於獄兵士譏議璧怒責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豈待罪之禮耶約赫德伏地請死璧曰兵法進退自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擬以聞時議北之尋改禮部員外郎詔問時務壁上六事言減冗食備選錄疑似以廣刑釋公廉以檢吏屯屯革服刑之弊權貴賤請託之科又條自治策四則質按信實罰贖疑以通下情貶損以謙天戒時御史道遠從完顏伯嘉直慰河南發永城令簿奏賊伯嘉與令有違付令可釋備不問又許參佐

克忠等參賊璧皆劾之伯嘉竟得罪去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呼圖克們都水監使摩和納易其人

不為備叛軍聯筏南渡殘下邑而去命璧劾之璧以聞寇寇備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言二將皆龍臣

而都水費累巨萬若求接索近必從輕與君徒結惡何益耶璧歎曰門廷之寇且不能禦況大於此者乎即具所疑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固岱及俘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璧欲待報官僚承望風旨曰河中今日重地擬為駐蹕之所若失此則河南陝西有脅亡之憂以彼宗室勳貴故使錄之平居無事獨民膏血為漢築計一旦有警乃連英蕩而去此而不誅三尺法無用矣竟論死未幾故同知

慶軍節度使致仕按中州集載璧制誅典輿尺牘文其人望以為神仙本備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詳其政事故不載

李獻甫字欽用獻能從弟興定五年登進士第正大初夏使來請和命翰林侍制馬廷登往講獻甫為書表官從行夏使有口辭廷登不能折至以虛幣為言獻甫從旁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為兄弟之國使兄輸幣豈有勝耶使者曰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匹典設具在君獨不知耶獻甫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餽君家而賜之姓卓然以君父自居誠謂使者當以為諱乃今公言之使者果能主議從賜姓例雖歲幣五十萬當不吝夏使語塞和議乃定天興元年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倚任之以功遷鎮南軍節度副使兼右營巡使死於蔡州之難所著有天倪樂傳於世

雷淵字希顏一字李獻應州澤源人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路運使註易於世庶庶出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友乃發憤入太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恆兀坐讀書其友向衡每嘲之後從李之純遊遂知名登至宣元年按尚書王五元改元至道知名試進士則以三月破中州集作崇德二年

詞賦進士湖涇州縣事攝差平縣事擊蒙右發義伏一  
邑大震稱爲神明尋改東平河朔重兵所在嚙將悍卒  
倚外敵爲重自行臺以下皆摩撫之測出入軍中儼然  
不爲屈不數月間甚多盡測保羅大將不敢以新進書  
生遇之與定未召爲英王中州樂作封王按宣宗子守  
大元年始進封府文學尋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彈  
劾不遺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成變彘蒙不法者立鑿  
殿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號雷半千坐此爲人所訟罷  
去久之用宰相侯敏薦起爲翰林修撰一夕暴卒正大  
庚寅倒逆谷之役測嘗上書破朝臣孤注之論引援深  
切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

程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  
定初任陳留令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  
所撓時皇子荆王爲宰相家僮輩勢侵民賈勅奏荆  
王在與定初當依歸附志作英王爲定以陛下之子任  
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乃專恃權勢  
棄典禮開納賂進退官吏縱奴隸侵漁細民名爲和  
市其實皆取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  
正天下難矣於是上責荆王出內府錮以饋物直杖大  
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震爲按吏所訟罷官歲餘嘔血  
卒按歸善志云震既開居慨然有志於學  
卒將足數名錄弟子通會卒士論惜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二





烏陵阿呼圖

赫舍哩阿赫德

完顏哈達

伊喇布哈

烏陵阿呼圖初為都尉戍邊關正大八年被召入援至  
 價師聞元兵徑渡白城直趨少室夜至少林寺時登封  
 縣官民已遷太平頂御寨呼圖使人給縣官云吾軍中  
 家屬輻重欲留此山即率兵赴汴京因攝縣官下山使  
 之前導軍隨而上山既險固糧亦充足遂有久住之意  
 尋縱軍下山劫掠牛畜糧糶亦分有之恆山公武仙參  
 政色塔兩行省軍屯登封城南遠人約之入京呼圖不  
 肯下不得已分軍四千與色塔俱東兩行省軍潰於中  
 牟呼圖狼狽上山色塔行省於中徵兵同保洛陽呼  
 圖懼罪乃往留其半以為巢穴天興二年色塔平呼圖  
 代行省事六月敵勢益重即領騎襲城南奔遂失中  
 京初呼圖在太平頂既願望不遂又懼人議已乃出榜  
 募人為敵駕車得不逞之徒二十餘人促令赴京行及  
 慮店即行劫械至杖之人無不竊笑既而走蔡州帝召  
 見慰問而心薄之會宋人攻陳州元帥烏庫哩黑漢屢  
 遣人告急即命呼圖援之大敗僅存三十騎而還既而  
 以呼圖為殿前都監檢點糧糶參政元兵圍蔡州守西  
 面其奴竊呼圖金牌夜越城降朝士喧播謂呼圖縱之  
 往將有異志呼圖內不自安乞解軍職帝慰之且賜餅  
 以安其心呼圖初權機政頗有怨言至是始赦恩無他  
 庸矣尋獲參政防守如故築城破投汝水死  
 赫舍哩阿赫德一名志本出親軍員祇開布薩安貞宣

撫山東以約赫德為軍中提控時山東聖盜蜂起安貞

遺約赫德被巨象等四馴又被馬耳山岩殺降賊黨甚

眾權功授行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兼武宣軍節

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興定二年宋兵攻泗州約赫德

赴援大破之又圍盱眙宋人堅守不出以騎兵分掠境

內而時遺羸卒薄城誘之宋人來拒約赫德伴北伏

擊之宋人復來接合擊敗之移兵赴青平宋兵突出戰

少旋能以輕騎扼其後故返還不與戰賊之走東南薄

諸河敗之師還又敗宋兵於連塘村三年正月敗宋人

於濠州之香山村二月又敗之於濠州拔小江寨又拔

補嘉平山寨三月提控鄂屯沃里布已敗宋兵還至濠

州宋人來拒戰約赫德夾擊敗之宋將時青襲破泗州

西賊五年二月約赫德將兵取之募死士以梯衝登進

大敗宋兵時青南奔乃陳兵橫截擊之宋兵大潰遂復

泗州西城三月復出兵宋增以報其後破圍山賈家等

諸寨進逼濠州九月率兵渡淮大破宋兵於圍山元光

元年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事宋人潰渡淮至

聊林盡代櫻柳塞汴水以斷糧道約赫德遣精甲破之

汴流復通二年四月上言賞罰國之大信向中軍戰後

者皆廉給其家近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自願支本

色令得贖濟以積儲方報詔有司給其半紅襖賊寇齊

類約赫德率兵渡淮攻之連破兩柵焚其村毀數十還

遇宋兵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自東南來追復大

敗之納哈塔塔格塔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孫

京兆關中大興六年按宋史紀事本末御定二年蒙古

六年也與興宗相和得開慶慶與開禧布哈齊權老院

事內族額爾克將兵救之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

關解詔為左副元帥屯屯京兆其元昊格榜來入省因留

之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遺語甚不遜元主大

怒親統兵入陝西八年約赫德遷居民於河南乘京兆

東還移歸諸志戰約赫德事云北兵入境至閭衛將死

約赫德為人驚狼狼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尤不

喜文士僂僂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凡朝使至輒加凌

侮以酒食困之司農少卿張用章以行戶部還宿病疾

不飲趨左右扶臥於炕久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屢往

州都取陝州齊妻皆遠迎逐御史康錫上章劾之朝廷

竟不治其罪好用數椎擊人因呼曰盧鼓椎子名阿里

哈呼之曰小鼓椎嘗為元帥與富察官努作乳伏誅康

錫子伯祿趙州人至宣元年進士正大初由省擇拜御

史劾侯擊師安石非相材近侍局宗室薩哈連擊勢薰

灼請托公行不可使在禁近時論變之

完顏哈達名曉字景山少兵長開弓馬能得人死力

貞祐三年授臨潢府推官權元帥右監軍時臨潢適遭

與全慶兩州民其壁平州哈達謀略略使烏凌阿奇珠

曾燕南諸帥將兵復中都行至遷安整軍變殺奇珠擁

哈達還平州推為帥哈達以計誅首亂者數人是年六

月元兵至平州哈達遣報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留半

歲令還守平州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進鎮南

軍節度使興定三年伐宋為元帥右都監屢敗宋兵拔

麻城縣四月夏人犯通泰哈達出兵安塞擊抵隆州夏

人出步騎連戰敗之四年夏人攻綏德駐兵于柱天山

人出步騎連戰敗之四年夏人攻綏德駐兵于柱天山

人出步騎連戰敗之四年夏人攻綏德駐兵于柱天山

人出步騎連戰敗之四年夏人攻綏德駐兵于柱天山

哈達將兵擊之別遣提控梁澤等各率所部分三道以進俱會于山巔見夏人數萬騎傳山而陣即統兵分擊澤先登揮其左軍諸將繼攻其右敗之五年知延安府事上言諸軍官以屢從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悉至取事自乞勿徒又言河南陝西鎮防軍皆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速老成人爲各路統軍以節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皆從之十一月夏人攻安塞梁哈達與征行元帥納哈塔遇珠潛軍襲縱倍道兼進夜襲之夏人大潰墜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又戰于延安以功賜金有差或補通靈蓋之年蒙古位夏人送延安故賊天金兵大擄道殺七餘人哈達遣使言爲固而元光元年拜參知政事行省事於京兆上言北將阿勒楚爾率兵入隕吉翼州寔及榮解如此則河東非我有也河南陝西調度仰給解鹽今正議醫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捍禦河中榮解司轄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敵兵迫境疆利不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自輸運者十與其一則人爭赴以濟國用從之以故州提控王公佐言奏請速至延安與遺珠謀以兵護公佐軍民屯吳堡伺隙而動詔省院議之於是命哈達率兵取葭州以入陝西防諜者皆云北方已剋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陝西防秋宜預陳西軍兵兩行省分得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擾其間便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博索領軍東下與臣協禦以屏陝敵退後復謀分司爲便詔許之二年以保風朔功進官時河中已破哈達提兵復之正大二年陝西早甚哈達齋戒請雨

雨謝歲大粒民立石頌德延安既殘哈達招集散亡助其耕墾稍復耕稼之利討田瑞于鞏州瑞弟濟殺瑞以降三年詔遷平涼行省四年二月復還拜平章政事封國公七年授樞密副使初布哈而奏哈達久在軍中今多事之際用違其長臣等故與協力軍務擁之相位似亦未晚故有此授十月與布哈殺衛州以親衛兵三千先嘗之北兵小退翼日圍解未幾與布哈同行省事於開縣以備邊嗣八年北帥蘇布特攻破小關殘盧氏宋陽潼關總帥納哈塔遇珠求救於二省二省以陳和尚忠李軍一千都尉烏爾佳軍一萬往應北軍退與渭北軍交至晚復收兵入鳳翔遂破二省提兵出關留慶善守之九月元兵入河中時二相防秋還陝量以軍馬出冷水谷爲聲援十一月元兵迫饒峯關由金州而東於是二省軍入鄧元兵渡漢江與賊於萬山前元兵小却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表賀九年二省軍潰於陽翟之三峯山初岳山之賊兩軍相拒元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乃謀入援時元兵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所遇殘破焚積聚金軍由鄧而東無所仰給乃攻山入陽翟元兵襲之且行且戰至三峯山遂潰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哈達走鈞州元兵擊其城外攻之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被殺哈達悉知敵情習於行陣軍義輕財下同甘苦遇敵輒身先之眾亦樂爲之用左丞張行信嘗罵之曰完顏哈達今之良將也

伊喇布哈木契丹人哀宗爲皇太子選充親衛軍總領宣宗大漸令布哈屯兵長嶽以備非常及即位授樞密院判官軍國大計多從決之正大四年河朔軍突入商州布哈逆戰獲游騎一人輒以捷聞人知其罔上而無敢言六年樞密副使率完顏陳和尚忠李軍一千駐涇州且令觀敵勢八月再復涇州詔與總帥約赫德權密院事額爾克救慶陽七年戰於太昌原元軍退慶陽圍解還京兆未幾以樞密知政事與哈達行省子閱鄉八年正月元軍入陝西鳳翔被與哈達乘京兆而東十二月元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賊爲便放之渡而戰爲便張惠曰截江便若縱之渡我腹空虛必爲所潰布哈磨之曰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鼎珠高英皆然其言哈達問之阿達茂茂以爲不然然不能奪布哈之讓二十日探元兵北渡是夜進軍比曉至萬山元騎已盡潰矣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元兵未觀觀竟不前散如屠趨轉山麓出騎兵之役分三隊而進哈達曰今日事勢不當戰且待之俄而元兵突前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元兵少退其在西者繞布哈騎殺而突之爲富察珠力拒而退時高英軍方北顧而元兵出其背掩之英軍動哈達遂斬英英復督軍力戰死關乃却之元兵回陣南向兩省復戰彼雖破二萬或補通靈蓋之年蒙古位軍作而縮重三之一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布哈曰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乙亥元兵忽不知所在已卯還騎還乃知元軍在光化對岸森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庚辰兩省議入鄧就糧到林後元兵忽來夾以百騎逆輻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

夜乃入城九年正月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騎帥富察肅珠富察達希布那將阿達茂忠孝軍總領瓜爾佳詰達內城達兩歡總領瓜爾佳額特塔提控步軍臨滿郡王張惠珍完都尉完顏阿巴高英樊澤中軍陳和尙與恒山公武仙揚沃行軍合次五朶山下取鴉路元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代騎於鄧州道元騎來襲金軍引之而東伏發元兵南避癸巳至沙河元騎五千待於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元軍既西避復南渡沙河金軍欲營元軍復渡河來襲明日元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雨雪不能進營三日丙申近侍入軍傳旨令悉赴京師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灣透漏二三百騎已達衛孟兩省當切防領旨訖軍即行元軍前後以大樹塞其路沃街奪路得之軍遂進至三峯山武高擁其西南楊樊擁其東北元軍俱却張惠阿達茂立山東望元兵三十萬約厚二十里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爲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元兵却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泥淖沒歷軍士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有不食至三日者元軍四面圍之機韋犖牛羊尙更逸休息乘金軍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千騎入竹林中楊樊張三軍爭路元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於楠林村南沃街澤英皆死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沒布哈走京師未至追獲之械至官山問降否往復數百言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境內死耳遂見殺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三



列傳

金二十二

博索 持喀齊喀略 圖克坦烏登

實嘉紐勒歡 富察官努

博索一名承高末帝承麟兒也興定元年為元帥左都監行帥府事於鳳翔是年詔陝西行省伐宋出鹽井屢敗宋兵遂拔西和州克成州夷其險而寇三年破虎頭關遂取興元及洋州宣宗大悅進博索官一階時朝議以蘭州富夏夏術久為敵據將遣博索復之博索奏曰臣近入宋境屢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從之未幾權參知政事行省平涼四年夏兵三萬由高峯嶺入寇定西州環城為柵博索遣烏庫理長壽等出戰大敗之先是夏兵數十萬分寇龍谷鄯延大通諸城帝召博索等授以方畧命發兵襲其浮橋遂趨西涼別遣將取大通城夏地博索馳至臨洮遣總管鈕祜祿古爾鎖補石州刺史圖克坦牙武各攝帥職率兵西入攻大通克之因招末被脅脅人皆按堵如故二年冬哀宗即位遷事益急正大五年拜平章政事博索居西陲幾十年富宋夏之交難離立徵發皆出諸將力本惟怯無能性復貪鄙及為相專橫尤甚嘗惡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國家頗復初不恤也九年正月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元兵長驅趨汴合史楊居仁請乘其趨至擊之博索不從乃遣完顏芬伊蘇等部民萬人間短堤泃河水以固京城功未畢而騎兵奄至芬伊蘇等皆被害丁壯無得反者初元兵破衛州宣宗南遷彬州治於宜村渡蔡新

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惟北而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此元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隨為元兵所據三月京城被破大臣分守四面博索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傳令取符為憑漢大索竟無所得博索怒欲斬之員外郎張果附所司耳語所司懷金三百兩徑往賂博索索僅果得之而已兵退朝廷疑罷之博索不自安乃謂合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致久矣為我撰乞致仕表時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既廢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博索懼一夕數遷十月復起博索為平章政事盡出京計十二月車駕至黃陵岡博索奏曰聖體不便鞍馬且不可令元兵知帝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帝以為然時帝已遣官將三百騎探灑麻回未還帝將御船歸博索則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明年正月朔歸德守臣以糧米餉送就其舟以濟命博索攻衛州諸將首領度陸布謂帝曰北行謀已決不可中變帝曰丞相富與平章和同完顏仲德特御馬街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帝麾之曰參政不知博索發自蒲城遷延八日始至斷衝無攻具及關元兵濟自張家渡連班師元兵踵其後戰於白公關敗績博索等乘軍遁城未史紀事本末云博索往衛州撫軍四掠突野而蒙古之遺無一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博索至倉皇言於帝曰今軍已潰元兵近在隄外請聖主幸歸德帝遂登舟時夜已四更矣復狼狽入歸德博索收潰兵大橋懼不敢入帝遣護衛迎之既至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博索不職而退發憤出怨言帝乃暴其罪囚之七日餓死博索目不知書蓋點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

解善談謀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揮屬中人王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綽委百數皆衣金縷如隸月廡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帝嘗遣中使賈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博索終不悅以及於禍

持喀齊喀略性剛復好自用朝廷以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夏人圍定西軍致攻具將取其城喀齊喀及楊喇拉等率兵應戰走之興定元年授同知臨洮府事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喀齊喀駱來遠察以張聲勢二年宋兵侵臨洮喀齊喀擊走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行省事於鞏州四年夏人犯邊喀齊喀討之與提控烏庫理世無都統王定等屢敗邊兵於新泉城夏人攻鞏州喀齊喀生擒夏將訊知其謀傷兵嚴備俄而兵至博索却之裝傷以萬計夏人拔柵而去喀齊喀伏甲要地遂之復羈其後斬首甚眾以功遷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元將蒙古布哈攻鳳翔朝廷命喀齊喀將兵援之二年元兵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陽晉其營柵攻城甚急喀齊喀盡力禦之是歲升審密院院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極密副使正大八年鄧州馳報元兵破饒平關由金州東下院官同奏元軍百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唯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孟益等處賊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合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後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帝太息曰敵至不能迎戰自保何以為國乃詔哈達布哈等屯軍襄郭九年兩省軍潰於三峯山元兵進薄

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帝麾之曰參政不知博索發自蒲城遷延八日始至斷衝無攻具及關元兵濟自張家渡連班師元兵踵其後戰於白公關敗績博索等乘軍遁城未史紀事本末云博索往衛州撫軍四掠突野而蒙古之遺無一車駕還次蒲城東三十里博索至倉皇言於帝曰今軍已潰元兵近在隄外請聖主幸歸德帝遂登舟時夜已四更矣復狼狽入歸德博索收潰兵大橋懼不敢入帝遣護衛迎之既至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博索不職而退發憤出怨言帝乃暴其罪囚之七日餓死博索目不知書蓋點有餘簿書政事聞之即

解善談謀接人則煦煦然好貨殖能揮屬中人王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規模擬宮掖綽委百數皆衣金縷如隸月廡與列將等猶以為未足帝嘗遣中使賈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耶博索終不悅以及於禍

持喀齊喀略性剛復好自用朝廷以才幹任之宣宗時累遷蘭州刺史提控軍馬貞祐四年夏人圍定西軍致攻具將取其城喀齊喀及楊喇拉等率兵應戰走之興定元年授同知臨洮府事陝西行省奉詔伐宋喀齊喀駱來遠察以張聲勢二年宋兵侵臨洮喀齊喀擊走之三年遷元帥左都監行省事於鞏州四年夏人犯邊喀齊喀討之與提控烏庫理世無都統王定等屢敗邊兵於新泉城夏人攻鞏州喀齊喀生擒夏將訊知其謀傷兵嚴備俄而兵至博索却之裝傷以萬計夏人拔柵而去喀齊喀伏甲要地遂之復羈其後斬首甚眾以功遷授平西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元將蒙古布哈攻鳳翔朝廷命喀齊喀將兵援之二年元兵及夏人步騎數十萬圍鳳翔東自扶風岐山西連汧陽晉其營柵攻城甚急喀齊喀盡力禦之是歲升審密院院事哀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權極密副使正大八年鄧州馳報元兵破饒平關由金州東下院官同奏元軍百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休勞苦已極為吾計者以兵屯唯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孟益等處賊兵備之京師積糧數百萬斛合河南州郡堅壁清野後深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自歸矣帝太息曰敵至不能迎戰自保何以為國乃詔哈達布哈等屯軍襄郭九年兩省軍潰於三峯山元兵進薄



鄂又州之成兵報於饒運合依屯田以免轉輸又旬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人餘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爲應援相距遠至百里倉猝豈能徵集宜近陞梁營從見兵居之以待變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詰姦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延臨行之正大九年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元將特點常來攻提控張定夜出斬發數砲而還定平日好談兵紐勳歡令自募一軍使爲提控小試而勝上下遂恃以爲可用元城中有厭決河之策者主焉從之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入故澗水道城反以水爲固周顯宗天興二年帝幸歸德時城中止有馬用一軍七百人紀作二百八人官勞忠孝軍四百五十人河北潰軍至者皆統遣之集歸德軍紀事本末云時馬用軍及河北潰軍各三州是從遣官軍致官勞之變帝時召用計事者紐勳歡也本傳不載其謀歸德于此帝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勞故官勞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變命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用遂徵備官勞乃以兵攻用殺之遂驅紐勳歡至言自車駕到上供不給汝罪何辭擁至其家檢出所有金具然後殺之即提兵入見言實勳歡之惡後其姪大安入蔡上言求瀆害帝乃復其官高察官勞少嘗爲元兵所害後自拔歸收充忠孝軍萬戶戶給其廩日與羣不逞博爲有司所劾詔勿問伊刺布哈攻平陽官勞請行論功第一遷提控三峰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鄆州自效己而知汴城羅攻復謀北歸遣伊喇格說帥羅孫稱劫南軍爲北歸計瑄格以情告羅孫羅孫欲就費城中擒之官勞知事泄乃縛忠孝軍提控賑旺詐爲唐州太守城遂北行因

得入汴或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不愾習者可取使權副都尉未幾提軍數百馳入元軍驍騎中生擒一同統而還又以軍至黃陵獲獲鎮州大將於是中外皆以爲可用遂拜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十二月從哀宗北渡平章博索率請將戰官勞功居多及渡河朔惟官勞一軍號令明軍秋毫無犯明年正月帝幸歸德知府實嘉紐勳歡以軍軍食軍請令河北潰軍至者統權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帝不得已從之乃召諭官勞曰紐勳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勞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留府中用本果殺都尉帝至歸德始升爲元帥又嘗召之謀事而不及官勞故官勞始有圖用之志官勞既總兵柄私與國用安謀欲邀帝幸海州不從又請北渡再圖恢復紐勳歡沮之自是有異心矣帝竊愛之以馬軍總領赫舍理阿里哈內族錫麟陰察其動靜二人知官勞不能制反恐帝意官勞遂殺馬用紐勳歡遣都尉馬實劫直長把納紳於帝前帝擲劍於地曰且留待我實不敢迫而退凡殺朝官右丞李讓已下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郎中完顏呼喇勒都事莫馬錫赴水死按原史此下附作傳傳羅忠帝不得已赦其罪以爲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初官勞之母爲元兵所得至是帝命因其母請之官勞密與元將特點借約欲劫帝以降特點借之還其母乃日往來講議帝密令以金銀牌與其來使勿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故官勞盡所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陰備火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八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提運卒遂至王家寺四更接賊初小却再進官勞以小船分軍伍七十出柵外腹背

攻之持火槍突入元軍不能支即大潰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柁而還遂拜官勞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兵既退官勞入亳州留錫麟總其軍帝御臨碧堂無一人敢奏對者日自悲泣於是密謀誅官勞再召之還諭以幸蔡事官勞憤憤而出帝決意誅之復召議事李即拉姑諫溫神伏照碧室門問官勞意見從後刺其肋遂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擐甲帝親撫慰以安反側初官勞嘗從內族色呼獸過蔡知備禦不及唯陽方力幸蔡讓於眾曰敢言南羣者斬眾以官勞爲無君諷帝早爲計遂誅之後遣烏庫哩布希如蔡題言其媼池兵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勞之言特尙書省月給其母妻種俸無失所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四  
志五八九五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五

列傳  
金二十三

苗道潤

武伯

郭文振

燕巖

王福

張甫

胡天作

史

伊喇重嘉努

靖安民

張開

苗道潤兵初為河北義軍長官宗憲汴河北土人  
往往團結為兵或為羣盜道潤有勇異能得眾心累戰  
有功略定城邑遣人詣南京求官封宣宗召問河南轉  
運使王擴撰對曰兼制天下者以天下為道潤得眾  
有功因而羈縻使自為守策之上也今不許彼負其眾  
何不可為於是除道潤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累功遷  
中都路經略使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元年詔道潤  
恢復中都山由東兵益之道潤奏去年臣遣總領張子  
明招降義州通吉齊錦近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伊  
喇特爾格移軍靈州襲破子明軍臣將提兵問罪重以  
特爾格自拔來歸但備之而已今欲復取都城乞無罪  
特爾格直令受臣節制庶可集事宰相奏二人不協不  
可相統屬完顏高行元帥府事以和輒之初道潤與順  
天軍節度使李瑛不相能瑛遣兵攻滿城完州道潤軍  
拒戰殺瑛兄榮及弟明等奏瑛以眾叛亦奏道潤與  
滿州提督烏凌阿烏登日謀伐害殺臣兄弟將為後患  
又奏乞令河北州府官不相統攝並聽帥府節制仍遣  
官增誠詣諸路兵力使權均勢敵無相併吞明百姓安農  
政矣廷議令山東行省樞密院諭瑛行省在彼自當備  
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以義附結且耕且戰今乃聚

續通志 卷四百四十五 列傳金

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

然也以後嚴為約束依時樹藝無致生事有詔道潤與

伊喇特爾格合兵撫定河北既而道潤與賈全賈瑀互

相攻擊賈瑀詐約和道潤信之遂伏兵刺殺道潤朝廷

不能問惡賈副使張安因攻賈瑀殺之道潤死提控瑀

安民代領其眾自後乃封建兵初與祐四年司諫珠嘉

直致乞封建河朔部尚書省議事廢不行興定三年太

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

利者乃封涪州經略使王福為涪海公河間路招撫使

伊喇重嘉努為河間公興定經略使武伯為恆山中公

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瑞安

民為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平陽招撫使

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完顏開為上黨公山東

安撫副使燕巖為東宮公九公皆兼宣撫使磨鎮青榮

麻大夫賜號官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領官吏徵餼

賦稅賞罰聽令得以便宜行之

王福本河北義軍積戰功累遷涪州經略副使興定元

年福道提控張榮王進復濱棣二州以聚糧棣州防禦

使進攝濱州刺史久之福與榮有隙榮以械附於益都

張林三年福上言涪州東濱滄海西連真定北備元兵

乞選重臣為經略使便宜從事以鎮撫軍民朝廷以

福初率義兵復涪州有眾萬餘自雄一方與張林張聚

鄰境今利津已破道東阻且其意本欲自為因而授

之可使招集潰棣之人通遼東音問乃以福為本州經

略使仍令自擇副使四年封為涪海公以清瀋觀州鹽

山無棣棣陵東光臨津吳橋滄陵阜城德縣棣屬四月

紅襖賊李二太尉寇棣陵棣州張榮來攻福皆擊却之

李二復寇鹽山經略副使張文與賊大敗之後張林與

張聚日來攻掠涪州危蹙遂納款於林李平元帥府請

討福朝廷以防秋在近乃止

伊喇重嘉努積戰功累官河間路招撫使賜姓完顏氏

興定四年封河間公以獻畫安深州河間諸路安平武

強德勝六家莊邱山寨禁錮興定末所部州縣皆不可

守元光元年移屯信安本張甫北境張甫因奏地當衝

要乞權改為府以重之詔改為鎮安府與甫合兵復取

河間府及安肅縣三州明年同保鎮安各當一面則遣

總領提孫汝相楊壽提控官從李成分保外垣遂全

鎮安未幾重嘉努奏鎮安距迎樂海海口二百餘里實

遼東往來之衝南有海船在鎮安西北可募人直抵遼

東以通中外之意今擬忠募者特選忠顯校尉授八品

職仍賞實粟五千貫官職已至忠顯八品以上者選兩

官升職一等同日再選兩官升職二等詔從之

武伯續通志威州人背率鄉兵保威州又破石海於興

定興定四年累遷知興定府兼經略使無何破石海於興

以中山興定府沃沃莫威鎮寧平定州抱憤擊樂城兩宮

縣慈馮氏貴亦為安國軍節度使史天祥擊之與仙同

歸元仙與史天倪俱治興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

聞已嘗欲南走宣宗招之仙乃奔汴五年召見復封

恆山公置府衛州七年衛州被亂內外不通部平章政

事哈達樞密副使布哈魯之徒仙兵屯胡蘭關扼金州

路八年元兵涉襄樂哈達布哈駐鄂州仙由刺子口會

鄂州軍天興元年哈達布哈敗績於三峯山仙遂走南

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留山及威遠寨立官府聚糧食

志五八九七

修器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密圍推爲河南行省詔與  
鄆州行省色琦合兵入援至密縣東遇元將蘇布特兵  
仙卽按軍崩山店報色琦曰阻滯結營待仙至俱進不  
然敗矣色琦急欲奔汴不聽行至京水元兵乘之不戰  
而潰仙走還留山京宗詔曰色琦不知兵向使從卿阻  
滯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以付卿戮力一心以圖復舉

十一月復召仙仙不欲行乃上疏陳利害請緩二月生  
死入援漢果陸哈降元蘇布特署守裕州陸哈詐以書  
約仙取裕仙信之陸哈與元兵夾擊敗仙於柳河仙走  
聖宗嘗時哀宗在歸德遣修繕魏瑞問道召仙仙聞兵  
邊鋒向十萬增曰主上旦夕望公不宜久留此仙怒幾  
殺瑞瑞還歸德仙奏請誅瑞哀宗不聽已而聖宗之食  
仙徒軍鄧州仰給於鄧州總帥伊喇本末作環

畏逼以女女仙仙不疑納之乃還順陽環終疑仙輩城  
降宋成續通志武仙次順陽與武天賜伊喇相格角  
降宋立兩軍乃入蜀宋孟瑛派天賜擊斬之武仙敗走  
降與宋傳與宋孟瑛來襲伊喇迎擊大敗瑛兵復來  
從浙川之石穴時哀宗在蔡州遣近侍烏負負仙曰朕

平日未嘗負國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待坐待滅亡  
耶將士聞之相視嘆咽皆願赴難仙懼眾心有變乃殺  
馬牛歃血盟誓不負國家軍乃大喜復請環曰蔡州道  
梗吾兵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堅守縱到亦無近近規  
宋金州百姓據山爲棚廣袤百里積糧三百萬石今取

此爲根本然後還蔡迎帝西幸未晚也眾未及應卽令  
戒行李取浙川沂流而上路險水悍溺死不可勝數軍  
士絕食亡者八九仙進退失據謀謀北走按增通志  
大敗武仙於馬山時武仙分六路定六年孟瑛  
其七分兵武仙武仙武仙武仙武仙武仙武仙武仙  
不詳其言進退失據而行部尙書盧芝侍郎石玠曰吾等

知仙不卹國家久矣諫之不從去之未可事至今日正  
久蔡州一死耳假若不得到蔡死於道中猶勝死於仙  
也既去仙追玠殺之芝至南陽爲土賊所害明年蔡州  
破將士大怨皆欲去仙從十八人北渡河避澤州爲成  
兵所殺

張甫初歸順元涿州刺史李奇嗜招之興定元年與張  
進俱來降東平行省蒙古額承制除甫中都路經略副  
使二年甫與承定軍節度使賈全不協以兵相攻朝廷  
怪奇嗜不能和謂郭綱諱諱綱張甫甫受奇嗜招終  
情厚厚善今違同知安武軍王都先與奇嗜議所以平  
之者然後可認從綱奏未幾全復捕甫部民殺甫參議

官邢璠甫率兵攻之全敗走自縊甫請符印以安福部  
眾郭興之無何李奇嗜歸元甫爲中都東路經略使三  
年甫奏興定兵衛乞遣軍臣與武仙併力守之不報及  
興定不守甫復奏稱元帥右都監柴茂保冀州水寨孤  
立無援乞益兵助之四年封高陽公以雄莫肅州高陽  
信安文安大成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魏元光

元年賜姓完顏二年張進彙遷元帥左監軍亦賜姓完  
顏  
請安民承興人初充義軍據苗道謂屬下累功選中都  
路總領招撫使興定二年道洵死行省僕擊承制以李  
奇嗜權中都路經略使道洵之眾不服願得安民代之  
三年分雄霸以東爲中都東路奇嗜領之易州以西爲

中都西路安民領之俱任經略使四年安民上書曰苗  
道洵推定州縣五十餘城爲西京路經略使劉輝賊其  
功竟以陰謀賊害輝又劾劉智元等掠鎮撫孫資招撫  
楊得勝家口若輝嘗居此恐致敗事輝亦道副使劉璋

請南京自詭言安民冒濫封拜誘惑人心張抑總領馮  
通王彥暉等杖劉智元殺杜貴事廷議以輝本行招誘  
通亡今乃與安民互相論列起爭苗道洵死安民實  
代領其眾彥暉等軍本禁道洵當聽安民節制乃召輝  
還頃之封安民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李處

三保河北江善山舉青白口朝天寨水谷糧谷東安寨  
隸焉十月安民出兵至善山復取德寧寨元兵圍所居  
山寨提控馬豹以安民妻子及老弱出降安民軍中聞  
之駭亂軍謀欲降安民及惡惡官郭瑞不肯從遂遇害  
詔贈金紫九牌大夫

郭文振字格之太原人承安二年進士累官遼州刺史  
深得眾心興定三年權元帥左都監章宗詔行河東  
北路元帥府事招降太原東山二百餘村得壯士七千  
分駐防秋與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四年上疏曰河朔自

用兵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俾卒困緣得志瓜分  
角鼓以相侵擄之帥府力備請便宜朝廷因而不撫之假  
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帥府力備請便宜朝廷因而不撫之假  
卒離聞之故舉揚跋尾無所畏懼自平陽城以東河北  
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但令伊喇行輒而已

所司勢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臣夙夜  
憂懼乞分遣公廉之官編訪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  
澤潞等處備廣民眾地多險阻乞遣軍臣復置行省皆  
聽節制上下相難則國勢日重衰惡不萌矣時澤潞已  
部張開稅畫不能盡用其言但令南京兵馬使珠嘉寶  
音行帥府於懷玉面己是欲封晉陽公河東北路百孫  
高文振復奏武仙所統境上甚大難與林州元帥府共  
招撫之乞更遣州縣官同與安民臣所統風管曠石宜

化保德諸州境上關遠不能周知利害葢州刺史瓜爾佳芬微智勇過人深悉河東事勢乞合行元帥府事或爲本路兵馬都總管與臣分治詔皆許之上黨公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孫平頗有亡歸者部分遠路粟賑太原機關不與文振奏而詔遣使慰諭之文振又請分上黨粟以贖太原詔與張開計度元光元年林州行元帥府惟良得非召還文振奏俸良在林州五歲政尚寬厚大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連路泣留其去未幾義失之眾作亂遂招撫使康鳩乞遣還爲便不許又奏乞起前平章齊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報二年詔文振應復史詠復河東是歲遣州不能守徒其軍於孟州郡將汾州招撫使王邁與孟州防禦使納喇家古勸不相能復徙衛州然亦不可爲軍遂正大間寓於衛而已

胡天作字景山管州人以鄉兵守禦本州累功遷管州刺史興定二年平陽失守三年復取之天作言汾潞皆置帥府平陽大鎮今稍完復州縣不下十萬戶復業者相繼不絕過汾潞遠甚一體置之乃以天作充便宜招撫使四年封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隰焉天作守平陽屢有功詔錄其子定格爲奉職元光元年青龍堡危急詔遣瓜爾佳質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矢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珠格和色哩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於元兵民皆潰執天作出降詔諒和色哩子定格承應如故天作已受元官招撫懷孟之民定格聞之自經死贈信武將軍陞州同知詔張開郭文振招天作至濟源欲服走先遣人奏表南京元

將惡其反覆遂誅之宣宗以史詠權行平陽府事後封平陽公平陽破魏詠父許母蕭氏使招諒詐自檢蕭氏逃歸諒妻樓氏亦自死附葬榮祿大夫京兆郡公諡成忠顯氏封京兆郡太夫人賜諡歸義樓氏贈京兆郡夫人諡義烈未幾詠乞內徙徙解州河中府

張開景州人至宣末河北兵起開圍結鄉兵爲固守果功遂授同知青州防禦事貞祐四年率所部復取河間府及滄獻二州十有三縣又復青州遷觀州刺史權經略使賜姓完顏觀州糧盡徙軍輝州乞麥種三千石蠲贖三百戶部不與都御史奏開自觀州轉戰來此久著勞績欲令其軍耕種自給有司計小費拒不與乞斷自哀表詔與之是歲潼關不守被召入衛南京興定三年與郭文振共復太原四年封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隰焉元光元年復取高平縣及澤州二年大戰壺關有功既而潞州危急開乞升澤沁二州爲節鎮以重守禦詔以澤爲忠昌軍沁爲義勝軍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與夫無異天興初起復與劉益爲西面元帥領安平都尉紀綱軍五千攻衛州敗績於白公廟時哀宗走歸德開與劉益謀收潰兵從衛不果遂與承壽西走皆爲民家所殺初置公府開與武仙最強後駐兵馬武山遣人間道請權用事者斬之止給二千石開置酒召諸將日頃以糧竭爲請斬二萬而得二千是君相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時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民貧地瘠聞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寇開勢愈孤以至於敗

漢寧初爲昌州提控守天勝寨與益都田家東平蒙古相相依爲輔車之勢山東雖殘破猶倚三人爲重紅襖

賊五公喜據注子垵率眾襲據沂州宣擊走之遂復沂州招降胡七胡八引爲腹心賊中多欲降者興定四年封東莒公益都府路皆恭高五年以保全東平功遷金紫光祿大夫還天勝戰死嗣奏宣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後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屬節義之士詔贈故祖奉銀青榮祿大夫祖母張氏范陽郡夫人父希遷金紫光祿大夫母彭氏繼母許氏妻翟氏皆爲范陽郡夫人族屬五十二人皆襲給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五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

金二十四

白華

錫默受賈

完顏納神

錫默經質

王賈

錫默納神

烏庫理編

張天編

白華字文舉澤州人貞祐三年進士初為應奉翰林文字累官樞密院經歷正大二年武仙以真定來歸朝廷方經理河北宋府彭義斌乘之遂由山東取邢洛磁等州華上奏曰元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寬今彭義斌招降河朔郡縣浸及真定宜及此大舉以除後患時院官不欲行即遣華相視彰德齊濟之也事竟不行三年集百官議和末時夏全自楚州東奔詔問全所以來華具奏因是為帝所知全至後時楚州王義深張惠范范通相繼以城降和宋議廢五年增築歸德城工數百萬遣華往相復見行院濶弘辛語以民勞朝廷愛養之意減工三之一六年以華權樞密院判官帝以李全據楚州諭忠李軍德領富察鼎珠經恩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及華招之華對曰李全何足介懷所慮者元兵方強耳今元方有事未暇南顧一旦事定必乘攻與我爭天下者此也為今計者姑養士馬以備北方帝沉思久之明日遣華環視屯尉氏時北兵欲攻河中而衛州帥府與恆山公府並方慮一日有警節制不一欲合為一又恐其不和命華往經畫之按後宋紀載劉忠肅如期而還奏曰元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下去秦州則何以救當一戰挫之與其職于近裏之平川不若戰于

續通志

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金

近邊之險隘帝以為然七年歲陽開解華奏凡今之計兵食為急樞密院已定忠孝軍及馬軍都對司步軍足為一戰之資此外應河南府州亦須管操防城軍秋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城無致他日為資敵之用五月華與投樞密判官元軍自去歲入陝西朔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營橋六十餘所已而攻鳳翔金軍自開都屯至通池兩行省莫然不動宰相台諫皆以樞密院望遠通為言京兆北庶橫議蜂起以至諸相力奏帝前因遣白華與右司郎中夾谷八里門道宰相百官所言論兩省以帝意華等觀二相見元兵勢大皆有懼心還奏之帝曰我國知其怯不敢動矣八年元兵陷鳳翔至河中慶善勞報樞密將乘京兆而東華奏為今計者與其就襄漢禦之請軍北到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一日可渡此如得利彼獲漢軍馬必當運疑不進矣未幾哈達自陝州進奏帖亦為此事帝甚喜布哈時在洛陽驛召至帝問河中可據否市哈言我兵騎雖多計皆元兵少而精無非選鋒我軍北渡彼必屯福重于平陽之北匪其選鋒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恐不得利召哈達至亦言河中之事異前日上奏時勢不同不敢自主議遂廢十二月河中府破九年京城破攻兵退改元天興併樞密院歸尚書省華遷罷十二月朔帝遣近侍局提督伊喇蓋古即白華所居問計齊安出華附奏車駕當出城外兵可留皇兄荆王使之監國任其裁處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於是起華為右司郎中召論之曰親慈之計已決但所在舉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首背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鄆或言不如取

陳崇路轉往鄆下卿以為如何華曰歸德城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沿西山入鄆既汝州有蘇布特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止有背城力戰與之一決外可激三軍之氣內可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過計人心願變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審之帝不能決尋召完顏正大等議遂以二十五日啟行二年正月朔帝就歸德師船北渡至蒲城與元軍接戰莫能支遂遷帝登舟軍資一切委棄元軍逼之兵遂遁帝至歸德在立以汴京降時高古之兄或為鄆州節度命華召鄆兵入援既至以事久不濟淹留于館會後以鄆人宋華亦從至襄陽宋客為均州提督後范用吉送款于元華因而歸元士大夫以華夙備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為貶云用吉者本姓富味理名以珠初歸入宋未幾納款于元後家人逐以欲振為同列所害錫默愛賈字正之策論進士累官翰林直學士天興元年正月以野榆瓜爾佳薩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宿直將軍兩族長榮監其軍行至封邱而還明日元兵本史及以前諸書俱誤遂合于是愛賈上言薩哈統兵三萬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軍纔數十里不遂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過重敵其背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又言衛紹歸順二王家屬防護之嚴過于猛犴男女媾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入尚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始聽自便未幾有背城之難愛賈憤時相非入嘗累數口平章博索固權市恩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薩布敦致參不分節謂之材亦不至此人為相參政略奪略奪一馬軍之材乃令兼將相石丞延扎舒嗜居相位已七八

志五九〇一

年碌碌無補忠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于是舒嘯罷相建布乞致仕而博索略齊幣不恤也時京城雖罷攻以害處憂絕和議命轉運使完顏珠壽等掠京城粟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與左丞李孫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敢有匿者以尹斗論罪內族完顏珠壽尤暴有京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蓮子三升致珠壽以令于眾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為養故雖違親以自食非敢為軍儲也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或白于哈昭昭曰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欲存社稷取存百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實奏言罷法栗則改虐政為仁政散怨氣為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蕭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帝聞之命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愛實獻曰與其食之盡如勿魯為奉御博諾所告又近侍干預朝政將相大臣不敢與抗愛實奏曰自古僕御之臣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胄或吏員為之以使令之賤役預社稷之大計此輩果何所乎章既上近侍泣訴曰愛實以臣等為奴隸置至尊于何地耶帝益怒送有司待後局副使李天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為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

完顏納紳字正甫蘇呼弟也策論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命鞫近侍張文壽仁壽李麟之受敵饋遺得其意欲皆斥去朝論快之再使元以勞拜參知政事天興元年元兵駐鄆州遣使招降納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京宗議親出捍禦以納紳兼樞密副使完顏薛里雅布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十二月辛丑帝出京以兵部侍郎李辛跋屢密為納紳等囑繫之帝既行納紳等召辛辛懼謀欲出降歸城而走納紳等遣人追斬之汴民以帝親出師日聽捷報且以二相持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蒼黃走歸德民大恐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碎者相阻搢紳士女多行乞至有自食其妻子者及歸德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于是民間有立判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皆不知也二年正月丙寅原文件成原因下文再紀成反與省令史許安國論講議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白納紳納紳曰此論甚佳可與薩尼雅布議之好問以告且言曰民間洵洵相公何以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一身德五十紅袍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曰我知之矣即命召京城官民明日皆聚省中計議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納紳拱立無語獨薩尼雅布反覆申論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之且繼以涕泣明日西面元帥畢立為雙率甲卒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斃死恬不為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其讓之何速如是立廢其黨先殺薩尼雅布次殺納紳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等餘見惟立傳

薩天驥字元吉五臺人至室元進士興定初為尚書省令史時胥吏攬威士人往往附之獨天驥不用假借尋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使質貢日互市于會同館外校有身貿易于其間者天驥上章曰汝官防禁朝廷體且取輕外方遂忤太后旨出為同知汝州防禦使事尋知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曆間急遣衛州衛總帥師赫德殺之以天驥充經使官圍解從則帥守鄆州帥欲棄州而東天驥力勸止之不從帥坐逸天驥職尋有訟其寃者即召為問封簽事相立之變天驥被劾甚十有餘日其女舜英謝醫救天驥歎曰吾幸得死兒女育乃尚欲我活耶竟鬱鬱以死舜英葬其父明日亦自縊有傳天驥沉鬱寡言不妄交起于田家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百若素官然人多自以為不及也持嘉烏紳士大用上京人當其父禮尼不願就中明昌五年策論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官諸王駙馬至京師和買諸物失朝廷體有詔禁止遷領南軍節度副使息州刺史耕耨場種禾兩禾合糧進于朝特詔發論丞相高汝權嘗薦其才可任宰相元光二年正月召為戶部侍郎未幾權參知政事二月為戶部尚書正大元年拜尚書右丞良宗欲修宮室為紳極諫至以臥薪嘗膽為言帝悚然從之內族薩哈連有定策功帝倚信之為紳諫曰薩哈連衰頹之辰日在天子左右非社稷福帝悔悟出為中京留守朝論快之五年致仕居汴堪立之豐召家人付以後事望唯惕慟哭以弓弦自縊而死者孺齊沒於兵間

而南力戰擊敵軍勢稍振復奪張益渡敗蕭縣白塔  
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進亡命駐臺政興亦慮  
為元所害窮蹙自歸伊都撫納之與留徐政還鄂州伊  
都責賈仁厚二子兩姓為軍將頗優德民青州人王  
祐為婦兵德領伊都常倚之雖有過不責以故祐橫恣  
與張旌李閔豐紳成進忠兼軍政廢弛夜燒草場作  
亂時張與臥病弗恐事不成起與同行伊都疑左右  
皆叛娶妻子純城而出張與推祐為都元帥按金史哀  
宗紀載豐紳徐州推張興復懼祐圖已誅祐并張旌殺之  
大掠城中用安奉兵至徐殺斬興遂以豐紳為元帥  
兼節度使主徐州伊都奔宿州節度使赫舍理阿古不  
納與諸將駐城南城中領坊千戶高拉格夜半開門納  
徐州總領王德全及妻弟高元格軍縛阿古父子殺之  
請伊都主帥府事伊都不從曰吾為將帥久不能周防  
致失重鎮今方逃罪不暇豈有眷城池以降外方乎即  
日軍官吏行至殺熱東邁元兵不屈而死

鈕祜祿經實不知其始正大中累官亳州節度使九年  
游騎自鄧至亳徑鹿邑鹿邑令高品胥夜趨臺道出衛  
真呼縣令楚時論縣人以避寇之意同走是日軍  
至亳州州止有鎮安軍四百人皆紅襖餘黨變詐反覆  
擬控楊春那某都統戴興屯已六年悉藉丁壯為軍修  
守具而元兵亦不暇政經營撫時民不去五月繼遷民  
收麥老幼得出了壯恐留之民往往不肯留而遭敵日  
城為之空絕實遣將領招之并將領亦不返乃請于歸  
德得甲騎百餘楊春載興疑其謀已棄夜掩殺之經實  
出走驚負楊春北時元石總管人州以存為總管戴興  
為同知留黨項軍千人戍之屬縣皆下惟城父令李用

宜不降其妻子在毫春以為質竟不屈而死副提控邢  
某為人剛直湯理時臥病聞春亂流涕不自禁春遣人  
昇致之邢指春大罵春慚忿無言春欲殺起實家刑力  
勸止之且令給道路費逸之出城邢尋病卒天興二年  
元特賫賞攻歸德春以戴興提城卒往與波弱守城州  
人王賓反正春渡河北通而崔富格為亂殺王賓朝廷  
不得已授富格節度使就其兵仗人禁戢而春復攻毫  
州人據之宋人來攻春出降則均者林惠人時為亳州  
觀察判官春既逐經實納款元兵皆約者林惠人時為亳州  
朝服服之謂妻子曰我起身刀筆佐大藩死亦足矣今  
頭顱如此假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即仰  
藥死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二年進士外若曠達而深  
謀實為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大興元年正月亳州軍  
變楊春以州出降賓與前護縣尉王進歸節亭呂鈞約  
城中軍民復其州楊春遂通節亭呂鈞歸節亭呂鈞約  
嘉之授進節度使賓同知節度使節亭呂鈞歸節亭呂鈞  
察判官哀宗遷蔡實奉迎於州北之高安帝與語大悅  
恨用之晚擢判部尚書帝初至毫實等遣微民負甲入  
蔡及會計忠孝軍家屬口糧留參知政事張天綱董之  
款遷有功將士時毫之糧儲不廣軍士怨實吝惜及運  
甲之役復不欲行會天綱與實等于樓上銓次立功等  
第鎮防軍崔富格王六十之徒譁謀而登樓實及呂鈞  
往市中鈞且日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  
過殺我乃殺之魏節亭王進等皆被害進管應經實之  
募由間道入汴納實實財皆不受又散家所有濟貧民  
以死自贖一時稱之

鈕祜祿納紳由任子入官或曰策論進士天興間據陳  
州防禦使陳自兵興軍民皆避遷他郡納紳擢官史明  
誠令完城郭立廳舍實倉庫備器械未幾聚流亡數十  
萬口危困之民望而歸者指為東南生路良宗走歸德  
改陳州為金興軍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於是納紳立  
五都尉以將其兵時交戰無虛日州所屯卒十萬餘納  
紳誠所給軍糧月一斛五斗者作一斛又作八斗又作  
六斗將領則不給人人心稍怨李順爾等因而與吳志  
紳知其謀常以兵自防及閏元兵往朱仙鎮市易納紳  
還李順爾將兵襲項城察令孫繼德召李順爾議兵孫  
至其家順爾已擄甲孫欲觀其刀順爾拔示之孫色動  
即出門奔去順爾追殺之乃上馬引兵入倉說軍士曰  
行省剋滅軍糧汝輩欲食則從我不欲則從行省于  
是省中軍士皆坐不起納紳聞變走後堂追殺之順爾  
令五都尉軍皆甲守街曲自稱行省遣薛舍理正之送  
款于汴崔立乃遣其弟倫就就順爾准陽軍節度使行  
省如故未幾成威都尉富察哈達盡殺順爾之徒舉城  
走蔡州元兵覺追及孫家林老幼數十萬少有脫者劉  
天起者起于匹夫汴京戒嚴上書報一職以自效天興  
元年授都招撫使召見之往陳州運糧一時皆竊笑及  
至陳行軍殊有方略出戰數有功陳人甚倚軍之順爾  
之變天起偃蹇不從為所殺同時唐古招撫者亦不屈  
死

烏庫哩額本名喇老東北路招討司人由漢衛起身累  
遷榮息陳頤等州使宣德帥二年哀宗在歸德富察官  
勞困用安欲帝幸海州未決官歸備米四百餘斛至且  
請幸蔡帝意遂決車駕發歸德由毫入蔡以錫為御史



大夫總帥如故初鑄守禁門禁其履男女襦采必以羸  
識其面人有以錢出者十取一分有半以贖軍帝至禁  
或言其非便即弛其禁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  
於鑄鑄亦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帝甚以尚食關  
供為言帝怒召見特疎小羅索與舒穆魯致殊有隙怨  
鑄為珠舞曲直厚誣鑄罪頓停之鑄憂憤鬱抑帶  
稱疾在告右丞仲德每見帝必稱鑄功業宜令預參機  
務帝怒少解及參政穆延烏登行省息州鑄遂權參知  
政事九月元兵圍蔡鑄守南面忠孝軍元帥蔡巴爾副  
之按哀宗紀鑄守南面而鑄帥元副之蔡水毀城破被  
巴爾副西面副守也與此異今仍原文執殺之

張天綱字正剛霸州益津人至窩元年詞賦進士性寬  
厚端直論議醇正累官監察御史以兼直閣哀宗東幸  
扈從至歸德權吏部侍郎屢言元帥官努反狀帝不聽  
官努果變遂權參知政事從遷蔡留亳州過軍慶天  
綱以便宜授作亂者官州賴以安及入蔡轉御史中丞  
仍權參政扶溝縣招撫司知事劉昌祖上封事請大舉  
伐宋其畧云官軍在前餓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  
頤合帝意命天綱面詰語無可取然重違帝命且恐塞  
言路奏以為尙書省委差官妖人烏庫哩先生自言能  
使軍士成氣可不費糧帝頗然之天綱力言其妄遂止  
軍吏舒穆魯和爾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面具如獅子  
狀而惡別制青麻布為足尾因言元兵所持者馬而已  
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連戰以馴騎百餘皆此狀  
擊大鎗于頸壯士棄之以突彼騎騎必驚逸我軍鼓譟  
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言彼取我算此不足  
恃祇取敵人笑耳本龍之蔡城破為宋將孟瑛所得械

至寧安宋主命知府韓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  
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瓊奏  
其語宋主召問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忠死  
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祈死不聽有司令供狀必欲  
盡金主名天綱曰殺即殺高用狀為有司不能屈天綱  
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六

列傳

元一

穆呼哩 博爾濟 巴圖魯 榮祿 桑肯博爾 納蘇  
 博爾濟 伊實特穆爾  
 博勒呼 齊齊爾

穆呼哩 扎拉爾氏 世居鄂諾水東父腔根果幹以威里故在太祖麾下從平鞏爾奇斯征奈曼部戰立功後奈曼又叛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葉馳殺之燭以喚太祖追騎至及而太祖馬蹶五騎相顧駭愕穆呼哩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兒有子五人穆呼哩其第三子也沉毅多智略策善射與博爾濟博羅罕濟拉毅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蹇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裕谷間顧謂曰此中或過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穆呼哩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首呼曰爾為誰曰穆呼哩也寇遂引去克呼汗汗與奈曼部戰求援於太祖太祖遣穆呼哩及博爾濟等救之盡殺奈曼之眾于阿勒台之下既而王汗謀襲太祖其下巴爾台知之密告太祖太祖遣穆呼哩追騎騎夜斫其營王汗走死諸部聞風款附歲丙寅太祖即皇帝位首命穆呼哩博爾濟為左右萬戶辛未從伐金薄宣德遂克德興王申攻雲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數十萬陣野狐嶺北穆呼哩曰彼眾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於丙戌攻居庸關壁堅不得入遣別將哲伯統兵總業刺口金兵潰遂拔涿州因分兵攻

續通志 卷四百四十七 列傳 元

下益都潰棗諸城遂次朔州史天倪隨伯特罕風來降

並奏為萬戶甲戌從圍燕金主請和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琛金計以城降乙亥按攻降北京遣通事與本神將蕭顯孫以計平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守將伊木沁率眾二十萬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其下殺兀朮德玉劉布孫格爾招烏里布馬都元帥不從殺布孫格爾兀朮走免幾更兵殺烏里布軍城陷歸州張顯聚眾十餘萬北京節度使稱稱海都王至是來降詔穆呼哩以監總北京十提控兵從多果爾南征未附州都穆呼哩密察監有反側意請以蕭顯孫監其軍至平州監謀 過去蕭顯孫執道行在謀之故平定東蕭軍平討只行 穆呼哩傳 敵弟致憤其兄被誅獲錦州叛略平樂城 利義德廣盧等州穆呼哩率蒙古布哈昭興中府進兵 臨興中先遣烏貝爾等攻溜石山又遣蒙古布哈屯承 德縣東候之致遣歸子東平將兵援潘於神水駐東擊之斬東平及士卒萬餘級拔開義縣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高益出戰又敗之圍守月餘高益轉致出降伏誅廣宣劉炎遂州田和尙降穆呼哩曰此輩寇存之無以懲後除工匠嚴伶外悉屠之拔餘復海三州斬完顏重嘉努成平宜撫富森等軍眾十餘萬遁入海島丁丑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舊券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分鴻吉哩伊奇喇斯烏魯古莽果等十軍及烏貝爾樊丹普漢等軍並屬麾下乃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遂自燕南攻遂城及靈州諸城

拔之冬城大名府遂東定益都淄登萊瀋密等州戊寅

攻太原忻代澤潞汾沁等州悉降之遂徇平陽金守臣棄城遁以前鋒鈔丁安札爾統蒙古軍鎮之已卯以蕭特穆爾等出雲朔攻降蔚嵐火山軍以話里濟達為元帥遣噶魯齊攻吉里州擊特知河北西路兵馬事史趙至滿城武仙舉兵定來降稱河州之度辰復由燕為元天倪進言曰中原相定所過稍縱兵抄掠非王者市民意也穆呼哩曰善下令禁無剽掠軍中肅然吏民大悅兵至澄陽金邢州節度使武實迎降進攻天平寨破之遣蒙古布哈分兵略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各州戶三十萬詣軍門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一萬襲濟南穆呼哩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大敗之進攻楚邱拔之攻下單州圍車平以賞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糧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即入城安輯之勿苦郡縣留蘇嚕克圖以蒙古軍三千屯守之辛巳東平糧盡金行省孟古奔汴蘇嚕克圖連擊之斬七千餘級孟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撫其民先是郡王岱璉攻洛不下至是遣石天應拔之還軍野狐嶺宋建水忠義校石瑛京東安撫使張琳皆來降鄒遵亦以素鄉慕遷降復由雲中屠太和寨入葭州金將王公佐遁以石天應權行臺兵馬都元帥進取鐵德破馬蹄寨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陣於城東蒙古布哈請以伏兵取勝從之夜半大軍衝校背進伏於城東南谷間明日蒙古布哈進兵望見金兵即棄鼓旗走金兵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哈達走保延安圍之旬日不下乃南徇洛川克鄆州北京權帥石天應擒送金

志五九〇五

張將張鐵槍呼哩欲解其縛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  
 遂降坊州大獲士卒聞金復取阻州以希禱為經略使  
 於是復由丹州渡河圍黑克之留和卓統蒙古軍鎮吉  
 隈間以田維權元帥府事壬午秋令蒙古布哈引兵出  
 秦隴以張聲勢大兵遺塞中攻下孟州四路塞邊其民  
 於州拔晉陽義和塞連克三清嚴人霍邑山堡遷其人  
 於趙城縣薄青能堡金平陽胡天祚拒守裨將富察  
 胤珠監軍王和龍總領張廷王和八名官名均與本傳  
 開壁降降天祚於平陽冬十月過晉至絳拔榮州胡秋  
 堡所至望風歸附河中久為金有至是復來歸呼哩  
 召石天應謂曰蒲為何東裏害我擇守者非君不可乃  
 以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平陽李守忠  
 原牧哈喇巴圖阻州田雄並受節制命天應遣浮梁  
 濟歸師乃洩河拔同州蒲城徑趨長安金京兆行省  
 完顏哈達擄兵二十萬固守不下乃分麾下烏爾古納  
 台哈布哈兵六千屯守之遣阿齊魯兵三千斷渭關遂  
 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數年取  
 道西遼東山東北不勞餘力前攻東平延安今攻鳳  
 翔皆不下豈吾命膺耶乃駐兵渭水南遣蒙古布哈  
 南趨牛嶺圍狗寨州而還時金將侯小叔按通  
 都監侯小叔取河中報蒙古石天應元史於本傳中  
 改蒙古侯七於安北報侯則稱金侯侯軍中並依戰通  
 正改蒙古十餘萬何大兵既西謀河中石天應馳死  
 城陷賊統總處舍殺掠人民還走中樑先鋒元帥鄂奇  
 爾還擊取之新數萬侯侯小叔復逃走呼哩以天應  
 子烏格襲領其眾安未春師還浮梁未成願諸將曰橋  
 未畢工安可坐待乎復攻下河西塞寨十餘渡河還聞  
 喜蘇疾焉名其弟岱曰我為國家助成大業無復遺

恨第恨汴京未下耳汝其體之卒至治元年詔討帖根  
 果幹魯國王諱忠宜穆呼哩魯國王諱忠武子博靈嗣  
 博囉沈毅愷懷寬厚受人通語國語善騎射年二十七  
 入朝行在所時太祖在西城夏國主李王陰結外援  
 異國密詔博囉討之甲申秋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俘  
 監府塔爾海命都元帥蒙古布哈將兵守其要害而還  
 乙酉春復朝行在所問知真定府事武仙叛殺都元帥  
 史天倪胥居民遁於雙門寨仙弟質於軍中享家絕歸  
 遺棄卒地及於紫金關斬之命天倪弟天澤代領帥府  
 事丙戌夏詔討功臣戶口為食邑丁十投下博囉居其  
 首宋將李全昭益都都元帥張琳送趙州博囉引兵入  
 齊先遣李喜孫招諭全全欲降帥部田世榮等不從殺  
 喜孫丁亥春全突圍欲走遂擊敗之四月城中食盡全  
 降日作丁亥五月太祖起丙戌四月十二月補調博囉便  
 宜處之乃以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都督德田世榮  
 副之都監聞風款附山東悉平時廉州尚為金守諸將  
 老幼哭未可建攻博囉不聽促進兵金兵出戰敗之  
 統蒙古軍屯濟兗庫車布哈以兵三千屯濰沂莒以備  
 宋千戶阿里統大軍駐河北備金九月師還至燕岡太  
 祖崩趨赴北庭哀毀連疾戊子夏辛至治元年詔封魯  
 國王諱忠定子七人長塔斯次蘇肯衛爾次巴圖爾次  
 明善孫東平忠孝王碑以巴圖次拜納次額駙根次額  
 布根次阿爾濟延  
 塔斯一名扎拉古十八襲爵遂至庚寅秋叛將  
 武仙圖魯州太宗命塔斯救之仙聞之退軍十餘里金  
 將伊喇布哈來襲我師與戰不利退守沁南賊還攻師

州城陷王將任存死之冬十月帝親征遣萬戶瑒珠濟  
 達與塔斯復取歸州仙夜遁遂擊之斬首七千餘級以  
 任存姪代領其眾帝攻鳳翔命塔斯守潼關以備金兵  
 河中自石天應死復為金有辛卯帝親攻拔之金元帥  
 完顏和拉遁塔斯追斬之壬辰春帝與金兵相拒於  
 汝漢間帝命塔斯與親王阿齊台昆布哈合軍先進以  
 為聲援至三峯山塔斯冒矢石先挫其鋒諸軍繼進大  
 敗金兵擒伊喇布哈完顏哈達軍騎走鈞州追斬之遂  
 拔鈞州三月帝北還詔塔斯與呼圖克執兵略定河南  
 諸郡皆降惟汴京歸德蔡州未下塔斯請分攻汴京帝  
 命卜之不利乃止癸巳秋從定宗於滎陽東征擒金咸  
 平宜撫完顏萬努於遼東甲午秋朝行在所時諸王大  
 會帝顧塔斯曰先皇帝肇開大業垂四十年諸國皆已  
 臣附惟東南一隅尚阻驕傲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為  
 何如羣臣未對塔斯曰臣家累世受恩願仗天威掃清  
 淮浙何勞大駕親臨不測之地哉帝悅命與皇子庫春  
 總軍南征乙未冬拔壽陽庫春引徇襄陽塔斯引兵攻  
 鄧鄧壁堅不能下俘生口數萬而還丙申冬復出鄧州  
 遂至新黃新州遣使犒師乃捨之遂是拔得鎮六安縣  
 焦家寨丁酉秋由八柳渡河入汴京守臣劉甫置酒大  
 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不可處此慈宴於  
 南宮復與民布哈攻光州主將黃受卿降昆布哈別略  
 黃州塔斯攻大蘇山斬首數千級戊戌春至安慶府官  
 民皆遁至北碕聞宋汪統制率兵三千降遂之尉氏己  
 亥春卒子蘇都爾功弟蘇肯衛爾蘇蘇都爾既長詔別  
 賜民三千戶為食邑得建國王旗幟置官屬如列侯故  
 事蘇都爾卒子呼圖克華襲呼圖克華卒子呼圖克特

穆爾襲呼圖克特穆爾卒子賈格襲寶格卒子道通襲

蘇肯徽爾性厲厲賞罰明信人莫敢犯與兒塔斯從太

宗攻鳳翔有功將兵抵靈州與金人戰屢捷既滅金皇

子康春攻宋襄陽入鄧襄背徽爾皆與焉咸已亥蘇肯

徽爾襲呼圖克之西阿爾察區區仲總中都行省蒙

古漢軍凡他省監鎮事必先白之而後上聞帝嘗遣

使至見其威容凜然絢整肅還朝以告帝曰吳璠呼

哩家兒也他國可有至者每見皆倉皇失次左右或譏

曰諸王百也國可有不至者每見皆倉皇失次左右或譏

加寬恕以待之蘇肯微爾而復示之以威使人怖畏盡少

猛各有所宜施天下初附民心未安萬一守者自縱事

變忽起悔之何及尋卒廷祐三年追封東平郡王廷忠

宣子四人長和爾齊囊王爵曰納顏曰姜衛曰薩滿美

衛自有傳

納顏性謙和好學以賢能稱蘇肯微爾既薨憲宗擇於

諸子命納顏襲爵納顏力辭曰臣有兄和爾齊當襲帝

曰朕知之然柔弱不能勝和爾齊亦因讓納顏力辭不

得命乃曰王爵必不敢受願代兄行軍國之事於是和

爾齊襲為國王事無巨細必與納顏謀議剖決精當無

所壅滯世祖在潛藩常與論事謂左右曰納顏後必可

大用因號之曰色反猶華言大賢也納顏雖居貴要而

小心謹畏每誨導從子弟勿驕情以墮先業及病卒世

祖為之悼悼至正八年贈中奉大夫遼陽等處行中書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子二人曰碩德曰巴延

微爾碩德通敏有幹才世祖即位入宿衛典朝兵後同

知通政院事嘗言遼東溫綽濟喇敏二種民數為寇宜

遣近臣諭之帝方難其人僉曰惟碩德元勳世可可使

帝然之以問碩德碩德請行至則集諸酋戶陳兵衛要

詰其渠魁誅之酋從者皆降帝大悅賞賚有差後從征

納顏及使西域屢建殊勳卒諡忠敬追封魯郡公

巴圖爾從世祖征伐為先鋒元帥果立戰功世祖在潛

邸從容語巴圖爾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勤王上駐蹕回

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

偉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蹕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慨然

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已未秋命巴圖爾率諸軍由蔡南

伐宋且移檄諭宋沿邊諸將遂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

皆捷遂渡大江傳于朔會憲宗崩于獨鵝鳴布格攬亂

和林世祖北還留巴圖爾總車務以侍命世祖至開平

即位遷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巴圖爾之力

也師還中統二年卒于軍大德八年追贈東平王諡武

靖夫人特穆爾昭察順聖皇后同母姊也子四人長安

圖次定通次巴爾和坦他極子日和通襲國王安圖別

有傳

托克托父薩滿幼穎異自襁褓時世祖撫之若子及長

常侍左右帝有意大任之會以疾卒不果年僅一十有

七托克托幼既失怙其母博囉罕篤意教之稍長直宿

衛世祖復親誨導既冠喜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善行

終身不忘至元二十四年從征納顏帝駐蹕於山巖托

克托撰甲卒家奴數十人疾馳擊之眾皆披靡帝望見

嘆賞顧謂近臣曰薩滿可謂有子矣由是深加器重得

預聞機密之事其後哈坦復為亂成宗時在潛邸督師

往征之托克托引眾率先躍馬擊之其眾大潰托克托

馬陷于泥淖中哈坦兵復執戰托克托弟阿喇卜丹奮

戈奮擊遂大敗之成宗即位龍顧尤篤常侍禁闥出入

惟謀拜上都留守政令嚴肅克修其職大德三年順文

德二年分 擢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時朱清張

瑄以海運之故致位參知政事恃其勢位多行不法恐

事變以金珠賂托克托求蔽其罪托克托大怒誓之有

司遣使者以聞帝喜益寵賚之有豪民白晝殺人托克

托立命有司按法誅之自是豪猾屏息民賴以安十一

年卒子位子多爾濟別有傳

博爾濟阿爾拉氏始祖勃端察爾以才武雄朔方父諾

海阿爾斯爾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壤境睦隣博爾濟

善戰知兵事太祖於潛邸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時諸部

未定博爾濟每警夜高直於內語及政要或至連旦初

伊勒錦部卒監牧馬博爾濟追之時年十三知軍謀不

敵乃出奇從旁夾擊之監舍所掠去及贖子和濟格爾

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步勿退博爾濟擊馬子蹶踣

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膽又嘗潰圍於奇

味太祖失馬博爾濟擁帝累騎而馳阻止中野會天雨

雪與穆呼哩張環表以蔽帝足蹟不移及日雪深數尺

遂免於難厥爾奇斯之戰風雪遂陣再入敵中求太祖

不見急趨輻輳則帝已遷卧馳車中聞博爾濟至曰此

天贊我也丙寅歲太祖即位遂以博爾濟及穆呼哩為

左右萬戶各以其屬衛衛位在潛邸上皇子察罕台出

鎮西城有旨從博爾濟受教博爾濟教以人生經濟險

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舍太祖謂皇子曰朕之救汝

亦不論是未幾賜賚平路萬七千餘戶為分地以老病

卒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武忠子博羅台襲爵萬戶

追封廣平王諡忠定孫伊實特穆爾

伊實特穆爾世祖時嘗寵以不名賜號伊魯勒諾延哈

冠襲爵統阿勒台部眾世祖聞其賢驛召赴闕時重太官內職之選特命領其事至元十二年拜御史大夫江南既定益封功臣後遂賜全州清湖縣戶為分地其在中華務振去網弗親細故興利之臣欲按金制併憲司人酒府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庶伊實時穆爾日風憲所以敢奸若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沮遇事廷辭吐辭雖直世祖每為之霽成二十四年乃祖征納顏罕半道伊實特穆爾已退敵數旬之餘三戰三捷獲顏顏以獻世祖還留伊實特穆爾勸其歸黨乃執黃金嘉勞以獻世祖還留伊實特穆爾勸其歸黨之遺孽哈坦多羅干復叛再命出師兩與之遇敗敗之乃通黑龍江搆其巢穴殺戮殆盡哈坦多羅干莫知所終夷其城撫其民而還詔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申命聖邊抗海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王帥臣威靈命馬三十年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伊實特穆爾輔行請授皇孫以儲闈善聖詔從之三十一年世祖崩皇孫南遷宗室諸王子宮于上都定策之際伊實特穆爾起謂晉王噶瑪拉曰宮中屢驚已驗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嗚呼儲闈行聖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矣俟而不言嗚呼拉達曰皇孫踐阼願北面而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伊實特穆爾復位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皇孫即位進秩太師還鎮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如家人禮以疾卒大德五年追封廣平王諡貞憲子三人穆理庫仍襲爵為萬戶次托里次托克托呼為再史大夫

博勒呼學順氏從太祖起朔方直宿衛為和爾齊和爾齊者佩業健侍左右者也太祖平諸國宜力為多與穆

呼哩等以功稱曰傑身自餘戰戰於敵是時官制體古止為第一千戶後封於淇州又食沅州增太師追封其馬王按忠武王伊實特穆爾文天大祖任命元勳曰三家元勳曰博爾濟濟臣之官不稱補正子托克襲其爵散見于從孫察濟爾圖中察補正子托克襲職從憲宗四征不庭有括地功子實勤們鎮敵外從征六詔等威亦歿于兵子伊徹察喇性仁厚勤儉事母以孝聞世祖推聞其賢且聞其父之死年十六召見喜曰實勤們有子矣即命領四集贊太官至元十七年長一集贊明年認為宣徵使二十六年帝討海都者今集贊改號于抗袁眾皆陣伊徹察喇請與安圖巴延伊魯勤嚴不許二十七年信格欲立南書省設異己者指天下口以刑爵為貨紀綱大紊前書平章政事伊蘇岱爾太官屬也潛以其事白伊徹察喇請奏劾之信格伏誅按通鑑至元二十八年學士趙孟頫劾撤爾圖併格邪惡撤爾圖乘間入宮之信格由是伏罪紀年事均異帝帝擇湖廣行省西達雷洞請發南接交趾島夷廷表數千里其間土沃人稠倉丁漢子善驚好關思得賢方伯往撫安之伊徹察喇奉命哈斯達爾罕以為天下平章政事凡八年威德交孚洽于海外為丞相行下稱賢世以伊徹察喇為知人二十八年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清渠都城中東入湖河帝亟欲其成數四集贊人及諸府人專其役刻日使畢工伊徹察喇率其屬著役者服操春鋤趨者雲集依刻而乘成賜名曰通惠河公私便之成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太保錄軍國重事樞密宣徵使大德四年拜太師初金山南北叛王海都都勤幹據之不奉正朔垂五十年時入為寇賞命親王統左右部宗王諸帥屯列大軍備其衝突五年朝議北師少怠紀律不嚴命伊徹察喇副督王以督

之是年海都都勤幹人寇大軍分為五隊伊徹察喇將其一鋒既交伊徹察喇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出敵之背五軍合擊大敗之海都都勤幹遁去按疆通鑑云海都人寇哈喇沙爾等五軍合擊之阿與都勤幹諸部大克射都勤幹中斃突遇去與此之異與厥後都勤幹請臣附時武宗亦在軍伊徹察喇遣使詣武宗及諸王將歸漢曰都勤幹請降為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宜遣使許其臣附眾議皆以為允既遣使以事聞帝曰伊徹察喇深識機宜既而瑪古哈喇復命由是叛人稍稍來歸十年冬叛王穆爾特穆爾等屯子金山武宗帥師潛瀚金山伊徹察喇以諸軍繼往穆爾特穆爾乃降伯爾齊海都長子也海都死嗣領其眾至是掩取其部人凡兩部十餘萬口至大元年伊徹察喇遣使奏曰諸王托和木木懷攜氣而撒伯爾齊兵近境叛黨無懷心倘合謀致死則為國患臣以為昔部勤幹先眾請而難死宜遣使安撫其心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成就彼有謀吾不見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微吾宜移軍阿達哈魯音薩哈地伊徹察喇既移軍撤伯爾托和木果欲奔庫春不難納達相率來降於是北邊始寧託和琳等處行中書省石丞相依前太師錄軍國重事特封洪陽王四年入朝帝宴于大明殿眷禮優渥尋以疾薨于第諡忠武

塔齊爾一名布展居官山博勒呼從孫也驍勇善戰功直宿衛太祖平燕春宗監國間燕京盜賊恣意殘殺乃遣塔齊爾耶律楚材解治其黨盜屏述太宗代金塔齊爾從師授行省兵馬都元帥分宿衛與諸王軍士俸統之下河東諸州郡濟河破潼關取咸洛辛卯從圍河中

府拔之王辰從渡白坡時睿宗已自西和州入興元由武關出唐鄂太宗遣使約期會兵合進與金人戰于三峯山大破之詔塔齊爾守進圍汴城金主以兄子曹王顥爾克爲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塔齊爾復與金兵戰于南薰門突已金主遷蔡州塔齊爾復帥師圍蔡甲午滅金遂留鎮撫中原分兵屯大河之上以遏宋兵丙申破宋光息諸州詔以息州軍民一千戶賜之戊戌卒子必里克台襲父職總管四萬戶蒙古漢軍攻宋兩淮悉定邊地戊午會師圍宋襄陽逼樊城力戰死之次曰都木達至元七年襲蒙古軍萬戶八年再攻襄陽圍樊城進戰鄂岳漢陽江陵歸峽諸州皆有功十二年受詔爲隆興出征都元帥盡平江西十一城又徇嶺南廣東宋亡還師卒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七



列傳

元二

察罕 伊塔魯哈特 撒伯爾和卓

卓沁台 寶納台馬古魯爾

烏頁爾 蘇布特魯達

阿勒達爾 鄂約達勒

察罕初名伊德唐古鄂摩克氏父吹辰類爲夏臣其妻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以配牽羊羣者及察罕稍長嫡母已有弟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太祖出獵與語異之乃掣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及長賜登蒙古妻以宮人鴻吉理氏從帝略雲中桑乾金將達濟補重兵守野孤嶺帝遣察罕規畫還言彼馬尼輕動不足畏也帝命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圍白樓七日拔之以功爲御帳前首千戶從帝征西域布哈爾費瑪爾堪二城回國主札拉鼎拒守鐵門關兵不得進察罕先驛問道斬其將餘眾悉降又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日州察罕父吹辰類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恩楚等三十六人合謀殺吹辰類父子并殺使者併力拒守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進攻靈州夏人以千萬眾赴援帝親與戰大敗之還次六盤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福福軍方議降帝命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居城中興察罕力止之馳入安集延民太宗即位從略河南皇子庫春胡土克國伐宋命察罕爲斥候又從親王昆布哈爾伐歲乙未按庫春克察

續通志 卷四百四十八 列傳 元

丙申歲克東陽及光化軍未幾召昆布哈赴行在以全

軍付察罕丁酉復與昆布哈達克光州戊戌按本紀乙

酉制命馬步軍元帥察罕等攻拔壽州授馬步軍都

元帥此云戊戌則當在太宗之十年矣疑誤授馬步軍都

元帥率諸翼軍攻拔天長縣及滁壽泗等州定宗時命

拓江淮地憲宗即位以都元帥兼領尙書省事馬宗時

歸德河南懷孟曹澤太原三萬餘乙卯春追討河南

地合一萬四千五百餘元帥二萬餘乙卯春追討河南

壬議武宣子十八人長穆呼哩事憲宗直衛從攻釣魚

山以功授四鄂爾多齊理克昆千戶至元四年攻宋

江陵略地回至安陽濼宋兵扼其歸路穆呼哩奮擊敗

之都元帥阿珠陸馬宋軍追及之穆呼哩挾之上馬騰

戰退宋兵爲蒙古軍萬戶復攻襄樊有功卒于軍追討

梁國公諡武毅從孫伊塔魯哈特

伊塔魯哈特祖吹且佐太祖時得召見屬皇子察罕台

爲扎爾古齊父阿卜呼事諸王阿勒呼本居西城至元

十年擢收族子備宿衛名伊塔魯哈特至闕下以爲舒

庫爾齊穿服御事甚見親幸有大政時以訪之稱之曰

秀才嘗奉使河西還奏諸王哲伯特穆爾用官太濫帝

嘉之擢河東提刑按察使還平陽路達鴨齊台哈布

哈達南臺中丞時丞相阿哈瑪特之子呼遜爲江淮行

省平章政事恃勢貪穢伊塔魯哈特殺其姦奏謀之并

劾江淮釋教總攝嘉木揚喇智諾不法事諸道諫劾

二十一年改北京宣慰使諸王納顏額還東伊塔魯哈

勒察其有異志密請備之二十三年罷宣慰司立邊陽

行省以伊塔魯哈特爲參知政事已而納顏果反帝自

將征之時諸軍皆會伊塔魯哈特掌運糧儲軍供無乏

東方平帝嘉其先見自備運有勞加左丞二十七年命

尙諸王算濟女改四川行省左丞元貞元年入朝卒第

喇勒智喇幹

喇勒智喇幹爲裕宗東宮筆且典文書至元十八年

蜀初定帝閱其地久受兵擇近臣撫安之以喇勒智喇

幹爲嘉定路達魯噶齊時方以開田均賦弭盜息訟諸

事課令喇勒智喇幹奉詔甚謹民安之會盜起雲南

亂離豈不服兵畏刑歸以朕意告諸叛曰南人生長

則捨之毋多殺以傷主意則人心定矣喇勒智喇幹至

蜀宣布上旨俄召爲承府卿後遷刑部尙書有小吏誣

告漕臣劉獻盜倉粟承府格方事聚傲阿其意嚴

煉枉服喇勒智喇幹曰刑部天下持平今釐較之下漕

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即以實聞以是忤丞相出爲

江東道宣慰使在官務與學諸生有俊秀者拔而用之

爲政嚴明豪民猾吏不敢犯元貞二年遷四川行省參

知政事大德三年以參知政事爲湖南宣慰使繼改刑

湖刑湖多弊政而公田爲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

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喇勒智喇幹

問民所不便凡十數事上於朝而言公田尤切朝議遣

使理之民力少蘇七年再遷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八年

進左丞雲南王入朝所在以驛騎縱獵喇勒智喇幹曰

驛騎非有急不得馳況獵乎王憚爲之止獵聞人饑親

勸分以賑之有死無葬者則以己錢買地使葬且修寬

政以撫其民部內以治十年遷湖廣行省左丞湖廣歲

織幣上供以省臣領工作遣使買絲他部多爲姦利工

官又爲剗剗政匠戶日貧遂罷益惡喇勒智喇幹令工

視賈入藏絲者擇賈之工不告病至大三年以疾卒於



官益忠惠子二人長馮南翰林學士承旨次吉納御史大夫孫達爾瑪內府宰相

徵伯爾和卓賽音西城部之族長也因以為氏和卓其官稱也太祖與克哈王汗有隙一夕王汗潛兵

來眾軍漢太祖遠引去從行者僅十九人徵伯爾與焉至班珠爾河極盡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扎爾射之遂逐袁而破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

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若苟論此言有知河水將土莫不感泣王汗既誠西域諸部次第亦平乃遣徵伯爾使

金金不為感而歸金人侍居庸之塞冷城鎗關門布羅奕恭百餘里守以精銳徵伯爾還報太祖遂進師距關

百里不能前召徵伯爾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

有開道終夕可至太祖乃令為前導日暮入谷黎明已

在平地疾趨南口金人猶睡未知也比覺起已莫能支

吾鋒鏑所及流血被野鬪既被中都大酋已而金人選

汰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曰朕所以至此者

徵伯爾之功為多乘輿北歸留徵伯爾與諸將守中都

授天下都達噶噶魯徵伯爾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

突如飛眾莫能當卒一百一十八追討涼國公諡武定二子阿里哈密拉齊阿里哈密從徵伯爾出入陣勇而善謀憲宗伐蜀嘗為天下領子兵馬都元帥云

諭卓沁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卓沁台承命驍騎陷陣射殺星根降其大將實勒們等遂併有奇味之地宗

受數爾格台兵來侵卓沁台俘其主嘉克堅布及二女以歸諸部悉平與嘉克堅布盟而歸之未幾復叛卓

沁台以計誘殺之遂平其國卓沁台始從征奇雅喇開

闕萬里每戰必為先鋒帝賜額爾茂巴哈必濟音濟滿

巴律統為噶古四千人世世無替子奇塔特材武過人

自太宗及世祖歷事四朝以勞封德勝都王賜德州

二萬為食邑至元十八年增食邑二萬一千戶慶慶路

連州德州洎屬邑俱隸焉奇塔特斃子都沁巴爾圖

爵為郡王太宗時與伊拉噶台戰勝帝即以伊拉噶台

妻賜之世祖之征額爾布格也奇塔特子哈達跪而前

曰臣父祖在先朝屢立戰功今王師北征臣願力戰自

効既得請戰于實歡溫都爾之地兵始交獲其將哈坦

斬之成軍之軍遂收嗣又戰于實雅雅圖噶之地當帝前濕戰至日晡勝之李道坂帝遣哈必齊等討之哈達亦在行禮平與有功焉哈達子托歡亦齊從諸王齊齊克圖討珠爾噶台獲之又嘗破錫里濟承和爾于伊蘇摩哩及征納顏托歡弟慶通亦在軍雖病猶力戰奇塔特二子曰都沁曰哈達哈達三子曰托歡曰額琳沁巴勒曰處通托歡二子曰達實特穆爾曰多喇達實特穆爾一子曰實勒布哈自奇塔特而後凡九人皆封郡王實納國台為特克喀氏以忠勇侍太祖命領蒙古軍從太祖師王先鋒兵至河北西路都元帥領真定之西副帥武仙殺天澤兒以真定叛天澤遣監軍李伯詩詣軍前請援國王命實請台率精甲三千與天澤合兵進圍中

山仙道其將葛鐵槍來援實納台奮擊敗之會日暮阻

水為營實納台料其氣索乘勝進擊大敗之擒鐵槍守

將宵遁遠克山中取無極拔趙州仙樂真定奔西山殺

積察實納台與天澤入城盡其民未幾仙潛結內應

夜開南門納仙復據其城實納台倉卒以步兵七十餘

城奔冀城迎明部曲潰集兵成後復乘取真定仙棄城

遁將士怒民之反覆舉萬人出將屠之實納台曰此民

為賊所騙路有何罪乃皆釋之按史天澤傳云實納台澤力爭得釋整兵前進下太原略太行拔長勝寨斬仙

守將廣治中甸仙於雙門寨仙遁去引兵出太行山東

敗宋將彭義斌追至火山斬之至大名守將蘇元帥

以城降遂引兵臨東平敗友撫王立剛于陽穀圖東平

立剛走連水金守將葉城遠定東平又與蒙古布哈

甸河北懷孟衛從國王定益都王辰渡河略汴京衛輝州運金將完顏慶善勢與戰斬之金主入蔡諸軍圍之實納台史天澤攻城北面血戰連日金亡朝廷以實納台功多賜東平戶三百按食負志止稱東平一俸食其賦尋以老病卒于東平歸葬真北子七人瑪古岱爾烏爾圖知名瑪古岱爾庚戌從國王和爾齊行省于襄陽略地兩淮已未從漢江攻鄂州中統元年追阿勒達理塔哈預有戰功二年從北征敗額爾時格於實歡溫都爾之地三年又與李道坂有功授舉本投下諸色匠戶達噶噶齊卒子四人初尼齊江南行臺御史大夫

烏爾圖中統三年授本軍千戶至元十年攻樊城十一年渡江有功十二年軍至建安卒于軍子托羅該敵爾襲職從參政阿曠罕攻獨松關有功命督領衛軍二





繼至元十五年討叛王圖魯子六盤獲之請解職授世榮帝嘉其讓兼以六盤功進招討使世榮襲職後以功進吐蕃宣慰使議事都元帥世廷自有傳

鄂約達勒莽舉人與兄烏頁俱事太祖時大勝強盛烏頁率其屬歸之鄂約達勒力止之不聽乃還事太祖太祖嘉其誠更名爲色辰色辰者聰明之謂也太祖與克喀王汗對陳於哈喇沁師少不敵鄂約達勒先出陷陣大敗之至晡時猶追逐不已數使止之乃還腦中流矢帝親傳以藥留處帳中月餘卒帝深惜之及王汗滅帝分濟濟濟沙民百戶隸其子仍令收完莽果人民之散亡者太宗思其功復以北方萬戶封其子孟克爲郡王歲丙申增封爲二萬戶孟克卒孫珠爾噶岱奇塔特魯斯呼圖克烏納和爾噶齊俱襲封爲郡王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八

續通志 卷四百四十八 列傳 元



列傳

元二

察蘇布敦

特默齊呼圖克特穆爾

安扎爾

烏木罕

寶喇濟蘇

掉爾濟都勒幹

布扎爾

哈拉台拜和爾

庫庫布哈

巴延巴圖爾

舒庫爾

趙阿克登

沙扎該

察蘇奈曼部人又號達魯其先迪廷為奈曼部主太祖

討不庭其祖康楚額失其部落父察罕奔契丹卒察蘇

向功與其母跋涉開行歸太祖奉中宮旨侍宮掖察蘇

年二十五即從征伐破代石二州不遑矢石馬門之職

復屢捷會太宗命察宗平金察蘇執銳以從觀金兵于

三峯山察宗上其功授萬戶鎮守處州招集民戶每千

人以官一員領之夜移鎮鎮以疾歸大名歲戊申卒子

布敦在癸癸時父察蘇方領兵平金與其祖母哈喇氏

在三皇后宮庭察蘇卒母張氏迎布敦以歸張嘗從容

訓之曰人有三人知惡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

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布敦因受教惟謹甲寅襲父職為

副萬戶鎮守隨順等處布敦善刀舞尤精騎射士卒咸

畏服之世祖即位委任尤專授壽嶺二州屯田府達魯

噶齊為民除虎害至元十三年授明威將軍信陽府達

魯噶齊十六年進宣威將軍帶德路副達魯噶齊同知

李明秀作亂布敦單騎往招之諭以朝廷恩德明秀遂  
與俱來布敦聞于朝明秀伏誅賊遂平三十一年遷還  
州路達魯噶齊大德十三年遷昭勇大將軍台州路達  
魯噶齊卒

特默齊呼圖克特穆爾

馬官從太祖定西夏太宗朝從皇子庫春呼圖克行省

特默齊塔拉定河南累有戰功憲宗伐宋世祖以皇弟受

命攻鄂爾克圖哈達由廣西至長沙遷特默齊將兵迎

之烏蘭哈達得援抵江夏北涉黃州特默齊與有力焉

世祖即位命從征我王于寶駝圖之地勞績益著至元

七年授蒙古諸萬戶府鄉囉總管十九年以疾卒子八

人呼圖克特穆爾最顯

呼圖克特穆爾好讀書與學士大夫遊字之曰漢那仁

宗齊願左右曰呼圖克特穆爾字漢那仁漢名聘不讓也

其母姓劉氏故人又稱之曰劉漢聘至元十一年從丞

相巴延撻江既取未遣親宋改宮室獲帑藏諭下明越

等州從平章鄂囉人親視總把二十二年拔下文從丞

交趾二十二年事不詳授荆湖占城等處行中書省

理問官嘗以軍事入奏教陳警捷世祖大悅平章政事

程鵬飛建議征日本奏呼圖克特穆爾為征東省郎中

及還丞相阿爾哈雅以湖廣行省機密事重合呼圖克

特穆爾無可用者遣郎中伊魯伊納克奏留從之二十

一年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比還鄂時權臣方擅威福

遂逐太子家二十八年詔太傅右丞相順德王達爾罕

擒權姦子鄂達爾罕遂拜湖廣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詢

舊人知方向之務者屬屬之遣使驛致武昌奏事京師

罷給事中居再廢提刑按察司改肅政廉訪司臺臣

奏授廣西西北道副使暨辭仍留舊職而湖廣行省  
平章政事劉傑奏伐交趾國無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命劉

從交趾者劉傑傳與造戰船五百于廣東以呼圖克

特穆爾督匠南方事既集帝崩選建行省郎中湖南

宣慰副使峴首舉雄飛奉詔開嶺南嶺嶺版設改河南行

中書省郎中同僉樞密院事拜禮部尚書大臣奏職實

江南民田呼圖克特穆爾奉詔使江西以田額積定重

擾民不便置不問止奏置茶酒局及增中統課曆五十

萬轉兵部尚書未幾命為荆湖道宣慰使已復復留之

延祐三年大臣以浙東倭取商舶貿易致亂奏速呼圖

克特穆爾宣慰開撫海賊兵民陸陸靜謐從子塔爾海

塔爾海世祖時從托克托呼吟喇齊至元二十四年

賜駕征納顏二十六年入親帝命充博囉齊懸錫至和

林賜濟遜冠履大德四年授中書直省舍人運中書客

省副使武宗即位進和林行省理問所官改道政會院

歷和慮路總管改汴梁先是朝廷令民自實田土有司

繩以峻法民多逃匿流移者塔爾海言其契子朝由是

省民間虛糧二十二萬民賴以安後改任蘆州時有飛

蝗北來塔爾海禱于天蝗乃引夫民之食聞廣減直羅

之所活甚眾天厭元年授食善樞密院事未幾西軍犯

高陽督諸營兵往平之進大都督累官資善大夫

安扎爾托卜氏嘗扈從太祖南征歲丙子復從定諸部

有功命領蒙古軍為前鋒時穆呼哩為太師國王怒行

省承制行事兵臨燕遊宮齊齊魯趙備獲皆下歲己卯

河中府降兵北還以安扎爾領前鋒總帥仍統所部兵

屯平陽以備全燕國王事時金將赫舍理兵數萬

邊患然畏安扎爾威名不敢犯其境歲壬午元帥石

天應守河中府屯山金將侯小叔原今依續通鑑  
 正率兵擊之城陷天應死焉遂屠其城屠其民將趨中  
 條安扎爾進兵擊之斬首數萬逃免者僅十數呼哩  
 卒詔以子博囉襲其爵時平陽重地合安扎爾居守庚  
 寅博囉由雲中圍絳州絳金理引兵襲其後博囉戰失  
 利輻重人口皆陷沒安扎爾妻誘迪氏亦被獲拘于大  
 梁金主聞安扎爾威名召誘迪氏謂曰今纓爾還能備  
 爾夫來當厚賞誘迪氏伴請之遂得還太宗聞而義之  
 召見褒賚甚厚遂詔預其夫前葬帝征壽州鳳翔賊  
 金將完顏哈達子三峰山三月原年文宗元年壬辰春三  
月其今後大元紀帝班師北還命偕都元帥蘇布特爾津城中議安扎爾  
 旗幟懼曰其妻猶勇且義況其夫乎甲午金亡詔封功  
 臣賜平陽戶六百一十有四驛戶三十獵戶四未幾以  
 疾卒子二曰莽哈日珠勒齊格爾至元十五年莽哈為  
 營軍千戶二十四年從征納顏二十六年從征海都二  
 十七年授蒙古侍衛親軍千戶元貞元年命領特歡齊  
 軍備赫伯元帥從宗王徹伯爾西征攻授限信校尉右  
 都威衛千戶大德元年召還至大四年卒子奈曼曼珠  
 勒齊格爾人宿衛從世祖征郭漢以功賜白金至元三  
 年從征李璠戰死其子庫庫地為御史臺都事至元三  
 十一年國王蘇肖復爾之子實迪既沒家有故璽將焉  
 之命庫庫地以示中程或御史楊桓拜其文曰受命  
 于天既受承昌蓋泰璽也或請獻之徵仁裕聖皇后成  
 宗即位近臣以其事問授庫庫地漢中廉訪會事仕至  
 湖廣廉訪使  
 烏木罕蒙古巴喇呼岱氏與父布格齊俱事太祖征伐  
 有功帝嘗問攻城略地兵仗何先對曰攻城以礮石為

先力重而能及遠攻也帝悅即命為礮手歲甲戌太師  
 國王穆呼哩南伐帝命之曰烏木罕言攻城用礮之策  
 甚善汝能任之何城不被即使為隨路礮手遂鳴礮齊  
 烏木罕選五百餘人教習之後定諸國多賴其力太宗  
 即位留為近侍以講武藝王辰從攻河南有功壬子憲  
 宗授為都元帥癸丑從宗王錫里庫在拉里西番斜日  
 山桃里寺河西諸部悉下之卒子圖們岱爾以從戰功  
 襲礮手總管至元十年修正陽東西二城價礮二百  
 餘座與宋人戰御之十三年從丞相巴延伐宋駐軍臨  
 安之皋亭山同蒙古倍等八人率甲三百入宋宮取傳  
 國寶宋太后請解兵延見內殿期明日奉寶乞降至期  
 果遣寶餘慶等奉寶至軍前按世祖紀十三年正月宋  
主遣寶餘慶等奉寶至軍前三月安塔魯阿魯罕等以功授  
王寵及降宋高宗前三月安塔魯阿魯罕等以功授  
主寵宋主同太后人親教父與本傳互異以功授  
 行省斷事官復合其子呼圖克岱爾襲礮手總管十四  
 年遷礮手萬戶鎮平江之常熟有叛民擁眾自號太尉  
 者行省會諸軍討之呼圖克岱爾父子自為一軍奮戈  
 陷陣斬賊酋陳太尉擒朱太尉帝嘉其功十五年兼平  
 江路達鴨鴨齊等遷徽州湖州卒呼圖克岱爾復陞礮  
 手萬戶改授達鴨鴨齊卒  
 錫琳幹布唐古入錫琳氏太師時命同呼圖克特穆爾  
 招濟沙州州將偽降設伏以待首帥至伏發錫琳幹布  
 以所乘馬與首帥使奔自乘所騎馬而殿帝聞之曰卿  
 臨死地面易馬與人何也幹布對曰小臣陣死不足重  
 輕首帥乃陛下器使宿將不可失也帝以為忠誠乙未  
 定宗憲宗皆以親王與蘇布特征西域明年啟行幹布  
 亦在行中又明年從諸王巴圖征俄羅斯至額里齊城  
 大戰七日拔之己亥至烏蘇賊奇斯城負固久不下明

年幹布率敢死士十人匿雲梯先登大呼城突矣眾  
 附而上遂拔之賜西馬西錫額木巴圖爾明年班師授  
 千戶尋遷斷事官丙午定宗即位進秩大名路達鴨鴨  
 齊憲宗以布扎爾來蕃行臺命幹布同署既又出監大  
 名己未世祖南征供給軍餉以疾輿歸卒于家子費爾  
 克  
 愛魯克襲為大名達鴨鴨齊至元五年從征雲南金鐵  
 調部新千餘級詔都震服六年再入定其租賦平火不  
 麻等二十四年七年改中慶路達鴨鴨齊兼管總軍  
 十三年詔開烏蒙道帥師至玉蓮等州所過城砦未附  
 者盡擊下之十四年忙都也可不薛拔討平之還廣南  
 西道左右兩江宣撫使兼招討使十六年遷雲南諸路  
 宣慰使副都元帥十七年復立雲南行省拜參知政事  
 十八年烏蒙羅佐山白水江蠻叛復討平之十九年召  
 詣關進左承也可不薛復叛詔與西州都元帥伊蘇岱  
 爾湖南行省托里齊會師進討裔也可不薛送京師按  
世大典云愛魯克等差兵伊蘇岱爾曰朕等可同進  
裔起不便事聞命棄守其地久之朕等回國遂  
互異二十二年烏蒙阿叛與右丞拜達勒往征之分  
 道進擊生擒阿蒙以歸二十四年遷右丞復改行衛書  
 右丞鎮南王征交趾詔愛魯克將兵六千人從之大小  
 一十八戰乃至其王城與諸軍會戰又二十餘合功為  
 多二十五年成瘡痍卒贈平章政事諡毅敏子嘉理中  
 書平章政事請于朝贈其祖錫琳幹布太師諡貞獻加  
 贈愛魯克太師追封魏國公改諡忠節  
 錫爾濟都勒幹蒙古喀氏從太祖征奈曼西夏有功  
 命為太師國王穆呼哩前鋒敢卒未幾遷東西諸州唯  
 東京未下獲金使遣往諭之錫爾濟都勒幹曰東京金

舊都備屢而守固攻之未易下歸易服與其使借住祝之俟其門開繼以軍赴之則可克矣卒如其計何地河北攻大名大小數十戰城垂陷中流矢卒武宗時賸太傅追討雷國公武敏子薩奇森布哈爾將其軍太宗元年己丑安報河北山東諸州時史天澤為真定河開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庚寅命薩奇森布哈以總師行省監其軍金宣宗之從都于汴也立河平軍於新衛以自固薩奇森布哈數攻不拔壬辰太宗自白坡濟河而南齊宗由峭石灘涉漢而北薩奇森布哈渡白河陰至鄭郭守馬伯堅時及金哀宗出奔帝命薩奇森布哈追之會其節度薩尼雅布乘衛入汴薩奇森布哈遂據而有之哀宗自黃陵回濟河謀復衛薩奇森布哈與其將博索戰敗之哀宗竄歸德薩奇森布哈追躡其後薄北門而軍癸巳四月其將官努夜來斫營履背受敵薩奇森布哈一軍皆沒嗣國王塔斯刺以其弟明安岱爾領其行營尋有旨以為蒙古漢軍萬戶明安岱爾善騎射從征淮安因繼於敵未嘗匱乏至丑憲宗遣從實勒們太子南伐死于鈞州五子長都呼叻布齊齊都呼從世祖北征叛王挺戈出入其陣帝壯之賜號巴圖爾及平李璣之亂亦有戰功布齊齊仕為光祿大夫徵政使金亡分封功臣賜新衛民二百戶薩奇森布哈隨忠武明安岱爾謀武職爵晉衛國公

賈喇濟蘇幼從太祖征回河西諸國俱有戰功太宗時從睿宗西征師次京兆府會伊塔哈達作亂賈喇濟蘇挺身斬賊陣下馬博戰賊眾披靡睿宗嘉其功妻以侍女薩古台世祖九愛之軍旅田獵未嘗不在左右子達春為博囉齊德濟鄂爾多千戶達春子達嘉勢色塔

默遷嘉勢從征納顏力戰而死帝命籍納顏人口財物以賜之色塔默年十六從世祖討額爾布格有功賜號巴圖爾後光祿少卿仍襲為德濟鄂爾多千戶改同食宣徽院進食院事以管軍千戶從征納顏有功復入為同知宣徽院事成宗時拜宣徽使加大司徒卒

哈蘇納奇雅喇氏太祖時從征王汗有功後管領鄂爾根車從太祖征西域下賽瑪爾塔布哈爾等城至太宗時授平陽太原兩路邊備噶齊後以疾卒子訥古伯襲從憲宗攻釣魚山有功以疾卒

布扎爾蒙古多托爾白氏父諾爾善騎射能遠弓矢嘗因拜諾延見太祖觀所挾弓矢甚佳問誰為造者對曰臣自為之適有野兔翔于前射之獲其二并以二矢獻而退拜諾延至所居見布扎爾奇之妻以女父子遂俱事太祖嘗從征討賜諾爾節巴圖爾名從征回俄羅斯等國布扎爾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回俄羅斯時遂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扎爾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應諾爾節卒憲宗以布扎爾為大都行天下諸路伊克扎爾古齊印達寶鈔又賜蔚州定安為食邑布扎爾卒子五人長好禮事世祖備宿衛會丞相巴延伐宋以功授水軍翼萬戶府達噶齊拜特穆爾吏部尚書巴爾塔斯雲南宣慰使布齊齊義父職為水軍翼萬戶招討使伊噶鄂勒哲布哈達陽省理問

扎拉台綽和爾初事太祖時有哈喇齊薩勒珠特都爾本塔塔爾漢吉理伊奇喇斯等謀奉扎木哈克為帝將不利於太祖綽和爾知其謀馳告太祖遂以兵誅扎木哈克等按太祖本紀帝起兵達斡爾時與俄國五里哈克等按太祖本紀帝起兵達斡爾時與俄國五里哈克等之地俄之扎木哈克戰于走與俄國互與鴻吉理入降太祖賜以達爾罕之名子納沁事世祖為

伊克扎爾古齊納沁殺子巴克鐵蠻巴克鐵卒子呼噶古台襲殺和元年執都爾蘇起軍之使察罕布哈并其金字圖牌以獻齊奉言有犯法者治之當自責人始窮之不給者教之當自下始其言良切於事雲云

庫庫布哈阿勒坦塔塔喇氏以善射知名歲庚寅太祖命穆呼哩伐金分特歡齊為五部庫庫布哈為五部前鋒都元帥以威信懷附所至無殘破略定濱濱諸州俘獲焦林諸處民四百餘籍其姓名遣歸鄉里利益都守將降得其財物馬畜悉分賜士卒後從太宗渡河攻汴梁歸德分兵渡淮攻壽州守將無降意朝書城中諭之城中人感泣以練輿奉金公主開門送款庫庫布哈下令軍中職入城虜掠者死城中帖然公主義宗之姑也

萬戶以三千戶賜五部將庫庫布哈鎮益都濟南得分戶六百立官治其賦得薦置長吏歲從官給其所得五戶給以疾卒子和托代領特歡齊為元帥從巴延取宋道死子托噶瑪勒襲

巴延巴圖爾蒙古扎拉台氏幼事太祖賜名巴圖爾太宗命領扎拉軍一千六百人與塔海幹布征圍西有功憲宗命與阿陶總帥汪德臣按憲宗命與阿陶總帥汪德臣利州城係汪德臣專德臣汪德臣也立利州城領兵崇金山破宋軍鹿角寨從都元帥術塔城城都及領兵圍雲頂山下其城帝親征留鎮成都降屬縣諸城得其民悉撫安之諸王哈坦納爾理托克托等征大理選命領兵迎之道過新津寨與宋潘都統遇戰敗之中統二年授蒙古鄂囉官至元六年告老孫鄂囉摩克台代其軍從行首伊蘇岱爾從諸國有功十六年從大軍征鄂端又有功二十一年



諸王珠卜命鄂摩克台往喀實噶爾之地為遊擊軍時敵軍二千餘鄂摩克台以勇士五十人與敵擒其將額布根和卓以獻王壯之授蒙古軍萬戶三十年卒

紆庫爾默爾吉特氏太祖時命同飲班珠爾河之水扈從親征已而從破信安喀地河西復從伐金破河南太宗命濟南大名信安等處軍馬復從國王達實出征歲辛亥卒子巴圖襲巴圖卒子呼圖克襲移離州從世祖渡江攻鄂遠鎮恩州中統三年從征李璫有功尋命

修立邳州城鎮兵鎮兩淮十一年從巴延渡江有戰功又從董文炳沿海州征還鎮嘉興行安撫事十六年授浙西道宣慰使加招討使奉詔征占城以其國降表貢物入見帝嘉之二十四年從征交趾明年還師授邳州萬戶府萬戶三十年沒于軍

趙阿克蓋圖伯特烏思城多族氏始附宋賜姓趙氏世居臨洮祖巴莽富甲諸美父阿克昌金貞祐中以軍功至熙河節度使金亡來歸皇子庫騰之類西土也承制以昌為疊州安撫使時兵興城無居人至則招逃亡立城壘課耕桑以安輯之卒于官阿克蓋事親以孝聞從

伐蜀破大安功最授同知臨洮府事斬朝天關乘險陸江至開州獲蜀船三百艘攻利州生得其劉太尉嚴取宋師于潼川宋制置使劉雄飛進攻青居山阿克蓋擊之皆潰四川大震進遷成都略嘉定平峨眉太平寨擒

其將陳侍郃田太尉餘眾悉降大小五十餘戰皆先陷陣歲壬子世祖以皇弟南征大理見而奇之命攝元帥城益昌憲宗出蜀以為先鋒攻西安下之授臨洮府元帥帝駐釣魚山合州守將王堅夜來斬營阿克蓋率壯士逆戰手殺敵百人堅遂引去賜名曰巴圖爾中統建

元詔遷鎮臨洮威懷發私慮以貶貧乏珍民農種粟二千餘石蘇養子百石人頗不饒都當孔道傳置旁午有司敵于供給阿克蓋以私馬百匹充驛騎羊千口代民輸帝嘉之詔剛其直阿克蓋曰我豈以私惠邀公賞耶卒不受以軍事赴青居山道為宋兵所邀遂死千敵寇相勇子重喜始給侍皇子庫騰為親衛從世祖征哈喇章數有功中統元年從征理塔哈以功授征行元帥四年從討呼圖克德濟沙卜珠岱等克之遷臨洮府達噶噶齊重喜在郡勸農興學省刑教以善治聞請致仕不許詔其長子袞吹嘉勒襲為達噶齊重喜輩昌二十四處宣慰使卒寇相襲袞吹嘉勒性靖退辭官開處二十餘年仁宗聞其名召不起子德壽寓南左丞

沙扎該薩木坦氏弱冠宿衛太祖帳下從征西域諸國有功太宗時充益都行省軍民達噶齊從大帥達春破徐州擒金帥周安丁西遷京兆行省都達噶齊至懷鎮大疫士卒困憊詔以本部兵就鎮懷孟已亥同僚王榮潛害異志欲殺沙扎該伏甲繫之斷其兩足跟以帛城口置佛剎中沙扎該妻質喇巴爾率眾攻榮家奪出之沙扎該妻從從二子馳勞即請兵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孥資產賜沙扎該家且盡驛懷民萬餘口郭外將說之沙扎該力爭曰為惡者止榮一人其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為苟期廷罪使者以不殺請以身當之使者還奏帝是其言民賴不死沙扎該給榮妻孥券放為民遂以其宅為官廨致毫無所取郡人德之尋卒皇慶初贈溫國公諡忠貞子昂阿喇襲

欽定續通志卷四百四十九

列傳

元四

巴哩珠阿勒坦德濟 和斯摩理

阿勒勒烏蘇 哈勒瑪齊必喇

塔塔圖成 伊琳特穆爾

莽吉蘇 博囉哈雅

賽音阿德齊沙木斯爾 烏雅斯

巴哩珠阿勒坦德濟 呼都呼者高昌國主號也

先世居輝和爾之地曰布克汗營三十餘君是為伊噶

勒德濟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讓和親以息民於是唐

以金運公主妻伊噶勒德濟之子格特噶濟伊噶勒

德濟卒乃遷於交州居九百七十餘載

其年德濟及文職通考所記和番公主俱不載蓋可紀

而此處已云九百七十餘載然則原唐之末不過七百餘年

得娶而裝眉山以併其國不足信也故刪存其略以

見世系之至巴哩珠阿勒坦德濟臣於契丹歲已巳間

太祖興費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欲來附未行帝

遣使使其國巴哩珠阿勒坦德濟接見德濟及其臣和

爾齊哈喇德濟並稱伊 大喜即遣使入奏願率部眾為

臣是時帝征通汗射其子托克托較之托克托之子

遜都齊拉森等將奔巴哩珠阿勒坦德濟不納遂與戰

於穆河巴哩珠阿勒坦德濟遇其國相來報帝復遣使

還諭遂以金費入貢辛未朝帝于吉魯爾河宋曰臣願

得與陛下四子之末馬大馬之力帝感其言使向公主

伊瑪鄂端且得序於諸子與昔伯納顏征哈爾蘇爾

坦回阿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從

帝征尼沙布爾征河西皆有大功既卒而次子阿格塔

齊德濟爾阿格塔齊德濟卒子茂穆爾德濟爾將萬人

從德宗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遷火州卒至元三年

世祖命其子和爾齊哈喇德濟嗣為伊都呼都特們

德爾之亂輝和爾之民遭亂解散詔命和爾齊哈喇德

濟收撫之其軍復輯十二年都勒布希必等率兵圍

火州和爾齊哈喇德濟誓死不從六月不解都勒布

以書繫矢射城中曰能以我女與我則休兵其民請與

和爾齊哈喇德濟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濟民命然終

不能與之相見以其女伊瑪呼克色必濟厚藏以功

引繩鏡城下而與之都勒布解去其後入朝帝嘉其勇

妻以公主曰巴克巴噶爾定宗女也還鎮火州屯於州

南北方軍忽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納琳德濟有功詣

闕請兵北征以復父輔帝壯其志妻以公主曰布爾罕

太宗孫女也公主妻又尚其妹曰巴拜爾齊會吐蕃圖

沙瑪作亂詔以平章政事領本部探馬等軍萬人鎮吐

蕃宜慰司民朝以安武宗召還爾為伊都呼復署其部

押西禮司之官仁宗朝加封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其

王印行諸內都伊都呼印行諸輝和爾之境巴拜爾

公主薨復阿公主曰烏拉撒安西王女也該公主妻安

也領兵火州復立輝和爾城地延祐五年卒子二人長

曰特穆爾布哈次曰齊吉皆巴拜爾爾公主所生特穆

爾布哈大德中尚公主曰多爾濟斯滿庫騰太子孫女

也至大中從父人親備宿衛又事皇太后於東朝領大

都謀事出為掌昌等處都總帥達魯瑪齊奔父喪於承

昌請以王爵襲其叔父奇徹合叔父力辭乃嗣為伊都

呼高昌王至治中領甘肅諸軍仍治其部奉定中召還

與威順王庫春布哈宜靖王邁努端安王扣布哈分鎮

襄陽俄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文宗召

至京師佐平大憲天祿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

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以舊官勳封拜中書左

丞相加太子詹事復拜御史大夫其弟齊吉爾為伊都

呼高昌王

和斯摩理西域古則鄂爾多人初為西遷庫殺汗近侍

後為古則鄂爾多所屬喀三拜斯哈勒長官太祖西征

和斯摩理率喀三等城酋長迎降帝命從大將哲伯為

先鋒攻李曼克之斬其主庫楚額哲伯合和斯摩理持

庫楚額哲伯往諸城皆望風降附又從征尼沙布爾城

論下之帝親往至賽瑪爾塔與其子扎拉庫合戰敗西

追襲扎拉庫等於阿爾噶城及敗之逃至哈克城西

寨又敗之扎拉庫逃入于海和斯摩理收其珍寶以還

取伊噶勒德沁兩城繼而哈克城亦下帝遣使趣

哲伯疾馳討欽察命和斯摩理招諭奇爾台黃喇烏蘇

等城悉降至庫爾哲部及阿克蘇部以兵拒敵皆戰敗

而降又招降赫林城遂擊俄羅斯於迦勒山克之尋征

喀喇又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伯率帝親

征河西和斯摩理持所獲珍寶迎見于阿拉斯布拉斯

帝就以所進金寶賜之仍命與色辰顏呼為筆且齊又

從太祖征汴至檀孟令領鄂爾多歲壬辰太宗本紀

年壬辰春由白波渡河攻欽州獲金將哈達由白波

渡黃河攻金將哈達敗之授樞密州達魯瑪齊齊癸巳金

將強元帥圍懷州和斯摩理率其眾力戰金兵退又遣

富察哈納特合哩扎魯哈金總帥范兀來降己亥帝

以和斯摩理從軍西域宜力居多命其長子諾顏巴魯

為愷孟達噶瑪齊次子穆里濟襲為筆且齊合和斯摩

哩爲扎爾古齊歸西域大帥察罕行省特們德爾泰留之帝允其兩度子進俄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噶齊所隸州郡不從者制令籍其家乙卯卒子穆里濟復爲懷孟達噶齊中統三年從攻淮西與宋戰死

阿喇勒烏蘇回鶻巴鄂爾其仕其國爲千夫長太祖征西域其部曲來降從帝親征旃板瀚海軍又攻輪臺高昌于闐塔吉等沒于軍子阿喇卜丹從世祖北征有功至元二十九年卒壽百二歲于沙木特蘇博子五人長烏瑪喇次實都次阿哈瑪特次額森博貝

驍勇善騎射應事成宗武宗仁宗數被寵遇積官榮祿大夫佩三珠虎符子阿都瑪勒襲職致和元年自上都逃來丞相雅克特穆爾任爲神將率壯士百人圍穆爾特穆爾等子托囉克台舉槍之以獻天祿元年充行院同僉從擊呼喇台滿濟勒噶等軍于唐溝橋敗之進糧倉院尋以隆儀衛都指揮使兼領拱衛司

哈勒噶齊必噶輝和爾人也性聰敏國王約蘇特穆爾問名徵爲斷事官約蘇特穆爾卒其子幼西還主珠爾汗遣使據其國且召哈勒噶齊必噶輝爲諸子師後歸太祖一見大悅即命諸皇子受學焉仍令其子伊德實伊納克以質子入宿衛從帝西征至巴實伯里東獨山見城空無人帝問其故對曰往歲大饑民皆流移然此地當北來要衝宜耕種以爲備臣願移居于此是父子皆留居焉後六年太祖西征還見田野墾闢民物繁庶大悅問哈勒噶齊必噶輝則已死矣適賜伊德實伊納克都督印章兼獨山城達噶齊伊德實伊納克卒子奇徹

森和拉太宗時襲爵賜號達爾罕子四人曰塔塔爾曰寶珍曰和爾斯滿曰裕勒斯滿世祖命和爾斯滿從紇

蘇德清鎮雲南裕勒斯滿事憲宗髮父爵後從平涼與其子諸達默色特穆爾入覲世祖詔入宿衛爲筆且齊命從安西王莽喀拉出鎮六盤成宗即位授汝州達噶齊齊官祿書大監卒子額琳特穆爾

額琳特穆爾善國書多聞識應事累朝翰林特制累遷學士承旨英宗時日侍左右陳說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錄故實總治諸王駙馬蕃國朝會之事天祿初北迎明宗入正大統帝曰此朕師也三年進知經筵事子實喇卜累拜中書平章政事大司徒宜政院使

塔塔爾諱輝和爾人也性聰慧通本國文字奈曼迪延汗尊之爲傅掌其金印太祖西征奈曼因亡塔塔爾該僕印逃去俄就擒帝問是印何用對曰出納錢數委任人材皆用之以爲信帝善之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命教太子諸王以輝和爾字書國言太宗即位命其妻爲皇后哈喇徹爾乳母時加賜子塔塔爾該論諸子曰汝母鞠育太子賜子甚厚遇等當先供太子用有餘則可分受帝稱其廉數加禮遇以疾卒至大元年追封厲門郡公四人長敦和爾數色次隆和爾數色次素羅該次多爾瑪次和爾數色少有勇略璋塔哈叛率其眾與戰敗之追至卓巴勒達遇阿勒達爾合兵復戰死之隆和爾數色有膂力嘗獵于野遇盜三人搏之盡仆遂縛以還帝召見遽力士與之角無與敵者帝壯之令備宿衛素羅該襲父職多爾瑪舊事

皇子哈喇徹爾世祖即位從其母入見欲官之以無功辭命統宿衛奉使遼東卒封厲門郡公子阿必實克陝西行省平章政事

伊琳特穆爾回鶻人輝和爾國相多伊克之裔也其兄必里克布哈年十六襲國相達爾罕時西契丹命太師僧沙克嘉來臨其國驕恣著淫輝和爾王患之謀於必里克布哈率軍圍沙克嘉斬之以功加號必里克呼爾敦左右有疾其功著諸王曰沙克嘉死先王寶也必里克布哈匿之王怒責其怒必里克布哈度無以自明乃亡附太祖賜食三十三郡卒弟伊琳特穆爾從太祖征討多戰功皇帝鄂齊錦來師佛帝命伊琳特穆爾往訓練諸王子以李弟敦睦仁厚不殺爲先帝聞而嘉之從平河南授河南等處軍民都達噶齊所得上方寶蓋悉歸故郡以散舊善且盛陳漢官儀備以激厲之遣出河西所過播弄或時乏不爲之鑿井置炭居民使客相慶稱便太宗即位遷充大斷事官從鄂齊

尋復監河南等處軍民卒于保定諡莊簡子哈喇布哈見忠義傳

莽吉蘇輝和爾人世居巴實伯里古北庭都護之地年十五盡通本國書大祖召至闕下一見大悅以授管宗使視顯懿在聖皇后分邑歲賦復事世祖於潛藩日見親用憲宗崩葬吉蘇子世祖曰太祖嫡孫唯我最長且賢宜即皇帝位諸王塔齊爾等咸是其言世祖即位春願益重南征時與近臣布扎爾爲斷事官及諸王額喀布格拒相拒漢北布扎爾有一心莽吉蘇奏從之中都帝以爲忠數命收召豪傑凡所引薦皆極其選詔與安國並拜丞相同辭帝語安國及丞相巴延等曰賢哉莽吉蘇夫之彼族誠爲罕也莽吉蘇爲人剛嚴謹信蓋

居帷幄謀議世吳得聞至元四年卒諡敏惠武宗朝追

居帷幄謀議世吳得聞至元四年卒諡敏惠武宗朝追